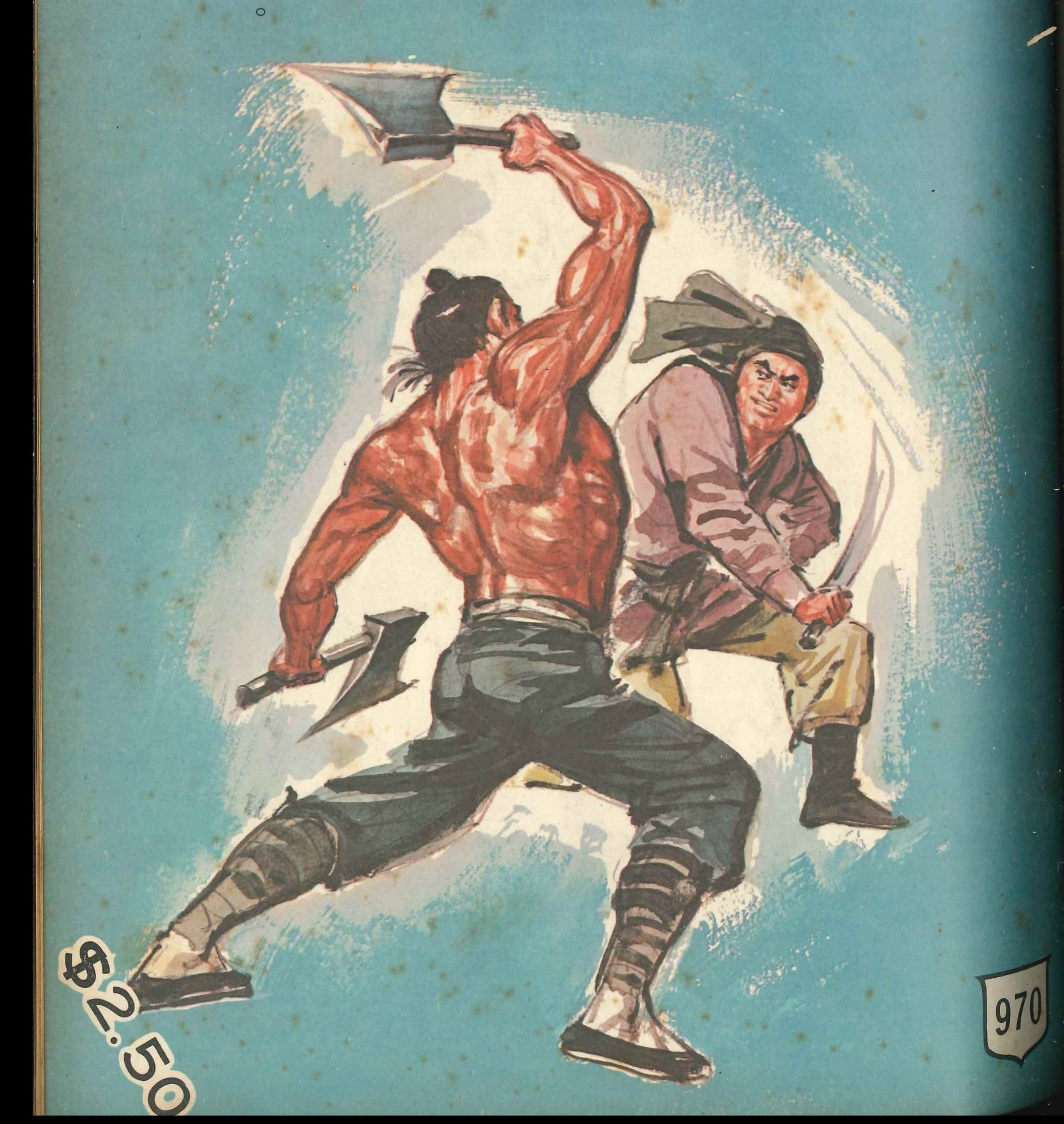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飛鯊浩劫　（雷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飛鯊魚、毒獅子、江湖四異，攪到江湖武林中天翻地覆，雪刀浪子被捲入危險漩渦，連場激戰，殺氣騰騰，高潮迭起，絕非坊間時下一般舊式小說可比，佳作當前，保証前所未見。



$2.50

970

編後話

「飛鯊浩劫」是今期選刊的雪刀浪子傳奇故事，它是一部絕非坊間時下一般武俠小說可比的佳作，題材新穎，結構緊湊，橋段安排，高潮迭起。內容全部充滿刺激性，連場激鬥，殺機重重……龍城璧陷身虎穴，惡鬥毒獅子，風雲變色！殺手之王施絕技，羣邪辟易，大嘆觀止！要看最精彩、最刺激小說的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戒鉢風雲」與「雛鳳神龍」兩大巨著，今期同時推出，前者是高皐先生繼「邊城風雲」後之另一新作，保証滿意。「雛鳳神龍」是一篇具有俠義情仇氣氛的中篇，內容曲折，情節感人，故事過程變幻莫測，高潮起伏，敬希先睹爲快……

**　　**　　**

農曆新年將屆，在下期起本刊將會儘量安排佳作，以備春節假日中讀者們得到最佳精神食糧之閱讀享受，歡渡佳節。「小魔女」是下期刊出的巨型故事，是篇描述一個武功高强而身世奇苦的奇女子事蹟，她放浪形骸，遊戲人間，歷盡滄桑，偵尋仇踪，欲知故事發展如何精彩？敬請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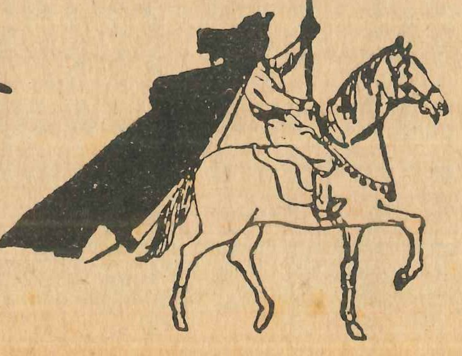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運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彎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飛鯊浩劫

火燒野林

秋！

烈火連續燒了整天，秋風下，十野林盡成焦土。

這一塲烈火，是項烈火親手縱火燃燒起來的！

在湘北，每一個人都知道，項烈火的脾氣，就像一隻憤怒的獅子。

獅子不怒時已具無比威勢！憤怒中的獅子，又有誰能攖其鋒？

十野林沒有得罪項烈火。

但十野林中的靜堡堡主，却殺了項烈火的師弟陸猛。

所以，一塲大災禍就此發生。

烈火殷紅！

血濺靜堡

項烈火的臉也同樣殷紅！

他在千岩崗上，豎起了金獅寨的大旗，還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擂台，等待高空馳到來。

高空馳就是靜堡堡主！

靜堡，在江湖上一向都如其名靜靜的伏在十野林中，從來都沒有鬧過甚麼事。

但從今後起，靜堡將不會再那樣地平靜了！

這是「大火之秋」。

也是「多事之秋」。

戰爭已經漸漸開始蔓延，殺氣已隨烈火籠罩着湘北。

× × ×

十野林已不成「林」。

這眞是一塲驚人的大火！

可是，十野林雖已被燒成焦土，但靜堡仍然靜靜地聳立着，沒有被燒毀！

項烈火並沒有率領着自己的手下攻過去。

他要困死靜堡，餓死靜堡。

靜堡裏的糧食，絕不足以維持太長久的時間！

高空馳遲早一定會闖出來的。

他的估計，沒有錯誤。

當最後一陣火焰完全熄滅之後，高空馳就從靜堡裏出來了。

他並不是闖出來，而是悠然地，像遊山玩水似的神態，來到了千岩崗。

項烈火很少佩服別人！

尤其是敵人，他總是把對方說得一文不值。

但現在，他由衷地豎起大姆指，讚道：「果然好胆量，竟然一個人就敢來到這裏。」

高空馳嘆了口氣，緩緩道：「殺陸猛的人，只是高某一人而已，又何必勞師動衆，累及無辜？」

四句說話之間，高空馳的身子已飄然登上那座巨大的擂台上！

× × ×

高空馳並不太老，雖然他的眞實年紀已有五十五歲，但看來倒和四十歲的中年人不相上下。

他喜歡穿白色的花緞長袍，却手搖一柄繡着黃龍的摺扇！

這柄黃龍扇，是他成名之後，才自製出來的一種武器。

這柄黃龍扇，既是扇，也是劍！

扇中有劍，劍長二尺二寸，雖然並非削鐵如泥的神器，但能擋得住高空馳扇劍之威的江湖人物，却並不多見。

他迎風而立，衣袂飄舞翻飛，勒勒作响。

項烈火一聲吆喝，兩個赤膊精壯大漢，把一根金光閃閃的巨杵抬上。

這是名震天下的黃金杵。

這一根黃金杵，價值連城，重量也駭人已極，足足有二百七十八斤重。

項烈火手持黃金杵，一雙眼睛睜得彷似銅鈴，鬚眉皆豎，果然像隻憤怒中的獅子。

高空馳淡淡一笑：「金獅寨的寨主，果然名不虛傳。」

項烈火怒吼一聲，道：「你爲甚麼要殺陸猛？」

高空馳嘆了口氣，道：「陸猛的武功不如你，人格也不如你。」

項烈火道：「他做了甚麼錯事？」

高空馳道：「罄竹難書。」

「胡說。」項烈火把黃金杵一蕩，逼前三尺！

高空馳仍然手持黃龍扇，氣定神閒！

項烈火越暴燥，對他就越有利。

這一點，任何人都應該看得出來！

然而，項烈火曾經用黃金杵打碎過不少武林高手的腦袋，他每次殺人時的情緒，都總是異常激動，暴燥的。

高空馳也明白這一點！

所以，對於項烈火的「暴燥」，不能不作出另一種估計。

× × ×

擂台四週，都是金獅寨的人！

如果項烈火要以多欺少，高空馳的處境就十分危險。

但高空馳似乎看準了項烈火不會用他的手下來對付自己！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高空馳這一着，顯然是相當危險的。

但他的估計沒有錯誤。

項烈火要親手爲陸猛報仇，所以才建造了這一個巨大的擂台，等待高馳空來到這裏決一死戰。

在武林中，項烈火的名譽遠不及高空馳！

高空馳的智謀，也在項烈火之上！

他之所以敢單刀赴會，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高空馳絕不會打無把握的仗！

他敢以自己的性命打賭，這一次擂台大戰，項烈火一定會死在他的黃龍扇下。

× × ×

台上的決戰已快開始！

在千岩崗八百里外，有一個小市鎮。

這個市鎮最著名的貨物是馬！

販馬鎮，就是這個小鎮的名字。

販馬鎮的販馬商，最少有十一個。

通常，這些販馬商都喜歡在空閒的時間，來到鎮北的一間酒家裏聚頭，「評頭品足」。

他們評的是馬，不是人！

因爲這間酒家的門外，有一個販馬的塲地，顧客在酒家喝酒吃菜的時候，一眼就可看見這個販馬塲內的馬！

這個販馬塲的老闆，叫孫平！

孫平絕不喝酒，他是個著名的好好先生。

他的外表，絕不像個販馬商，也不像個生意人，却像一個酸窮秀才。

但忽然間，這個人的性格好像變了！

今天，他居然獨自跑到酒家之內，捧着一罈竹葉青，喝得天昏地暗。

其他的販馬商看見了，都覺得奇怪極了。

每一個人都在想：「孫平究竟受了甚麼刺激，要喝酒消愁？」

又有人担心他會喝醉，於是走上前勸他別再喝下去！

勸孫平別再喝酒的人，是一個叫韓大象的大個子！

韓大象的身軀，又胖又大。

但孫平却把他整個人扛起，送他回到原來的座頭上。

只聽得孫平淡淡的道：「我喝我的酒，你別再多管閒事。」

韓大象這一次眞的被嚇呆了！

他的體重很驚人！

但孫平的臂力却更加驚人，一下子就把他整個人像包米般扛來扛去！

不但韓大象被嚇呆，其他的人都爲之一驚！

沒有人想像得到，孫平原來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會家子，否則他又怎能把韓大象輕易地扛起。

× × ×

當孫平開始喝第三罈竹葉青的時候，

酒家的門外，突然傳來兩個男人的聲音一齊响起：「好酒量，好酒量！」

孫平連眼皮都沒有抬起，依然把酒猛喝！

酒家門外的兩個男人，左首一人穿着黃袍，腰懸快刀，滿面笑容，而右首一人，則身穿紫衣，面上的神色却是愁眉苦臉，像三天沒有吃過飯似的！

孫平喝了一口酒，忽然頻頻搖頭道：「眞沒出息，一個只顧笑，一個却只顧發愁，像你們這種人，成得了甚麼大器？簡直比一口酒還不如。」

黃袍人哈哈一笑，道：「說得好，說得好。」

紫衣人寒着臉，蹙眉道：「說得不好，說得不好。」

黃袍人笑道：「有甚麼不好，有出息的人，未必就是好，沒出息的人，也不見得就會糟到立刻要躺進棺材裏。」

紫衣人道：「胡說，你和老大都是胡塗虫，笨鴨蛋！」

孫平哼一聲，怪聲怪氣道：「你說咱們甚麼都不成問題。但是最好別去開罪老四。」

黃袍人悠悠道：「老四又怎樣了？難道他會吃人不戊？」

紫衣人幽幽一嘆：「老四的性情，越來越是冷酷，全無人性，就算有一天，他拿着人腿大咬大嚼，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黃袍人仰天一笑：「他又不是吃人魔，怎會吃人腿？簡直放……」

他最後一句說話，只說了三個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因這個時候，酒家門外，來了一個臉孔冷冰冰，嘴裏却熱騰騰的青衫漢子。

他的嘴熱騰騰，因爲他正在吃着一條烤熟了的人腿！

× × ×

原本已喝得有點醉醺醺的孫平，突然就像被針刺了一口，完全清醒過來。

「老四，你瘋了？你眞的吃人肉？」

青衫漢子冷冷一笑，點點頭，然後又在那條烤熟了的人腿上，狠狠咬了一口。

孫平放下了酒罎，衝前就揪着他的衣衫，大聲說道：「你若不解釋清楚爲甚麼要吃人肉，我就揍你。」

青衫漢子冷冷道：「如果你看見一隻狗咬人，你會不會跑過去，把那隻狗反咬一口？」

這一個問題，聽得每一個人都爲之發楞。

韓大象首先搶道：「當然不會。」

青衫漢子倏地喝道：「閉上你的猪嘴吧。」

韓大象心頭一凜，果然乖乖閉嘴！

孫平嘆息一聲，搖搖頭道：「我也不會。」

事實上，又有誰會去咬一隻狗？

誰知青衫漢子却道：「你不肯去咬狗，但我肯。」

孫平一呆！

青衫漢子又是一陣令人刺骨的冷笑：「老大，你可知道這條人腿是誰的？」

孫平冷哼一聲道：「總不會是你老婆的吧。」

青衫漢子一字一頓，緩緩說道：「這條人腿，是蔡吐骨的左腿。」

「蔡吐骨」這三個字一出口，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連一直笑口吟吟的黃袍人，都也再笑不出來！

× × ×

人吃人，並不是一件奇事！

每當戰亂，糧荒陷至絕境的時候，人吃人的事隨時都會發生！

易子而食，何其悲慘！

那是悲痛的，無奈的！

當然，很多人寧願餓死，也絕不肯吃人肉，更莫說易子而食了。

但人有很多種！

有一種人，甚麼都吃！

蜘蛛、毒虫、蜈蚣、蠍子、甚至毒藥也照吃不虞，又何況是人肉？

蔡吐骨就是這種人。

他十一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吃人肉了！

他的外號，就叫「吃人魔」。

吃人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尤其是蔡吐骨，他只喜歡吃武功高強的武林人物。

他曾大談吃人經，道：「武功越高的人，他的肉就越好吃。」

少林寺近兩年來，到處偵查蔡吐骨的下落。

因爲少林寺年青一代的僧人，已被蔡吐骨吃了六個。

這六個年青僧人，武功雖然不及千字輩的高僧，但也絕非庸手。

可是蔡吐骨一出手，他們就全非其敵，不但立遭橫死，而且還要葬身魔腹。

× × ×

以牙還牙。

以血還血。

以人肉還人肉。

這本來是一件最公平不過的事。

但法律却絕不容許這種「公平的事」發生。

孫平雖然不是官府大人，但是他也有他的一套法律，來管理自己的三個結拜義弟。

他不滿意老四吃人。

即使是吃蔡吐骨的大腿，他也不能寬恕。

他突然雙掌齊出，就向青衫漢子的左右面頰一齊摑去。

這是一記「雙料耳光」，一打下去，難免兩邊臉都要一齊腫起。

但青衫漢子沒有閃避，依然我行我素，大嚼人肉。

可是孫平這個耳光，還是沒有打中青衫漢子。

因爲青衫漢子雖然沒有閃避，却忽然被人抬走了。

× × ×

孫平的耳光打得快。

但抬走青衫漢子的人，手脚更快。

孫平打了個空，也不生氣，只是不停地在苦笑。

「我早就知道背後有人給你撐腰，否則，憑你的武功，也未必就能宰得了蔡吐骨。」

青衫漢子的聲音，從屋頂橫樑上停了下來，因爲他已被人抬到那裏：「老大，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所以我吃了蔡吐骨，你不能完全怪我。」

孫平又嘆了口氣，道：「可是，我還是沒有猜出，原來給你背後撐腰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屋頂橫樑上又傳來另一個人平淡的聲音：「蔡吐骨是何其辣殺的。」

青衫漢子冷冷道：「但蔡吐骨未被殺之前，已捱了一記風雪之刀。」

韓大象在座頭上，越聽越是吃驚。

直到現在，他總算弄清楚，眼前這四個人是甚麼人。

在韓大象身旁的一個店小二，忽然問韓大象：「他們是誰？」

韓大象輕輕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孫平的名字是假的。」

店小二一怔，道：「孫平不姓孫，姓甚麼？」

韓大象道：「他的姓是眞的，但並不叫孫平，而是……」

他的說話還沒有講完，孫平便已經大聲說道：「我的確姓孫，眞實的名字叫一酸！」

店小二把舌頭一伸，驚異地道：「孫一酸？」

「不錯，我的眞名實姓，如假包換就是孫一酸。」

店小二道：「難道另外三人，就是唐、甘、何三大奇俠？」

黃袍人悠悠一笑，道：「你說對了，在下唐也甜。」

紫衣人皺眉道：「我就是甘亦苦。」

店小二向屋頂橫樑上一指，道：「上面的大爺就是何其辣？」

唐也甜撫掌一笑，道：「你總算猜對了。」

屋頂上忽然躍下一人。

這人衣着隨便，藍衣黑靴，腰懸着一把古銅色刀柄的刀。

這一把刀，就是風雪之刀。

這一個人，當然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還是那麼漫不在乎的樣子，好像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事情值得他去關心。

但事實上，却絕非如此。

他關心的人，遠比任何一個人都關心得更多。

他並不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那種聖人君子。

相反地，別人都愁眉苦臉的時候，他可能還在夢中睡覺，又或者抱酒狂歌，天大事情跌下來都一概不管。

但當有不公平的事情發生，就算人人都在眉開眼笑的時候，他却會拔刀而起，殺個痛快。

痛快！

痛快！

痛快！

龍城璧就是一個這樣痛快的人。

有時候，別人會覺得他做事太偏激，太過份。

但你若瞭解到事情的眞實情況，就會覺得他所做的事，一點也不偏激，一點也不過份。

× × ×

何其辣把人腿擱在屋頂橫樑上，也隨着龍城璧飄然落下。

孫平並不是孫平。

他也不是一個眞正的販馬商。

他叫孫一酸。

江湖上不但有四大怪俠，也有四異六魔。

江湖四異的老大，就是孫一酸。

那個整天像笑口棗似的黃袍人，是江湖四異的老二唐也甜。

專門與唐也甜抬槓的紫衣人，是江湖四異的老三甘亦苦。

而吃人腿的，就是老四何其辣。

江湖上，只要提起了酸甜苦辣四大高手，又有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 × ×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雜亂的人聲。

七八個帶着木棒的漢子，氣冲冲的走到孫一酸的店舖門外，見人就打，見馬就劈。

孫一酸登時面紅耳赤，打人還不要緊，打他的馬，那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事。

人打人，被打的人可以還手。

但馬却不懂還手，馬是一種馴善的動物。

他一眼便已認出，這七八個漢子，都是鎭北花家莊的打手。

花家莊的人，平時很少出手打人。

但他們一出手，就例必有人傷亡。

在販馬鎭，誰都惹不起花家莊。

因爲花家莊的莊主，就是毒獅王花五爺！

× × ×

花五爺雖然住在販馬鎭，但他一向都不喜歡騎馬。

他喜歡坐轎子。

他認爲坐轎子遠比騎馬舒服，而且速度也不比馬匹慢得了多少。

本來轎子走動的速度，絕對無法與馬匹相比。

但花五爺的轎子，却與馬車的速度相差無幾。

因爲替花五爺抬轎子的四個長腿漢子，都是江湖上頂尖的輕功高手。

他們來自飛谷。

飛谷的輕功，天下聞名。

替花五爺抬轎子的，是飛谷十三魔中，年紀最輕的四個。

他們不但替花五爺抬轎子，也替花五爺殺人。

只要花五爺一聲令下，他們就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把敵人殺死。

殺得乾乾淨淨。

殺得片甲不留。

花五爺做事不一定很絕，那是要看對手是甚麼人而定，如果敵人是女孩子，長得又年輕又漂亮的話，花五爺就一定捨不得把她殺死。

然而，對於那些可憐的女孩子來說，落在花五爺的手裏，實在是生不如死。

這個差不多是七十歲的老人，偶然也會去做賊。

他不偸，只是搶。

他搶的，通常都是一些美麗得足以令

人垂涎的女人。

所以，花五爺不但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也是一個很卑鄙的採花賊。

可是，在販馬鎭，誰都不敢說花五爺半句閒話。

曾經有一個賣冰糖的小販，說了一句：「花五爺眞不是人！」

他說這七個字的時候，是在一間酒家裏，而且是對妻子說的。

他的妻子聽見，立刻掩住丈夫的嘴巴，然後左顧右盼，還以爲幸好這句說話沒有讓別人聽見。

可是，他們怎樣也料不到，酒家的屋樑上，居然臥着一個人。

這個人，剛好就是花五爺的手下。

他叫費小獅。

其實他本名費開，在花家莊裏獃了幾年之後，深獲花五爺賞識，於是賜了他一個名字，就叫「小獅」。

在花家莊，名字叫「小獅」的人，共有五個。

當然，他們這個名字，都是花五爺給予的。

能够被稱爲小獅，在花家莊裏，是一項殊榮。

費小獅一聽見那個小販說了這七個字，立刻就拔出一柄薄而鋒利的鋼刀。

他的刀法，雖然算不上是第一流的頂尖角色，但要殺兩個完全不懂武功的小販夫婦，實在是太容易，太容易了。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人敢說花五爺的半句不是。

三日之後，費小獅的名字又被改了一改。

他不再是小獅，而是大獅。

費大獅這個名字，又比費小獅這個名字更威武。

於是，他也殺人更多！

× × ×

花五爺坐在一頂轎子裏，面色陰沉得可怕。

抬轎子的四飛魔，脚程極快。

花五爺近來已很少出門，但今天他接到了一封信之後，立刻就吩咐備轎。

在轎子還未出門之前，他首先吩咐八個最喜歡搗亂的莊丁，去砸了孫一酸的馬場。

孫平就是孫一酸，也是酸甜苦辣四大高手之首！

這件事，花五爺已經知道，而且，他更知道江湖四異的其他三人已來到了販馬鎭！

× × ×

八個手持木棒的漢子，把孫一酸的馬場毀了一小半。

但他們的下場，却是可悲的。

孫一酸雖然看來弱不禁風，像個窮酸秀才，但他的鍊魂穿冰手，已練到了第八層境界。

這八個漢子當然也懂武功。

可是，他們絕非孫一酸之敵。

何況除了孫一酸之外，還有他的三個金蘭結拜兄弟？

龍城璧背負雙手，隔江觀火。

這場「火」燒得並不燦爛，孫一酸一出手，已經輕易把其中三人的頸骨折斷。

還餘下來的五個人，也分別死在唐也甜，甘亦苦和何其辣的手下。

可以說，這八個人是有眼不識泰山，白白送死。

當然，這件事情，花五爺必須負全責，但這八個人，平時也是好事多爲，幹盡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

他們忽然闖進孫一酸的馬場，又忽然被人三招兩式之間就打死，看見這事情的人，無不心裏覺得很痛快。

這些人，平時已被他們欺壓得多。

惡人自有惡人磨，這句說話眞是半點不錯。

孫一酸板起了臉孔，道：「花五爺已摸清了咱們的來勢，顯然是在開始發動攻擊。」

唐也甜微微一笑，說道：「就算他不向咱們發動攻擊，咱們也要攻到他的老巢去。」

甘亦苦還是那副老樣子，緊蹙雙眉，一言不發。

何其辣用靴底擦乾淨劍上的血，冷冷道：「這八個都是膿包貨色，當然絕不是花五爺的主力所在。」

唐也甜瞇着眼睛笑道：「老豺狼既已派出小狠打頭陣，戰爭立刻就會開始。」

孫一酸哼了一聲道：「他一直都不向我下手，顯然還沒有把握可以擊倒我。」

甘亦苦忽然皺眉道：「難道現在咱們四兄弟都在一起，他就有把握擊敗咱們了嗎？」

孫一酸道：「現在的形勢不同。」

甘亦苦道：「有甚麼不同？」

孫一酸道：「因爲項烈火已開始與高空馳展開決鬥。」

何其辣冷冷道：「高空馳是條老狐狸，項烈火去與他硬拚，恐怕凶多吉少！」

孫一酸道：「如果單憑項烈火這塊材料，當然敵不過高空馳。」

何其辣道：「難道項烈火還請了些甚麼帮手助拳？」

孫一酸道：「不是項烈火請帮手助拳，而是有人自動要去助他一臂之力。」

甘亦苦道：「是誰如此義氣深重？」

孫一酸道：「你不妨去問一問雪刀浪子。」

甘亦苦一怔，道：「爲甚麼要去問他？又不是他去助拳。」

孫一酸道：「雖然不是他去助拳，但助拳的人，是他的老朋友。」

甘亦苦向龍城璧望去。

龍城璧緩緩地從酒家裏走過來，淡淡道：「助拳的人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還有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江湖上有兩隻惡獅。

金獅寨寨主烈火金獅項烈火，固然是隻憤怒的獅子，所以又有人稱之爲怒獅。

這人動不動就發脾氣，而且脾氣一發就不可收拾。

除了怒獅項烈火之外，更令人覺得可怕的，還是毒獅子花五爺。

花五爺很少發脾氣。

他臉上的表情，通常都是陰陰沉沉的，像是廟宇裏天神的塑像。

怒獅和毒獅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左臂上，都有一着隻九頭獅子的火烙印。

九頭獅子是一個江湖異人的外號。

這一個江湖異人，早在三十年前，便已逝世。

怒獅和毒獅，都是九頭獅子的再傳弟子。

所以，他們根本上就是同門師兄弟，只不過外間的人甚少知情而已。

但龍城璧却知道這一件事。

而且，他更知道怒獅和毒獅兩者之間，積不相容，因爲他們的背後，還各有後台。

——不同的後台，但却爭奪只有一個的皇座，自然難免掀起一場激烈的風暴！

× × ×

販馬鎭上，固然殺氣騰騰。

在此同時，八百里外的千岩崗，氣氛也是緊張到了極點。

高空馳單刀赴會，看來勇氣十足。

其實，他這個人的內心，遠比他的外表骯髒。

世間上的僞君子很多。

高空馳無疑就是其中之一。

他表面上似乎很洒脫，其實心裏早已有着無數惡毒的計劃。

金獅寨裏，最饒勇擅戰的是副寨主曹樂。

曹樂跟隨項烈火，已有整整十年。

可是，任誰都料不到，曹樂本來並不姓曹。

他眞實的姓名，是高空飛。

高空飛也就是高空馳的胞弟，高空馳早有預謀，動用到自己的胞弟，作爲金獅寨裏的臥底。

所以，項烈火率領雄師包圍靜堡，但金獅寨中，却有一半以上的人，本是高空飛的心腹手下。

這種形勢，項烈火猶懵然不知。

這眞是一件危險透頂的事。

所以高空馳雖然單刀赴會，却已穩操勝劵。

× × ×

擂台上，殺聲震天。

其實擂台上只有兩個人，高空馳沒有出聲，但光是項烈火一個人的嗓子，便已令人有震耳欲聾之感。

項烈火揮動黃金杵。

二百七十八斤重的黃金杵揮動起來，那種威勢之强，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臂力稍差的人，根本就連這根黃金杵都難以提得動。

但項烈火拿起黃金杵，就和別人拿起一桿竹般，一點也不費力。

霍！霍！霍！

一連三杵，就把高空馳逼退了三步。

高空馳突然凌空一個翻身，手中黃龍扇脫手飛擊項烈火。

項烈火大喝一聲道：「你連扇子都不要了！」

大喝聲中，黃金杵一挑一蕩，就把高空馳的黃龍扇震飛數丈，直向擂台之外射去。

高空馳目光一閃，臉龐上突然露出一個狠毒的表情，左袖一揚，一蓬鮮紅如血色般的烟霧，迎頭就向項烈火撒下。

項烈火雖然脾氣暴躁，但見識也極廣，一看便已認出，這是殺人不見血的鎖喉毒血散。

項烈火知道厲害，不敢再迫前，身形急急暴退八尺。

擂台雖然寬闊，但一退八尺之後，已來到了擂台北方的邊沿。

高空馳冷冷一笑，腰間突然銀光一閃，抖動出一柄三尺長的軟劍。

軟劍彷似銀蛇般，儘向項烈火的要害上進攻。

項烈火陣脚雖被打亂，但手上的黃金杵，依然威力相當。

高空馳連揮數十劍，仍然攻不進去。

就在這個時候，高空飛突然從擂台下飛躍而上。

項烈火怒喝道：「曹副寨主，讓本寨主親手把這個兎崽子解决。」

高空飛大聲道：「這惡賊動用鎖喉毒血散，全無江湖道義，就算咱們聯手把他宰掉，江湖上的朋友也不會說咱們的不是的。」

項烈火正想把高空飛斥喝下去，高空馳的軟劍突走偏鋒，刷！刷！兩劍連刺帶砍，險些擊中項烈火的咽喉。

高空飛暴喝一聲，向高空馳連劈了三掌。

這三掌去勢奇快，居然把手持銀亮軟劍的高空馳又逼退開去。

項烈火稍覺壓力一鬆，又向高空飛喝道：「曹副寨主，速退！」

高空飛故意道：「寨主，這惡賊詭計多端，恐怕防不勝防。」

項烈火轟聲怒道：「你若不滾開，本寨主就先劈碎你的腦袋！」

高空飛面有難色，終於道：「好，我退下去，寨主千萬小心，別着了惡賊的道兒。」

高空飛嘆息一聲，翻身躍下擂台。

高空馳的劍又到。

項烈火揮動黃金杵，氣勢又威猛了甚多。

刹那之間，兩人纏鬥得難分難解。

但剛躍下擂台的高空飛，突然從擂台下穿過厚厚的木板，冒了出來。

這一下，的確大大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只見擂台上的木板，被高空飛硬生生的用掌勁撞穿了一個大洞，一時之間，木屑橫飛，四處激射。

高空馳的軟劍，又再把項烈火的黃金杵纏得緊緊。

項烈火以爲「曹副寨主」又再對付高空馳，登時大喝：「退回去！」

誰知「曹副寨主」並不是對付高空馳，而是緊緊的把項烈火雙腿鎖住。

項烈火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

他做夢也想不到，「曹副寨主」會有此一着。

高空馳見機不可失，立刻就趁勢一劍，向項烈火的胸膛刺去。

這一劍狠毒凌厲已極。

無論是誰，在這種情況之下，都難免在胸膛上，被刺穿一個透明的窟窿。

連項烈火都以爲，自己這一次必然難

逃大限。

誰知就在這一刹那間，又發生了一件更加意想不到的事。

擂台上的木板被撞開了一個大洞。

又有一個灰衣人，穿過擂台的破洞，直衝而出。

高空馳用的是劍。

這個灰衣人用的也是劍。

高空馳的劍是軟劍，又鋒利又薄，但灰衣人的劍更鋒利更薄，而且也更快。

那是名震天下，獨一無二的碧血劍！

× × ×

高空飛雙手緊纏項烈火，高空馳本已穩操勝券，必可把項烈火斃於劍下。

但這兩兄弟無論如何都想不到，殺手之王司馬血竟會在這個時候突然殺到。

颼！

碧血劍去勢如電，比高空馳的軟劍更快一倍。

高空馳驟覺喉頭一涼，渾身血氣登時鬆散。

但他那一劍，仍然向項烈火的胸膛上刺去。

項烈火不顧來劍，却用黃金杵，向高空飛的頭上砸去。

高空飛一見金光閃動，劈向自己的腦門，連忙鬆手，整個身子向擂台下沉去。

高空飛的身子一沉，項烈火的黃金杵却也緊隨不捨，仍然鑿向他的腦袋。

項烈火最憎恨這種出賣朋友的叛徒。

當然，他並不知道，曹樂本來就是高空馳的胞弟高空飛。

高空飛又鑽回擂台底。

在擂台上，高空馳的軟劍已刺在項烈火的胸膛上。

幸好這時高空馳已身受重傷，這一劍的力度弱了不少，否則項烈火必然性命難保。

高空馳一劍刺傷項烈火之後，左手緊緊揑着自己的咽喉。

咽喉上的血，又濕又冷。

然後，他就聽見了司馬血那冰冷的聲音。

「高空飛，你以爲在金獅寨裏混了十年，就可瞞騙得過天門的人，你錯了。」

高空馳只聽到這裏，就不支倒斃。

高空飛在擂台下，却恨得咬牙切齒，却又不敢回到擂台上。

他雖然不回到擂台上，但仍然有再決勝負的決心。

因爲金獅寨裏，還有一半以上的高手，是他的秘密心腹份子。

只要他一下令，這一羣高手就會向項烈火和司馬血展開無情的攻擊。

高空飛現在最少已明白了一件事。

殺手之王司馬血，已插手這一場戰爭之中，而且，他所知道的事，絕對不少。

最少，司馬血能够說出「天門」這兩個字，就足證他絕不是局外人。

難道司馬血也是天門的一份子？

× × ×

金獅寨除了正副寨主之外，尚有一百八十八人。

這一百八十八人，其中有九十七個，都是高空飛的秘密心腹份子。

高空飛突然一聲長嘯，說出了三個字：「地門，殺！」

他這三個字剛出口，擂台四週便突然傳來一連串慘呼之聲。

高空飛神情猛然一振。

他的九十七個秘密心腹手下，已在徹底執行他的命令。

高空飛不再猶疑，從擂台下鑽出，準備以主帥的身份，與天門的高手週旋。

可是，他的頭剛從擂台鑽出，一把清淡的長劍便把他逼得險象環生。

高空飛也是用劍名手。

但這一把長劍，却把他逼得連氣都透不過來。

當高空飛稍爲穩定陣脚的時候，他才看清楚向自己襲擊的是甚麼人。

那是一個身穿青淡長袍，神采飛揚的年青公子。

高空飛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衞空空？」

青袍公子悠悠一笑，用劍虛指着高空飛的鼻尖，道：「你猜對了，在下就是專門偷別人腦袋的衞空空。」

× × ×

單憑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名頭，已足够嚇人。

再加上一個偷腦袋大俠衞空空，這力量就不由得不令高空飛感到心寒。

衞空空雖然滿臉笑容，但高空飛却完全笑不出來。

因爲他又發覺到一件更可怕的事。

他那九十七個秘密心腹手下，竟然已在這片刻之間，全都變成了死人。

在他們的咽喉上，都有一枝紫色的鋼鏢。

鋼鏢是紫色的，他們的臉色，也是紫色的。

高空飛的臉，也彷彿已變成了紫醬之色。

衞空空笑意漸漸褪去，換上了一副冷冰冰的臉孔：「天地門分裂，本來是你們內部的事。」

高空飛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你和司馬血爲甚麼插手管這件事？」

衞空空道：「這只怪地門的野心太大，做事的手段也太毒辣。」

高空空抽了口涼氣，道：「天門高手昔年追殺地門十七煞，又何嘗不是趕盡殺絕呢？」

衞空空道：「地門十七煞滿手血腥，天門高手誅殺奸邪，這是替天行道。」

高空飛鋼牙一挫，道：「無論如何，天地門分裂已成定局，將來天地門，就只能剩下天門或是地門的其中之一。」

衞空空冷冷道：「邪不能勝正，你們的失敗已成定局。」

高空飛哼了一聲，道：「現在就說漂亮話，不嫌太早一點？」

這時候，項烈火已提着黃金杵，一顛一顛的從擂台上走下來。

雖然他胸膛捱了一劍，但傷勢並不算十分嚴重。

他睜着眼睛，怒罵高空飛：「原來你是地門的奸細！」

高空飛道：「你現在才知道我的身份，足證是個庸碌之輩。」

項烈火氣得渾身都在顫抖，偏偏又無

法反駁高空飛的說話。

千岩崗上，殺氣森森。

高空飛的心腹手下，都已死在紫鋼鏢之下。

發鏢的又是些甚麼人呢？

這是高空飛很想知道的事。

× × ×

衞空空的劍又再揚起。

直到這個時候，高空飛才驀然發覺，千岩崗下，有十幾個黑衣武士。

這十幾個黑衣人的手指，都有一枚紫色的鋼鏢。

顯然，高空飛的手下剛想動手，立刻就被這十幾個黑衣武士用毒鏢射殺。

這十幾個黑衣武士的暗器功夫，已達到了第一劍的境界，所以，想動手的九十七個叛徒，竟然無一能够倖免。

高空飛一直都以爲己方佔有絕對性的優勢。

但直到現在，他才霎然發覺自己兩兄弟未免太樂觀了。

高空馳已經死在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劍下。

而高空飛在金獅寨裏秘密部署了的一隊精兵，也在刹那之間，全部變成死人。

對於天門來說，這自然是一個沉重的挫折。

× × ×

十野林已變成焦土。

項烈火放的這一把火，的確厲害。

靜堡仍然在焦土的中央屹立着。

高空馳是靜堡的堡主。

現在，靜堡堡主已戰死，但靜堡裏的人，好像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難道靜堡裏的人，不知道高空馳已死在擂台上？

× × ×

斗大的汗珠，從高空飛的額上涔涔而下。

衞空空的劍，雖然看來一點也不起眼，而且實在也是一柄普遍的凡劍，但高空飛却絕對沒有把握能敵得過對方的「砍腦袋劍法」。

還有那十幾個黑衣武士，他們都是天門裏的暗器的高手，看來高空飛就算能避得過衞空空的劍，到頭來也是難免一死。

突然靜堡裏傳出一陣尖銳的嘯聲。

跟着，琴聲，笛聲、鑼聲、鼓聲、同時大響。

衞空空皺了皺眉：「地門還有若干高手，藏在靜堡之內。」

司馬血冷笑着：「就算是飛鯊魚親自來到這裏，也絕對救不了高空飛的命。」

高空飛雙目中露出驚怒的神色。

他不知道靜堡裏還有些甚麼人，但他希望飛鯊魚也在堡內。

飛鯊魚，就是地門權力最大的主宰。

別人稱呼他飛鯊魚，但地門裏的人，却一律尊稱他爲鯊王。

他們都明白一件事。

鯊王是一個冷酷，能幹，做事絕不馬虎苟且的中年人。

雖然他今年已五十歲，但是他辦事的魄力和衝勁，連許多二十歲的小伙子也及不上。

同時，地門裏的人更相信，沒有人的武功會比鯊王更高，也沒有人比他更毒辣，更可怕。

所以，地門中人，對於鯊王的命令，是絕對服從的。

如果鯊王也在靜堡之中，這一戰將會使天門傷亡慘重。

即使强如司馬血衞空空，恐怕也難以討得一點好處而去。

這是高空飛心裏的想法。

但飛鯊魚是不是在靜堡之內呢？

× × ×

隨着嘯聲、琴聲、笛聲、鈸聲、鑼聲、和鼓聲之後，忽然又响起了一陣哀號之聲。

那是從高空飛的喉嚨裏發出來的。

他想趁衞空空心神恍惚的時候，突然一刀將他刺殺。

可是，他的尖刀剛出手，司馬血的劍已從他的左脇，直貫穿過他的右脇下。

這一劍速度之快，是高空飛生平唯一僅見的。

衞空空冷冷一笑，盯着高空飛的臉，道：「能够死在殺手之王這一記快劍之下，閣下應該死而無憾了。」

高空飛的臉在抽搐，眼裏所流露出來的表情，只有兩個字足以形容，就是「絕望」。

結果，他就在絕望中死去。

項烈火猶有餘怒，恨不得用黃金杵在他的屍身上重重扑下。

但他從來不殺手無寸鐵的人。

他更不會對死屍橫加蹂躪。

憤怒的獅子雖然脾氣暴躁，但他仍然有王者的風範。

千岩崗上，地門的人已全遭剿滅，天門大獲全勝。

然而，這只不過是劇戰的開始，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注視着靜堡的動靜。

嘯聲、琴聲、鈸聲、鑼聲和鼓聲都停止了。靜堡又再變得平靜。

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 × ×

千崗岩上殺機四伏之際，販馬鎭內也是殺氣騰騰。

在孫一酸的馬場裏，血腥氣味中人欲嘔。

馬的血和人的血混在一起，連一向笑容滿面的唐也甜亦爲之眉頭大皺。

但他畢竟是個性格樂天的人，當他看見了花五爺的那頂轎子之後，他臉上的笑容又綻開了。

別人看見了黃金才笑。

但他看見了敵人的時候，也會同樣地笑得很開心。

花五爺是甚麼人，唐也甜當然是知道的。

在天地門裏，花五爺系屬地門，地位僅次於飛鯊魚。

自從天地門分裂之後，花五爺就脫離了飛鯊魚。

但這只不過是一齣蒙騙敵人的把戲，花五爺表面上與飛鯊魚分裂，實際上雙方仍然保持着極密切的聯系。

地門一直按兵不動，是在養精蓄銳，等待時機。

飛鯊魚也在一直觀察天門的行動。

誰能統一天地門？

是天門？還是地門？

這本來是天地門之間的事，龍城璧不想插手。

但飛鯊魚的行事作風，卻太毒辣，也太霸道了。

近兩年來，地門已暗中進行了無數次的可怖行動。

爲了要擴展地門的力量，飛鯊魚不惜向江湖上各大門派的弟子招手。

——誰若加入地門，就可得到下列三種賞賜，那是黃金，美人，與及仇人的腦袋。

馬場惡鬥　三惡伏誅

蔡吐骨是個吃人魔。

一個專門吃武林高手的魔鬼，他所擁有的仇人，當然很多。

但他唯一最忌憚的敵人却只有一個。

這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因爲龍城璧到處找尋蔡吐骨，要爲那些被他吞吃掉的人報仇。

蔡吐骨曾吃了一個叫呂少基的鏢師。

呂少基是一個只有十七歲的大孩子，他的父親呂文學，曾苦苦追纏龍城璧，要找他決鬥。

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仇恨。

呂文學甚至很敬仰龍城璧的爲人。

可是，呂文學一定要找龍城璧比刀，無論誰勝誰負，他都想得到一個確切的答案。

那時候龍城璧出道江湖，僅僅兩年。

而呂文學却是一個已經成名垂二十年的刀法大家，江湖之上，提起了神刀鐵面客，又有誰不肅然起敬？

沒有人知道呂文學與龍城璧決鬥這一件事。

那時候，呂少基才九歲。

一個只有九歲的孩子，他知道的事當然比別人更少。

呂文學唯一要求龍城璧的事，就是如果自己死在雪刀之下，他請求龍城璧把這個孩子帶到陝西雙雄鏢局。

雙雄鏢局的總鏢師雷文翰，與呂文學是肝胆至交，唯一知道呂文學與龍城璧決鬥的人，也就只有雷文翰一個。

雷文翰曾多次勸告呂文學，但呂文學仍然堅持要與龍城璧決鬥。

這是一場沒有仇恨，只有勝負之分的決鬥。

然而，決鬥畢竟是殘酷的。

龍城璧雖然不想殺對方，但形勢上却無法避免。

因爲呂文學號稱神刀，他在刀法上的造詣，絕對不弱於龍城璧。

呂文學爲了一柄刀，而奉獻了他的一生。

他從來都沒有結過婚，也沒有生個孩子。

呂少基只不過是他的義子而已。

這一戰，呂文學是爲刀而挑戰。

而龍城璧也是爲了刀而迎戰。

而且，對於龍城璧來說，也是無可奈何的一戰。

高手相爭，縱然是技高的一方，亦會產生身不由主的現象。

龍城璧不想殺呂文學。

但在激烈的拚搏之下，任何絲毫的疏忽，絲毫的大意，都會帶來悲慘的失敗。

龍城璧不怕失敗。

但他也不願意故意去失敗。

因爲挑戰的是呂文學，他沒有理由爲了讓對方得勝，而使到自己死在對方的刀下。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如果他爲了保存呂文學的性命，而把自己的性命丟掉，這種死法，無疑是屬於前者。

而且，也死得未免太愚蠢了。

既不想無緣無故地死在神刀之下，唯一可以給龍城璧走的路，就是把呂文學擊敗。

——擊敗一個庸手，而又不使他死亡，這一點任何一個高手都很容易辦得到。

——但要擊敗一個武功與自己不相伯仲的高手，而又使對方安全無恙，這却是一件困難到極點的事。

刀劍本是無情之物。

人雖有眼。

刀劍却無眼。

事實上，龍城璧很希望這一戰，彼此都能夠絲毫無損。

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一經拚搏之下，龍城璧就已經知道這一戰的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他們兩人之間，必定要有一個人倒下去，才能分出勝負。

如果向更壞的地方想下去，很可能兩個人都要在這一戰之後，同歸於盡。

人在江湖，本就身不由主。

所以，這一戰無論誰勝誰負，誰存誰亡，都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

結果，這一戰龍城璧幾乎敗了。

呂文學一度取得絕對性的上風，連續向龍城璧狂攻三百五十九刀。

這三百五十九刀的威力，已足够讓三百五十九隻兇惡的獅子同時死去。

可是，龍城璧居然能够把這三百五十九刀，全都接了下來。

呂文學很佩服龍城璧能够接下這三百五十九刀。

但是，最凌厲的一刀，却是第三百六十刀。

這一刀，雖然看來平平無奇，但所蘊藏着的威力，比起那三百五十九刀加起來還更厲害。

刹那之間，連龍城璧都以爲自己勢難倖免。

然而，每一個人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會發揮出超乎本身力量的潛力。

當呂文學攻出第三百六十刀的時候，龍城璧突然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刀鋒的尖端。

就在電光石火之間，呂文學的刀已攻到。

原本看來平平無奇的第三百六十刀，突然就變得像怒海中的狂濤，烏雲中的暴雨，瘋狂地向龍城璧籠罩下去。

這是從來沒有人能抗拒的一刀。

可是，龍城璧也在這個時候，發出了令人不可思議的一刀。

這一刀的氣勢，遠不如呂文學這一刀霸道，但却快得令人難以想像。

呂文學瘋狂的一刀，突然散渙。

他的人也同時癱軟，倒下。

他的胸膛上露出了一道缺口，只有一寸長，但却不知有多深。

呂文學嚥氣前唯一的說話，就只有三個字：

「好刀法！」

在決戰開始的時候，太陽還在西山之上。

但決戰終止的時候，已然天色盡黑。

龍城璧用刀挖墳，埋了呂文學，還在墳前陪了整個晚上。

翌日一早，他就找到了呂少基，把他帶到雙雄鏢局。

這件事，發生在八年前，但龍城璧仍然無法忘懷呂文學這個人，也無法忘記他的那一刀。

呂文學絕對不是龍城璧的敵人。

雖然他們決一死戰，但他們彼此尊敬對方。

不是敵人，就是朋友。

所以，呂少基就是龍城璧的朋友的兒子。

然而，呂少基十七歲的時候，却死在蔡吐骨的手下，而且還被蔡吐骨吃掉。

龍城璧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正在喝酒。

忽然間，他把酒罈一手甩開，跌個粉碎。

他不再想喝酒，只想喝血。

喝蔡吐骨的血！

× × ×

蔡吐骨是個吃人魔。

他當然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但他對龍城璧，却有無比的忌憚。

於是，他加入了地門。

他首先得到了飛鯊魚的兩種賞賜——黃金和美人。

飛鯊魚又答應把龍城璧的腦袋割下來，但他也要蔡吐骨答應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蔡吐骨不能把賞賜給他的美人吃掉。

× × ×

地門廣邀黑白兩道高手助陣，顯然是志在與天門決一死戰。

天地門以前共有兩位總門主，那是天神地魔。

天神方傲白。

地魔杜震北。

這兩人的輩份，絕不下於賜贈風雪之刀給龍城璧的北極異人風雪老祖。

天神方傲白，憑着一隻流星金砵，曾經贏過不少武功極高，輩份也極高的武林高手。

別人用流星鎚，他用的却是流星金砵，這一種武器，比流星鎚更難練，當然威力也更厲害。

至於地魔杜震北，這個名字雄糾糾的，但實際上却是一個烟視媚行的騷女人。

本來，天神方傲白性格飄逸，與杜震北的個性是格格不相入的。

但天數註定，這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居然會結成夫婦。

他們成親之日，風雪老祖也有被邀赴會，而且還是喝酒喝得最多的一個賓客。

當時有人問風雪老祖，對於這門親事的看法，風雪老祖的回答是：「這對夫婦可以同諧白首，但他們各有子弟，也各有心腹手下，恐怕其間會惹起極大紛爭。」

現在，事實證明，風雪老祖雖然喝酒比別人多，但他的頭腦却還是比任何人都清醒。

十八年前，杜震北苦練地魔至陰掌，不知如何，竟然走火入魔，身子僵硬而死去。

杜震北死後，方傲白淡淡一笑，道：「吾妻乃陰毒婦人，她此一去，天下蒼生幸甚！幸甚！」

他的說話和態度，令人感到大爲驚異，覺得他好像完全不把妻子的死活，放在心上。

但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更令世人驚異不已。

方傲白吩咐心腹，在一個渺無人跡的荒島上，建造墳墓。

這個墳墓，並不是葬杜震北一人，而是連他自己的穴位也準備好。

這種事本來也很平常，將來方傲白百年歸老之後，就可以和妻子合葬在一起。

誰知道杜震北入土之際，方傲白突然用流星金砵，割斷了自己的咽喉。

直到那個時候，天地門的人才驀然驚覺，原來方傲白早已準備了兩口棺材，並連自己的壽衣都已穿在衣服之內。

他說得一點也不錯。

杜震北是個陰毒婦人，她此一去，天下蒼生幸甚，幸甚！

然而，他並非對妻子毫無感情，相反地，他早已立下心願，要與杜震北同生共死。

杜震北一死，他就再也沒有活下去的打算。

他這種做法，當然不值得任何人效法，然而，他對杜震北情深義重，到此也已表露無遺。

他們的結合，在當時的武林人物看來，是極不平凡的。

而他們的葬禮，也是同樣令人感到浩嘆。

× × ×

天神地魔結合得爽快。

他們的葬禮雖然結局悲慘一點，却也爽爽快快，沒有拖泥帶水。

可是，天地門自從兩人逝世之後，門中子弟，就弄得天翻地覆了。

風雪老祖也知道這件事，他也想插手把天地門整頓好。

可是，爲了黑杜鵑的事，他早已立誓不再踏足中原。

天地門分裂，當然是方傲白的子弟和手下與杜震北一派人物弄得很不快所致。

方傲白爲人正直，絕不徇私，他所調教出來的弟子，都是一些急公好義，正氣凜然之輩。

而杜震北本來就是一個邪派的女魔頭，她的行事作風乖戾殘酷，爲了達到目的，做事往往不擇手段，她所調教出來的弟子，不論是男是女，其兇悍陰險的程度，都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現象。

天地門中人，也並非人人都是天神地

魔的弟子。

例如飛鯊魚，他並非地魔杜震北的弟子，而是她的表弟。

杜震北一死，地門一系的大權，就落在飛鯊魚的手上。

飛鯊魚的武功極高，有一次，他正在練習掌法，剛巧方傲白看見，飛鯊魚要求與他對掌，切磋武功，方傲白慨然答允，與他對了三掌，居然是個平分秋色之局。

飛鯊魚一直都以爲方傲白是存心禮讓的。

但只有方傲白自己才知道，自己的確已盡了全力，飛鯊魚此人實在不可輕視。

當年飛鯊魚的情況已然如此，今日他的武功又達到了甚麼境界？

× × ×

天地門的分裂已形成。

地門的首腦人物，是飛鯊魚。

飛鯊魚姓婁，名嶽，別字葱人。

地門中人，都稱呼他鯊王。

只有毒獅子花五爺，叫他婁三爺。

因爲婁嶽排行第三，他的兩個同胞兄長，都是給他背後用毒箭殺死的。

否則，婁氏武功秘笈，又怎會落在他的手上？

——如果他沒有搶到婁氏秘笈，他直到現在還是個藉藉無名的老鄉下。

但現在，形勢不同了。

婁嶽已成爲地門的主宰，他已取代了表姊杜震北以前的地位。

然而，杜震北雖兇，還有天神方傲白把她掯制，所以杜震北嫁了給方傲白，對於整個武林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

但婁嶽接管地門，形勢却壞得多了。

天神方傲白殉情而死，在天地門中，已沒有任何人能夠掯制飛鯊魚婁嶽。

天門中雖然不乏武功高强之仕，但在天門中，本身也有極大的矛盾。

而最顯著的，就是天門中也分裂成兩派。

其中一派，認爲天地門是同門份子，彼此淵源極深，就算地門中人有甚麼禍害江湖的行動，自己人也不能互相殘殺。

這一派的人，果然是深懂明哲保身之道。

但另一派的人，都大力反對這種懦怯的見解。

他們認爲，天地門出現了爲禍江湖的壞份子，身爲天地門的弟子，就應該挺身而出，把敗壞門風的卑劣份子加以剷滅。

本來，天門的力量是較地門優厚的。

但由於天門內部又自行分裂，以致形成沒有足夠的力量，把飛鯊魚一派加以清理門戶！

酸甜苦辣四大高手，都是方傲白的心腹手下。

他們雖然並非方傲白的弟子，但他們的表現，却比方傲白的弟子更忠義，也更勇敢。

蔡吐骨吃了六個少林寺的僧侶，千藏大師已派人拜托龍城璧，如果碰上這個吃人魔鬼，切切不可放過。

再加上呂少基又被蔡吐骨吃掉，龍城璧當然更不會放過他。

經過一番艱苦的追查後，龍城璧終於找到蔡吐骨了。

那時候，蔡吐骨剛好與何其辣在一間義莊門外，殺得難分難解。

原來蔡吐骨竟然在義莊裏，與死人睡在一起。

何其辣是天門衆多高手中，最憎恨地門的人。

因爲他有一個老朋友，就是給婁嶽用毒掌打死的。

憑何其辣的武功，已足以在江湖上獨當一面。

可是，面對着蔡吐骨這個吃人魔鬼，何其辣就爲之相形見拙了。

蔡吐骨喜歡吃人，也喜歡欣賞自己的敵人垂死掙扎。

他殺人的作風，有點像貓捕鼠。

再兇惡的老鼠，也打不過貓。

但這一次，蔡吐骨却遇上了勁敵。

這個勁敵不是何其辣，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既已立誓必殺蔡吐骨，當然一出招就施下重手。

蔡吐骨做夢也想不到，忽然被龍城璧找着自己。

他的武功雖然厲害，但龍城璧先聲奪人，三招之內，就把他擊傷。

何其辣也不客氣，也不顧何謂乘人之危，上前就補上一劍。

蔡吐骨生平暗算別人無數，乘人之危驟施殺手也是他的拿手好戲，想不到最後却要死在武功比他遜一籌的何其辣手上。

蔡吐骨吃人。

何其辣居然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義莊旁邊生火，燒熟了他的大腿，拿起來就吃。

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這八個字的確不假。

× × ×

費大獅坐在一匹青驄馬上，腰間懸着兩把刀。

這兩把刀已飲過不少人血。

殺人越多，信心越强。

看他現在臉上的神氣，簡直就是小人得志的嘴臉。

青驄馬奔跑得很快。

在費大獅的身後，還有二十三匹黑馬，和二十三個全身都配備殺人武器的羊袍漢子。

他們身上穿着的雖然是羊皮製成的袍，但他們絕不是羊，而是狠！

花五爺親手訓練出來的二十三狠，就是這一羣身穿羊袍的漢子。

這二十三狠，每人都練成了一身外門功夫，而且拚鬥之心特別强，鬥志毫無疑問。

要培養一個優良的武士，最主要的，就是要培養他的鬥志。

士無鬥志必敗。

但花五爺怎樣培養他們的鬥志？

這是一個秘密，連費大獅都不知道的秘密。

原來花五爺早已爲他們揀選了一個結婚的對象，只要他們的表現良好，花五爺就會替他們完婚。

二十三狠都是孤獨的狠。

他們都是孤兒，除了花五爺之外，沒有任何人了解他們的心境。

這一隊精兵，花五爺一直都沒有動用過。

但現在，花五爺下令費大獅，率領二十三狠，襲擊孫一酸的馬場。

花五爺的口諭，只有八個字：

「人馬俱殺，不留活口！」

費大獅的心情很興奮。

因爲他又有一個建立大功的機會。

就算對方再强，也絕對不是二十三狠的敵手。

何况花五爺也要親自出門，即將到達此地？

所以，他現在神氣十足，簡直比剛剛高中的狀元郎還要神氣。

× × ×

甘亦苦看見了費大獅的模樣，登時臉孔拉得比馬臉還要長。

他看不慣這種嘴臉。

而費大獅看見甘亦苦愁眉皺臉的樣子，更是洋洋得意，嘿嘿笑道：「今天就是你們的末日！」

甘亦苦再也忍耐不住，黑竹杖一點地人如飛鶴冲天，刷刷刷連攻費大獅三杖。

甘亦苦的黑竹杖，是山西名鐵匠石玉池的精心傑作，爲了鑄造此杖，石玉池辛勤工作了整整十年，從一個一百四十斤的胖子，變成了一個只有八十六斤重的瘦骨仙。

黑竹杖鑄成之後，石玉池亦因病而逝，他臨終之際，親手把黑竹杖交給甘亦苦，要他用此杖去殺一個人。

石玉池要甘亦苦去殺的人，就是費大獅！

原來，昔年費大獅在販馬鎮酒店上，殺了一對小販夫婦，他們就是石玉池的兄嫂。

石玉池他不懂武功。

但他却把黑竹杖交給甘亦苦，要甘亦苦替自己的兄嫂報仇。

現在，仇人來了，甘亦苦當然不願辜負朋友之托。

費大獅一聲冷喝，雙刀齊齊出鞘。

鏗！

鏗！

雙刀先後擊在黑竹杖之上。

突然間，費大獅的臉色變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愁眉苦臉紫衣人手上的一根黑竹杖，竟然會把自己的雙刀一齊震斷。

費大獅一直都以爲自己腰間的兩把刀，無堅不摧，豈料剛出手，雙刀便齊齊折斷。

這時候，二十三狠也開始執行花五爺的命令。

「人馬俱殺，不留活口！」

刹那間，整個馬場變成了刀光劍影，血濺飛揚的人間地獄。

孫一酸對於二十三狠的行動，可謂恨之切骨。

馬兒何罪？亦要誅殺？

倏地，一陣長嘯之聲，破空响起。

那是龍城璧的怒嘯聲！

× × ×

二十三狠手段狠毒。

但龍城璧一出刀之後，二十三狠就再也狠毒不來了。

只見龍城璧刀如電閃，每一出刀，都必有一人或死或傷。

好厲害的風雪之刀。

好厲害的八條龍刀法。

二十三狠瞬息之間，就倒下了一半。

還餘下來的十二狠，立刻圍成一個小圈子，把雪刀浪子緊緊包圍着。

龍城璧冷冷一笑：「憑你們的拚勁，已足够對付不少怕死的武林高手，可是，在下却從不怕死，所以，死的只會是你們，而不是我！」

費大獅怒喝道：「別聽他胡說八道，殺！」

十二狠果然聽話，立刻又發動狂烈無比的攻勢。

何其辣冷冷一喝，持劍衝陣，撲向十二狠！

龍城璧悚然一驚，立時大喝道：「那是死門，速退！」

可是，太遲了。

何其辣剛衝進狠陣，立刻就被一桿九尺長的鋼槍，貫穿過他的小腹。

何其辣低吼一聲，反手連揮三劍。

三劍過後，一狠慘呼倒地。

但何其辣也在同時，緩緩地捧着鋼槍倒了下去！

× × ×

費大獅雙刀雖斷，武功猶在。

甘亦苦獨戰費大獅，雖然取得上風，但一時之間，仍然無法把對方徹底擊敗。

孫一酸見何其辣中槍身亡，心頭大是震駭，正想上前抱起何其辣，冷不防背後突然有人一掌向他背心部位重重擊去。

幸好唐也甜及時驚呼：「孫老大，小心背後！」

孫一酸急忙俯下身子，但暗算他的一隻手掌，仍然緊逼過來。

孫一酸避無可避，索性翻身一掌，與對方以硬碰硬。

兩掌相交，發出隆然一聲巨响。

孫一酸的身子，猛地一陣搖幌。

他定一定神，只見與自己對掌的人，赫然是一個瞎子！

× × ×

江湖上有不少瞎子，他們雖然看不見任何東西，但仍然能够憑藉靈敏的聽覺，發揮驚人的武功。

例如吳瞎子，關瞎子和佘瞎子，都是江湖上著名的盲人高手。

這三個瞎子最厲害的，就是關瞎子。

關瞎子的名字，只有一個狠字。

關狠！

他的出手，比任何有眼睛的人都更狠毒。

他練的是冰山勁，這種掌功，陰寒無比，能抵受得住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孫一酸的內功不差。

但他與關狠對了一掌之後，整張臉就變得比雪還白，渾身都在顫抖。

關狠笑了。

他笑得很愉快，連耳朵都在不停跳躍着。

「老孫，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冷？」

孫一酸甚麼話都沒有說。

他並不是覺得有點冷，而是太冷，冷得要命。

冰山勁陰寒無比，孫一酸雖然內功也有相當火候，但仍然抵擋不住這種掌力。

關狠陰陰一笑，向前再推一掌。

孫一酸雖然看見關狠向自己的胸膛發掌，竟巳無力閃避。

倏地，破空聲呼嘯飛响，十二顆鐵蓮子成三路，突襲關狠。

施放鐵蓮子的人，是唐也甜。

唐也甜的暗器功夫，是江湖四異中最厲害的一個。

鐵蓮子這種暗器雖然平凡，但在唐也甜手中施放出來，就變得變化多端，令人嘆爲觀止。

明明是十二顆鐵蓮子，忽然間又在半空中，一分爲二，變成二十四顆。

這一手暗器功夫，名堂是「嬌花吐蕊」，能够使用這種暗器功夫的，當世間還找不出幾個。

關狠驟聞破空聲响，立刻撤掌後退，左袖一揚，亮出一柄黑紙扇。

這一柄黑紙扇，比高空馳的黃龍扇，最少寬大了一倍以上。

這柄雖然是紙扇，但居然能抵擋得住唐也甜的鐵蓮子。

這並不是黑紙扇比鐵蓮子更堅硬，而是關狠腕上的功勁使得恰到好處，把鐵蓮子威猛的力度全部擋卸下來。

唐也甜心中悚然一驚。

這個老頭子的武功，究竟是甚麼路數呢？

關狠冷冷一笑，一雙空洞泛白的眼睛彷彿直射着唐也甜的臉：「唐二俠，想暗殺老夫，還得多練幾年功夫，憑你的道行，還不够與老夫對敵。」

唐也甜哈哈一笑。

關狠把黑紙扇一揚，冷笑道：「死神巳站在你的面前，虧你還能笑得出來。」

唐也甜朗聲笑道：「就算閻王老子捏着我的頸子，却又何妨，總不成像甘老三般，終年到晚都哭喪着臉！」

關狠淡淡道：「聽說你和杭州唐門有點淵源。」

唐也甜道：「不錯，唐竹權是我的堂弟。」

關狠嘿嘿一笑，點頭道：「那很好，唐竹權是老夫的手下敗將。」

唐也甜大笑一聲，道：「士別三日，尚且要刮目相看，你打敗唐竹權的時候，他連五絕指法都未曾練成，自然不是你的敵手，但倘若現在你碰見他，最好還是溜得越遠越妙！」

關狠冷冷地笑道：「唐胖子遠在杭州，不必多談這個臭胖子。」

唐也甜道：「花五爺給了你多少好處，值得你爲他賣命？」

關狠突然嘆息一聲：「想不到以唐二俠這等自命不凡之士，思想也竟然如此齷齪。」

唐也甜一怔。

這時候，馬場之外，突然出現了一頂四四方方的轎。

抬轎四人，赫然就是飛谷十三魔其中四位。

轎中人不問而知，自然就是毒獅子花五爺！

× × ×

花五爺人雖在轎中，馬場內的戰況，他却巳一目瞭然。

甘亦苦緊纏費大獅，似有拚個同歸於盡的決心。

其實甘亦苦的武功，是比費大獅爲高的，但費大獅爲人刁鑽靈活，連所練的武功，也是狡變百出，甘亦苦是個老實人，是以不時被對方詭異的招數所瞞騙。

然而，時間一長，費大獅就無法討得便宜。

甘亦苦武功比他高，而且又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所以情況最危險的，就是費大獅。

花五爺突然拉動轎旁的一根繩子。

這根繩子一拉，整頂四四方方的轎，竟然就分裂開，只有花五爺坐着的椅子，仍然平穩地不動。

龍城璧施展渾身解數，已把那些披羊袍的漢子一一擊斃，二十三狠，連一個都沒有剩下。

花五爺冷喝一聲，人如巨鳥，飛撲甘亦苦。

甘亦苦與費大獅劇戰方酣，花五爺突然插手，形勢當然對甘亦苦相當不利。

花五爺人未到，刀先到。

七柄只有六寸長的柳葉飛刀，分別向甘亦苦的頭、胸、腹三大要害電射。

龍城璧暴喝揮刀，追擊花五爺。

但花五爺去勢極快，龍城璧遲了半步，甘亦苦乍聞刀聲颼颼作响，已俯身閃避了開去。

七柄柳葉飛刀，全被閃開。

但花五爺攻擊的主力，卻不在飛刀，而在右手中的一根銅獅三叉棒。

這一根銅獅三叉棒，是花五爺成名江湖的獨門兵器，雖然重量遠不及項烈火的黃金杵，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甘亦苦以一敵二，如果他能够支持到三招，龍城璧也許可以衝上來爲他解圍。

可是，花五爺一經出手，志在必得。

甘亦苦武功雖然甚高，但也抵擋不住花五爺這雷霆萬鈞的一棒。

「噹」一聲响，黑竹杖被銅獅三叉棒震開。

甘亦苦閃身欲避，但花五爺的第二棒，却巳深深砍進了他的小腹內。

甘亦苦悶哼一聲，口中狂噴鮮血。

這時候，龍城璧的刀巳到，直劈向花五爺的後腦。

花五爺嘿嘿一笑，反手揮棒，與龍城璧纏鬥在一起。

五招之後，花五爺的臉色有點不好看了。

龍城璧怒喝道：「老毒物，蔡吐骨巳死，你也活不了多久！」

花五爺冷冷道：「這是咱們天地門的事，閣下身爲局外人，貿然插手，未免不智。」

龍城璧道：「在下雖然不智，總比不忠不義好得多。」

花五爺道：「難怪蔡吐骨要砍你的腦袋，原來你果然是一個冥頑不靈的人。」

「可是在下的腦袋，仍然平平穩穩的在頸子上，但蔡吐骨却巳屍骨無存。」

花五爺忽然展露笑容：「冤家宜解不宜結，龍大俠年少有爲，如果願意加入地

門，老夫可以保薦你成爲組織裏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龍城璧截然道：「在下流浪江湖，既不爭名，亦不奪利，只想砍掉像你這種人的腦袋。」

花五爺眸中殺機倏現：「放肆！」

龍城璧轟聲大笑，道：「龍某本來就是一個放肆的浪子。」

「好！有種！」花五爺豎起了左手大姆指，道：「敢在老夫面前說這種說話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龍城璧冷冷道：「也是最後一個。」

花五爺一楞。

龍城璧揮動雪刀，淡淡的道：「你即將死在這柄刀之下，所以以後再也不會有人對你無禮。」

花五爺不再說話了。

活了數十年，甚麼人他都見得多。

但像龍城璧這種人，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雖然天氣巳很冷，但花五爺的手心，竟然微微在滲汗。

× × ×

甘亦苦的人生路程巳走完。

無論是甘是苦，他的生命都巳成爲過去。

酸甜苦辣四異，在一役之間便損折了一半。

孫一酸的臉再也笑不出來。

但他們兩人都明白，就算全軍覆沒，也一定要與地門的魔頭拚到底。

同時他們更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保護天神地魔唯一的血脈！

天門中，人人都盡力保護他。

但地門的人，却欲殺之而後快。

理由很簡單，因爲天神地魔的兒子，是姓方的。

只要姓方的人還活着，地門就無法取得天門的絕對控制權。

而且，天地門中還有一個傳說：

——天神地魔在結婚二十年內，總共研創出五種武功，其中包括了劍、拳、掌、指、輕功五大要項。

——這五項武功，分別記載在五塊豹皮之上。

——這五塊豹皮，天神地魔把它放在一個極隱秘的地方，除了他們之外，就只有一個人知道。

——這人當然是天神地魔最信任的人，他就是少林寺的方丈千藏大師。

——千藏大師曾答應天神地魔夫婦，除了他們的門主之外，誰都不能向他索取這五塊豹皮。

所以，地門中人，一定要把天神地魔的兒子剷除，否則，天地門的門主，將會是方玉輝，而不是飛鯊魚婁嶽。

方玉輝，就是方傲白和杜震北晚年才生下來的兒子。

現在，方玉輝差不多四十歲了。

唯一令人感到可惜的，就是方玉輝並不聰明。

他不但不聰明，而且有點像白痴！

× × ×

要成爲天地門的門主，一定要持有天地金銀雙飛杖。

天地金銀雙飛杖，合共一對。

天杖比地杖略長，也略重一些。

而地杖則較短，也較輕，雖然又名爲銀杖，但却並非銀色，而是黑色的。

地杖巳落在飛鯊魚婁嶽的手中，但還有天杖，却在方玉輝的叔父手上。

方玉輝的叔父，是天神方傲白唯一的胞弟。

江湖上提起方傲白三字，人人皆知。

但方傲白的胞弟方天環，江湖上知道這個人的却是少之又少。

方傲白固然武功絕倫，他的胞弟方天環，也並非庸碌之輩。

但方天環甚少在江湖走動，天神地魔創立天地門的時候，他也沒有參加。

所以，嚴格的來說，方天環並不是天地門中的一份子。

但方天環畢竟是方傲白的胞弟，當方傲白殉情之前，已秘密地派人把方玉輝送到方天環那裏，並寫了一封遺囑，吩咐方天環好好保護方玉輝，還把天杖一起交給方天環。

所以，飛鯊魚一直都在找尋方天環方玉輝這一對叔侄。

只要把天杖奪到手中，地門就可以併吞天門，成爲天地門這塲內戰的勝利者。

千藏大師是個德高望重的老僧人，他一定會遵守諾言，把那五塊豹皮交回給天地門主。

所以，誅殺方天環叔侄，奪天杖，取豹皮，這三件事飛鯊魚志在必行。

毒獅子花五爺是地門第二把交椅的主腦人物，他當然也明白到這三件事情的重要性。

但在未曾找到方天環叔侄之前，還有很多礙手礙脚的人，非要斬除不可。

酸甜苦辣四大高手，在天門中頗具份量。

這四個人一直都與地門中人作對，蔡吐骨甚至被何其辣吃掉。

然而，現在花五爺最忌憚的人，却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銅獅三叉棒威力奇猛，花五爺一出手便巳把甘亦苦殺死。

但花五爺再和龍城璧拚了五招，却顯著地落在下風。

別人雖然看不出來，但花五爺自己却心裏有數。

他實在不明白，這一個年青的浪子，何以會有如此深厚的內力。

花五爺的心中雖然有點吃驚，但他畢竟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老魔頭，臉上一點吃驚的神色也沒有表露出來。

忽然問，費大獅挺着一桿鋼槍衝過來，冷冷道：「殺鷄焉用牛刀，這小子就交給屬下把他打發！」

花五爺的臉上一陣抽搐。

他暗暗嘆了口氣。

不知天高地厚的費大獅，居然白白的去送死。

但他沒有阻攔費大獅。

因爲他正需要一個白白去送死的人，來觀察雪刀浪子的武功。

所以，費大獅就在花五爺默許之下，上前衝殺龍城璧。

然而，他的鋼槍還未刺到龍城璧身上，就有兩個人同時擋住他的去路。

那是孫一酸和唐也甜。

花五爺的臉色忽然一沉。

孫一酸分明已中了關狠的冰山勁掌力，為甚麼忽然又好像一點事也沒有？

倏地，花五爺的目光，落在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人銅鈴般的怪眼，也盯在花五爺的臉上。

花五爺的臉深沉可怕。

但這個人卻笑口吟吟的，雖然表情也是殺氣騰騰，卻給人一種「兇惡得有趣」之感。

花五爺哼一聲：「原來是唐家的大少爺。」

那人挺着一個大肚子格格怪笑着：「老子就是唐竹權，花老爺子，幸會了！」

× × ×

唐竹權。

這個古靈精怪的大胖子，突然就在販馬鎮上出現。

孫一酸中了關狠的冰山勁掌，他的處境本來比誰都危險。

但天下間的事，有時候偏偏就是這樣湊巧，唐竹權剛剛從醫谷中趕到這裏，臨離開醫谷之前，時九公送了八十顆碧血靈芝丸給他。

唐竹權受寵若驚。

時九公是醫谷中第一號神醫、也是第一號怪人。

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已經是名聞天下的老頑固，至於時九公，他頑固的程度，恐怕猶在唐老人之上。

唐竹權也曾見過時九公一面。

那時候，時九公好像甚麼人都不願意理睬，獨個兒在喝熱茶。

他並非擺架子，而是他的性情，本來就是怪異無比。

時九公一言不發，唐竹權當然也沒有理由上前兜搭與他交談。

這並非「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兩人的性情，根本就格格不相入。

誰知道這一次唐竹權到醫谷裏探訪谷主許竅之，時九公卻時時刻刻都陪在許竅之的左右。

許竅之與唐竹權喝酒，他在旁喝茶。

唐竹權不與他說話，他也一點兒不在乎。

許竅之覺得奇怪。

唐竹權也是心中一陣納悶，不知道這個老傢伙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豈料唐竹權要離開醫谷的時候，時九公卻把他喝住。

這一喝，眞箇山搖地動，風雲色變、

唐竹權一怔。

他心中暗暗道：「他媽的，莫不是想找老子打架了？」

連許竅之也為之一呆。

他不知道時九公這一喝的意思，也以為這個性格怪異，脾氣猛烈的醫谷長老要對唐竹權不利。

誰知道時公九一喝之後，卻笑一笑，對唐竹權道：「老夫已製煉了一百零八顆碧血靈芝丸。」

唐竹權怪眼一翻，心中依然有氣，道：「你製煉成了一百零八顆碧血靈芝丸，干老子鳥事？」

唐竹權言出不遜，許竅之心中又是一陣叫苦。

但時九公卻不生氣，道：「這一百零八顆碧血靈芝丸，是老夫精心製煉而成的，本來碧血靈芝草含有劇毒，不能製成膏丹丸散，但雪刀浪子龍城璧從三絕峯取到了八顆金虹五毒菓，却使這些碧血靈芝變成大大有用之物。」

唐竹權不再生氣了。

大鬧三絕谷，火併沙漠梟雄薛班那一役，他幾乎丟了性命。

金虹五毒菓終於到手，大漠鷹城城主强大鷹的性命也被救回。

時九公又接下去道：「現在老夫已製成了碧血靈芝丸，能解百毒，尤其是陰寒的毒性，更能加以解除。」

唐竹權道：「那又如何？」

時九公道：「現在老夫打算把其中一百顆交給你，由你轉給龍城璧。」

唐竹權一呆，說道：「你如此信任老子？」

許竅之在旁，聽得一陣眉頭大皺。

時九公的年紀，最少也比唐竹權大上三四十年，唐竹權居然依舊自稱「老子」，眞是不倫不類，太不尊敬之至。

時九公却不以為忤，竟然笑道：「如果老夫連老子閣下都不相信，難道要去相信廟堂裏的泥菩薩？」

這一次，連唐竹權都為之一陣輕飄飄了。

他自稱「老子」習以為常，但別人稱呼他為「老子閣下」，却是聞所未聞，聽所未聽的事。

唐竹權又道：「你只有一百零八顆碧血靈芝丸，却給了一百顆龍城璧，自己只剩下八顆，不嫌太少了一點嗎？」

時九公淡淡一笑，道：「你少担心，老夫既能煉製一百零八顆碧血靈芝丸，也就能煉製更多出來，問題只是需要時間和精神而已。」

唐竹權沉吟片刻，道：「既然如此，老子就把這一百顆碧血靈芝丸收下，全數都交給龍城璧。」

時九公咳一聲，忽道：「全部交給他，那也不好，最好每人都分一些，大家方便方便。」

唐竹權一呆，搔搔肚皮，道：「這倒是一件麻煩頂透的事，又要怎樣分法？」

時九公把頷下的鬍子撚了幾下，差點沒把鬍子撚斷，良久才道：「這樣罷，龍城璧二十顆，衞空空二十顆，司馬血二十顆，唐竹權也二十顆……」

唐竹權一聽，登時哈哈大笑：「老子也佔二十顆？豈不是叨光之至？」

時九公哼一聲：「老夫給你二十顆，是看在你父親唐老人的臉上。」

唐竹權笑容立斂，道：「還有二十顆，又怎樣分配？」

時九公忽然把目光放在許竅之的臉上，道：「許竅之也佔二十顆罷，否則別人又會說老夫偏心，連本谷的谷主也不贈送一些。」

許竅之心中一陣苦笑。

堂堂谷主，給時九公奚落，若是換了

別人，很可能就會惹來不愉快的事情。

但許竅之生性開朗豁達，別人怎樣對他，他都淡然一笑置之，何況時九公的輩份比他高，而且自己也深知他脾氣古怪，於是只好含笑接過碧血靈芝丸，並且再三致謝。

唐竹權臨去的時候，時九公忽然又把他喚回來，道：「聽說江湖上有一個瞎子，他練的冰山勁，有沒有這回事？」

唐竹權道：「不錯。」

時九公冷冷一笑，道：「冰山勁掌力陰寒歹毒，中者難免被其掌力活活凍僵至死。」

唐竹權回答道：「聽說這個瞎子叫關狠。」

時九公道：「關狠，這人的手段也眞狠，老夫知道他曾經殺過不少無辜者，用的就是冰山勁。」

唐竹權眼珠一轉，忽道：「難道碧血靈芝丸能解去冰山勁的毒力？」

時九公眉頭一皺，道：「這一點老夫都不能肯定，但若照醫書上的推斷，倒是十拿九穩。」

唐竹權道：「既然如此，將來老子若中了冰山勁掌力，馬上吃一顆試試，便知道是否有此靈效？」

時九公冷冷一笑：「若不奏效，你就死定了！」

唐竹權哈哈一笑，拍拍大肚皮，揚長而去。

直到唐竹權的背影消失之後，時九公才輕輕一嘆，道：「這個胖子眞沒規矩，整天老子前老子後的，若是老夫換了三年前的脾氣，早就把他的肚皮戳穿八十個大洞！」

× × ×

關狠的冰山勁掌力，的確厲害。

可是，孫一酸命不該絕，竟然在最危急的時候，遇見了唐竹權。

其實唐竹權出現在販馬鎮，並不是一件巧合的事。

因為唐也甜是他的堂兄，唐也甜早就已經和他聯絡好，在販馬鎮相聚！

唐竹權雖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但在許多方面而言，他却是一個抱打不平的遊俠。

別以為遊俠一定是英俊瀟洒的年青俠士。

胖胖大大，酒量號稱天下第一的胖子唐竹權，又何嘗不是遊俠哉？

別人有難，唐竹權例必奮不顧身相救，這是他一向的作風。

何況唐也甜是他的堂兄，所以，當他知道天地門內鬨之後，一直都很關心唐也甜的狀況。

孫一酸身中掌毒，唐竹權毫不猶疑，就把碧血靈芝丸給他服下。

碧血靈芝丸果具神效。

孫一酸體內掌毒立解，花五爺的臉色自然變得很難看。

× × ×

費大獅用鋼槍向龍城璧襲擊，但孫一酸和唐也甜同時把他攔住。

費大獅一聲暴喝，槍如電閃，向孫一酸的頭頂上刺去。

一槍五式，每一式俱是追魂槍。

孫一酸冷喝道：「好槍法。」

身形疾閃，把費大獅的槍全數閃開。

唐也甜奇招突出，伸手把費大獅的槍桿拿住。

費大獅出招極快，唐也甜能夠把他的鋼槍拿住，實在絕不容易。

費大獅倒退抽槍。

孫一酸已乘勢猛地一拳打向費大獅的臉龐上。

這一拳打得很紮實，力度委實非同小可。

費大獅的反應也不慢，立刻側臉閃開去。

可是，孫一酸眞正的殺着，並不是這一拳，而是他的左腿。

只聽得「砰」然一聲，費大獅整個身子在剎那間彈跳起來。

花五爺嘆了口氣。

費大獅這個人雖然很能討好自己，但他本身的武功，的確有限。

孫一酸這一腿踢得很重。

費大獅的下顎，已被這一腿踢成粉碎，他口腔內的三十二顆牙齒，最少已被震落了二十八顆。

費大獅滿嘴都是鮮血。

他還不服氣，挺槍仍欲再戰。

可是，他只是站在地上片刻，便再也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他沒有嘶氣。

可是他也再沒有力量能够再與別人拚命了。

唐也甜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像小鷄般掀了起來。

花五爺陡地大喝：「放手。」

唐也甜沒有放手。

龍城璧冷冷一笑：「費大獅這一個殺人如蔴的惡魔，今日已是他罪惡貫盈的時候。」

說着，把風雪之刀向前一送，就結束了費大獅的性命！

× × ×

關狠現在面對着的，是多年前的手下敗將唐竹權。

唐竹權的確曾敗在關狠的手下。

然而，那時候唐竹權的年紀很輕，武功還僅在初學的階段。

現在，這一對寃家又再狹路相逢了。

關狠雖然是瞎子，但唐竹權的聲音，他居然還能辨認得出來。

唐竹權淡淡一笑。

「眞對不起，你打了孫一酸一掌，却給老子用靈丹把他身上的冰山勁掌力解掉了。」

關狠冷冷一笑，他臉上的表情，就像花五爺的臉色同樣難看。

「你是關某的手下敗將，但聽說近來你的武功大有進步。」

唐竹權笑道：「老子的武功，天天都在進步。」

關狠嘿嘿一笑：「聽你的聲音，眞氣充沛，果然不是昔日吳下阿蒙。」

唐竹權道：「你雖然是個瞎子，但江湖上能够敵得過你的人並不多。」

關狠冷笑道：「別捧關某了，請發招吧。」

唐竹權不再客氣，五指箕伸，一爪就

向關狠迎頭抓下。

關狠雖是瞎子，但耳力聰敏，側身一閃，翻身便巳連消帶打，左四右六，一共十掌分別擊向唐竹權的頭、胸要害，

唐竹權哈哈大笑，笑得很放肆。

關狠心中一凜。

唐竹權的武功深淺尚在未知之數，但他用大笑之聲來掩着自己的出手，却巳令他不禁爲之頭疼。

關狠目不能視，只能憑聽覺來辨別對方怎樣出手。

但唐竹權一面出手，一面却哈哈大笑，笑聲粗豪宏量無比，顯然具有擾亂關狠聽覺的作用。

關狠怒喝一聲，罵道：「臭胖子，你欺負關某是個瞎子，故意用笑聲來擾亂，你簡直是個懦夫！」

唐竹權忽然就不笑了。

「老子不笑，你也一樣要敗在老子手下！」

關狠心中一喜。

顯然，自己用激將法，果然把唐竹權的笑聲遏止了。

唐竹權不笑，突然却全無聲息。

關狠又是一呆。

他自信自己的耳朵，能聽百步內葉落蚊飛之聲，何以唐竹權突然毫無聲响？

難道唐竹權完全不動？

就算唐竹權眞的僵立不動，他也可以聽到這個胖子的呼吸。

可是，唐竹權的呼吸聲音也停頓了。

關狠冷冷一笑：「臭胖子，你用龜息大法隱藏行動，並非高明之計！」

唐竹權仍然毫無動靜。

關狠摸不清楚對方的動向，索性也不動。

唐竹權究竟在哪裏？

× × ×

關狠不動。

唐竹權也不動。

原來唐竹權突然巳來到了關狠的背後不足三尺。

關狠的聽覺極其靈敏。

但唐竹權竟然能够站在他的背後三尺，而不讓他發覺。

這當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唐竹權辦到了。

他站在關狠背後，便完全摒息了呼吸，連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這是關狠意料不到的事。

突然間，關狠向前衝出三尺，「吧」聲一掌向前擊出。

唐竹權在他的背後，但他這一掌却向前擊出，當然擊了個空。

唐竹權仍然不動。

關狠突然回身，向後雙掌齊出。

從表面上看來，任誰都以爲他正在使用冰山掌力。

但實際上，他並非用冰山掌力，而是使用毒鏢。

十八枚毒鏢，像天羅地網般罩向唐竹權的全身。

很少人能在這種距離之下，避開這十八枚毒鏢。

但唐竹權例外。

當這十八枚毒鏢疾然射出之後，唐竹權的身子竟然一轉，又來到關狠的背後。

關狠的反應也極快，又扣住了六枚毒鏢，反手射出。

可是，他這六枚毒鏢，並不是射向唐竹權，而是射向了半空。

因爲唐竹權出手畢竟比他快了一步，關狠的雙脇下，俱巳中了五絕指。

篤！

篤！

兩聲悶响，同時响起。

關狠一雙空洞的眼睛，陡地向外凸了出來。

他發出了一聲怒吼，左腿連環飛踢。

可是，唐竹權這時候巳智珠在握，關狠這幾踢，只不過是垂死掙扎。

唐竹權忽然向後急退。

關狠又像個瘋子般，亂打亂劈，但力度巳軟弱了不堪。

龍城璧嘆了口氣，對孫一酸道：「關狠巳連中兩招，唐門五絕指法，霸道無比，他若還能活下去，倒是奇蹟了。」

花五爺的面色，陡地變得蒼白。

天下間雖然出現過不少奇蹟，但現在並不是奇蹟出現的時候。

只見關狠狂吼了幾聲，忽然就「咚」聲倒了下去，直挺挺的像一條死魚。

唐竹權呼了口氣。

「這瞎子好厲害，幾乎比老子還要厲害。」

言下之意，再明顯也不過了。

——最厲害的，到底還是唐竹權這個大胖子。

× × ×

販馬鎮巳變成了腥風血雨之地。

在這個市鎮裏，最大的莊院當然是花五爺的花家莊。

此外，還有雷家莊，柳家莊，鄧家莊和叢家莊。

花、雷、柳、鄧、叢五家族的勢力，當然以花家莊的勢力最大。

其次便是雷、柳、鄧、三個家族。

至於叢家莊，在販馬鎮的南端，這一個家族的人，根本就毫無勢力可言。

叢家莊的叢老太爺，是個著名的病秀才。

他從三十歲那年開始，便一直病到現在。

他今年巳八十歲。

一病就五十年，倒也是一件怪事。

他患的是甚麼病，沒有人知道，只知道他從未出門走動過。

花五爺也很少出門，但是並非絕不出門。

但叢老太爺却是一個從未出門的一莊之主。

所以，許多人在販馬鎮活了一輩子，連叢老太爺的樣子怎樣，也不知道。

然而，近年以來，叢家莊似乎有些神秘人物出沒。

這種事，販馬鎮上也沒有甚麼人知道，除了花五爺之外。

× × ×

花五爺是地門中第二把交椅的人物。

他在販馬鎮中，秘密養精蓄銳，而且還負起調查天門一系人物動向的任務。

孫一酸在販馬鎮的行動，他早巳瞭如

指掌。

但他一直按兵不動。

近年來，他又發覺一直平淡無奇的叢家莊，有點蹊蹺。

叢老太爺病了五十年，究竟是眞的病，還是裝病？

換而言之，叢老太爺本身巳是一個神秘人物。

花五爺更查出，叢家莊近年來，偶然會有些神秘人物出沒。

這些神秘人物之所以神秘，是因爲他們並非普通百姓，而是身懷武功的高手。

販馬鎮本是一個民風純樸的市鎮。

在這裏，沒有甚麼惡霸，也沒有甚麼武林人物。

但叢家莊的動態，却令花五爺覺得事有可疑。

到了後來，花五爺才查出，原來叢老太爺是個秀才，他一向反對兒子練武。

所以他的三個兒子，都是讀書人。

但他的第三個兒子，却秘密地聘請了幾個教頭，回到叢家莊教他武功。

花五爺還以爲叢家莊會有甚麼不軌的行動。

直到他查淸楚這件事情之後，總算吐了一口氣。

然而，事情的眞相，是否眞的如此？

× × ×

在叢家莊的後園裏，有一叢濃密的矮樹。

這一叢矮樹的名字，叫「旦旦」。

旦旦樹是種很特別的樹，不知道其中厲害的人，自然會覺得這種樹平平無奇。

但如果有人接近旦旦樹，又不愼給樹葉碰着的話，他就會變成一個倒霉的人。

原來這種樹的葉子，含有劇毒，用這種葉子泡茶喝下，固然非死不可，便是給葉子碰在身上，也會渾身肌肉霉爛，不出三天之內，便會魂歸極樂。

叢家莊外表看來毫不令人起眼。

但這裏甚麼爲會種着這些毒樹？

同根相殘　天崩地裂

在販馬鎮裏，除了年紀極老的一輩，誰都沒有見過叢老太爺。

但即使是年紀極老的一輩，他們在五十年前見過叢老太爺，相隔五十年後，又有誰能認得出叢老太爺的面目？

在五十年以前，叢老太爺也不是老太爺。

那時候販馬鎮裏的人，都稱呼他叢學究。

然而，現在的叢學究，是否還活着的呢？

販馬鎮上有部份人，存着這個疑問。

他們懷疑叢老太爺巳去世。

不過，他們的懷疑並不正確，叢老太爺仍然活着，而且精神比誰都旺健。

這一點，顯然是販馬鎮上的人所料不及的。

當孫一酸的馬場正在打得天翻地覆的時候，叢老太爺正站在這一叢旦旦樹的面前。

四週無人。

叢老太爺忽然蹲身，把園裏的一塊大青磚掀起。

大青磚一掀卽起。叢老太爺把大青磚擱在一旁，只見地下有一條深坑。

深坑之內，有一個機關掣樞。

叢老太爺把掣樞一扳，然後又把大青磚鋪回原處，只見那叢旦旦樹居然就向兩旁移動。

旦旦樹會移動，這種事的確奇怪。

但更奇怪的事繼續發生。

只見旦旦樹向兩旁移動之後，中間又裂開一道缺口。

這個缺口很大，缺口下竟然有火光。

叢老太爺神色肅穆。

當旦旦樹移動停止之後，這個缺口巳可以容納一個人跳下去。

叢老太爺毫不攷慮，果然是眞的跳了下去。

他跳了下去，旦旦樹又再移動，合在一起。

從外面看來，一切都回復原狀，誰都不知道這個「病」了五十年的叢老太爺，巳鑽到了旦旦樹的底下！

× × ×

在旦旦樹之下，原來是一條秘道。

叢老太爺敢以保證，這一條秘道，除了他自己之外，世間上就只有兩個人知道的。

秘道並不很長，只有數十丈。

秘道的兩旁，都燃點着火炬。

叢老太爺剛下到秘道，立刻就聽見一個蒼老的聲音响起：「是不是叢安？」

叢老太爺連忙恭聲回答道：「正是老夫。」

那蒼老的聲音緩緩道：「進來。」

叢老太爺道：「遵命。」

說着，一步一步向秘道之東而去。

頃刻，秘道巳到盡頭。

前面只有一幅鐵牆。

陡地，鐵牆「呀」聲從中裂開，露出了一座寬闊，但却陰沉無比的大堂。

叢老太爺輕步而入。

鐵牆又再復合。

大堂中央，有一盆火爐。

爐火燃燒得並不很猛烈，火光掩映不定。

在大堂左首，盤膝坐着一個白袍的老人。

白袍老人的鬍子很長，但却並非白色，也不是黑色，而是焦黃如土。

白袍老人的後面，還坐着了一個黃衣漢子。

這個黃衣漢子的年紀巳不輕，但臉上的神情，却幼稚得令人不敢相信。

白袍老人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外面的情况怎樣了？」

叢老太爺稽首答道：「花五爺巳開始發動了攻擊行動，刻下正與本門高手激鬥之中。」

白袍老人語聲平靜：「看來這一場浩刦，實在無法避免。」

叢老太爺道：「老夫身爲天門秘密特使，願以鋒將身份與婁嶽等決一死戰。」

白袍老人咳嗽一聲，道：「天門能有爾等忠義之輩，實乃蒼生萬幸，但飛鯊魚用兵詭詐，不宜强逞匹夫之勇。」

叢老太爺道：「照方大俠之見，又當

如何？」

白袍老人微微一頓，道：「玉輝資質庸劣，門主一職，無法勝任。」

叢老太爺舉目向那黃衣漢一瞥，忍不住搖首輕嘆。

那個黃衣漢，就是天神地魔唯一的兒子方玉輝！

而眼前的白袍老人，就是天神方傲白的胞弟方天環。

飛鯊魚一直想找尋的一對叔侄，原來竟然就在販馬鎮內。

這一點，顯然大出婁嶽和花五爺意料之外的。

方天環又接下去說道：「不過目前天門最重要的並不是委立門主，而是要團結聯手對付婁嶽。」

叢老太爺原來是天門的秘密特使，這是一項極大的秘密，當天地門還未分裂的時候，方傲白便已羅致了這一個絕頂高手在天門中，而且知道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

叢老太爺武功極高，但販馬鎮上完全沒有人知道，還以為他是一個多病老人。

他有三個兒子。

這三個兒子也有極高强的武功。

但販馬鎮上的人，亦不知情。

直到花五爺開始注意叢家莊的時候，叢老太爺却巧妙地安排計策，使花五爺以為在叢家莊出沒的武林高手，是他兒子的師父。

其實，那些武林人物，都是最近加盟天門的高手。

地門不斷招兵買馬，養精蓄銳務求與天門決一死戰。

而天門也是如此。

局勢怎樣發展下去，這是誰都不能逆料的事。

× × ×

在孫一酸的馬場上，花五爺就像是一隻想把人連皮帶骨都吞下去的獅子。

他那雙陰沉、充滿怒意的目光，正直盯在龍城璧的臉上。

龍城璧不怕惡人。

毒獅子花五爺在江湖上兇名赫赫，他也不怕。

他正等待花五爺的攻擊。

但花五爺沒有出手。

他只是冷冷的對龍城璧說道：「閣下與天地門為敵，將來一定會後悔莫及。」

龍城璧淡漠地一笑：「天地門？憑你這個老魔頭，就能代表天地門？」

花五爺道：「天地門的門主，將會是鯊王！」

龍城璧道：「誰是天地門的門主，龍某不管，但你濫殺無辜，罪孽深重！」

花五爺嘿嘿道：「放肆！」

「肆」字才出口，花五爺的手中已撒出一撮彈丸，彈丸一着地，立刻就散出無數道紫色的烟霧。

龍城璧一聲大喝，身形拔高八尺，飛躍避過。

唐竹權大聲道：「這個老王八想借烟遁！」

雖然他看來胖大笨鈍，但反應却比誰都快捷！

果然，花五爺確是存心逃遁。

龍城璧並不容易對付，唐竹權又把關狠殺死，形勢對花五爺自然很不利。

花五爺是毒獅子，也是老狐狸。

他既知道纏鬥下去的結果，會對自己不利，那麼倒不如逃之夭夭，等待形勢有利的時候再度出擊。

人貴自知。

花五爺並不逞强，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

但龍城璧已決定要與毒獅子拚到底，他想溜，龍城璧自然窮追。

花五爺平時不喜歡騎馬，他只喜歡坐轎子。

但現在，他在最短促的時間之內，躍上了一匹烏蹄馬的馬背上。

這一匹烏蹄馬，是孫一酸馬場中最快的一匹馬。

花五爺雖然不喜歡騎馬，但他一眼便已看出馬場裏最好的馬，就是這一匹。

龍城璧揮刀追殺。

花五爺又是一蓬毒砂同時撒出。

龍城璧一閃之後，花五爺已策騎烏蹄馬，飛馳而去。

花家莊餘下來的人見狀，俱都四散奔竄。

龍城璧冷冷一笑。

花五爺逃走了，但事情還未解決。

他現在唯一最關心的，就是千岩崗上的司馬血和衞空空。

戰火四處燃起。

千岩崗的情況又變得怎樣？

× × ×

十野林被燒光之後，靜堡就像一個沒有穿着衣服的女孩子，光禿禿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項烈火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他忽然問司馬血：「你有沒有勇氣闖進靜堡裏？」

司馬血笑而不答。

衞空空淡淡一笑，對項烈火道：「你問他有沒有勇氣，未免太多餘了。」

項烈火道：「咱們現在就衝進去，你們說怎樣？」

衞空空道：「項寨主，剛才靜堡裏傳出了鼓樂之聲，你可知道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項烈火道：「莫非這是空城計？」

衞空空點頭道：「項寨主說對了，如果在下沒有猜錯，此刻靜堡之中，根本就沒有甚麼高手在內。」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所以咱們衝進去，絕不會遭遇到巨大的反抗力。」

項烈火說道：「高空馳是靜堡的堡主，他孤身出堡，難道堡中已無精英高手在內？」

司馬血道：「靜堡的高手，也就是地門的高手。」

衞空空微微一笑，道：「我敢保證，飛鯊魚絕不會在靜堡之內。」

司馬血接道：「不但飛鯊魚不在靜堡，便連靜堡裏原來的高手，也已被調派到另一個地方。」

項烈火悚然一凜。

「難道婁嶽已調派了靜堡的高手，去對付天門三老？」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我倒希望你

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司馬血却搖搖頭，冷冷的道：「婁嶽心存大慾，天門三老一直是他攻擊的主要對象，天門三老若有不測，地門就會控制了大局。」

衞空空道：「還有酸甜苦辣四大高手呢？」

司馬血道：「江湖四異固然也是天門的主力份子，但若論聲望與經驗，以至於武功，則仍難與天門三老比擬。」

衞空空道：「據說天門三老並不主張與地門中人為敵。」

司馬血道：「這就是天門本身內部也呈分裂的主要原因。」

衞空空道：「既然如此，婁嶽又怎會對天門三老下手？」

司馬血道：「世間上的事，每天都在變化，天門三老雖然不想對付地門，但形勢急劇轉變之後，又有誰能保證天門三老不會改變主意。」

項烈火鐵青着臉，道：「無論如何，咱們首先要攻破靜堡。」

司馬血不反對。

衞空空也不反對。

金獅寨人馬衆多，要進攻靜堡，倒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雖然他們認為靜堡中已變成一座實力空虛的堡壘。

但這只不過是一種推想而已，仍待事實的證明。

項烈火一聲令下，金獅寨中人全面進攻。

還有那十幾個黑衣武士，亦不甘後人，奮身闖堡。

在想像中，要攻破靜堡，最少也要花費一番功夫，和經過一番激烈的搏鬥。

但結果却順利得很。

靜堡之中，根本就已沒有甚麼高手存在，有的只是武藝平凡的庸手。

金獅寨很容易就把靜堡攻下。

飛鯊魚不在靜堡之中，連靜堡裏原有的高手也已不知去向。

司馬血的臉色一沉。

他立刻問項烈火：「天門三老在甚麼地方？」

× × ×

薄霧之晨，谷中無風。

這裏本是一個無名的山谷，山谷之外，密林延綿數百里，林中深處，終年不見陽光，豺狼虎豹，經常出沒。

這種地方，本就是杳無人跡，此谷自然無名。

但現在，這一個山谷中已有了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就叫「天門谷」！

× × ×

天門谷。

天門三老就在這裏，隱居十八年。

這三個老人雖然不問世事，但天地門的紛爭，他們仍然是關心的。

自從十八年前，天神地魔相繼逝世之後，天門三老就帶着一批自願跟隨他們的心腹手下，來到這裏，過着避世的生活。

天門谷雖然與世外隔絕，但天門中的其他人，還是知道了天門三老的下落。

叢老太爺在販馬鎮給人的印象，是五十年來足不出戶。

但實際上，叢老太爺是天門的秘密特使，他經常利用秘道的另一個出口，在江湖上易容到處行走。

這一點，是連花五爺都查不出來的。

天門谷到訪最頻密的，也就是叢老太爺。

天門三老雖然不同意天門與地門相爭殘殺，但叢老太爺輩份極高，足與天門三老平起平坐，所以天門三老亦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每次到訪，例必三人親自出迎接見。

但談來談去，仍然難以獲得一個具體的結果。

天門三老不願意與婁嶽為敵，這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

但近來，事情又有了一點轉機。

由於地門中人的行動，越來越是激烈，雖然天門不去侵犯地門，但婁嶽和花五爺都顯然有吞併天門的決心。

天門三老開始考慮叢老太爺的建議。

天門谷中衆人，經過了十八年的潛心修練，武功俱大有進展。

尤其是天門三老，他們所練的天門三才陣，已在兩年前大功告成！

三老聯手，就算飛鯊魚再厲害，亦不足懼。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就在這個薄霧無風的清晨，突然發生——

× × ×

天門三老的老三，姓梅名九眞，外號「霹靂箭神」，他的霹靂箭，曾在九夷峯下，連殺九十二名强盜。

梅九眞不但箭法厲害，一桿擎天銅矛，也幹過不少驚人的大事。

二十年前，有五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道士，憑着五柄魔劍，橫掃關中羣雄，還創立了一個「五道教」。

五道教是邪教，每月祭壇作法，俱要活宰小孩，作為祭品。

梅氏十絕看不過眼，聯手向五妖道宣戰。

梅氏十絕是江湖上著名的十大遊俠，其中三人使劍，三人使刀，而另外四人，也是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

可是，梅氏十絕與五道教一戰之後，只能夠把五妖道的道袍割破，但梅氏十絕就立刻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九死一生」。

梅氏十絕只剩下了一絕，而且也已被卸去一臂。

這個唯一餘下來的，就是梅九眞唯一的侄子。

梅九眞生平甚麼事都不在乎，但對於這個侄子，却是非常緊張。

當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立刻就帶着擎天銅矛，去找五妖道算賬。

五妖道看見梅九眞的時候，同時放聲大笑。

他們覺得姓梅的人，都是酒囊飯袋。

梅氏十絕都奈何不了五道教，又何況是區區一個姓梅的老人？

可是，他們的笑聲還未落下，就已經有兩個人同時死在梅九眞的暗器之下。

梅九眞平時很少用暗器。

但他不出手則已，一經出手，五妖道

就連看都未曾看清楚，便已損折兩人。

其餘三妖道臉色齊變，不敢再大意，揮劍向梅九眞進攻。

可是，梅九眞的擎天銅矛，威力遠在他們意料之外。

十招之內，又有一人喪生。

其餘兩妖道見勢色不對，連忙沒命奔逃。

可是，梅九眞的霹靂箭却令他們無所遁形，兩箭射出之後，五妖道就同時報銷了帳。

自此一役，江湖中人又給了梅九眞一個外號，稱爲伏妖天師。

× × ×

伏妖天師已有多年未曾伏妖。

然而，他的箭法仍在。

他的擎天銅矛，比起二十年前，又增强了不少威力。

江湖上每一個姓梅的人，都絕不會忘記二十年前，他爲梅氏宗親爭了一口氣。

現在，梅九眞老了。

但他並非衰老，而是越老越强，越老越辣。

在天門谷外，有不少豺狼虎豹，正是狩獵的好去處。

梅九眞很喜歡狩獵，每個月都總要出谷幾次，他曾經在一個上午，殺死八條兇悍的野狼。

在一個薄霧無風的清晨，梅九眞又去狩獵。

與他隨行的，共有六個身裁魁梧的漢子。

這六個漢子，都是天門中最喜歡狩獵的。

可是，在這個清晨，他們還沒有發現豺狼虎豹，就發現不遠處一株大樹上，吊着三個人。

梅九眞的臉色一變。

因爲這三個人，只有上半截身子。

而下半截身子，却已不見了！

× × ×

三具恐怖駭人的死屍！

血跡早已乾透，屍身也開始發霉。

不但發霉，而且發臭。

但梅九眞還是一眼便認出這三個人，就是長安城外八十里白刀館的白刀三義。

白刀三義傅智翬、岑寒保和巢清鶴，在長安城外創立白刀館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

白刀館在江湖上的聲名並不响亮。

但白刀三義的武功，却絕非泛泛之輩可比。

而最重要的，就是白刀館本來就是天門三十二個分舵中實力最雄厚的一個。

江湖上的人，並不知道白刀館與天門原來有如此深厚的關係。

但梅九眞當然知道。

而且，白刀三義更是他一手提拔出來的。

但現在，白刀三義已被人用最殘酷的手段殺死，而且還懸屍在天門谷之外。

梅九眞感到憤怒。

無比的憤怒！

但他沒有輕舉妄動，他知道敵人已來到了這裏。

樹茂林密而陰森。

敵人究竟躲在甚麼地方呢？

× × ×

梅九眞狩獵的興緻已完全消失。

他現在不想殺野獸。

他只想殺人。

殺那些害死白刀三義的人。

與他隨行的六個漢子，臉上木無表情，但却已暗中在磨拳擦掌。

他們十多歲的時候，就已跟隨天門三老來到了天門谷。

十八年來，他們的武功不斷地增進。

但他們一直都沒有機會一試自己的身手，最大不了就是跟隨梅九眞出外狩獵。

然而，他們現在畢竟正當年富力强，血氣正盛。

他們的心中，都有一種渴望。

他們渴望能夠用自己的武功，把江湖上的敗類一一誅滅。

現在，機會是不是已經來臨嗎？

× × ×

三具半截的死屍，已被解下。

梅九眞把擎天銅矛插在泥土上，一雙鷹隼般的銳利目光却盯着十丈之外的一棵大樹。

這一棵大樹，比懸掛着三具死屍的大樹更粗大一倍。

梅九眞突然一聲巨喝：「樹後的人，統統給老夫滾出來！」

大樹之後，仍然毫無動靜。

六個漢子面面相覷。

他們以爲梅九眞看錯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大樹後忽然一團黑影，直飛過來。

六個漢子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條野狼。

不過，這條野狼並不是活的，而是一條早已被人割斷了咽喉的死狼！

死狼居然也會撲過來，倒也是一件怪事。

梅九眞突然大聲道：「退後，狼屍有炸藥！」

六個漢子聞言，立刻急退。

狼屍之中，果然眞的藏有炸藥，幸好七人閃避得快，否則必然被炸成肉醬。

只聽得砰然一聲巨响，狼屍被爆開，血肉橫飛！

梅九眞大怒，喝道：「甚麼人？鬼鬼祟祟的？」

大樹後傳來了一個人陰冷的聲音：「梅九眞，久違了。」

梅九眞的臉色，陡地一變。

「婁嶽！」

大樹後陰冷的聲音又再响起：「一別十八年，還能認得出本王的聲音，難得！難得！」

梅九眞突然彎弓搭箭，向林中一棵大樹的樹梢上射去。

霹靂箭呼嘯脫弦而出，其勁之速，令人難以想像。

就在同時，樹梢上立刻响起一陣慘呼之聲，然後，一個灰衣人從半空中掉落。

婁嶽冰冷的聲音又道：「霹靂箭神，果然厲害！」

梅九眞冷冷道：「婁嶽，你未免太過份了。」

婁嶽不再說話，緩緩從大樹之後現身而出。

他的額上，刺繪着一條形狀兇猛的鯊魚。

他的手裏，握着一柄形狀奇特的武器，這就是飛鯊棍。

飛鯊棍雖然名爲棍，但棍的尖端，却排列着三把足以削斷黑熊頸子的短鋼刀。

既是棍。

也是刀。

梅九眞冷冷一笑，道：「地杖已在你手裏，爲何棄而不用？」

婁嶽嘿嘿笑道：「地杖用途極大，本王決不會輕易把它展露。」

梅九眞「呸」一聲，道：「你想得到方、杜兩位門主的武功，那是做夢。」

婁嶽突然縱聲大笑：「本王能否得到那五塊豹皮，並不要緊，只要把天門中人，全部殺光，也是一樣。」

梅九眞冷冷一笑：「咱們三老，本無意與地門爲敵，現在形勢轉變，這是你自取其咎。」

婁嶽不再說話。

殺氣已籠罩着整個森林。

他也早已佈下了殺人的雄師，他要把天門谷變成屍橫遍野之地！

× × ×

梅九眞手持擎天銅矛，那份懾人的氣勢，果然不愧是一代名師風範凜然。

婁嶽一聲令下，數十個灰衣武士就突然從四方八面，同時湧出。

那六個跟隨着梅九眞的漢子，登時臉都靑了。

他們雖有行俠江湖之心，但刹那間面臨如斯强敵，竟然有胆怯的跡象。

梅九眞看在眼裏，不由地暗嘆了一口氣。

天門谷就在不遠，他知道老大和老二一定會趕來營救。

剛才那隻死狼的爆炸聲浪，實在驚人，天門谷中人一定可以聽得見。

梅九眞的想法，並無錯誤。

但地門中人，已發動了全面性的攻擊行動。

跟隨着梅九眞的六個漢子，武功都頗高强。

可是，敵人的力量，也絕對不弱。

一經接戰之後，六個漢子立時處於下風，三十招之內，已有兩人陣亡。

梅九眞怒目圓睜。

婁嶽也目光一閃，飛鯊棍像一桿鋼槍般向梅九眞的胸膛上刺去。

刀中有棍。

棍中有刀。

飛鯊棍威力强大，梅九眞居然不敢硬接。

婁嶽得勢不饒人，每一招都想把梅九眞逼入絕路。

梅九眞一聲冷笑，擎天銅矛開始反擊婁嶽。

婁嶽的身形變動極快，彷彿一股急劇轉動的旋風。

梅九眞矛出如電，忽然驟施殺着，矛尖直向婁嶽的心窩刺去。

這一矛刺得很兇猛。

但婁嶽却用飛鯊棍將這一矛震開。

梅九眞目光一閃，矛勢突變，疾點婁嶽雙肩。

婁嶽忽然轟聲猛喝：「左右魔使！」

一聲猛喝之下，梅九眞站立着的地方，突然冒出了兩支劍。

劍是黑色的。

但黑劍很快就變成了紅劍。

因爲兩支劍鋒，都已染滿了梅九眞的鮮血。

× × ×

劍從地底冒出。

一出即擊。

一擊即中。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去，這兩劍都刺得很漂亮。

但這種暗殺的手段，却又顯得卑鄙得無以復加。

白刀三義巳死在地門的襲擊之下。

而這兩個從地底冒出來的人，却是白刀館的死對頭——黑劍堂的兩位堂主。

黑劍堂的成立，比白刀館更遲。

毫無疑問，黑劍堂的成立，完全是爲了針對白刀館。

婁嶽呼喚的左右魔使，就是黑劍堂的兩位堂主——荊鐵鋒和荊鐵刄昆仲。

自從十五年前山西荊家堡主「八臂大仙」荊量海逝世之後，他的兩個兒子一直就沒有回過荊家堡。

原來他們已秘密地加盟在地門旗下。

梅九眞活了一大把年紀，江湖經驗非常老到。

但他却料不到，竟然會有兩支劍，從地下冒出，在他的心窩上同時狠狠刺下。

梅九眞滿嘴鮮血。

他的胸膛也滿是鮮血。

荊鐵鋒、荊鐵刄兩人同時向兩旁飛越開去。

倏地，梅九貞的擎天銅矛，竟然從中斷開，一分爲二。

擎天銅矛能够一分爲二，已使人爲之驚訝。

但更出人意表的一着，同時施展。

颼！

颼！

兩截分開了的銅矛，如箭般向荊鐵鋒、荊鐵刄昆仲背上射去。

荊鐵鋒、荊鐵刄皆是悚然一驚。

他們已看出梅九貞已處於垂死邊沿。

但却想不到梅九貞死前的一擊，猶具有如此威力。

荊鐵鋒、荊鐵刄急急閃避。

然而，驚天銅矛的去勢，實在比他們的身形更快一點點。

就是這麽一點點之勢，兩截分開了的銅矛，一齊射進了荊氏昆仲的背心之內。

荊鐵鋒一聲慘叫。

荊鐵刄却連慘叫之聲也沒有叫出，整個人就已倒在血泊之內。

梅九貞一擊得手，却再也支持不住。

「婁魔頭，你好毒辣的手段……」

「噗」一聲，梅九貞和荊鐵鋒相繼倒了下去。

婁嶽的臉上，露出一陣陰險而洋洋自得的微笑：「常言有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只怪你太大意而已。」

× × ×

霹靂箭神梅九貞被殺之際，辛宇興看得比誰都更清楚。

辛宇興是天門三老的老二。

當他在天門谷中練功的時候，突然聽到森林中傳來一陣爆炸聲音。

在天門谷裏，他甚麽聲音都聽得多。

猿啼，虎嘯，餓狼的嗥鳴，以至毒蛇過樹的沙沙聲響，他每天都聽過不少。

甚至有一次，他在屋裏睡醒之後，突然發覺背後站着一隻超過五百斤重的大黑熊。

但這些事情，都不會令他吃驚。

住在這種地方，本就是與各種兇猛野獸爲隣，所以再兇猛的野獸呼嘯音，他都會無動於衷。

然而，這一陣爆炸的聲音，却令他呆住了。

野獸不會燃爆炸藥。

顯然，天門谷外，已來了一批陌生的敵人。

同時，他更知道梅九貞已帶着六小子到處狩獵。

那六個漢子，辛宇興習慣稱呼爲六小子。

六小子在天門中，工作勤力，練武也勤力，而且爲人忠厚，有俠義心腸，一直都很得到辛宇興的寵愛。

當爆炸聲響起之後，他立刻就帶着五個武功相當的弟子出谷，去看過究竟。

誰知他來到爆炸的地方，第一幕呈現在他眼前的，就是荊氏昆仲從泥土中飛躍而出，暗殺梅九貞。

辛宇興的年紀，比梅九貞略大一些。

這兩人感情極爲深厚，早在六十年前，便已是生死之交。

六十年來，兩人的友情一直沒有改變過。

友情是人類寶貴的財富。

當辛宇興看見梅九貞被殺之際，他彷彿心窩也被人刺了無數劍！

雖然荊氏昆仲到底還是死在梅九貞的擎天銅矛下，但梅九貞也同時死了。

如果你看見一個相識了六十年的老朋友被殺，心頭會有甚麽感覺？

悲傷？

憤怒？

還是驚惶？

辛宇興的感覺却是悲傷、憤怒、驚惶三種情緒同時交集。

他立刻把目光放在婁嶽的臉上。

「婁嶽！」

「原來是你幹的好事！」

辛宇興渾身都在發抖。

而婁嶽却不停地在發笑。

笑聲綿綿不絕，在大笑聲中，婁嶽射出了一蓬毒針！

× × ×

天門谷外，已變成殺聲四起的地方。

翔雲老人在天門谷中，神態肅穆，臉上發着憤怒的光芒。

翔雲老人，就是天門三老的老大。

現在，他知道地門已向天門谷發動全面性的攻擊行動。

天門谷雖然在林中深處，但翔雲老人絕對沒有把自己的武功荒廢。

他的武功，已遠勝十八年前。

可是，他並無與世爭雄之心，他勤練武功，只是爲了對武功具有極濃厚的興趣而已。

梅九貞被殺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翔雲老人的耳中。

現在，林中的戰況，更趨激烈。

辛宇興正與婁嶽纏鬥得難分難解。

翔雲老人不再猶疑，立刻帶領天門谷中全部精英高手，傾巢而出。

他不能猶疑。

也不容他猶疑。

敵人已來到了天門谷，翔雲老人已絕對無法逃避。

十八年來，他一直都反對天門與地門爲敵！

但現在，他終於後悔了。

× × ×

辛宇興本來是和飛鯊魚婁嶽纏鬥在一起的。

但婁嶽與他交戰了三百招之後，立刻又飄然退開。

他退了開去，却換上了三個青髮紅衣，手持毒刀的怪人。

這三個人的頭髮青綠，衣飾怪異，顯非中土人氏。

他們的刀法，也奇怪無比，明明是一刀向前砍來，却又忽然變成一刀向上劈至，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兼且刀鋒藍森森的，顯是淬有奇毒，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辛宇興立刻又陷入了惡戰之中。

婁嶽却悠然地站在一旁，把飛鯊棍插在地上，靜靜地觀看別人在拚命。

隨同梅九貞狩獵的五人，雖然武功不弱，但敵衆我寡，實力太過懸殊，業已先後相繼被殺。

好一場浩刼。

辛宇興極力對抗三怪人，他想親手殺了飛鯊魚婁嶽，爲梅九貞和六小子報仇。

但那三個青髮怪人的刀法，奇詭無比，三十招內，已把辛宇興逼得險象環生。

婁嶽轟聲大笑。

辛宇興突然覺得左臂一痲，原來已中了毒刀。

三個青髮怪人同時加强攻勢。

辛宇興的臉色，由灰轉白，再由白轉爲死灰之色。

他額上斗大的汗珠涔涔而下。

那些汗竟然是淡紅色的。

婁嶽的笑聲更響。

「辛老二，你完了，蛇蝎魔刀的毒力，已在你的頭頂上發作！」

辛宇興身子搖搖欲墮。

婁嶽的說話，並非危言聳聽。

辛宇興簡直已毫無還手之力。

倏地，血光一閃。

三個長髮怪人的刀，同時斬在他的頸子之上……

× × ×

這三個青髮紅衣，手持毒刀的怪人，就是苗疆蛇蝎族的三大族長。

婁嶽爲了要擴展地門的實力，不惜遠赴苗疆，把邪惡的蛇蝎族網羅在地門的旗下。

這三個青髮怪人，個子最高的就是蛇蝎族的族長杜贊。

而其他兩人，則是兩位副族長雷可，萬徹摩。

杜贊的刀法最陰險，辛宇興就是被他用毒刀擊中，以致敗陣身亡的。

當翔雲老人來到這裏的時候，杜贊正要用毒刀把辛宇興的頭顱割下。

翔雲老人看得呆了。

萬徹摩一看見翔雲老人，立刻就揮刀向他的腰間削去。

這一刀削得很快。

但，翔雲老人的手，比萬徹摩的刀更快。

翔雲老人的左手，青筋暴現，但他抓向萬徹摩手腕的右手，却變成紫紅之色。

萬徹摩急急撤刀。

但翔雲老人出手快如閃電，他已避不開去，唯有運勁抗拒翔雲老人這一抓。

可是，翔雲老人的右手，竟然赤熱如同火烤。

萬徹摩一聲驚呼。

他那隻曾經苦練二十年刀法的右手，竟然活生生的給翔雲老人連皮帶骨扯脫下來。

「卜」的一聲，血花激濺。

雷可看見萬徹摩右手被扯脫，心胆俱裂，原本衝前的身子竟然立刻倒退兩步。

杜贊大怒，一掌就向雷可的臉摑去。

雷可無奈，只好又再揮刀衝前。

杜贊也揮刀而上，一連七刀，把翔雲老人的袍袖登時削裂。

但翔雲老人却又已經把雷可的頸子捏斷。

杜贊這一次臉色變了。

變得比雷可的臉還難看。

只見雷可的臉，眼耳口都擠在一起，眼淚，鼻涕，嘴中的鮮血，都一齊噴了出來。

杜贊雖然是苗疆一等一的高手，但他竟然看不出翔雲老人是用甚麽武功扯脫萬徹摩的手，和捏斷雷可的頸子的。

但無論翔雲老人用的是甚麽武功，這種武功却一定非常可怕。

杜贊是苗疆的高手。

他也是苗疆的第一號勇士。

他具有貞正武士的本色。

武士本色，也是英雄本色。

英雄不怕死。

就算明知送死，他也不怕。

但這種英雄，是不是英雄得悲哀了一點？

× × ×

萬徹摩的右手被折斷，婁嶽看得比誰都清楚。

翔雲老人一直都很少與別人動手。

直到現在，婁嶽總算大開眼界。

翔雲老人用的武功，是「星沉月落金剛手」。

金剛手本是少林南支的一種武功，比大力金剛掌還更威猛一籌。

但星沉月落金剛手的始創者，却不是少林的僧人，而是一個在湖邊賣鮮魚的小老闆。

這一個小老闆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練成了一套很厲害的拳法。

他並不是一個很喜歡與人爭强好勝的人。

但有一次，他偶然遇見了一個强姦女人的和尚。

這種事，他還是第一次遇上，而且被强姦的女人，還是他的師姐。

小老闆怒不可遏，立刻與和尚拚命。

那和尚年紀不輕，從外貌看來，是一個德高望重，老成持重的中年和尚。

然而，人不可以貌相。

這個看來老老實實的中年和尚，其實比採花淫賊還更不老實。

他就是一百年前，有少林兇僧之稱的普叮大師。

少林寺在一百年前，都差不多給這個狂妄的叛徒丟盡了清譽。

但少林寺找了二十年，還是沒有把普叮大師這個叛徒拿下。

小老闆自信拳脚功夫了得，以爲三拳兩脚，就可以把這個和尚重重教訓一頓。

可是，被教訓一頓的不是和尚，而是小老闆。

小老闆能够檢回一條性命，已是萬幸了。

直到半年之後，他才能在病床上走下來。

他痛定思痛，在病床上療傷的時候，不斷思索普叮所使用的武功，研究他如何出手。

後來，他去找周四公。

周四公是當年江湖上十大高手之一，也是小老闆的師伯。

周四公原本不想理別人的事。

但小老闆是他的師侄，師侄被少林兇僧打傷了，這種事他不能不管。

然而，普叮大師用的是金剛手，想把普叮大師打敗，除非能練成一種比金剛手

更厲害的武功。

周四公不愧是武學宗師，他的腦筋動得很快，居然閉關半年，就給他悟創出一種能够尅制金剛手的武功。

這種武功，就被定名爲星沉月落金剛手。

而這個小老闆，也就是翔雲老人的父親。

翔雲老人的父親從周四公那裏，把星沉月落金剛手練成，再在江湖上流浪了三年，終於再度找到了普叮大師，而且惡戰三百招之後，把這個聲名狼藉的少林兇僧活活揑死。

翔雲老人家學淵源，早把星沉月落金剛手練成，並且在三十年前加入天地門。

天門三老之中，武功最厲害的，自然就是翔雲老人了。

婁嶽看準形勢，務求一擊即中，要把天門谷變成死谷。

要殺絕天門谷的人，翔雲老人是最主要的目標。

現在，苗疆蛇蝎族三族長已倒下了兩個，只剩武功最高的杜贊衝殺而上。

婁嶽很滿意。

杜贊果然是一個不怕死的人。

怕死的人要死。

不怕死的人也一樣會死。

所以，杜贊也死在翔雲老人的星沉月落金剛手之下。

他的死狀，比雷可更慘。

但他沒有半點埋怨。

既不埋怨別人。

也不埋怨自己。

勇士！

無論這種勇士是否愚蠢，是否悲哀，他的奮戰精神，的確令人感到欽佩。

世間上有許多令人不可理解的事。

杜贊爲人陰險，刀法也陰險。

一個如此陰險的人，斷不會是一個出色的勇士。

可是，他却例外。

可惜他死在翔雲老人手下的時候，婁嶽的臉上，不但毫無悲哀的神色，反而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

他是否已看出了翔雲老人武功上的破綻？

× × ×

星沉月落金剛手，把蛇蝎族的三大族長徹底擊敗。

婁嶽的臉上，却露出了冷森的微笑。

「好！殺得好！」

萬徹摩是三人中唯一還活着的，他聽見婁嶽的說話，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鯊王果然是個魔王，杜贊跟隨着他，眞是瞎了眼睛！」

萬徹摩是苗人，但漢話他倒是聽得懂的。

婁嶽忽然冷冷的對萬徹摩道：「退下，難道你想連左手也被他折斷？」

萬徹摩疼得渾身都是冷汗，雖然心中對婁嶽有所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好依言退了下去。

翔雲老人一笑，笑意中充滿了仇恨的火燄：「婁嶽，老夫看錯了你！」

婁嶽攤了攤手，道：「你一直以爲本王不會襲擊天門谷，甚至以爲我不會找到這種地方？」

翔雲老人冷冷道：「你說對了。」

婁嶽陰森森地盯着翔雲老人，對他說道：「你的年紀已老，而且不喜歡冒險，所以，你揀選了這種地方，準備在此安享晚年。」

翔雲老人深深抽了口氣。

婁嶽的說話，並沒有錯。

「可是，你做錯了一件事。」

翔雲老人忍不住問：「老夫做錯了甚麼？」

婁嶽長長嘆息一聲：「你不應該收留方天環叔侄在天門谷裏！」

翔雲老人一怔。

他當然知道，自己絕對沒有「收留」方天環叔侄，十八年來，他甚至從未見過方天環和方玉輝。

但現在，他並不否認。

因爲無論否認也好，承認也好，都已不能挽回梅九眞和辛宇與的性命。

他只是問婁嶽道：「你已經準備好了沒有？」

婁嶽道：「準備？我爲甚麼要準備？準備甚麼？」

翔雲老人道：「因爲你已快要掉進第十八層地獄裏！」

說完這十五個字之後，翔雲老人的一雙手已把婁嶽的飛鯊棍緊緊抓住。

× × ×

翔雲老人的出手，果然快得令人不可思議。

婁嶽却連動也不動。

翔雲老人悚然一驚。

飛鯊棍雖然已被他拏住，但却像抓着了一根深深嵌在石裏的鋼柱。

婁嶽紋風不動。

飛鯊棍也是紋風不動。

翔雲老人的臉色，剎那間變得火紅。

他雙腕的勁力，已逐漸增强。

婁嶽一張臉也不停在變化，變成鐵青之色。

翔雲老人想不到婁嶽居然會與自己較量內力。

他更想不到在比拚內力的時候，飛鯊棍的尖端，會突然噴出一團淡淡的烟霧。

烟霧嫋嫋上升。

色澤淡淡，味亦淡香。

翔雲老人的目光，陡地變得異常的憤怒。

突然，他把右手抽起，手腕一沉，又再一揚，三顆飛蝗石，直打婁嶽的臉龐。

當雙方在比拚內力的時候，翔雲老人突然抽起右手，自然吃虧不少。

但他立刻打出三顆飛蝗石，却使婁嶽爲之吃了一驚。

但婁嶽畢竟是高手中的高手。

三顆飛蝗石剛打出，他便已索性放棄飛鯊棍，翻身倒躍三丈。

三顆飛蝗石打空了。

翔雲老人却在這個時候，好像喝醉了酒的樣子。

他沒有喝酒。

他是中了飛鯊棍上射出來的毒霧！

× × ×

婁嶽翻身倒躍三丈之後，一眨眼間，整個人已蹲坐在一株大樹的樹椏上。

翔雲老人內力深厚，雖然已中奇毒，但仍然能支持得住。

他立刻把飛鯊棍甩手飛擊婁嶽。

飛鯊棍去勢急如矢箭。

但婁嶽左手一抄，又把飛鯊棍接住。

翔雲老人突然大笑。

婁嶽臉色一沉：「老匹夫，有甚麼好笑？」

翔雲老人笑得更厲害。

過了好一會，翔雲老人才道：「你以爲只有自己才會用毒，老實告訴你，老夫把飛鯊棍拋回給你的時候，已在棍上塗了劇毒！」

婁嶽臉色大變，急急檢視飛鯊棍。

只見棍上，果然已染上了一層薄薄的粉末。

翔雲老人道：「這是腐骨摧魂粉，不出半個時辰，你握着飛鯊棍的手就會變成一灘濃血。」

婁嶽臉色再變。

但他仍然持着飛鯊棍，沒有放手。

翔雲老人接下去道：「半天之內，你整個人也會變成一堆白骨，普天之下，絕對沒有任何人，任何藥物能够挽回你的性命。」

婁嶽忽然笑了。

他笑得很鎭靜，很安詳。

翔雲老人笑着道：「現在你當然不會相信我的說話，但等到你覺得雙手痲癢的時候，你也許會把自己的一雙手都砍了下來。」

婁嶽靜靜的聽着。

翔雲老人臉上的笑意更濃。

他有如酒後的醉意也越來越甚。

翔雲老人知道自己快要「醉」死。

他拚盡了全身的氣力，想再撲前與婁嶽拚個高下。

翔雲老人已中毒，婁嶽也同樣中毒。

但翔雲老人的毒力已發作。

他再也支持不住，突然僵立在地上，然後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婁嶽仍然在微笑。

他忽然把飛鯊棍插在樹幹上。

然後，他很仔細地，在整理他的一雙手。

如果翔雲老人現在還能够看得見的話，他一定會死得更不瞑目。

飛鯊棍雖然已被他塗上了毒粉，但婁嶽沒有中毒。

婁嶽的手，原來居然早就戴着了一雙又軟又薄，肉眼無法看得出來的薄皮肉色手套。

婁嶽覺得有點可惜。

他可惜的是這雙手套，和那一根飛鯊棍。

這兩種東西都已染上了奇毒，再也不能使用。

但算來算去，丟了一根飛鯊棍、一雙薄皮手套，就能換取了翔雲老人的性命，還是划算得很的。

× × ×

天門谷在這裏平平靜靜的渡過了十八年。

但就在這一個殘酷的清晨裏，被飛鯊魚婁嶽突襲得手，殺得片甲不留。

婁嶽下令，全面搜查天門谷。

他仍然相信，方天環方玉輝叔侄，是匿藏在天門谷中的。

可是，經過一番澈底的搜索之後，婁嶽失望了。

方天環不在天門谷裏，連方玉輝也不在。

婁嶽原本打算在天門谷裏暫住一段時期的。

但就在這個時候，毒獅子花五爺的敗訊，已傳到了他的耳中。

花五爺是地門中第二把交椅人物。

他在販馬鎭上，也擁有非常雄厚的實力。

接着，十野林靜堡被攻陷的消息又傳到。

婁嶽眉心一皺。

但無論怎樣，他已擊敗了天門三老。

他覺得己方已經站立在穩勝不敗的地位。

然而，事實是否如此？

婁嶽坐在一塊大石上，沉思了片刻，忽然從懷中取出一張已很殘舊的地圖。

他把目光集中在地圖東北角的一個小黑點之上。

「金蘭！」

「如果料得不錯，龍城壁下一次的攻擊行動，一定會在金蘭城發動！」

婁嶽的臉上，陡地升起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機。

他突然冷冷一喝，道：「拿槍來！」

這三個字剛說完，立刻就有兩個赤膊大漢，恭恭敬敬的把一桿殷紅如血的長槍抬到婁嶽的面前。

這一桿槍，也是婁嶽最喜愛的飲血金槍。

這桿槍雖然是紅色的，但本身却是黃金鑄造。

婁嶽並不重視人命。

別人的性命，他不重視。

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他也不重視。

但他重視自己的武器。

武器，在婁嶽的心中，就等於是神。

他尊重別人的武器，更尊重自己的武器。

飲血金槍當然是一件很厲害的殺人武器。

他丟了飛鯊棍。

但他絕對不能丟了飲血金槍。

——這一桿槍，究竟藏着些甚麼秘密呢？

× × ×

天門谷已變成了死谷。

在這裏，再無活人。

天門谷中八十餘人，只有七八個成爲漏網之魚。

這幾個能够逃出地門飛鯊魚毒手的人，武功並不佳，胆量更不佳。

正因如此，他們才能活着。

因爲他們是連跑帶跌，慌惶逃命而去的。

武功較好，胆量大些的人，都已死在地門的突擊之下。

這是天門谷遭遇到的第一次浩刼。

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婁嶽沒有再在天門谷躭下去。

他帶領着一百九十三個手下，匆匆離

開這一片廣闊的森林。

他來得快，去得也快。

他帶來了天門谷一場浩刦。

現在，連他的手下，都不知道他們將會去到甚麼地方。

天杖地杖　劫後重合

陽光燦爛，唐竹權的肚皮也發光得燦爛無比。

七匹馬，七個人，在大路上飛馳。

唐竹權騎的馬，是七匹馬中最老、最醜、也最瘦，活像猴子般的一匹。

那是衞空空的猴子馬。

胖人騎瘦馬，看來好像隨時都會把這匹老馬壓死。

可是，人不可以貌相，馬亦復如此。

看來最神駿的一匹馬，是項烈火胯下的那一匹萬里飛。

「萬里飛」是這一匹馬的名字，從外表看上來，這一匹是好馬。

事實上，這匹馬的確不錯。

但萬里飛和猴子馬相比，竟然還差了老一大截。

衞空空也在這裏。

他沒有騎猴子馬，却騎了一匹比猴子馬更瘦的瘦馬。

這一匹瘦馬，眞是瘦得太厲害，但孫一酸却極力推薦，說這匹馬最宜跑長途。

路遙知馬力。

這匹瘦馬跑得不快，但韌力居然不在猴子馬之下。

至於雪刀浪子龍城璧，他根本連胯下的坐騎是甚麼馬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這匹馬是灰色的。

同時，他更知道婁嶽一定會向天門谷發動突襲。

項烈火、司馬血和衞空空在靜堡中搜索一番之後，立刻就趕到販馬鎭與龍城璧會合。

酸甜苦辣四大高手已折損了一半，但毒獅子花五爺也被殺得曳甲而走。

經過商討之後，一致認爲婁嶽必會對天門谷採取突襲行動。

救人如救火，刻不容緩。

一行七人，立刻飛馬趕赴天門谷。

然而，當他們來到天門谷的時候，婁嶽已經遠去，只留下了天門谷八十一條慘被殺戳的屍體。

地門中人也有傷亡，但數字却只有一半。

項烈火楞住了。

龍城璧嘆息一聲，道：「現在咱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挖墳……」

衞空空一言不發。

孫一酸却眉頭大皺，喃喃地在咒罵飛鯊魚婁嶽。

挖墓穴的工作，並不吃力。

但却令人傷感，太傷感了！

× × ×

金蘭城，距離天門谷很遙遠，最少隔了八座高山，十七條河流。

在這裏，你可以買到任何事物。

包括女人和別人的性命在內。

這本是一個民風純樸的城鎭。

但自從金蘭八傑在這裏出現之後，一切都改變了。

從表面上看起來，金蘭八傑的確是人傑。

他們都是年紀超過了四十歲的中年人，而且又是很懂得打算盤的生意人。

他們的算盤，一向都打得很响。

尤其是金蘭八傑裏的老四，人稱鐵四，又有人叫他鐵銹。

但鐵銹的算盤，絕對沒有半點銹跡存在。

因爲他用的算盤，雖然體積不算太大，但却是黃金鑄造的。

江湖上有不少人，都喜歡用黃金鑄造自己的武器，也許就是因爲黃金不會出現銹跡之故。

在陝北，有一個很闊氣的生意人。

他做的生意，包括綢緞、雜貨、珠寶，甚至連棺材也有。

他不但是一個生意人，同時也是一個武林高手。

他姓敖，名段。

敖段使用的武器，也是算盤。

提起了銀算盤敖段，江湖上最少有三份之一的人要眉頭大皺。

因爲他武功高強，而且做生意的手段很厲害，吃過他苦頭的人實在不可勝數。

敖段有一個怪脾氣。

他做任何生意，都賺大錢。

但售賣棺材，他却是大大虧本的。

因爲別人賣五百兩銀子的棺材，他只賣一百両。

只要是有人死了，他就會不計成本，用最平的價錢，把最好的棺木賣出。

除了「棺木大平賣」之外，他更有殺人贈棺的習慣。

他用銀算盤殺過無數江湖英雄，也殺過無數江湖敗類。

敖段殺人，並不因爲對方是否壞人。

只要他認爲不順眼的人，他就會用銀算盤把對方的腦袋鑿破。

每殺一人，他例必贈送銀棺一副。

銀棺的價值，當然比木棺貴重得多。

初時，敖段送棺之後，就揚長而去。

但後來，居然有人盜棺。

因爲這些棺材是用純銀造成的，價值不菲，自然難免引起盜賊的垂涎。

敖段知道這些事情之後，大爲憤怒。

不到三個月，他又把這些盜棺賊抓住，一一殺死，而且原則不變，依舊殺人送銀棺。

但此後，這些被他殺死的人，就被安葬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除了敖段之外，誰也找不着。

敖段是一個很闊氣的生意人。

只可惜他僅對死人才會濶氣。

至於活人，他却刻薄成性，連一文錢也不會亂花。

敖段雖然殺人甚多，而且殺人每每不問情由，要殺便殺，但總結來說，他還是殺壞人多，殺好人少。

功過相抵，他在江湖上的聲譽雖然不好，却也不壞。

無論如何，他畢竟是江湖上一個成了名的武林高手。

所以，鐵四的金算盤剛鑄造好，他就單騎匹馬，去找敖段算帳。

敖段問鐵四：「咱們有仇？」

鐵四搖頭。

敖段冷冷一笑：「既然無仇無怨，又有甚麼帳可算？」

鐵四淡淡地說道：「咱們要算的，是算盤帳。」

敖段一怔。

鐵四把金算盤揚了揚，道：「你是一個很懂得打算盤的人。」

敖段並不否認。

鐵四又接下去，道：「偏偏鐵某也是個同類型的人，你活着對我就有危險。」

敖段總算明白了鐵四的意思。

其實他們兩人各在天南地北，如果鐵四不去找敖段，他們兩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碰頭的機會。

敖段會對鐵四有危險的說法，當然是藉詞。

鐵四眞正的目的，就是要殺敖段，藉此樹立自己在武林中的聲望。

江湖上用算盤作爲武器的高手，雖然不多，却也不少。

徐州鐵算無差崔大先生，太湖雙月軒的趙三公子，還有南嶺半山池的謝無情，他們都是使用算盤爲武器，而且堪稱列爲當代一流高手的人物。

然而，崔大先生，趙三公子和謝無情在江湖上的名氣，都比不上敖段。

而且趙三公子和謝無情，更曾經是敖段的手下敗將。

所以，敖段又有一個外號，被稱爲「算盤之王」。

鐵四挑戰敖段，顯然是爲了要爭奪「算盤之王」這個榮銜。

敖段沒有避戰。

他不想避戰。

也不能避戰。

於是，金銀兩隻算盤，就在陝西一間棺材店門前，大打出手。

× × ×

算盤，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只不過是一種計算數學的工具。

但在敖段和鐵四的眼中看來，算盤不但可計算數學，而且還能够伸出劍鋒，射出算珠，更能纏住敵人刺過來的刀劍。

總而言之，算盤是一種不可輕視的武器。

當然，敖段和鐵四的算盤，都是經過特別製造的。

金算盤大戰銀算盤這一幕好戲，在大街衆目睽睽之下上演了。

然而有時，看熱鬧也未必是一件愉快的事。

當人羣擠在一起，看得興高采烈的時候，金算盤和銀算盤的暗器，突然同時向對方射去。

算盤上的算珠，就是暗器。

颼！颼！颼！

颼！颼！颼！

颼！颼！颼！

颼！颼！颼！

然後，又是——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最後，每一個人都聽到一連串的慘呼聲。

鐵四倒在地上。

敖段仍然站立着。

他們兩人都沒有出聲。

慘呼聲是從圍觀的人羣發出的。

暗器橫飛，總共有十六個看熱鬧的人，中了算珠。

這十六人，雖然並非個個被擊中要害。但居然沒有一個能活下去。

金銀算盤的算珠，都淬上奇毒，而且見血封喉，立死無救。

× × ×

鐵四雖然倒在地上，但他却是個勝利者。

他並不是被敖段擊倒下去，而是爲了閃避敖段的算珠才伏倒在地上的。

敖段雖然站立着，但他的臉上，竟然已被五顆算珠嵌了進去。

金色的算珠，在太陽下閃閃生光！

金黃色的光芒在閃爍，何等誘人，又是何等令人心驚胆顫。

這一戰，敖段敗了。

失敗者付出的代價，就是死！

敖段記棺材店的掌櫃，是一個姓裘的中年人。

他叫裘浸。

裘浸是一個酒鬼。

而且是個逢喝必醉的酒鬼。

他的酒量並不大，連一斤的竹葉青也能把他灌醉。

當敖段在敖記棺材店前被殺的時候，他好像又喝醉了。

敖段殺人，例必奉送銀棺。

但他死了之後，裘浸却用一副最粗糙的木棺把他草草埋葬。

自此之後，敖家的天下就完了。

× × ×

金蘭八傑的鐵四，固然是名震關中的人物，而其他七人，也絕非無名之輩。

金蘭八傑年紀最大的，當然就是老大談律。

老大談律姓談，却並不喜歡與別人談話。

他殺人遠比談話的時候更多。

老二麥尚鷹，他的鼻子並不像鷹嘴，却像猪鼻，從外貌看來，他是金蘭八傑裏最庸碌的一個，身材臃腫，手脚短小，但他練的鷹爪功，在關中羣雄與羣盜之中，還沒有幾人能够與他一較高下。

老三呼呼鐸，並非中土人氏，而是西藏星星喇嘛的再傳弟子，他八歲的時候就從西藏移居江南，西藏密宗大手印的功夫，他雖然未盡得箇中眞傳，但也達到了第五層境界。

老四鐵四，又叫鐵銹，憑着金算盤的威力，橫行關中，在金蘭八傑中雖然因年紀較前三人爲少，排名第四，但實際上却是八傑中，發號施令的首腦人物。

老五郎心，外號「狠心」，擅用飛狠九毒鎚，比一般流星鎚更厲害，江南名俠無畏子朱涵，就是給郎心一鎚擊中胸膛致死的。

老六沙遷，人稱神偸俠，然而，此人空具俠名，實際上不僅毫無俠義精神，而且幹盡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武林盟主東方無憂亦大感奇怪，何以像沙遷這種人，居然被稱爲「神偸俠」呢？

老七無名氏，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路數，在金蘭八傑中，以此人的身份最爲神秘莫測。

至於金蘭八傑最末一個，就是有賭鬼之稱的井一功。

井一功的武功，是金蘭八傑中最差的一個，但爲人狡猾多端，而且擅用毒藥，往往殺人於無形之中。

金蘭城本是很太平的地方，但自從金蘭八傑出垻之後，一切都已改變了。

其中改變得最快的，就是金蘭大街。

× × ×

以前，金蘭大街只有一間殘舊得不像樣的客棧，和兩間連米飯都煮得不多的小飯舘。

但現在，原本殘舊的老客棧已經拆卸，改建成爲一間修飾華麗的旅店。

這裏不但供應最舒適的房間，同時更供應最漂亮動人的少女。

負責打理這間旅店的人，就是鐵四。

這間旅店的規模，比以前最少擴闊了十倍。

但客人也隨着立即增多，每天都供不應求。

於是，在旅店的對面，又拆卸了一列古老的大屋。

那些古老的大屋，每一間都最少價值一萬兩銀子。

但鐵四只花了五千兩銀子，就把八間古老大屋都全「買」了下來了。

這些古老大屋的主人，多數都表示「滿意」。

其中，有一個表示不滿的人，雖然勉強把大屋賣出，但仍然被鐵四派人把他的舌頭割了下來。

八間古老大屋在三日之內，便被夷爲平地。

幾個月之後，又是一座簇新的客店落成，這一座客店規模更大，客房也更多。

然而，一樣天天客滿。

原來這間客店的隔隣，又開設了一座賭場。

金蘭賭場。

坐鎮賭場的，並不是老大談律，而是排名最末的老八賭鬼井一功。

金蘭賭場不遠處，有一間長生店。

長生店的老闆，以前是一個醉鬼。

如果在陝北長大的人，都必定會認出這個老闆，就是以前銀算盤敖段那間長生店的掌櫃裘浸。

直到敖段死了之後，江湖上的人才知道，這個一直就在敖記棺材店的掌櫃裘浸，其實就是外號狠心，擅用飛狼九毒鎚的殺人魔王郎心！

郎心在敖記棺材店的時候，曾替敖段送過不少銀棺。

他是唯一知道那些銀棺埋葬在甚麼地方的人。

當敖段被鐵四殺了之後，那些銀棺便被金蘭八傑挖了出來。

那些銀棺，雖然是棺材，但也是一筆驚人的財富。

金蘭八傑一向都是很現實的人，尤其是賺錢的生意，他們都絕對不會放過。

金蘭城裏原有的長生店，是黃記。

但現在黃記長生店已被一把突如其來的火焰燒得乾乾淨淨了，連老闆黃老爹也被活活燒死。

沒有人理會這一把火是怎樣燒起的。

也沒有人理會這一件事是否有值得可疑之處。

但黃記長生店被燒掉不够半個月，另一間長生店就開始做生意了。

這個賣棺材的人，就是裘浸。

裘浸本是敖記棺材店的掌櫃，但現在他却成爲了這間長生店的老闆。

裘浸也不再是裘浸，而是金蘭八傑裏的老五——郎心！

× × ×

做長生店這種生意，郎心很在行。

以前敖記棺材店做的是虧本生意。

但是那時候的老闆是敖段，而不是郎心。

現在，郎心經營的長生店，絕不會做虧本生意。

他不但要賺錢，而且賺的錢遠比別人賺多。

一口原本只值五百兩銀子的棺材，郎心居然索價三千兩。

這間長生店的價錢雖然貴得驚人，但絕對不愁沒有生意。

無論是誰，只要他死去，就非要光顧郎心的長生店不可。

因爲在附近三百里方圓之內，已絕對沒有另一間長生店。

這種情形，也是特別的。

以前附近三百里之外，最少還有七八間長生店。

但現在，就只剩下了郎心那一間。

因爲這些長生店，也像黃記長生店一樣，都被一把神秘的烈焰燒掉了。

半個月前，有一個貧苦的人家，因爲付不起棺材的昂貴價錢，結果準備把死者「肉葬」。

一個善心人，願意代買價值三千兩的棺材，但郎心一聽見這個消息，立刻又把棺木的價錢提高，每副索價六千兩。

善心人一怒之下，從五百里外的姜家鎮購買了一副棺木，用來送給那個貧苦的人家。

可是，這個善心人竟然因此惹來一場大禍。

他在葬禮進行的時候，突然被兩個幪面人刦走。

兩日之後，他的家人接到了一封信。

那是勒索信。

信中的意思，是說善心人太有錢了，最好就能够把他的家財，拿出一半，獻給貧窮的人。

勒索的人竟然是窮人。

因爲他們就是金蘭八傑。

於是，善心人的家產立刻就不見了一半。

這還算他交了好運，他的家人獻出了財物之後，善心人就獲得釋放了。

金蘭八傑沒有把他殺掉，只是割了他的一雙耳朵。

× × ×

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金蘭八傑的勢力，是絕對無法抗拒的。

每一個人都乖乖的順從金蘭八傑的意思去做事。

然而，金蘭城也絕不是一個太恐怖的地方。

因爲這裏已變成賭博和妓女的天下。

賭博和妓女，永遠都是男人心目中最歡迎的。

這句說話，並非存心貶低男人，而是事實。

古今中外，賭博和娼妓這兩種事業，雖然被列爲「偏門生意」，但這兩種生意永遠都最受男人歡迎，當然也最易賺錢。

在金蘭城，尋歡作樂的浪子到處可見，他們在享受，在找尋刺激。

另一方面，他們也在不斷的摧殘着自己。

× × ×

浪子也分很多種。

最無恥的浪子，就是那種專靠女人來混飯吃，却又同時欺侮女人，蹂躪女人的那一種。

他們不但是浪子，也是無賴。

浪子無家。

最無恥的浪子，當然更不會有家。

就算他擁有一個漂亮的妻子，這個妻子說不定也就是衆人的妻子。

丁庭就是這種人。

在金蘭城裏，他是個著名的大渾蛋！

這種男人，不但女人不同情他，男人更不會同情他。

有人說：「好人不會長命。」

然而，更貼切的一句，應該是：「壞人更不會長命。」

丁庭蹂躪女性太多。

他作惡也太多。

他是個浪子。

一個無恥，也是最不中用的浪子。

他有一雙看來很結實的拳頭。

他這一雙拳頭，通常都是用來對付女人，和那些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他看來很斯文。

但他兇惡的時候，却像一條被挾斷了尾巴的大老虎。

可惜這一條老虎並不是眞的老虎。

尤其是當他遇見了雪刀浪子龍城璧的時候，他就更比一條鼻涕虫還更不如！

× × ×

金蘭城不但成爲罪惡的淵藪，同時也變成了江湖爭鬥的一個巨大漩渦。

被捲進這個漩渦的人，都將會面對着死神的威脅。

龍城璧在金蘭城突然出現，是丁庭無論如何都想像不到的。

令他更想像不到的，就是龍城璧剛到了金蘭城，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他。

丁庭初時還想試一試龍城璧的武功。

但他的拳頭還遠遠未觸及對方的胸膛，他的鼻子立刻就被人一拳打扁了。

被人打扁鼻子，那並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丁庭並不是一個硬骨頭的人，他的鼻子更加脆弱得就像一塊豆腐。

龍城璧一拳打扁他的鼻子之後，就微笑着問他道：「去年你一共殺了多少個妓女？」

丁庭的臉開始發綠。

不是發青，而是發綠。

他的臉色，已變得比死人還更難看。

龍城璧又淡笑着：「你不必說，我也猜得出來，總共是三個。」

丁庭不能否認。

但他無法知道龍城璧怎麼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道：「今天的天氣很好。」

丁庭一怔。

龍城璧一頓，緩緩接道：「今天晚上的月亮，將會又圓又亮。」

丁庭更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覺。

他並不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聽不出龍城璧講出這種說話，其實已含着濃厚的殺機。

只聽得龍城璧又輕輕嘆了口氣，然後才再說下去：「可惜今夜的月色，你已沒有機會欣賞了。」

直到龍城璧說出了這兩句說話之後，丁庭才張大了嘴巴，想大聲呼喊。

龍城璧搖了搖頭。

這個男人，根本就不像男人。

他是個比猪狗還不如的畜牲，而胆量却比老鼠還更細小。

丁庭剛張大了嘴巴，龍城璧就把風雪之刀向前一推。

風雪之刀原本還是懸掛在龍城璧腰間的。

但龍城璧拔刀的速度，簡直就比閃電還要快。

丁庭的呼喊聲，一點也未曾發出來，嘴巴便已被風雪之刀狠狠地堵塞住！

× × ×

月圓之夜。

今夜的月色，果然很美麗。

在金蘭大街上，車馬之聲不斷從遠處傳來。

金蘭賭場裏很熱鬧，呼蘆喝雉的聲音直傳到街角之外。

龍城璧沒有到賭場裏豪賭。

他揹着一具已僵硬透了的死屍，來到了長生店的門前。

長生店早已關門。

但龍城璧却看見店內還有燭光。

咯！

咯！

咯！

龍城璧敲門的力度，一次比一次重，到了第三次敲門，差點長生店的店門都被他敲塌。

店中倏地傳出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甚麼人？」

龍城璧悠悠道：「丁庭！」

「丁庭？」店中人冷冷一笑：「朋友，別來這一套了，丁庭的聲音，比閣下的聲音尖銳得多。」

龍城璧默然片刻。

店中人又冷冷的道：「何況丁庭還欠下我三千兩銀子的賭債，他又怎會自動找上門來？」

龍城璧淡淡的道：「郎老闆，你猜錯了，丁庭的確來了，但他並非來還債。」

店中人倏地一聲冷喝，一陣掌風湧至，劈拍一聲，店門倒下，露出了一張兇惡的臉。

郎心！

這人當然就是郎心！

× × ×

當郎心第一眼看見龍城璧的時候，整個人立刻就像是被毒蜂的尾針螫了幾口。

他從未見過龍城璧。

但他却認出了龍城璧腰間的刀。

藍衣雪刀！

這人竟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丁庭的確來了。

但他並不是來還債，而是來告訴郎心，這一筆賭債，他永遠都不會還了。

死人永遠都不會還債的。

郎心抽了口氣，他知道龍城璧這個人，絕不容易對付。

但郎心的手裏，已握着了他的獨門武器——飛狼九毒鎚。

他對自己的武功，一向都抱有極大的信心。

對使用飛狼九毒鎚，他更具有極熟練的把握。

龍城璧把丁庭的屍體放下，然後就問郎心：「聽說這裏的棺木很貴。」

郎心冷冷一笑：「如果你用得着，價錢方面不成問題。」

龍城璧淡淡的道：「丁庭已經死了，你願不願意免費送一口棺木給他？」

郎心道：「可以。」

龍城璧忽然笑了笑，道：「如此看來，你這個人的心腸，倒不如別人所說的那般壞。」

郎心嘿嘿一笑，回答道：「好說，好說！」

龍城璧目中閃着光芒，忽道：「金蘭八傑名震關中，可惜性命短促了一些。」

郎心冷笑。

龍城璧又道：「現在，你不妨再準備八口棺木，最好揀好一些的。」

郎心道：「第一個要死的，是不是郎某？」

龍城璧搖搖頭。

郎心一怔。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如果在下所料不差，金蘭八傑的老三呼呼鐸，現在已經嚥了氣。」

郎心乾澀地一笑。

「現在時間還很早，做夢也不是這個時候罷……」

誰知道他的說話還未說完，立刻就有一具硬挺挺的屍體，被人從半空中擲了過來。

郎心的臉色頓時一變。

長生店的屋簷上，原來早已有一個灰衣人潛伏着。

這個灰衣人，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而被擲過來的屍體，赫然就是西藏星星喇嘛的再傳弟子，也就是金蘭八傑裏的老三呼呼鐸！

× × ×

呼呼鐸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傷口。

這個傷口就在他左脇下。

一劍從橫裏刺出，力度不算太大，但恰好刺破了呼呼鐸的心臟。

這一劍刺得很精采。

而呼呼鐸被擲進長生店的情況，更加精采。

長生店中，有兩副棺木是沒有上蓋的，呼呼鐸的屍體不偏不倚，剛好就掉進了其中一副之中。

他的眼睛仍然瞪得很大。

他的皮膚本已黝黑，現在變得更加灰黯無光。

郎心的手心已在沁汗。

× × ×

龍城璧是江湖上名氣最响亮的年青刀手。

而司馬血，也是個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

以一敵一，郎心還有一點自信。

然而，以一敵二，他已陷入了必敗之地。

但他仍然很鎭靜。

因爲他知道，現在人數衆多的，並不是敵方，而是自己的一方。

在長生店中，有不少棺木。

在其中三副棺木裏，正躺着三個人。

這三個並不是死人，而是活人。

而且更是他的三個金蘭結拜兄弟。

這三個人，就是老二麥尚鷹、老六沙遷和老七無名氏！

這三個人的武功，郎心一向都極爲欽佩。

另外，在這間長生店之外，最少已埋伏了三十個刀斧手！

× × ×

麥尚鷹的鷹爪功，果然厲害。

他竟然一手抓穿了棺木，裂棺而出。

這份氣勢眞如排山倒海，駭人已極。

如果換上了別人，一定已經被嚇得魂不附體，冷汗直冒。

但龍城璧和司馬血却好像根本沒有聽到破棺的聲音，也沒有看見從棺木裏冒出來的這個人。

麥尚鷹破棺而出，立刻就向司馬血迎頭一抓。

「還我三弟性命來！」

這七個字，更加聲若巨雷，胆子稍小的人，可能會就此給他活活嚇死。

人嚇人，的確可以嚇死人。

這種事，古往今來，已屢見不鮮。

司馬血當然不會給嚇死，他是司馬血，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

麥尚鷹一爪向司馬血迎頭而下，勢逾奔雷，但司馬血手中的碧血劍，却已刺在麥尚鷹小腹之下。

麥尚鷹如果抱着拚死的精神，也許能夠把司馬血傷在爪下。

但他還不想拚命。

他在半個月前才娶了一個漂亮的女人做第八房妾侍，現在他的性命已越來越寶貴了。

他衝前極快，但退後更快。

他的身子剛退後，另一副棺木又冒出了另一個人。

這人也是用劍的。

但他用的並不是長劍，而是短劍。

他的短劍，也並非只有一把，而是總共有三十六把。

三十六把只有三寸長的短劍。

但每一把都可以殺死世界上最強壯的野獸，更可以殺死世間上最強壯的人。

毒飛劍！

這人一出手，就是十八口毒飛劍，每

一口都足以令司馬血立時斃命。

發射飛刀的人，就是金蘭八傑的神偷俠沙遷！

× × ×

寒芒亂閃，劍影如網。

十八口毒飛劍同時激射而出，就憑這份暗器功夫，沙遷已足可以在武林中獨當一面。

如果這十八口毒飛劍是向別人發射的話，沙遷大可以準備一口棺材爲敵人收殮屍體了。

可是，現在準備棺木爲敵人收屍的並不是沙遷，而是司馬血。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

雖然他一向都很少使用暗器，但對於暗器的認識，他絕對不弱於當世任何一位暗器名家。

三年前，東海至尊島島主千手至尊嚴影，曾在濟南府與司馬血較量暗器。

嚴影是當代暗器名手，連蜀中唐門這個在江湖上雄霸數百年的顯赫家族，都承認他的暗器功夫，是唐門的第一號勁敵。

嚴影與司馬血較量暗器，旁觀者還有人藉此作賭。

絕大部份的人，都看好嚴影。

但結果却是司馬血獲勝，嚴影不但要甘拜下風，而且還再三感謝司馬血不殺之恩。

事實上，當年的確是司馬血手下留情，只是用暗器打傷了嚴影的肩膊。

但司馬血告訴嚴影，不必感謝自己，他不殺嚴影，只是因爲不願意免費殺人。

嚴影聞言，滿面羞慚，黯然離去。

自此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見過千手至尊。

× × ×

沙遷的十八口毒飛劍，眼看即將把司馬血變成劍下亡魂。

但忽然間，這十八口飛劍同時折斷。

只見司馬血一聲暴喝，碧血劍彷如一道長虹，劃空而過，劍風呼呼，沙遷的十八口毒飛劍，立時就叮叮噹噹的全部折斷，散滿地上。

沙遷還不服氣，左肩微聳，另外十八口毒飛劍，就要同時射出。

可是，他這十八口毒飛劍還未射出，碧血劍已把他整個人挑起！

× × ×

這一劍來得眞快！

這一招也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沙遷剛從棺木裏冒出來，但他只是發了十八口飛劍，連另外十八口飛劍也未曾發出，立刻就被司馬血用劍把他整個人挑起，送回到原來的那副棺木裏。

「噗」的一聲，沙遷躺回到那副棺木之後，就再也沒有冒出頭來。

就在此刻，那副棺木旁邊，突然出現了一個大胖子。

郎心的臉色刷地一陣發白。

「唐竹權！」

大胖子咧嘴一笑，道：「不錯，老子就是唐竹權！」

他一面笑着，一面却扛起一塊棺蓋，蓋在沙遷躺着的棺木上。

然後，他又拿出了一枚又長又粗的釘子，和一隻大鎚子。

釘子按在棺蓋邊。

大鎚敲在釘子上。

郎心怒道：「你在搞甚麼鬼？」

唐竹權嘻嘻一笑，道：「老子正在替沙遷釘蓋，你懂不懂？」

× × ×

釘蓋！

唐竹權正在替沙遷釘蓋！

郎心的臉開始發黑了。

他的臉色，忽黑忽白，陰晴不定。

麥尚鷹的氣勢，也開始軟弱下來。

一直很久沒有出聲的龍城璧，突然嘆一口氣，然後說道：「兩位的武功雖然不錯，但決不是殺手之王和唐家大少爺的敵手。」

郎心冷冷一笑。

但每一個人都聽得出，郎心這一陣冷笑已笑得很勉强。

龍城璧的目光，忽然停放在店中角落的一副棺木上。

「朋友，躺在棺材裏雖然舒服，但到現在還不出來，倒有點像縮頭烏龜了。」

那副棺木，也許是所有棺木中最劣的一副。

龍城璧的說話剛說完，棺木裏就緩緩地冒出了一個人，那是一個戴着人皮面具的神秘人。

他身上穿着的衣服，似乎比那副棺木更難看。

龍城璧冷冷地盯着他。

「閣下就是無名氏？」

神秘人乾澀地一笑，然後點頭。

龍城璧冷冷道：「據說金蘭八傑中，你是唯一無名無姓，也無來歷的人。」

無名氏道：「你說得不錯。」

龍城璧道：「金蘭八傑的老四，是你們八人中的首腦？」

無名氏道：「也不錯。」

「錯！」龍城璧嘿嘿一笑：「鐵四雖然也是一號人傑，但與閣下相比下來，還是差得太遠了。」

「哦。」無名氏淡然道：「如此說來，龍大俠倒是未免太看得起我了。」

龍城璧的說話，逐漸銳利如刀：「其實金蘭八傑的眞正首腦，並不是鐵四，而是你！」

無名氏陡地大笑起來：「龍城璧，別人說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年青人，我一直都不大相信，但現在看來，你實在比別人口裏所說的更了不起。」

他連串地說了一大堆令人飄飄然的說話，但龍城璧却好像一句也沒有聽進耳朵裏似的。

他只注意對方的左手。

在無名氏的左手裏，有一桿漆紅如血的長槍。

紅漆有部份已剝落。

紅漆剝落的部份，竟然金光閃爍，顯見這一桿槍原本是金槍！

龍城璧忍不住問道：「閣下的是甚麼槍？」

無名氏冷冷的回答道：「這是飲血金槍！」

龍城璧冷漠地一笑：「這一桿槍好大的殺氣。」

無名氏的臉在人皮面具之中，誰都看

不見他臉上的表情，但他那雙深陷而冷酷的眼睛裏，已露出極兇狠的殺機。

龍城壁背負雙手。

風雪之刀還在他的腰間。

他正在等待無名氏出手。

但無名氏不動。

他也不動。

過了半晌，無名氏忽然道說：「聽說閣下與殺手之王司馬血，都很喜歡玩牌九牌的？」

龍城壁一怔。

司馬血却冷哼一聲，道：「難道你現在想玩幾手？」

無名氏冷冷一笑，答道：「你可說對了！」

× × ×

大敵當前，無名氏竟然要推牌九！

金蘭八傑最嗜賭的是井一功。

難道無名氏比井一功更要嗜賭？

其實，江湖上誰不在賭？

他們賭銀子，賭金子。

他們更賭自己和別人的性命。

世界上絕對沒有永遠的贏家。

不少人賭了一輩子，只輸一次，就全軍覆沒，永無翻身之日。

這種道理並不深奧，每一個人都知道得很清楚。

但人在江湖，賭與不賭，已是身不由主的事了。

戒了賭的人，一樣會有再賭的一天，就算把十隻手指都砍下來，仍大有賭錢的辦法。

除非連腦袋都砍了下來，那又自當別論。

然而，這種人變了鬼之後，恐怕也是賭鬼一名，在陰曹地府之內，還要大賭一番。

司馬血的確很喜歡賭牌九。

他在牌九桌上所輸出去的金子，也許已足够建立一支兵將逾萬的軍隊。

無名氏說要與龍城壁司馬血賭牌九，麥倘鷹和郎心居然沒有反對。

× × ×

無名氏要賭牌九，但是並不在長生店裏賭。

長生店是賣棺材的地方，連司馬血都不喜歡在棺蓋上推牌九。

所以，他們來到了金蘭賭坊。

金蘭賭坊雖然不能算是天下間最大的賭場，但這裏的賭注，却非常驚人。

司馬血看見一個糟老頭，渾身上下都是泥垢，「滿脚牛屎」就是他這種人。

但這個糟老頭下注比任何人都要兇，好像想把整個賭場都贏回家似的。

司馬血却暗暗一笑。

這個糟老頭，並非別人，他正是孫一酸。

孫一酸不懂易容。

但龍城壁却懂。

不但懂，而且技術還非常到家。

如果司馬血不是親眼看見龍城壁爲他易容的話，他絕對看不出這個相貌他從未見過的糟老頭，居然就是孫一酸。

龍城壁把孫一酸易容成爲糟老頭，也並不是胡來，而是事前有所計劃的。

在金蘭賭坊裏，有一個常客，他就是關中七大牧場的主人老卜。

老卜在金蘭賭坊贏過大錢。

但他也曾輸得更多。

老卜雖然是個大財主，但他的外貌，却像個貧苦人家的糟老頭。

孫一酸現在的身份，就是扮演老卜這個角色。

至於原來的老卜，他現在還在家裏養病。

× × ×

金蘭賭坊最華麗的一個廳院，就是大勝廳。

大勝廳這個名字，是鐵四想出來的。

賭客也喜歡「大勝」這兩個字。

可是，眞正能够大勝的，通常都只是賭坊，而不是賭客。

現在，大勝廳中央的一張巨桌上，正放着烏溜溜的一副天九牌。

天九牌通常都是黑色的。

但這一副天九牌，却有點特別，它不但是黑色的，也是紅色的。

黑色的是天九牌本身的顏色。

而紅色的，却是還未乾透了的鮮血！

在血紅的天九牌兩旁，都有一隻已被斬斷下來的手。

司馬血的臉色第一個變得最快。

但他恢復原態也最快。

他已認出了這一雙手是誰的。

除了項烈火，又有誰的手掌會有火烙印着的記號？

司馬血第一次看見項烈火的時候，便已注意到他的手，這一個烙印，就是項烈火的記號！

× × ×

大勝廳是賭錢的地方。

同時，也是賭命的地方。

龍城壁的目光，並沒有注視着那一副染滿了鮮血的牌九，也沒有去看牌九兩旁斷手。

他只是冷冷的看着一個人。

這人的年紀，比郎心大一點，個子並不高大，但却比郎心精明幹練得多。

他四平八穩的坐在那張巨桌面前。

在桌上，擺放着一隻很好看的算盤。

純金鑄造的算盤，當然很好看。

這個坐得四平八穩的人，就是金蘭八傑裏的鐵四。

鐵四看見了龍城壁等人，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無名氏淡淡的對龍城壁道：「咱們就用這一副牌好不好？」

龍城壁立刻搖搖頭，截然說道：「不好。」

無名氏冷笑了一聲：「這副牌有甚麼不好？」

龍城壁道：「難道你看不見牌上面有血？」

無名氏嘿嘿地笑了起來：「想不到名震大江南北的雪刀浪子，竟然會怕血。」

龍城壁嘆一口氣，道：「也許你說對了，在下的確怕血，尤其是朋友的血。」

無名氏冷冷地道：「項烈火是你的朋友？」

龍城壁點點頭，道：「不錯，在兩個時辰之前，他的一雙手還是完好無缺的，可是，現在他竟然把一雙手放下。」

無名氏說道：「你爲甚麼不去問問鐵四？」

龍城壁道：「我爲甚麼要問鐵四？」

無名氏道：「難道你不想知道項烈火的生死？」

龍城壁嘆息道：「生死各安天命，他的性命如何，將來總會知道的。」

無名氏道：「龍大俠果然是見多識廣之輩。」

司馬血突然一拍桌子，冷冷道：「閣下蒙頭蒙臉的，算是甚麼意思？」

無名氏道：「你看不慣，不妨走過來把我的面具解下。」

司馬血的目中陡地射出一陣鋭利的鋒芒。

無名氏冷笑着：「就只怕你沒有這個本事。」

司馬血突然拔劍道：「朋友，看來你並不想賭牌九，只是想賭一賭誰的槍劍更快！」

無名氏大笑道：「你總算猜對了。」

司馬血不再猶豫，刷刷刷三劍就向無名氏的臉上刺去。

無名氏冷笑一聲：「想解下我的面具，還不如你想像中那樣容易！」

槍勢一揚，一槍八式，把司馬血這三劍全都封回去。

能够封住司馬血這三劍的人，武功當然極具份量。

鐵四忽然輕輕撥動着算盤上的算珠，好像一點也不在乎這一戰誰勝誰負。

司馬血的劍鋒越來越是凌厲。

他突然冷笑一聲，對無名氏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你就是飛鯊魚婁嶽！」

無名氏的身子，彷彿微微一震。

但他甚麼話也沒有說，只是槍如急雨，每一槍都攻得異常狠辣。

無名氏的槍法極爲厲害。

他是否眞的就是飛鯊魚婁嶽呢？

× × ×

大勝廳雖然有一副牌九，但現在每一個人的目光，都並不是看牌九，而是看無名氏的槍，和司馬血的劍。

這一槍一劍，遠比牌九更能引人。

但龍城壁却例外。

他只是偶然看一看這一幕扣人心絃的決鬥，而絕大部份的時間，都把目光集中在這副染滿了鮮血的天九牌上。

唐竹權覺得有點奇怪。

這副牌九有甚麼好看？

× × ×

原本沉寂了幾百年的金蘭城，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比長安城還要熱鬧的地方。

這裏的人口雖然遠遠比不上長安城，但所發生的事，却足以震動整個武林。

龍城壁是近十年來江湖上崛起得最快的年青刀客。

司馬血是當今武林首屈一指的殺手之王。

唐竹權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

光是這三個人，就足以在任何地方，做出任何驚天動地的大事。

何況在大勝廳外面，還有一個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老卜」賭的是骰寶。

這個「老卜」，當然不是眞的老卜，而是孫一酸易容喬裝的。

在孫一酸不遠處，有一對中年夫婦，男的長相粗魯，而女的却是羞人答答，幾十歲的女人還像少女般，差點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她當然不敢抬起頭來，因爲她一抬起頭，頦子上的喉核就會顯露出來。

他並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而且就是酸甜苦辣四大高手的老二唐也甜。

唐也甜喬裝成爲女人，首先要犧牲了頷下的鬍子。

替他易容的，也是龍城壁。

唐也甜性格爽朗豁達，雖然易容男扮女並不有趣，而且也跡近肉麻，但他沒有反對。

他的「丈夫」，看來年紀最少已在四十開外。

但實際上，他却是個年青的劍客——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孫一酸賭得很兇。

但衞空空和唐也甜這一雙「夫婦」，却只是小小的押注而已。

他們忽然發覺項烈火失了踪。

項烈火原本是喬裝闊商的，但現在到處都看不見他。

衞空空悄悄的對唐也甜道：「項烈火可能已遭不測。」

唐也甜道：「你有沒有發覺左邊角落裏，有一個白臉的傢伙？」

衞空空道：「他就是井一功！」

唐也甜道：「不錯，井一功下毒的手段，異常厲害，你要小心一點。」

衞空空又看見井一功的不遠處，另有一個賭客。

在他的腰間，懸着一口精鋼打造的長劍。

這一口劍雖然並非寶劍，也不是名劍，但倒算得上是一柄好劍。

衞空空冷冷一笑。

只要有劍，他就能够把井一功的腦袋砍了下來！

他悶聲不响，走到那個賭客的面前，拍拍他的肩膊。

這人的劍很不錯。

但他的武功却是第八流的。

他也許賭得有點昏了，同時他賭博的時候，最討厭別人拍他的肩膊。

所以，當衞空空拍拍他的肩膊之後，他憤然一拳就向衞空空的臉上打去。

但他這一拳並不是打在衞空空的臉上，而是打在一柄劍的劍柄上！

× × ×

這個第八流武功的賭客，登時漲紅了臉，心中又驚又怒，又是羞慚。

原來那柄劍竟然是他自己的。

只見衞空空手執劍鋒，却把劍柄向他的拳頭上迎了上去。

如果衞空空握的是劍柄，而又用劍鋒迎向他的拳頭的話，那麼他的拳頭勢必被削開兩邊。

他正想大聲叫喊，衞空空又巳把劍揮動，斜斜一劍猝然刺出。

衞空空這一劍，當然不是對付這個無

辜而又膿包的賭客。

他只不過是向他借劍而已。

霍！

霍！

霍！

一劍復一劍，三劍之後，已把井一功逼得魂不附體。

井一功早就已經注意到這一雙中年夫婦。

他只覺得這兩人有點可疑，但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這個中年漢子雖然沒有帶劍走進賭坊，其實却是名震天下的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衞空空殺人，一向都不靠甚麼寶劍。

他平時所用的劍，比那個第八流武功賭客的佩劍更加不如。

但平平無奇的一柄劍，落在衞空空的手裏，就會變得光芒四射，殺氣騰騰。

井一功的用毒功夫，無可懷疑是第一流的。

可是，衞空空也不是初出道的無名小卒，他既已借劍在手，一經發動攻勢，如何還有餘地讓井一功施放毒藥暗器？

井一功勉强避了三招。

當衞空空劈出第四劍來的時候，他已經把一蓬毒針扣在手中。

這一撮毒針，歹毒無比，而且數量極多，最少也超過三百口以上。

可是，衞空空早已看透了他的動作，第四劍劈出去的時候，已完全封死了對方的雙手。

井一功雖有一雙靈活的手臂，但竟然無法揚起。

他的手一揚，立刻就會斷在衞空空的劍下。

井一功倏地一聲大喝，翻身欲退。

可是衞空空的劍，已在這個時候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 × ×

井一功已伏誅。

金蘭賭坊立時亂成一片。

直到這個時候，唐也甜終於找到了項烈火。

項烈火的一雙手，已被砍掉，他的腦袋，却插着一柄鬼頭大刀。

唐也甜是在賭坊後的一條窄巷內發現項烈火的屍體的。

他抱起了項烈火的屍體衝回賭坊內。

他闖到了大勝廳前。

司馬血正與無名氏殺得天昏地暗。

坐在廳中的鐵四，突然把面前的三十二個天九牌撥開。

他的動作很快。

但龍城璧的刀却更快。

天九牌的下面，原來竟然有一個小小的銅盤。

銅盤上有一灘血。

那不是人血，而是狗血！

這些狗血，也不是普通的狗血，而是早已染上了奇毒的狗血。

這種狗血，任何人只要沾上一點點，立刻就會全身潰爛而死。

鐵四顯然早有準備，想用這種毒血對付司馬血和龍城璧。

但龍城璧居然早已看穿了他的陰謀。

鐵四大怒，金算盤的算珠，像連球炮般向龍城璧射去。

但龍城璧已拔刀在手，這些算珠又如何能把他傷害？

只聽得一連串叮叮噹噹的聲响，清脆之極。鐵四所射出的金算珠，全部被風雪之刀擋了開去。

鐵四一擊不中，算盤上突然亮出了一截劍鋒，又再向龍城璧撲去。

唐竹權沒有動手，他突然發覺這一個鐵四的武功，竟然猶在無名氏之上。

如果無名氏就是飛鯊魚婁嶽，那麼婁嶽也未免有徒具虛名之嫌了。

倏地，碧血劍一陣急攻，無名氏已招架不住。

飲血金槍所抖動的圈子，已經越來越窄。

司馬血突然大喝一聲，薄而銳利的碧血劍，已貫穿過無名氏的心臟。

無名氏悶哼一聲，頹然倒下。

司馬血用劍一挑，刺破了他的人皮面具，然後親手把面具解下。

人皮面具下面的一張臉，赫然又是鐵四！

× × ×

經過再三檢視之後，司馬血可以肯定這一張臉就是鐵四，而不是飛鯊魚婁嶽。

但現在正與龍城璧殺得難分難解的鐵四又是誰？

撲朔迷離的事還不止此，正當兩人劇戰方酣的時候，大勝廳外又出現了一個與無名氏剛好一模一樣裝扮的黑袍人。

他的臉上，戴着一套慘綠色的人皮面具。

他的手裏，也同樣有一桿飲血金槍！

唐竹權大聲一喝：「他奶奶的龜孫子，懞頭懞臉，吃老子三掌！」

黑袍人冷笑一聲，槍勢暴起，彷如毒蛇般飛刺唐竹權的肚皮。

只見槍如急雨，槍影重重，狂風暴雨般向唐竹權刺去。

唐竹權大笑，別看他身材肥大，身手之靈活，居然堪與殺手之王媲美。

龍城璧突然大喝道：「他就是飛鯊魚婁嶽！」

× × ×

黑袍人嘿嘿冷笑。

大勝廳四週，突然又同時出現了一羣灰衣武士。

這一羣灰衣武士，每個人所使用的兵器，都不相同。

在灰衣武士中，還有一個面色陰森可怖，相貌猙獰兀突的老人。

他就是地門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毒獅子花五爺！

× × ×

龍城璧沒有看錯。

這一個黑袍人，就是飛鯊魚婁嶽。

金蘭八傑中的老七無名氏，也就是婁嶽。

江湖中以爲鐵四是八傑中的首領，但事實並非如此。

眞正的首腦，是婁嶽。

在長生店出現，把龍城璧等人引到金蘭賭坊大勝廳的，並不是無名氏，而是鐵四。

而坐在大勝廳冒充鐵四的人，原來卽

是金蘭八傑裏的老大談律。

談律也擅長使用金算盤這類武器。

而且，若論眞實本領，他猶在鐵四之上。可惜他今次碰上的對手，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三十招之後，他已無法抵擋得住風雪之刀的威猛攻勢。

「噗」一聲响，雪刀刺進了談律的左腰，刀鋒染血足足一尺。

談律捧腰翻倒。

金算盤上已無算珠。

他可說是敗得心服口服了。

× × ×

地門的精悍戰士，幾乎已全部集中在這一座賭坊之內。

這是決定性的一戰。

衞空空殺性大起，砍腦袋劍法像斬瓜切菜般，連殺六個灰衣武士。

花五爺今次動用了一柄巨斧，他第一個面對着的對手，就是孫一酸。

孫一酸的鍊魂穿冰手，已在大勝廳外殺敗了麥尙鷹。

麥尙鷹的鷹爪功，本來並不比孫一酸的鍊魂穿冰手爲弱，但他原本的銳氣，已在長生店中被司馬血挫了一大半。

士無門志，人無銳氣，又焉能不敗。

花五爺親眼看見麥尙鷹死在孫一酸的手下。但直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未曾認出，眼前這個鄉下佬，原來就是孫一酸喬裝扮成的。

孫一酸一見花五爺，就奮不顧身的向他撲攻。

花五爺是孫一酸的死敵。

如果不是花五爺，甘亦苦與何其辣現在還一定活着。爲報盟弟之仇，就算拚個同歸於盡，也在所不計。

可是，他畢竟武功不及花五爺。

還不滿十招，花五爺的巨斧已在他的胸膛上劈了一記。

這一斧，本該立時把孫一酸殺掉，但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有人拉了孫一酸一把。雖然孫一酸仍然難免受傷，但一條性命總還可以保住。

花五爺瞠目而視，只見眼前一亮，出現了一個手持金杖的白袍老人。

花五爺的巨斧倏地一震，脫口道：

「方天環！」

白袍老人冷冷一笑，金杖頓地，鏗然有聲：「花五，你倒還認得出老夫就是方天環！」此言一出，正與唐竹權酣門中的婁嶽，登時爲之又驚又喜。

他驚的是方天環突然出現，形勢對地門自然有所不利。

但他却又看見方天環手中握着的，正是他夢寢以求，渴望了多年的天杖！

方天環手中的金杖，就是天杖。

只要把天杖奪過，婁嶽就可以成爲天地門的總門主，而且更可以得到天神地魔遺留下來的五套絕頂武功秘譜。

對於婁嶽來說，那實在是一種極大的誘惑！

× × ×

花五爺以爲今次將會與方天環拚個死活，但方天環却突然退了開去。

他甫退開，另一個老人却緩緩地從他身後走出來。

花五爺冷冷喝道：「你是誰？」

老人淡淡一笑：「咱們都是來自販馬鎭的人，你總不會不知老夫的名號罷。」

花五爺的身子猛然地一震：「叢老太爺？」

老人微笑着：「正是老夫。」

花五爺一雙兇猛的目光，在叢老太爺身上打量片刻：「好！好一個叢老太爺，算是老夫的手下都瞎了眼，竟然沒有查出叢家莊居然是個藏龍臥虎之地。」

叢老太爺淡笑道：「蠻龍臥虎四字，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方家叔侄一直都在叢家莊內，只怪你們消息不够靈通而已。」

花五爺恨得牙癢癢的。

他恨不得一斧就把這個可惡的老人活活劈死。可是，他的巨斧還未出手，背後就已挨了一箭。

× × ×

一箭穿心，連箭的末端也幾乎越胸而出。

好厲害的一箭。

花五爺蹌踉轉身，臉上怒容如火。

「甚麼人，橫施暗箭？」

不遠處倏地傳來了一個人激動的聲音：「花老賊，還認得我嗎？」

花五爺一怔。

這個人竟然是個女人。

這個女人已超過三十歲，但容貌仍和十二年前同樣的美麗。

花五爺沒有忘記她。

她本是販馬鎭一個老敎頭的孫女兒。

十二年前，花五爺做過一件世人絕不能原諒的事。他殺了老敎頭，還把他的孫女兒强施粗暴。

花五爺早已忘掉這一件事。然而，因果循環，報應不爽。

十二年前幹下的罪行，到今天已是償還欠債的時候。

這個可憐的女人，叫萱萱。

萱萱的箭法是叢老太爺親自傳授的。

因被殺的老敎頭是叢老太爺的棋友。

老敎頭被殺之後，叢老太爺就再也沒有奕棋，他只是秘密地傳授萱萱練箭。

明刀明槍，萱萱絕不是花五爺的敵手。像花五爺這種人，被一個女人施放暗箭把他殺死，的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 × ×

唐竹權的五絕指法，雖然厲害，但婁嶽的飲血金槍，却以長制短，空拳赤手的唐竹權，顯已落在下風。

龍城璧立時拔刀上前，迎戰婁嶽。

金蘭賭坊本已成爲地門的天下。

但花五爺戰死，方天環和叢老太爺的突然出現，却使到原來的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

婁嶽且戰且退，終於被龍城璧步步進迫，追來到長街之上。

× × ×

月圓之夜。

雪刀浪子大戰飛鯊魚。

這是武林上具有歷史性的一戰。

誰將勝？誰將負？

戰況如何，拚搏是否激烈？

他們是大戰千招之外方分勝負？

還是一招即判生死？

奇怪得很，雖然金蘭賭坊內有許多人，但竟然沒有一人目睹此戰的經過。

明月已藏在雲霧裏。

× × ×

這正是金蘭賭坊內外殺得天昏地暗的時候。天門與地門十八年來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將會在這一個地慘天愁的晚上，得到解決！

雖然這一戰極其慘烈，但却早已在每一個人的意料之中。

方天環和叢老太爺，並不是兩人前往金蘭城。

他們更率領着天門高手共二十九人。

這二十九人的武功，也許比不上那些灰衣武士，但士氣却遠較對手高昂。

天門谷慘被屠殺，激發了天門中人的鬥志。方天環與叢老太爺及時趕到，無疑是這一戰的重要轉捩點。

何況司馬血，衞空空，唐竹權都齊集在此，難怪婁嶽最後一句說話說道：「天亡我也！」

× × ×

雖然晚上的風吹來有點冷，但龍城璧的額上，却滿是斗大的汗珠。

他的額上有汗。

他的胸前却染滿了鮮血。

那是婁嶽的血。

也是他自己的血。

短兵相接，龍城璧右胸捱了一槍。

這一槍雖然未曾殺死龍城璧，但却使他流出大量的血。

龍城璧不想死。

他用最好的金創藥，敷在傷口上。

他要留下自己的性命，去享受人生。

在雪刀浪子的心目中看來，人生值得享受的事很多。

誅殺强梁巨寇，斬除人間妖孽，也是享受的一種。

人生實在太矛盾了。

殺人是痛苦的，也是痛快的。

那要看殺的是甚麼人而定。

婁嶽刺了龍城璧一槍，但他却連捱兩刀。這兩刀幾乎把婁嶽的肋骨全部砍斷。

飛鯊魚已飛不起來了。

地門裏的江湖敗類，也悉數被送進地獄裏！

× × ×

金蘭八傑，包括「無名氏」婁嶽在內，全部活不過這個晚上。

但孫一酸却在這一役，勇戰受傷。

受傷之後，他仍然再戰。結果，他殺敵十餘人，但却筋疲力歇而死。

唐也甜黯然神傷。

酸甜苦辣四大高手，就只剩下了他一人。

婁嶽與龍城璧激戰了多久。

這一點，連龍城璧都說不出來。

現在，他躺在一輛很舒適的馬車裏，車廂內有一個酒罎。

但酒罎內沒有酒。

連一滴都沒有。

酒罎內只有清茶。

駛駕着馬車的人，就是唐竹權。

龍城璧受了傷，不能喝酒。

唐竹權却在大喝高粱，酒香連後面幾輛馬車上的人都嗅得到。

× × ×

陽光燦爛，晴空萬里無雲。

幾輛馬車，來到了一條岔路面前。

唐竹權把馬車停下。

後面有一輛馬車緩緩趕上。

那是方天環和叢老太爺的馬車。

方天環已取回了地杖。

原來婁嶽那一桿飲血金槍就是地杖。

地杖的外層鑄上了黃金，再加上槍頭，其實就是地杖。

金銀天地雙飛杖，又再重合。

天地門經過了這一場慘烈的戰爭之後，元氣大傷，再也難以恢復舊觀了。

雖然方天環得到了天地杖，但他並沒有到少林寺去取回那五塊豹皮。

他不想再爲練武而浪費歲月。

他已年紀老邁，而方玉輝又是個白痴，就算練得天神地魔的武功，又有何用。

江湖人。到底他們追求的是甚麼？而得到的又是些甚麼呢？

（全文完）

四象拳剛柔相濟

希雲

中國的功夫十分深奧，有些功夫現時已經失傳，在數十年前却仍然有人懂得使用它的，四象拳就是這一類的武功，照武林中人稱述：這一派的奇妙地方純然在乎出手，出手之際，好像有一條氣帶動，似是有形，又像無形，難以捉摸，給它打中，便會受到很大的衝擊，整個仆倒，如果對方直衝過來，順勢一推，他就跌得更加沉重。

這種拳理跟八卦掌相差不遠，但却有很大分別，八卦掌所用的是掌勁，至於四象拳却以運氣爲主，等於內功，氣勁遍佈全身之後，具有特殊的知覺，倘若身外有種物體侵進來，不管是拳脚抑或刀槍，剛剛接觸他的氣，還沒有接觸他的身體，就已知道，故此，跟他搏鬥時，很難打赢他，就因爲他有一種氣保護全身。

這種拳脚在山東與河北兩省特別盛行，山東方面，敎四象拳的高手有郭振恆，河北則有董永川傳授，兩人是同門的兄弟，由師傅嚴擇善那邊學習得來，只是技成之後，分道揚鑣，各謀發展而已。

董永川曾經在中央國術館露了一手，當時舉辦全國的國術考試，邀他抵達南京作高級的評判員；他當然沒有意思跟後輩角逐，但因各人很誠意的邀請他，也可見他把這一派功夫表演出來，增廣見聞，他認爲盛情難却，於是當衆在台上表演四象拳，表演之後他還站在那個地方揮手揚聲，請別人用石頭，向他拋擲，包管沒有一塊能够擊中他的身體。

當時有些人爲了好奇心驅使，果然拾起石塊向他擲去，因爲那些石頭要擲到二丈過外，當然不會很沉重的，再者，石頭太重，難以擲得快速，故此各人所檢的石頭向他拋擲時，只是細小的石塊，奇怪得很，那些石頭還沒有抵達他的身體時，已經跌落，如果石頭較爲沉重，他就伸手輕輕一揮，一定把它撥開，果然二三十人用石頭拋擲，沒有一塊能够打中他的軀體中

部，後來他向各人解釋，認爲那是一層氣保護自己的影响，他一生鍛練的就是這種氣，不消說，在場各人看了，非常佩服。

董永川跟着把他得到四象拳經歷說出來，他學習技擊的原因就是體質孱弱的關係，當時他的父親是在北京經商，經營大小麥和大豆的生意，河北是豆麥出產的地區，每年豆麥收成之後，他的父親就親自下鄉向農人收購，根本上以誠信爲主，故此，各人十分尊敬他，很樂意跟他交易，久而久之，他在此經營的益豐莊這間南貨店就生意特別旺盛，有些遠客到北京辦貨，稍爲認識，董翁總是熱誠招待，全部免費，故此，那些遠客都把益豐莊看做客棧，各人談論起董翁，無不敬重。

董翁中年過後靠近花甲，然後生了這個獨子，他就是董永川，永川從小就體弱多病，經常對着個藥煲，雖然有不少醫生診治，他仍是容顏消瘦，有如肺癆一般，董翁賺了大錢，兼且得一個兒子，當然希望他身壯力强，百計求醫，那時陝西一位商人叫做凌博圖，經常到長安市買糧食，順帶到北京辦貨，有一次，凌博圖抵達北京，到了益豐莊，身邊有一個道士裝束的人同行，此人大概花甲過外，六十多歲，鬚鬢與頭髮微帶白色，可是精神充沛，看起來非常健康，凌博圖介紹給董翁認識，說出這個道士姓嚴，名叫擇善，乃是西嶽華山希夷觀的隱士，精於氣功，一向不問世事，這次偶然到希夷觀一遊，跟擇善道士下棋消遣，談及武功，知道他不止是武功厲害，而且懂得搏鬥，創立一種特殊的拳脚，既然可練氣功，兼可打鬥，稱做四象拳，這種拳脚並無馬步，全靠運氣保護自己，體弱之人，如果經常練習，一定化弱爲强。董翁聽了，並沒有特別注意他，不料嚴擇善在益豐莊居住幾天，忽然發生一宗意外事情，使他對嚴擇善另眼相看。

那時北京由軍閥曹錕統治，根本上所有士兵在市上橫行無忌，有如賊寇，那些人經常借着徵收糧食爲名，實際上却向商人騷擾，對於商人貨物運輸，隨時檢查，任意携取，所有人都怕生事，故此敢怒而不敢言，更加不敢反抗。

那天，忽有曹錕的士兵二十多人，由一名隊長率領，走進益豐莊購買大麥，不問價錢，抓起五包大麥，隨意給多少錢，便即叫士兵抬走，這個隊長所付的錢僅有售價十份之一，損失太大了，董翁不能不上前交涉。殊不料隊長說這是徵糧的，根本不付分文，店主也無權過問，董翁既然抗命，便抓住他毆打。

益豐的店員看見店主受辱，上前勸告，更加激起隊長把火，伸拳踢脚，見人就打。這個隊長特別高大，正式山東大漢，拳風虎虎，武功相當好，一出手就把店員打到東歪西倒，頭破血流，那時嚴擇善與凌博圖在舖頭裏面聽見打鬥之聲立刻奔出，看見隊長有如猛虎下山，亂闖一頓，董翁不知道撞痛什麼部位，跌在地上無法起來。嚴擇善趕快上前勸告，希望他罷手，怎料隊長不由分說的一招「黑虎偸心」向嚴擇善兜胸打去，此人力大如牛，以爲一拳就可以把他打到飛出一丈過外的地方，殊不料他的拳頭還沒有抵達嚴擇善的身體，已被擇善反撲，把他踢離數丈，在場的人都看見隊長揮拳毆打，但未見嚴擇善動手，何以那個隊長未打先跌呢？確是莫名其妙。隊長本人一跌之後，也覺得詫異，他沒有看見老翁動手，只覺一陣微風掃過，就像是有人把自己拉跌，他在京城有如惡霸，向來無人敢捋虎鬚，至於白髮老翁，怎會給他看在眼裏呢？他雖然跌了一交，並未受傷，爬起即時再行，一招雙龍出海，兩個拳頭一齊撞擊對方的胸部，他以爲一招就把嚴擇善打到嘔血。

不料嚴擇善拳來不避，只是把右手一揮，那個隊長又向後跌去，這一跌幾乎撞破頭顱，但却使右腿撞傷，無法站起來。他的手下有二十多人，眼見他給人打倒，上前帮手，抬大豆和大麥的人也把貨物放下，就用担挑向嚴擇善圍攻，可是，各人只見他張手作圓形的活動，對方不管用何種兵器進攻，很快就給神秘的氣浪推走，自動仆跌。隊長看見各人圍攻，仍然鬥不過那個老人，不敢戀戰，趕快爬起來，喝令那些兵士一齊退去。

董翁在北京很大體面，事後立刻拜託朋友找高級長官帮忙，不再過問此事，於是，這一場打鬥就莫名其妙的結束。

董翁眼見嚴擇善的氣功如此厲害，十分崇拜他，想起自己的兒子永川，身體孱弱，立刻使人帶到擇善面前，叩見師傅，問他能否使孩子化弱爲强。嚴擇善細心看看，伸手摸摸永川筋骨，然後說：「你的兒子先天後天都弱，一定要根本治療，才能够反弱爲强，照我看，他要苦學四象門的功夫，不能够在家裏學習，如果做父親的能够暫時割愛，讓我帶他到華山住上五年左右，四象門的武功學齊，保證他的身體判若兩人。」

董翁聽了，發生興趣，此外還爲愛子的健康着想，索性讓永川跟隨他到西嶽華山暫居，於是，凌博圖與嚴擇善在益豐莊再住半個月，看見士兵並無再來騷擾益豐莊，然後告辭，董永川亦跟他一齊去，此後就住在西嶽華山。

嚴擇善的四象拳功夫，一直都沒有敎授給外人，至於希夷觀的道士，也僅有一部份人學得到，但却沒有甚麼人練得成武林高手，反而從俗家帶回來的郭振恆和董永川學習十分齊全，大概是因爲兩人的年紀還輕，而且很有毅力，加上了西嶽華山的風景優美，能够養靜，朝夕學習，故此有特殊的成就，在五年之內，嚴擇善道士並未離開過他們去外邊雲遊，因此，四象門的功夫學到八八九九，後來嚴擇善因年老病逝，臨危的時候告訴他們，四象門的功夫已經全部敎齊，希望他們兩個把它發揚光大，後來一個向東山發展，另外一個在河北敎授，但要注意這一點，除非某一個弟子品德特別好，而且武功很有根基，才能够把這一門派的秘奧全部指點出來。

在嚴擇善這方面說，也是很有道理的，但却因此影响到這兩位大師傅的心理，沒有把四象門的功夫全部敎足。第一傳的弟子已經未能學習齊全，再傳的弟子當然是更差一點，如此者，一傳再傳，數十年後，四象門就逐漸變成一個很遙遠的門派，懂得它的人不多，學習過四象拳，而且眞正能够運氣，出手傷人的武林中人，少而又少。

（完）

戒鉢風雲（一）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 皐·文
子 成·圖

荒山遇知己　悲憤戴天仇

這兒是荊山，峯巒綿亘，溝壑無盡，走幾天不見到人烟是常事，自然更難得見一個行人了。

不過難得見到並非絕對沒有，此時就有一條人影在山道上踽踽而行。

她是一位女人，身着青衣，青絹包頭，一對窄窄的小蠻靴隨着起落的腳步，在山道上發着清脆的音響！

論長相她是美麗的，年歲也不過雙十上下！

唯一令人遺憾的是她的神情，陰森，冷酷，在她那木訥的面頰之上，找不出絲毫感情上的變化！

她還揹着一個包裹，拿着一柄藥鋤，敢情她是到山區採藥來的。

現在晚霞祇剩下一抹餘暉，夜幕正逐漸爬上山頭，她如非知道何處可以投宿，決不會在這般時辰來到此地。

她的確找到了預期投宿之處，祇可惜那是一片瓦礫，而且青烟嬝嬝，餘燼猶溫，還有幾具橫陳的屍體，呈現一幅刦後的慘烈景象。

她向瓦礫，屍體，投下冷漠的一瞥，身形一擰，仍然沿着山道走去。

此處難留人，自有留人處，瓦礫，屍體，又與她有何相干？

她剛剛提起腳來準備踏出一步，忽然就地一個旋轉，那一步反而踏了回來。

難道她忽然改變了主意？

難道她生出了同情之心？

不，她的面色仍是那麼冷酷，感情上找不出半點波動！

她祇是對那些屍體發生了興趣，雙目冷焰迸射，向他們瞧了過去！

原來當她準備離去之際，忽然聽到一聲微弱的叫喊「救命……」

救命二字，祇有人類才能叫出！

此時此地，除了她自己，就祇有那些屍體才是人類！

難道其中尚有重傷未死之人嗎？

重傷未死，的確需要救命，同爲人類，見死怎能不救？她怎能不管！

於是，她走向那些屍體，一個一個檢查！

良久，她抬起頭來，緩緩吁出一口長氣！

敢情這般人屍骨已寒，生命早已是明日黃花了，他們如何還能喊出「救命」二字？

那該又是誰在呼叫？

難道會是她的錯覺？

或許是死者寃魂不散，在爲他們的慘死叫寃吧！

青衣姑娘胸懷坦蕩，她不在乎魑魅魍魎，祇不過這等陰森森的地區，仍然以及早離開爲宜。

於是，她再度舉起步，向山道急馳而去。

但……

「救命……救命……」

深山寒夜，萬籟俱寂，這兩聲求救的呼喊，她聽得清晰無比。

腳尖一點山道，身形倒縱而起，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撲向一堆瓦礫。

因爲據她的判斷，那呼救之聲像是由瓦礫堆中傳出。

「救……救命啊。」

這回她聽得更清楚了，瓦礫之中，的確是有一個等待援救之人！

她撥開瓦礫，發現底下是一塊硬的木板，掀開木板一瞧，原來是一個頗爲寬大的地窖。

第一個映入她眼簾的，是一張清秀的面頰，雖然蒼白了一點，但輪廓的挺拔秀逸，堪稱塵寰罕見。

青衣姑娘呆了一呆，冷冷道：「算你命大，上來吧。」

「多謝姊姊，我這就上來。」

他緩緩立起身來，沿着土梯向上走，也許由於饑餓及驚嚇，竟然腳下一虛，又向地窖滾了下去！

經過一陣喘息，他再度往上爬，這回手腳並用，終於爬了上來！

「多謝姊姊，我爹娘呢？」

他手腳顫抖，倉惶四望，瞧到眼前的情況，已經焦急得六神無主了！

青衣姑娘撇撇嘴，本想諷刺他幾句，但又有點不忍，遂向那邊的屍體一指道：「你自己去瞧。」

其實他已經瞧到了，不待青衣姑娘指點，他已奔了過去。

「爹……娘……」

這一聲悲嚎，比孤猿夜啼還要悽厲，空山絕壑，回音四應，好像天地都與他同悲一般。

爹娘慘死，家破人亡，而他祇是一個不明世事的孩子，人間悲慘之事雖多，像他這等不幸的倒不多見。

在一陣聲嘶力竭的悲泣之後，他竟然暈了過去，不知過了多久他才幽幽醒來。

他忽然一蹦而起，雙目圓睜，冷靜的瞧着他爹娘的屍體。

這是悲傷的極致，別看他手無縛鷄之力，此時如果叫他殺人，他會毫不考慮一刀刺去的。

在一旁打坐的青衣姑娘嘆息一聲道：「要報仇是以後的事，現在還是先安置你父母的遺體吧。」

這話不錯，死者以入土爲安，他不能讓他的父母就這麼暴屍荒野。

祇不過他張目四望，瞧瞧那些斷瓦殘垣，再瞧瞧他身上滿是塵土的藍衫，看了半天還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姊姊，怎麼辦？」

「將你父母的遺體放到地窖中吧，那豈不是一個天然的墳墓？」

「可是……可是……」

「現在不能講究甚麼了，除此之外你還有更好的辦法？」

藍衫少年的確沒有更好的辦法，他不得不聽從青衣姑娘的建議。

他們協力將藍衫少年父母的遺體放進地窖，然後用磚石牢牢的封閉，待工作完成，天邊已現出一絲曙光了。

青衣姑娘找來井水，再由包裹中取出乾糧分了一些給藍衫少年，待塡飽肚皮，她才輕咳一聲道：「我該走了，你自己保重吧。」

藍衫少年急道：「姊姊，我想……」

青衣姑娘問道：「你想怎樣？」

藍衫少年說道：「我想……我想跟妳走。」

青衣姑娘一怔道：「跟我走？那可不行。」

藍衫少年惶然道：「姊姊，妳一走叫我一個人怎麼辦？帶我走吧，姊姊。」

一個孤苦伶仃的大孩子，在這荒山野嶺，猛獸出沒之區實在很難生活下去，青衣姑娘考慮半晌，終於點點頭道：「我可以帶你出山，但你總不能永遠跟着我，你有沒有親戚？我送你去。」

藍衫少年道：「我爹有一個方外之交，是少林寺的和尚。」

青衣姑娘應聲道：「哦，他叫甚麼法號？」

藍衫少年道：「他叫無塵，是達摩院的一位長老。」

青衣姑娘道：「好吧，咱們走。」

藍衫少年向他父母的墳墓拜了幾拜後，才含着淚水跟隨青衣姑娘踏上山道，這雙萍水相逢的少年男女，就這麼結伴而行了。

「喂……」

「甚麼事？姊姊。」

「你叫甚麼？」

「我叫丁兆白。」

「你爹娘是誰害的？」

「不知道。」

「不知道？你爹將你藏進地窖之時，就沒有告訴你麼？」

「我爹祇說仇人來了，沒有說仇人是誰。」

「這就難辦了，你會不會武功？」

「我爹娘都會，但他們沒有教我。」

「爲甚麼不教你？」

「因爲我從小就有病，我爹爲了替我治病才由荊州搬到山裏來的。」

「你爹會治病？」

「會，一般人都稱他……」

「稱他甚麼？你怎麼不說了？」

「很難聽嘛，所以我不想說。」

「你應該說給我聽的，因爲我可以帮你判斷誰是你爹的仇人。」

「這樣……好吧，別人都稱他地獄醫生。」

「哦，地獄醫生丁虬就是你爹？他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祇不過他的仇人太多，如果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就很難判斷了。」

「姊姊……」

「兄弟，你好像有話要說？」

「是的，不過我想先請問姊姊的姓名，可以嗎？姊姊。」

「當然可以，我姓蘇，名叫采蓮。」

「蘇姊姊，妳適才說蛛絲馬跡，有件事祇怕與此事有關。」

「哦，你說說看。」

「上個月有兩個人找到咱們家裏，結果被我爹打跑了，這個月初又來了四名大漢，他們抬着一個女人，要我爹給她看病，爹不肯看，他們又打起來了，原來那個女人是裝病……」

「後來呢？」

「那女人武功很高，我爹以一敵五，打他們不過，後來我娘入加了戰團，他們才知難而退。」

「你有沒有聽到那些人爲甚麼要找你爹？」

「聽到一點，他們好像向我爹要一個鉢子。」

「鉢子？爲一個鉢子而勞師動衆，最後你家還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慘下場，這個鉢子必然十分重要了，你可知道那是甚麼樣的鉢子？」

「不知道，我沒有見過，也從未聽爹說起。」

丁兆白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十八歲也不算小了，按說他應該甚麼都懂，甚麼都明白！

可是他從小就有病，是一個嬌生慣養，一直在父母呵護之下的孩子，地獄醫生不告訴他江湖恩怨，在情理上倒也說得過去。

不過此事決不簡單，他所說的「鉢子」必定不是凡物，爲了滿足好奇之心，蘇采蓮決定查個明白！

在晌午時份，他們歇了一會，吃過乾糧便待上路，蘇采蓮忽然哼了一聲，由懷中掏出一隻鐵製的圓筒交給丁兆白道：「丁兄弟：你拿着這個，待會如若有人對你不利，姊姊又無法分身照顧你的時候，你祇要將圓筒粗的一端向着對方，用手指壓一下紅色按鈕，就會有大蓬毒針射出，不過毒針祇能使出七次，非到萬不得巳千萬不可浪費。」

丁兆白道：「姊姊，你說會有人對小弟不利？」

蘇采蓮道：「人心難測，咱們不得不小心一些。」

丁兆白剛剛將鐵筒藏入袖中，忽然目注前方，面色一變。

因爲他瞧到兩條人影正向他們飛奔而來，由對方快速的身法推想，這兩人的身手必然不凡。

片刻之後，來人巳停身八呎之外，丁兆白心頭一震道：「姊姊，這兩人曾經向我爹找過碴，咱們可得當心一些。」

蘇采蓮道：「別担憂，你小心照顧自己就是。」

那兩人一胖一瘦，年齡約在三至四十之間，祇是瘦子目光銳利，擧止沉穩，功力似乎較胖子更高一籌。

他們先向蘇采蓮打量一眼，胖子嘻嘻一笑道：「好一朶空谷幽蘭，咱們以前怎麼沒有瞧見過？」

瘦子道：「別節外生枝，咱們辦正事要緊。」

胖子道：「瞧你，那小子手無縛鷄之力，煮熟的鴨子還怕他飛了不成？」

瘦子道：「這個麼？不怕一萬，祇怕萬一，要是把事辦砸了，四爺可不會饒恕咱們。」

胖子眉峯一皺道：「別說得那麼嚴重，咱們先抓下那小子就是。」

他們害怕將事弄砸，兩人倏的一分，逕向丁兆白撲去。

但人影一閃，一股勁風同時向他們的面頰撞來，他們來不及作任何反應，一左一右巳挨了一記淸脆的耳光。

這一記耳光打得十分之重，他們一連退後三步，才勉强將身形穩住。

及定睛一瞧，敢情打他們耳光的正是蘇采蓮，這口氣可大了，被女人打耳光，這口窩囊氣他們如何承受得起？

「臭娘兒，妳找死了。」瘦子一挺長刀，便待向蘇采蓮進撲。

胖子伸手一攔道：「別這樣，瘦子，這小娘兒嫩得像豆腐，美得像一朶花，你忍心下得了手我還捨不得呢，這樣吧，你去收拾那小子，這娘兒交給我來侍候。」

瘦子道：「別他娘的色迷心竅了，這娘兒可不是甚麼善男信女，要不咱們一起上，先將她收拾下來再說。」

想到適才那一記耳光，胖子不敢再作堅持，他明白，豆腐之中藏有鋼針，花朶却是帶刺的玫瑰，不過他還是有點憐香惜玉，不願聯手對付這麼一個嬌滴滴人兒。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姑娘，妳是誰？」

蘇采蓮哼了一聲，對胖瘦二人連正眼都不屑一顧，祇是回頭對丁兆白說道：「兄弟，咱們走。」

胖子啊了一聲道：「敢情那個丁老頭還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兒，可惜四爺沒有見到。」

瘦子道：「這很簡單，咱們請她回去就是。」

胖子道：「好主意，咱們上。」刀光急閃，胖瘦二人由左右兩方攻了過來。

這兩人功力不弱，聯手攻敵之際，配合得也頗爲緊密，但胖子忽然覺得虎口一震，掌中的長刀巳被蘇采蓮以藥鋤蕩開，接着兜胸挨了一掌，他那龐大的軀體竟然飛了起來。

蘇采蓮這幾下動作不祇是乾淨俐落，內力之强也使瘦子心頭一懔。

按胖子那種龐大的體型，常人擊他一掌，必然如同蜻蜓撼石柱，但蘇采蓮却一掌將他擊斃，還能將他擊得飛了起來，如此强勁的內力，怎能不使瘦子驚心動魄，頓萌退志？

高手過招，在進攻失利之際，要全身而退也非易事，瘦子知道這一點，所以他想以進作退。

「小賤人，大爺就跟妳拚了。」

他是眞的要拚，不過那祇是一把暗器而巳，暗器分做兩起，一部份奔向蘇采蓮，另一部份却向丁兆白奔去。

暗器出手，翻身就逃，急如喪家之犬，向亂石叢林之間猛竄去了。

這一招够絕，也够狠，無論蘇采蓮如何高明，必然會弄得手忙脚亂！

的確，縱然暗器傷不了她，丁兆白可就成了箭靶子，她除了自救，還得援救不會武功的丁兆白。

祇是瘦子這一記絕招並沒有難倒蘇采蓮，如果他還敢扭頭瞧多一眼，不嚇得目瞪口呆才怪。

一綫青光，急如流矢，蘇采蓮那嬌小的身形忽然冲霄而起，在瘦子煨毒棗核釘還未到達之前，就巳脫身暗器射程之外。

她身在空中，雙袖急拂，奔向丁兆白的煨毒棗核釘竟被她雙袖揊起的罡風掃到一片樹林之中去了！

她並未追趕瘦子，祇是飄身而下，落在丁兆白身側道：「兄弟：你還好吧。」

丁兆白早巳嚇得眞魂出竅，面白如紙，經過蘇采蓮這麼柔聲一問，他才算緩過一口氣來！

「姊姊，嚇死人了，那瘦子呢？」

「逃了，我担心你祇好便宜了他。」

「逃了不要緊，他們還會來找咱們的，祇不知道那四爺是誰。」

「自然是他們的上司了，如若再碰到他們，我會替你向他問個明白的，時辰不早了，咱們走吧。」

「姊姊，那個死人……」

「管他呢，山中野獸會收拾他的。」

丁兆白身形一震，覺得這位姊姊似乎有點殘忍，不過他不敢形之於色，祇得跟着蘇采蓮默默的向山下奔去！

× × ×

劉侯集是荊山東麓的一個山鎭，蘇丁二人經過兩天跋涉，總算找到一個可以買到東西的鎭集。

此地仍屬荊山山區，祇不過平原在望，往後的旅途就不必如此辛苦了。

是鎭集就應該有客棧，但劉侯集偏偏沒有，這很簡單，因爲它是一個山鎭，窮鄉僻壤無法吸引旅客，客棧自然沒有需要了。

好在還有兩家飲食店，雖然沒有甚麼好東西，能够塡飽肚皮總是好的。

蘇丁二人在一家飲食店飽餐之後，天色巳經暗了下來！

蘇采蓮對店伙道：「伙記，我想跟你打個商量。」

伙記道：「女客官有甚麼吩咐？」

蘇采蓮道：「咱們想租兩間房子。」

店伙道：「兩間，對不起，咱們這兒不是客棧，一間都沒有。」

蘇采蓮道：「我知道你們不是客棧，所以請你想想辦法。」她說話之際，同時塞給店伙一塊銀子。

銀子人人喜愛，尤以窮鄉僻壤的店伙，幾曾一次賺過一塊白花花的銀子。

雖然如此，店伙却苦着臉道：「女客官，小的最多祇能替兩位找到一間，那是小的自己住的。」

蘇采蓮面色一沉道：「不行，咱們非要兩間不可。」

店伙無可奈何，祇得萬般不捨的將銀子還給蘇采蓮道：「女客官堅持要兩間，小的祇好將銀子還給妳，其實……」

拍的一聲脆響，一記耳光將店伙打翻在地，他的話自然說不下去了。

可是他却叫了起來：「女客官，妳可不能不講理，別欺負咱們鄉下人，鄉下人也不是好欺負的。」

鄉下人的確不是好欺負的，因爲他們愛護家鄉，純眞而團結。

經店伙這麼一嚷，立即擁來十幾名壯漢，其中一人排衆而出道：「姑娘，是妳出手傷人？」

蘇采蓮道：「不錯。」

那人道：「在下是本地的地保張祿，看在姑娘是外鄉人，妳給店伙賠個不是，咱們就不再追究。」

蘇采蓮冷哼一聲道：「咱們花銀子租房間，難道也犯了王法？」

地保張祿道：「打人就是犯法，妳必須還給一個公道。」

蘇采蓮冷冷道：「好，拿去。」

叭的一聲，地保張祿又挨了一記耳光，她雖是手下留情，張祿却巳口噴鮮血，面頰立即腫了起來！

「啊，臭娘兒，妳敢行兇，上！」

上，誰敢上？這位姑奶奶柳眉倒豎，杏眼圓睜，那副兇霸霸的神態，好像要吃人似的。

再說店小二，地保張祿，全是雄糾糾的漢子。

雄糾糾的漢子，經不起她素手一揮，這位風華絕代的俏姑娘，必然不是等閒人物。

鄉下人多半不願生事，這場架自然打不起來了，經店老板一番勸說，也就和解了事！

不過客房還是只有一間，因爲這店原本不大，總不能强人所難，那麼姑娘只得委屈一點。

她的確受了委屈，蘇姑娘獨處尙無郎，如何能跟陌生男人同房渡夜。

好在丁兆白只是一個大孩子，長相雖是俊秀，神態却可憐兮兮的，如果將他趕到食堂裏去睡，蘇采蓮實在狠不下這個心腸！

於是她吩咐丁兆白道：「你睡吧，兄弟，咱們明天還要趕路呢。」

丁兆白道：「妳呢？姊姊。」

蘇采蓮道：「我……我習慣打坐，你不必管我了。」

丁兆白道：「總不能一夜都打坐，這床寬得很……」

他語意還未說完，蘇采蓮巳然面色一變，他不知道是怎樣觸怒了蘇姊姊，却嚇得不敢再說下去了。

蘇采蓮忽又面色一霽道：「睡吧，兄弟，聽姊姊的話，否則姊姊要生氣了。」

丁兆白不敢再惹蘇姊姊生氣，只得乖乖的睡了下去，由於趕路疲乏，剛一倒下去就巳呼呼入睡了。

蘇采蓮瞧着這個長相英朗，俊秀絕俗的大孩子，她心中忽然生出一股異樣的感覺。

像一股和煦的春風，吹向她的心扉，使人軟酥酥，懶洋洋的，全身都有一股舒暢的感覺。

爲甚麼會這樣，蘇采蓮說不出來，她只是覺得這個大孩子像前世就與她相識，是一對十分要好的老朋友，因此她目不轉睛的瞧着他，粉頰上有一股甜甜的笑意。

她說不出來爲甚麼，其實這就是一個緣字，萍水相逢，情根巳種，也許月下老人早巳替他們拴上一條紅絲繩了。

翌晨他們往東走先找到官道，再北上宜城，然後經襄陽，渡漢水向樊城奔去。

到達樊城晌午剛過，應該是打尖的時候了，蘇采蓮向前面瞧了一眼道：「兄弟，前面有一個聚英酒樓，咱們去好好的吃一頓。」

丁兆白道：「好的。」

酒樓生涯雖盛，客人巳上了八成，蘇采蓮流目四掠，眉峯不由輕輕一皺，她像是發現了甚麼，但却不動聲色的找了一張食桌坐了下來！

叫來酒菜之後，她悄聲囑咐丁兆白道：「兄弟，待會不管發生甚麼事，記住不要離開姊姊。」

丁兆白一驚道：「姊姊，會有甚麼事呢？」

蘇采蓮道：「在荊山逃得一命的瘦子也在此地，跟他同桌的有幾名武林高人，他們可能會來找碴。」

丁兆白道：「姊姊，咱們快離開這兒吧。」

蘇采蓮道：「不要怕，兄弟，他已經發現了我們，躲是躲不脫的，不要担心，快吃吧。」

丁兆白胆小如鼠，聽說有人會來找碴，早巳六神無主，那裏還吃得下去。

他像是坐在針氈之上，蘇采蓮却神色自若，在無可奈何之中，他祇好勉强吃了一點。

他們祇不過吃了半飽，找碴的當眞來了！

來人果然是瘦子，他還帶着一名身着灰衫，手中玩着一對鐵胆的老者。

丁兆白急忙低聲對蘇采蓮道：「姊姊，他們來了。」

其實蘇采蓮早巳知道找碴的來了，祇是淡淡道：「不要緊張，一切有姊姊。」

在蘇采蓮身側五步之處，瘦子嘿嘿一笑道：「姓丁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咱們的賬應該算一算了。」

蘇采蓮撇撇嘴道：「說得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閣下就劃下道來吧。」

瘦子身側的灰衣老者道：「姑娘快人快語，老朽在東門外黃土山恭候大駕。」

灰衣老者語音甫落，人叢中忽然響起一聲哈哈道：「慢來，慢來，兄弟見獵心喜，也想湊一份熱閙。」一名身着寶藍長衫的彪形大漢，隨着話聲由人叢中擠了出來！

灰衣老者面色一沉道：「林兄說笑話了，敝堡了斷私人過節，林兄插手似有不便。」

姓林的哈哈一笑道：「不對吧？康大總管，無主之物，人人有份，怎能說是七休堡的私人過節？」

灰衣老者哼了一聲道：「老夫不明白林兄說些甚麼，這兩人殺了敝堡的一名屬下，咱們討還公道，難道也觸犯林兄？」

姓林的冷冷道：「貴堡在荊山殺人放火，使一代名醫飲恨而歿，所謂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康大總管還要想獨吞異寶就有點不够朋友了。」

灰衣老者正待反唇相譏，一名腰繫二結的化子忽然擠了進來道：「兩位不要爭了，丐鉢原是敝帮之物，此事應由敝帮處理，丁少俠丁姑娘，請。」

灰衣老者冷哼一聲道：「你錯了，朋友，所謂丐鉢原名戒鉢，本是達摩祖師化緣之物，追根朔源應是佛門之寶，與貴帮扯不上半點牽連，縱然敝堡願意將丁氏姊弟交給貴帮，祇怕在塲各位不會同意。」

姓林的接道：「康大總管說得不錯，丐帮想帶走丁氏姊弟，先得通過林某一關再說。」

這一下可好了，蘇丁二人不僅變作奇貨可居，聚英樓頭也劍拔弩張，形成一種十分火爆的場面。

不過此種場面是微妙的，三帮人馬爭奪同一個目標，而且勢均力敵各不相讓。

這就是人性，共患易難，共利祿難，祇要有一點好處，總是怕便宜了別人，對武林異寶，自然更要拚掉身家性命也不肯相讓了。

其實丐鉢究竟有甚麼寶貴之處，誰也說不出來，有人說它內外有肉眼難見的絕代武功秘譜，但千百年來，就沒有一個人能够證實，也有人說它能治疑難雜症，具有生死入而肉白骨之能，地獄醫生千方百計尋得丐鉢，就是爲了替他的兒子治病。

不過這祇是傳說，但這項傳說却使丁兆白家破人亡，抱着難以彌補終生之恨。

現在餘波盪漾，震撼未巳，聚英樓頭成了江湖羣雄逐鹿的所在。

此時雙方劍拔弩張，氣氛巳達最高的沸點，任何一點事故，都可能引起一場可怕的搏鬥！

但樓門之下忽然傳來一聲高喝：「大小姐到。」

「大小姐到？大小姐是誰？」

樓上羣雄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此一疑問，不過他們的心情却因此而鬆懈了下來，所有的目光也一起向樓門瞧去！

他們瞧到的是一片滾滾紅雲，還帶着一股迷人的香氣。

當紅光一歛之後，現出一位僅具中人之姿的姑娘，如果將她與蘇采蓮相比，相去就不祇以道里計了！

祇是她是一個女人中的女人，最能令人動心的女人！

她不必搔首弄姿，故作媚態，但她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是那麼嬌媚，那麼迷人，也許這就是所謂天生尤物吧。

人們現在才恍然大悟，難怪當她到達之際，會有人高聲呼名了！

這固然由於她迷人的丰姿馳譽武林，更重要的還是她的家世！

夏侯世家是武林中的名門，與少林，武當，七休堡，丐帮分庭抗禮，是當代五大門派之一！

這位大小姐正是夏侯世家老主人夏侯野侯的掌珠鶯鶯小姐，在樊城，大小姐寵臨聚英樓，可說是一件轟傳遐邇的大事！

她在近門之處立下脚步，媚眼一挑，嫣然一笑道：「我來請醫生，各位不會反對吧？」

的確沒有人反對，適才那一瞥秋波，一聲媚笑，人們的靈魂早巳飛到天上去了，那裏還能够反對？直待人去樓空，他們的眞魂才收了回來。

「啊，姓丁的姊弟走了！」

「是夏侯大小姐帶走的。」

「咱們追……」

「追？你惹得起夏侯世家，在下可不便奉陪。」

這兩人的對話，代表了人們共同的心聲，他們惹不起夏侯世家，適才沒有人敢出手攔阻，現在，又有誰敢到老虎嘴邊拔鬚！

× × ×

在樊城的東南角上，有一片形勢巍峨、氣象萬千的建築，就是名震當代的夏侯世家。

像這樣一個武林名門，它交往之人，

自然都是江湖豪客，與一方霸主了，如果說蘇采蓮丁兆白也能做夏侯世家的座上客，祇怕很難使人相信。

但蘇丁二人的確成了夏侯世家的貴賓，被安置在一幢精舍之內。而且婢僕如雲，奔走侍候，使他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豪門生活。

當更闌人靜，婢僕退出之後，丁兆白却忍不住詢問道：「姊姊，那位大小姐將咱們弄來做甚麼？」

蘇采蓮道：「你忘了？在聚英樓她不是說請醫生麼？」

丁兆白點點頭道：「原來姊姊也會治病。」

蘇采蓮道：「誰說我會治病了？她請的是你。」

丁兆白大吃一驚道：「姊姊是說笑話吧？我除了經常吃藥，那裏會治病！」

蘇采蓮眉峯一皺道：「那可糟了，你如果不會治病，咱們今生今世就無法走出夏侯世家了。」

丁兆白聽到蘇采蓮如此一說，立即面色慘白，連雙手都抖了起來。

蘇采蓮憐惜的道：「不要急，兄弟，我想咱們可以想個法子應付的。」

丁兆白道：「姊姊有甚麼法子？」

蘇采蓮道：「我聽人說久病成名醫，你吃了那麼多年的藥，對醫道總該懂得一點，再說你爹醫術之高，當代無人能出其右，他沒有教你習武，難道連醫術也不肯教你？」

丁兆白道：「爹是教了我一些，但我從來沒有替人看過病，下藥不當，有關生死，此事絕對亂來不得。」

蘇采蓮微微一笑說道：「祇要你懂就好辦，我教你一個法子。」

丁兆白道：「好，姊姊請說。」

蘇采蓮道：「家師也會治病的，她常說一般庸醫因爲拿不準病人的病情，時常採用投石問路之法。」

丁兆白道：「甚麼叫投石問路？」

蘇采蓮道：「就是用溫和的藥去試探病情，待找出病源之後再對症下藥。」

丁兆白哦了一聲，道：「那要試探多久？」

蘇采蓮道：「這就很難說了，有些多年纏綿病榻之人，醫生還說不出病源的所在。」

丁兆白愕然道：「這太可怕了，我不敢……」

蘇采蓮道：「別傻了，兄弟，咱們祇是藉此脫身，並非眞的要替他們治病。」

丁兆白道：「就算我照姊姊的方法去做，怎樣才能脫身？」

蘇采蓮道：「這就要臨機應變了，我相信總會有法子的，好啦，睡吧，明天照我的話做就是。」

他們隔隣而居，住的是花園錦族般的臥室，也許丁兆白不習慣如此豪華的環境，竟然輾轉反側，說甚麼也無法入睡，直待金鷄三唱，他才恍恍惚惚的睡了過去。

他究竟還是一個大孩子，連日跋涉，身心均疲，這一覺直睡到日上三竿還沒有醒來。

「兄弟，醒醒……」

「啊，姊姊，妳這麼早就起來了？」

「你不瞧瞧現在是甚麼時辰了，人家夏侯大小姐已經派人來請過兩次，快起來吧。」

他潄洗方罷，一青衣小婢又來促駕：「丁公子、丁小姐，我家大小姐有請。」

蘇采蓮道：「好，請姑娘帶路。」

他們隨着青衣小婢穿房入戶，經過不少迴廊，才到達鶯鶯小姐的深閨。

蘇采蓮丁兆白向夏侯鶯鶯抱拳一禮道：「見過大小姐。」

夏侯鶯鶯擺擺手道：「不必客氣，兩位請坐。」

待他們落坐之後，夏侯鶯鶯向他們瞥了一眼道：「令尊醫術無雙，名滿江湖，兩位家學淵深，對醫道一定巳獲得令尊的眞傳了。」

蘇采蓮道：「不敢當，小妹不喜醫道，舍弟也不過略諳歧黃而巳，不過大小姐如有所命，愚姊弟當盡力而爲。」

夏侯鶯鶯道：「好，荷兒，去請二小姐來。」

荷兒是夏侯鶯鶯的女婢之一，她應聲奔出房去，片刻之後，果然請來一位黑衣姑娘。

蘇采蓮經常在江湖上走動，見過不少各型各色的人物，及目光一瞥這位夏侯二小姐，不由暗暗一驚。

敢情這位二小姐不僅身着黑衣黑裙，全身的膚色也黑如潑墨，如果不是大白天，不嚇得發暈才怪。

論臉蛋，論身材，夏侯二小姐可以稱得是上駟之選，偏偏天妒紅顏，給她這一身醜陋的膚色。

夏侯鶯鶯握着二小姐的手替她介紹道：「妹妹：這兩位是當代神醫地獄醫生的哲嗣，姊姊特地請他們來替妳治病的。」

語音一頓，再對丁兆白道：「舍妹燕燕在五歲時生了一塲大病，當病愈之後，她的膚色就逐漸變黑，咱們幾乎找遍天下的名醫，唉……」

夏侯燕燕冷冷道：「黑有甚麼要緊，小妹不是活得好好的麼？」身形一轉，便待退出房去。

夏侯鶯鶯拉着她道：「別這樣，燕燕，不管怎樣，咱們總得試試。」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夏侯燕燕何嘗不想試試，她所以要走，不過是自尊心作祟罷了，經過夏侯鶯鶯一拉，她也就不再堅持要走了。

夏侯鶯鶯目注丁兆白：「丁公子，舍妹的皮膚你能治麼？」

丁兆白還未出聲，蘇采蓮倒緊張起來，因爲她也稍明醫理，聽她師父說過不少疑難雜症，但從未聽說天下還有如此奇特的怪病，連投石問路的治療方法祇怕也難以施展。

誰知丁兆白却面色平靜的道：「在下不敢說一定能治好，但可以試上一試。」

荷兒取來文房四寶，丁兆白立即振筆急書，寫下一紙治療黑色皮膚的處方。

白鮮皮，白殭蠶，川芎，白芷，白附子，鷹屎白，甘松香，木香，土瓜根，白梅肉，麝香，豬胆，冬瓜仁，麵……

以上各藥加白豆屑二升爲散，早晚全身洗滌。用完再照單用藥直至痊癒爲止。

夏侯姊妹取過處方瞧了一陣，神色似

乎半信半疑，最後夏侯鶯鶯道：「多謝丁公子，荷兒快送他們兩位回精舍安歇，吩咐下去不得簡慢貴客。」

蘇丁二人回到精舍，在無人之時，蘇采蓮忍不住詢問道：「兄弟：你那單方管用麼？」

丁兆白道：「小弟祇是按先父手抄秘本開列處方，管不管用就無從知道了。」

蘇采蓮道：「令尊一代神醫，手抄秘本按說應該管用的，不過我有點懷疑，像這等冷門的怪異處方你怎能記憶下來？」

丁兆白道：「小弟長年無事，背醫書也是一種消遣。」

蘇采蓮道：「原來如此。」

丁兆白道：「姊姊，小弟巳替二小姐開列處方了，她爲甚麼還不放咱們走？」

蘇采蓮道：「除非你的單方有效，否則，她怎肯輕易的放過咱們！」

丁兆白道：「咱們逃……」

蘇采蓮搖搖頭道：「夏侯世家戒備之嚴，比龍潭虎穴沒有兩樣，我不一定就能逃得出去，你手無縛鷄之力，更是寸步難行了。」

丁兆白道：「姊姊不是說咱們可以相機行事麼？」

蘇采蓮說道：「不錯，但機緣未到，咱們祇得慢慢的等待了。」

機緣是很難捉摸的，有的人碌碌終身，根本就從未碰到過機緣，有的人雖然曾經碰到，但它稍縱即逝，依然被它輕輕的溜走了。

蘇采蓮與丁兆白的時運似乎也不太好，他們住進這幢精舍之後，一幌數日，就是找不到離開夏侯世家的機緣。

這還不算，最使他們不能忍受的，是夏侯世家籠罩着一股詭秘的氣氛。

人類是有靈性的動物，有目的，有理想，爲了未來，在不停的努力，不斷的創造。

但夏侯世家似乎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他們沒有理想，沒有未來，每一個人的面頰，都像雕刻出來的，呆呆板板，瞧不出半點情感上的流露和變化。

而且每當夜深人靜之後，那林園深處必會響起一股怪異之聲，它像梟啼，像獸吼，像山魈木客吼叫，就是聽不出半絲人類的韻味兒。

他們曾經向侍候的婢女探詢過，得來的祇是一瞥冷峻的眼神而巳。

直到第七天的傍晚，他們再也忍耐不住了，蘇采蓮向收拾碗筷的婢女道：「姑娘，鶯鶯大小姐是否在家？」

婢女冷冷道：「不知道。」

蘇采蓮道：「咱們想要見見她，可以麼？」

婢女道：「不可以。」

蘇采蓮怒哼一聲道：「爲甚麼?妳將咱們當作囚犯了！」

婢女依然冷漠的淡淡道：「丁小姐言重了，小婢祇是一個下人。」

不錯，她祇是一個下人，一切行動必須秉命而行，如若眞將蘇丁二人當作囚犯，也與這名婢女無關。

想通了這些，蘇采蓮也就不再理會這名婢女，不過她却下了個決心，「逃」。

待夜深人靜之後，她輕輕敲擊丁兆白的房門：「兄弟…兄弟……」

「是姊姊麼?我……我來開……」

丁兆白沒有睡，而且語音顫抖，顯然害怕巳極。

接着房門打開了，現出一張慘白的面頰。

「姊姊，我怕……」

「不要怕，兄弟，跟姊姊走。」

「走?姊姊妳是說咱們離開這裏?」

「不錯。」

「咱們走得掉麼?」

「走不掉也得試試，否則咱們會發瘋的。」

「好吧，待我收拾一下包裹。」

「不必了，幾件衣衫嘛，咱們出去以後再買就是。」

她一把拉着丁兆白，兩人躡手躡脚的走出精舍，約略打量了一下方位，便向一片竹林走去。

此時一彎殘月斜掛天邊，浮雲半掩，視綫一片迷矇。

這是初秋，涼風如水，巳帶着幾分寒意。

丁兆白的衣衫單薄，原巳感到有些寒意，當冷風吹來之時，他就忍不住連打寒噤。

恰在此時忽然傳來一聲尖銳的厲吼，丁兆白嚇得雙腿一軟，竟向蘇采蓮的懷裏仆倒下去。

「不要怕，兄弟，姊姊會……」

母愛是女人的天性，蘇采蓮雖然祇是一個少女，此時也發揮了母愛的精神。

祇不過當丁兆白撲進她的懷抱，緊緊貼着她的酥胸之際，一股男性的氣息，迅速刺激她的感官，母愛走了樣，她嬌軀猛的一顫，安慰的話再說不下去了。

在一對少年男女來說，這是奇妙的接觸，奇妙的享受，他們竟在無意中領會到男女之間原來另有的一番境界。

他們緊緊的摟抱着，身心交融，渾然忘我，直待另一聲厲吼，才將他們驚醒過來。

蘇采蓮嬌紅滿面，輕輕推開丁兆白，並拋給他一記白眼道：「兄弟，你欺負姊姊！」

丁兆白垂着頭道：「小弟該死，小弟不敢。」

蘇采蓮嫣然一笑，再度牽着他的手道：「我是說着玩的，兄弟，你今後可不能忘了姊姊。」

丁兆白道：「姊姊放心，縱然海枯石爛，天荒地老，小弟也不會忘記姊姊對我的愛護的。」

蘇采蓮道：「謝謝你，兄弟，咱們走吧。」

穿出竹林，是一片花圃，有荷池假山，奇花異卉，景物之美，令人耳目一新。

但那美好的景物之中，却隱隱潛伏着一股殺機，丁兆白身不由己，又向蘇采蓮緊緊的靠了過來。

「姊姊：此地陰森森的好怕人……」

「不要怕兄弟，姊姊會保護你的。」

「哈哈……好狂的姑娘，夏侯世家可不是妳能够撒野的地方。」

隨着話聲，出現一名揹負長劍的黃衣大漢，接着牆蔭樹隙之間，也走出二十餘

餘名懷抱長劍的武士。

蘇采蓮面色一沉，扭頭對丁兆白道：「兄弟，你站開一點，不要怕，如果有人要加害於你，你就用九孔黃蜂針對付。」

丁兆白巳經嚇得全身發抖，但他明白，蘇采蓮爲了展開身手，不得不要他離開一點。

黃衣大漢冷哼一聲道：「姑娘還想動武？」

蘇采蓮道：「難道你要咱們接受你的侮辱？」

黃衣大漢道：「在下無意侮辱姑娘，祇要你們返回精舍，沒有人敢損傷你們一根毫髮。」

蘇采蓮撇撇嘴道：「你將咱們當作囚犯了，夏侯世家不覺得有點過份？」

黃衣大漢道：「姑娘別誤會罷，本府祇是爲了賢姊弟的安全。」

蘇采蓮冷冷道：「咱們相信還能保護自己，閣下的好意心領了。」

黃衣大漢道：「這麼說，姑娘一定要硬闖了？」

蘇采蓮道：「閣下如果不讓路，咱們姊弟別無選擇。」

黃衣大漢道：「姑娘執意如此，孟仲英祇好得罪了。」

孟仲英是夏侯門下三英四俊之一，三英用劍，每人手下有一隊用劍的武士，四俊使刀，也各有一隊使刀的武士。

三英四俊是夏侯世家的主力，在江湖道上他們的名頭也頗爲響亮。

蘇采蓮走過江湖，自然知道三英四俊的名號，現在碰上了三英之一，倒也不敢大意。

她摘下肩頭的藥鋤，向懷中一抱道：「孟大俠請。」

孟仲英取下長劍道：「不必客套，姑娘請。」

蘇采蓮道：「有僭。」藥鋤一吐，迎面點了出去。

她這柄藥鋤連柄帶鋤，共長三尺二寸，比一般長劍稍短，鋤頭如鈎，還伸出一隻三寸長短的小劍，因而具有刀劍槍戟之利。

此時一招點出，鋤頭亂顫，對方由頭部至下陰幾乎都在她鋤頭籠罩之下。

夏侯世家號稱刀劍雙絕，孟仲英是夏侯門下得意弟子，劍道的造詣自是不凡。

但蘇采蓮這出手一招，他竟然面色一變，因爲他想不出這一招應該如何破解。

不能破解，就祇有避讓了，因而點足彈身，後躍三尺。

蘇采蓮櫻唇一撇，如影隨形的跟了上去，招式絲毫未變，鋤頭依然指向孟仲英的胸腹。

孟仲英大吃一驚，敢情他立脚未穩，鋤頭巳到，而且現在的情形比適才更糟，除了再度避讓，就祇有伸長脖子等待宰割的一途了。

於是一逃一追，滿園追逐，兩人還未過上一招，他巳經棄甲曳兵，成爲敗軍之將了。

此等情況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難道夏侯世家的武功，竟如此不堪一擊?

不論他如何想法，都無法挽回此一頹勢，所謂一子差，滿盤輸，也就是這個道理。

旁觀的二十餘名武士，每一個都是目瞪口呆，滿面惶急之色，但是夏侯世家立規極嚴，未得上司命令，誰也不敢出手相助。

正當孟仲英危若累卵之際，一股勢若沉雷的響聲忽然傳入耳鼓。

「丁姑娘請手下留情。」

這祇是簡單的八個單字，但每一個單字都像巨雷轟耳，鐵鎚擊胸，蘇采蓮心頭一懍，不得不停身止步將藥鋤收了回來。

及舉目向發聲之處一瞥，這位美若仙姬、目空四海的姑娘竟然神色爲之一肅。

來人身着銀衫，約莫三十上下年紀。

而且五官俊秀，稱得上一個美字，祇是他那眉目神態之間，流露出一股傲視羣倫的威儀，令人一眼瞧去，就會覺得放眼天下，祇有他才是一個英雄豪傑。

銀衫公子緩步走到蘇采蓮身前，以威稜四射的目光向她瞥了一眼道：「丁姑娘武功够高，祇是師兄也太大意了。」

這最後一句是衝着孟仲英說的，敢情在夏侯門下孟仲英還是他的師兄。

「師弟說的是，小兄實在慚愧。」

「勝負是兵家常事，師兄不必掛在心上，丁姑娘，夏侯天驕見獵心喜，也想向姑娘討教幾招。」

夏侯天驕是夏侯世家的少主，江湖道上稱他爲刀劍雙絕。

刀劍雙絕是夏侯世家的獨門絕藝，但在他們這般師兄弟之中，能够獲得刀劍雙絕眞傳的，也祇有夏侯天驕一個。

這並非夏侯野侯藏有私心，祇是各人秉賦資質的差異罷了。

此時夏侯天驕左刀右劍，像山岳一般的兀立着，蘇采蓮瞧到他那份神威，心中已然有了幾分怯意。

不過成敗之機，在此一擧，如果不能擊敗夏侯天驕，她與丁兆白就很難離開夏侯世家了。

於是她猛吸一口眞氣，將功力提至極限，口中一聲嬌叱，藥鋤急點而出。

此次出手就是連環三招，威勢之强，較適才對付孟仲英之時超過何止一倍。

但夏侯天驕畢竟不凡，蘇采蓮這全力一擊，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中，他們由合而分，三招互換，誰也未能佔到便宜。

夏侯天驕在連退兩步之後，忽然發出一聲長嘯，刀劍輕輕一幌，搶步攻上去。

這一交上手，祇見刀光劍影縱橫飛舞，藥鋤吞吐如遊龍。園中的花卉固然遭到池魚之殃，連遠處的枝葉也被他們逼出的眞力震撼得不停抖顫。

這當眞是一場十分罕見的惡戰，搏鬥之烈，幾乎使旁觀者透不過氣來。

待鬥至四十三招之際，夏侯天驕忽然彈身一躍，後退丈外，同時收起刀劍，抱拳一禮道：「姑娘可以回精舍了，在下告退。」

他不再多看蘇采蓮一眼，語音一落，逕自緩步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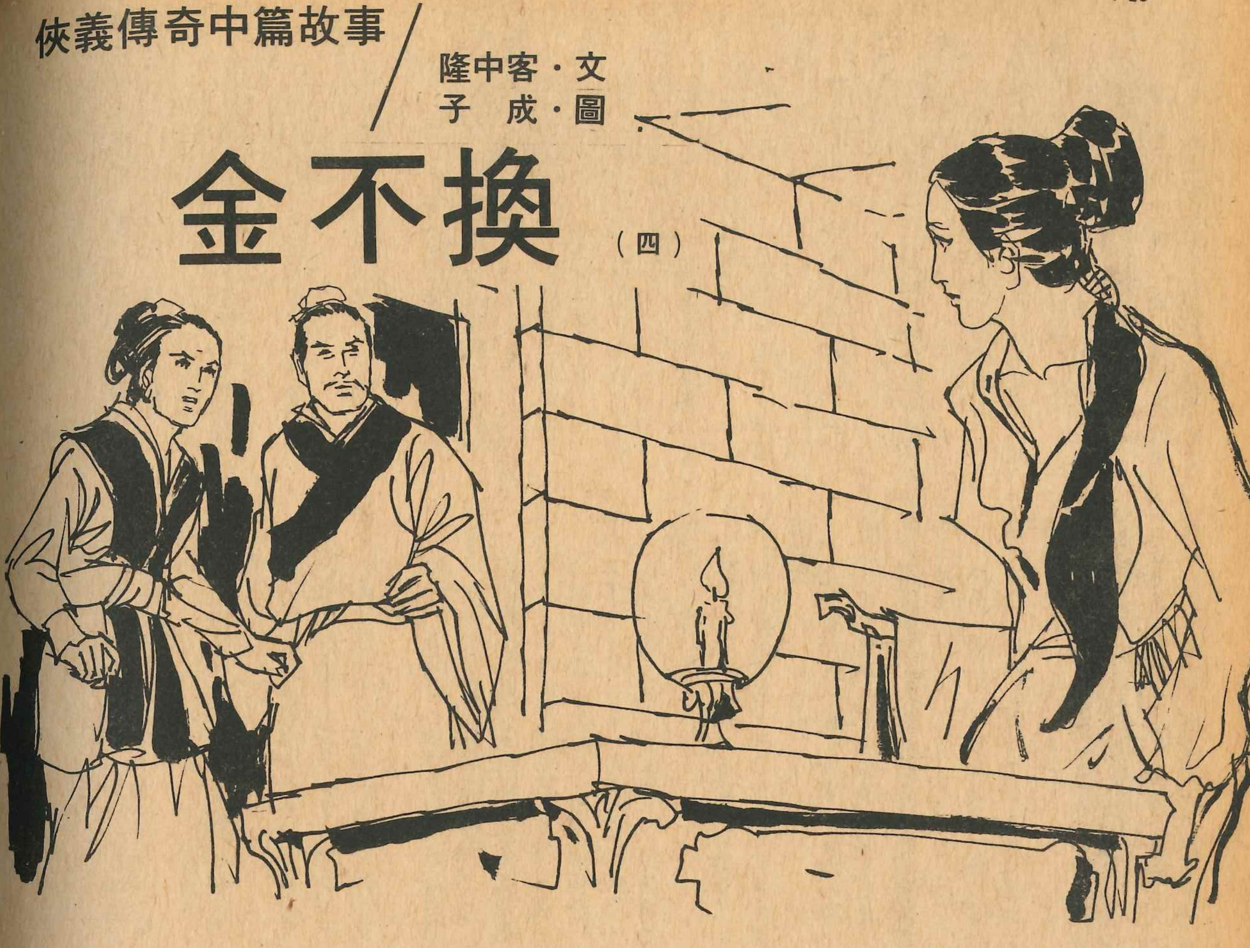
是蘇采蓮敗了?但沒人能够瞧出她敗在那裏，如果一定要找出他們不同之處，蘇采蓮祇不過酥胸起伏得較爲劇烈而巳。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金不換（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呼延小鳳與玉面人妖郎妙妙及玄眞子相鬥，一不留神被郎妙妙的瑜珈術迷惑了心神，因而失手被擒，二人強他說出賈斯文的來歷，呼延小鳳一邊虛以蛇委，一面對其施媚惑，郎妙妙一分心便被擊中前胸，岳陽樓的海濱別館，楊柳兒夫婦，金不換及賈斯文等八人相聚，賈斯文依言把金人俊交回金不換，又把那批紅貨交回楊柳兒，時隔不久，這批人又再在洞庭湖中君山總寨聚會，忽有母女二人直闖水寨，上官玉自稱當年曾受金不換相救之恩，今特帶其女兒上官小玉來報恩，並由呼延小鳳爲媒，撮合人俊及上官小玉的姻緣……

虎穴尋秘笈　竟作虎穴囚

金人俊很開朗地笑着道：「爹！您眞好。」

「作強盜頭子的也是人，我不對自己的兒子好，對誰去好哩！」金不換含笑向上官玉道：「大妹子，現在，情況有了變化，不是妳的女兒嫁給我的兒子，而是我的兒子嫁給妳的女兒，從現在起，我把我的兒子交給了妳，也從現在起，你們三位，都是我這兒的特別貴賓，你們愛住多久就住多久，愛甚麼時候離去就甚麼時候離去。」

這，也算是盜亦有道吧！此刻的金不換，不但很像一個慈祥的父親，也很有人情味。

這一趟熟悉環境的巡禮，在非常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但金不換似乎意猶未盡，回程中，將兩個年輕人分別送往宿舍之後，又向上官玉悄聲說道：「大妹子，我還有話跟妳說，咱們再隨便走走，好嗎？」

上官玉猶豫了一下道：「夜深了，明天再說，好嗎？」

金不換仰視天際的一鈎新月和明滅不定的繁星，漫吟道：「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

上官玉抿唇媚笑道：「眞想不到，你還是一個很文雅的人。」

金不換信步前行，一面笑道：「妳認爲作強盜頭子的，一定都是俗物。」

上官玉和他走了個並肩，並扭頭媚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呀！」

花前月下看女人，會別具一種撩人的韻味。

上官玉姿色不錯，又具有天賦的無形媚態，是一個非常有女人味的女人。

此情此景之下，加上她的刻意賣弄風情，這一片媚笑，眞具有使百煉鋼化爲繞指柔的魅力。

金不換情不自禁地握住她的一隻手，她也很溫馴地將她的嬌軀偎了過來，並再度投過一個會心的媚笑。

兩人依偎着，順着山徑，默默地走了一段之後，上官玉才笑問道：「你要帶我

去哪兒？」

金不換漫應道：「到了地頭，自然會知道。」

上官玉一面游目四顧，一面問道：「這是屬于後寨的範圍？」

「不錯。」

「怎麼沒看到負責警戒的暗樁？」

金不換笑道：「如果能輕易給人看到，那還有何用。」

約莫袋烟工夫過後，兩人到達山頂的一個瞭望哨中。

金不換向着他躬身行禮的一個勁裝大漢揮揮手道：「到下面的第二哨去，並交代下去，在本座離開這兒之前，不聽傳呼，不許任何人上來。」

「是！」那勁裝大漢恭應着，又躬身一禮，才轉身疾步離去。

這是君山總寨中後寨的最高點，舉目所及，不但可以看到廣袤無限的湖面，也隱約地可以看到遠在百十丈以下那幢所謂絕對禁地的石屋。

金不換輕擁上官玉的纖腰，遙注湖心中的點點漁火，顯得無比輕鬆地笑道：「現在，這小天地是屬于咱們兩個人了。」

上官玉嬌笑道：「你身爲南七省水陸七十二寨的總寨主，跺跺脚可以震動大半個江湖，有人甚至在暗中稱你爲南天王。可是，你目前這幾句話，可實在不像是一個南天王說的。」

金不換擁着她在一條石櫈上坐了下來，笑問道：「何以見得？」

上官玉道：「身爲南天王，應該是唯我獨尊，在你的轄區內，任何地方都應該可以爲所欲爲，對不對？」

「對！對極了！」

「可是，你方才那幾句話，好像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屬于你自己的小天地，那是多麼可憐……」

金不換截口笑道：「瞧妳，我順口胡謅的那麼一句話，妳却將它斷章取義，大發高論，看起來，妳這兒的小心眼可眞多哩，……」

說話之間，他的巨靈之掌已在她那「小心眼可眞多」的地方恣意地活動起來。

上官玉似乎全身都癱瘓了，雖然也有着輕微的掙扎，却是欲拒還迎地媚笑道：「看你平常一本正經的，現在，現出原形來了。」

「還沒有。」金不換邪笑道：「原形是不穿衣服的。」

他是劍及履及，口中說着，手上更有着熟練而快速的行動，很快地現出原形了，不過，現出原形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上官玉。

別瞧上官玉已是一個孩子的中年婦人，但她那皮膚的細嫩與身裁之美好，却絕不遜于一個未出嫁的大姑娘，而且更比一般未出嫁的大姑娘，多一份成熟婦人的風韻。

目覩這活色生香的畫面，金不換目射異彩，呼吸急促地猛嚥口水。但上官玉却是手忙脚亂地希望遮掩她身上的緊要部份，一面嬌嗔地道：「這……怎麼可以，我是你的親家母呀！」

金不換又嚥下一口口水道：「爲甚麼不可以，妳們母女分別嫁給我們父子，不但是親上加親，更爲江湖上頻添一段佳話，不是更有意思嗎？」

上官玉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可是……也該換個地方呀！」

金不換道：「別担心，妳已聽到我方才交代過，不會有人闖來。」

上官玉說道：「這……這……石櫈怎麼行……」

金不換邪笑道：「想不到妳這位大行家，也說出這種外行話來。」

上官玉又白了他一眼道：「我……哪一點說錯了？」

金不換道：「妳瞧，這石櫈，不論形式，高度，寬度，是不是都和一般的春櫈一樣？」

上官玉道：「是一樣又如何？」

金不換道：「妳懂得春櫈這名字中『春』字的意義嗎？」

上官玉媚笑道：「我不懂，……」

金不換將她的嬌軀徐徐地平放在春櫈之上，一面地邪笑道：「現在，妳就會懂了……」

是的，現在她懂了，不！其實，她是早就懂了的，如果說，像上官玉這樣的女人都不懂得春櫈的妙用，豈非是笑話。

本來是莊嚴的瞭望哨中，譜出了動人心絃的樂章。

月兒羞得躲入了雲層中，星星在頑皮地擠眉弄眼，不遠處的夜鶯却很識趣地在曼聲伴奏。

上官玉被征服了，也許該說是金不換被征服了，但究竟是誰征服了誰，只有兩個當事人心中各自有數。

良久良久之後，上官玉一面整理衣衫，一面顯得無限嬌慵地道：「現在，該回去了吧？」

「不！」金不換含笑說道：「妳忘了我，此行是有話要跟妳說的。」

上官玉訝問道：「眞有甚麼正經話要說？」

金不換笑道：「是的，比方才的事更要正經。」

上官玉黛眉一蹙，道：「別油咀滑舌的，有話就快點說吧！我好累。」

金不換邪笑道：「方才，誰敎妳那麼貪。」

上官玉的粉拳像雨點般落向他的胸膛，嬌嗔地道：「你還說……」

「別撒嬌了。」金不換一手握住她的粉拳，一手指着那條春櫈形的石櫈道：「這條石櫈，除了有方才那種妙用之外，也還有別的妙用，想不想見識一下？」

上官玉微微一怔道：「是屬于哪一方面的妙用？」

金不換道：「先別問，如果有興趣，我就讓妳開開眼界。」

上官玉笑了笑道：「好！有甚麼戲法，就快點變吧！」

金不換含笑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也不知他是怎麼撥弄了一下，一陣「隆隆」聲過處，那條石櫈徐徐地向旁邊移了開去，原處現出一個圓形的洞口來。

上官玉嬌笑道：「眞想不到，這兒還有這麼巧妙的機關。」

說話間，她俯身向洞口瞧去。

那顯然是一個經過人工修飾的天然石洞，有一道螺旋形的石梯盤旋而下。岩壁間每隔約莫三丈距離，就嵌有一顆夜明珠，夜明珠的光度雖然不强，却足以使上面的人能看到十來丈的深度。

金不換神秘地笑道：「妳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哩！」

上官玉笑問道：「這石洞有多深？」

金不換道：「一直可以通到那幢石屋去。」

「就是那絕對禁地的石屋？」

「不錯，請！」金不換作了個肅客入內的手式。

「你是要我去那石屋？」

「是啊！」

「那不是絕對禁地嗎？」

「現在，情況不同了，妳已成了我的壓寨夫人，所以，妳我之間，不應該再有甚麼秘密。」

上官玉一面鑽入那圓洞中拾級而下，一面扭頭笑道：「這石梯上是否還有機關呢？」

金不換道：「當然有，這石洞內到處都有土木機關，不過，跟我走在一起，可以百無禁忌。」

當金不換進入石洞之後，入口處又被封閉了。

走完那道石梯，一個右拐，進入一個完全是天然本色的石洞，由于那每隔相當距離所嵌的夜明珠之下，可以看到洞中形形色色的鐘乳，也有「滴滴嗒嗒」的泉水由洞頂滴下。

整個地形曲曲折折，呈不規則地向下延伸，但傾斜的坡度卻並不大。而且，雖然是深處山腹之中，却不但不感到氣悶，也聞不到霉腐的氣息，反而不時有習習清風拂面，令人心曠神怡。

上官玉像進入大觀園的劉姥姥，邊走邊嬌笑道：「這眞是一個奇妙的地方。」

金不換漫應道：「最奇妙的地方還沒到哩！」

上官玉「哦」了一聲，道：「怎麼奇妙法？」

金不換說道：「還是妳自己去觀察吧！如果由我先加以說明，待會就不够刺激了。」

上官玉嫣然一笑道：「說得倒也是道理。」

金不換意味深長地一笑道：「我的所言所行，都是有道理的。」

「是嗎？」上官玉沉思着道：「這兒既然是通往那絕對禁地的重地，怎會沒有警戒呢？」

金不換道：「因為，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這時，經過一個拐角處，在柔和的珠光照映之下，兩旁岩壁瑩白如玉，而且空氣中還飄浮着一股似有若無，沁人心脾的清香。

上官玉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訝問道：「這是甚麼香味？」

金不換道：「妳何妨停下來，仔細觀察一下。」

上官玉白了他一眼道：「你就是喜歡賣關子。」

經過仔細端詳之後，她終于看出蹊蹺來了。原來左邊岩壁上不及一人的高度處，放着一隻白玉杯，那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就是由白玉杯中發出。

她，好奇地就着白玉杯瞧了一下，杯底有着少許的白色乳汁，再仰視岩頂，對正玉杯處，正有一滴晶瑩的乳汁在將滴未滴之間。

由于岩壁、玉杯、乳汁均為白色，如果不仔細端詳一時之間是不容易察覺的。

這一發現，不由使得上官玉睁大一雙媚目，訝問道：「金大哥，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空青石乳？」

金不換含笑點頭道：「不錯。」

上官玉道：「空青石乳是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天材地寶之一，據說，常飲空青石乳，不但能增加功力，而且有脫胎換骨之功？」

「是的，」金不換笑了笑道：「只可惜這玩藝兒實在太少了，要三個月的時間才能獲得半杯。」

「你的福緣可眞不小，可別不知足呀！」上官玉不勝欣賞地道：「怪不得你越來越年輕，功力也更加莫測高深了。」

金不換涎臉笑道：「大妹子，妳是指方才在春榻上的表現而言。」

說話間，他的右手已搭上她的香肩。

上官玉在他的手背上拍了一下，道：「去你的……」

她，撇下他一溜烟似地疾步前行，背後，傳來他的笑聲道：「大妹子，當心觸動機關……」

在十來丈外的又一個拐角處，上官玉愕然停止了。

她的停止，可不是為了金不換的警告，而是眼前的景象使她驚愕莫名。

原來在那拐角處，她的視界豁然開朗，呈現在她眼前的，是一間寬敞而華麗的起居室。

在室頂的柔和珠光和四盞八角宮燈照映之下，室內的一切陳設，極盡豪華之能事，乍睹之下，幾乎懷疑自己是置身在皇宮內苑之中。

起居室的偏右處，也就是那張舖着錦衾繡被的雕花大床旁邊，一張湘妃椅上，半倚半躺地擱着一個半裸的美人兒。

美人兒只穿一襲薄如蟬翼的絲質睡褸，峯巒丘壑，隱若可見，引人遐思。

美人的身邊，有兩個宮女裝束的美艷少女，一個輕搖羽扇，一個却以纖纖十指，在替美人兒按摩着。

可惜的是，斜躺着的美人兒的面孔，正背着上官玉，使她無法看到那美人兒的廬山眞面目。

週遭一片寂靜，寂靜得可以清晰地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按說，門口突然多出上官玉這一個陌生人來，那主僕三人絕對不可能沒察覺，但事實上那主僕三人就是好像沒察覺到上官玉似地。

上官玉一楞之下，心中暗罵一聲：「可惡！」

金不換的手又搭上她的香肩，低聲笑問道：「大妹子，這兒還不賴吧？」

「不賴，不賴，」上官玉嬌笑道：「眞想不到，在山腹之中，還有這等洞天福地。」

「這就是我這南天王的秘密行宮。」

「你可眞會享受。」

金不換笑了笑道：「人生嘛，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啊！」

够絕！那主僕三人，對門口的兩位「客人」，仍然是沒有一絲反應。

上官玉抬手一指那半裸美人道：「這位就是你這南天王的王妃？」

金不換點點頭道：「不錯。」

上官玉道：「也不替我引見一下？」

「既然來了，當然會給妳們引見。」

金不換含笑招呼道：「嗨！別睡懶覺了，快起來，我給你介紹一位好朋友。」

「誰呀？」那半裸美人的語聲好嗲！好膩，嗲得有點貓叫春的味道，膩得幾乎要滴下油來。

她，雖然是接腔了，却仍然沒回過臉兒來，這眞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金不換笑道：「阿玉，扭過頭來瞧瞧，不就知道是誰了嗎？」

那半裸美人「唔」了一聲道：「眞討厭，半夜三更的，擾人清夢……」

她嗲聲嘀咕着，顯得無限嬌慵地轉過身來，面對門口——

上官玉忽然像見到鬼似的發出一聲驚呼——

也幾乎是在這同時，金不換的右掌巳緊貼在上官玉背後的「靈台」穴上，並冷笑道：「我不忍心辣手摧花，但妳可得識相一點。」

緊接着，那半裸美人却嬌笑道：「喲！原來是掌門人大駕光臨，未曾遠迎，罪過罪過。」

此刻，上官玉當然已看清楚了那半裸美人的廬山眞面目。

那是一位體態、年紀，都和上官玉很近似的少婦，所不同的是姿色略遜一籌，但其妖冶則更勝上官玉多多。

上官玉乍見之下雖然發出一聲驚呼，但經過片刻的緩衝之後，她却巳鎮定下來，而且，她不回答那半裸美人的話，却扭頭向金不換冷笑道：「金不換，你最好是立即發出內力，將我震斃，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金不換笑了笑，說道：「後悔不後悔，那是我的事，毋須你關心，現在，大妹子，請多多包涵，我是暫時封閉了妳的眞力……」

話落手起，揚指飛快地在她的嬌軀上接連點了三下，並含笑說道：「失禮，失禮……」

那半裸美人巳坐了起來，未語先笑道：「掌門人，妳放着好好的一派宗門師不幹，却要冒充我這個不長進的叛徒，前來自投羅網，這是所為何來？」

聽這語氣，這位半裸美人才是眞正的上官玉，而這位自稱是上官玉的人，却顯然是姹女門的現任掌門人，也就是上官玉的師妹杜素文。

杜素文不知道上官玉早巳投效金不換，冒充上官玉的字號自投羅網，這只怪她自己消息欠靈通，怨不得別人，但對於金不換方才所表現的種種一切，却不能不令人對他的深沉城府不寒而慄。

現場中有過短暫的沉寂之後，金不換一手輕擁杜素文的腰肢，一手在她香腮上輕輕擰了一下，得意地笑道：「姹女門武功別樹一幟，床第間功夫更是有口皆碑，現在，兩位掌門人都自動前來投效，看來金不換不但洪福齊天，艷福也不淺哩！」

杜素文蹙眉問道：「金不換，你既然早巳知道我是冒牌的上官玉，也有很多可以殺我的機會，為甚麼不殺我？」

「我為甚麼要殺妳？」金不換拈鬚笑道：「俗語說得好：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既是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又是床第間的健將，是一個打着燈籠也不易找到的雙料奇才，我怎麼捨得殺妳哩！」

杜素文冷笑道：「你以為我還會替你效力？」

金不換神秘地一笑道：「這個麼，以後妳自然會知道的……」

上官玉插口嬌笑道：「總寨主，我這位師妹遠來是客，這麼站着說話，總不是待客之道吧！」

「有道理……」金不換摟着杜素文在床沿上並肩坐下，一面笑道：「大妹子，這很有點洞房花燭夜的味道，可惜沒準備交杯酒吧……」

杜素文功力被封閉，巳形同常人，只好任由對方擺佈，逆來順受，但她的神色之間，却一直表現得出奇的鎮定。

上官玉也擠坐到床沿上來了，她，抬手一掠鬢際青絲嬌笑道：「總寨主，咱們師姊妹久別重逢，你也該讓咱們先敍敍舊呀！」

「應該，應該。」金不換含笑說道：「你們有甚麼話儘管說就是。」

「多謝總寨主。」上官玉緊偎着金不換的另一邊，使得金不換左擁右抱地好得意，但她却向杜素文笑問道：「師妹，撇開過去一切的不愉快不談，現在，咱們又是一家人了，能否先告訴我，此行所為何來？」

杜素文冷冷地一笑道：「別套近乎，咱們之間的師門情誼早巳斷絕。」

「妳可以不認我這個師姊，但我却不能不認妳這位師妹，」上官玉含笑說道：「所以，我叫你師妹是叫定了。」

杜素文道：「隨便妳怎麼叫，都不能改變妳是本門叛徒的身份。」

金不換插口笑道：「對了，二位大妹子，能否先談談妳們過去的那些過節，也好讓我酌情加以化解。」

杜素文搶先接口道：「談談是可以，但化解是不可能的。」

金不換道：「好！妳先說明那些過節再說。」

於是，杜素文娓娓地說出下述的一段經過來。

在江湖上，姹女門是一個很神秘的組織，它的所謂神秘，固然是由於這個組織的成員完全是綺年玉貌的女兒家，自然有着太多的風流韻事被加意渲染，同時也是由於她們組織嚴密，武功令人高深莫測所致。

上官玉是姹女門的前任掌門人，也不知是有意還是過失，在她任內，遺失了該門一本武功心法的手抄本，這，對一個武林門派來說，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於是，經該門長老會判處上官玉死刑，這也就

是前文中所述，上官玉被制住穴道，棄置於荒山中的原委。

不難想見，一個活生生的人，被制住穴道，棄置於荒山之中，經過七天之後，即使不被虎狼吃掉，也會飢渴而死，而且，由於棄置的地方是人跡罕見的荒山中，被外人發現而獲救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

但事實上，上官玉福大命大，居然被金不換於無意中將她救了下來。

當然，這些經過，也被姹女門派在暗中守候的人看到而轉報上去。

不久之後，杜素文接獲手下密報，就在她那總壇不遠處，發現上官玉的屍體和一封遺書。

由那屍體判斷，顯然是自撞岩壁而死，頭顱破碎，難辨面目，慘不忍睹，但由身裁與衣衫上辨認，那的確是上官玉的屍體，而且，遺書也是上官玉的親筆。

至於那遺書中的內容，大意是對於遺失本門武功心法手抄本一案，她是無辜的，由於含冤莫辯，只好以一死來表明自己的清白。

於是，上官玉被認定已經自殺了。

約莫是半年之前，杜素文接獲密報，她們遺失的那本手抄本，在君山總寨中，要她派人設法混入君山總寨，那密報人並將在暗中協助她……這些，也就是杜素文決定自己冒險，親入虎穴的原因，當然，杜素文於陳述中不會說明那密報人會在暗中協助她。

於是，經過了將近半年的工夫，才採取實際行動。

至於挑選楊柳兒等人剛好在君山總寨作客的日子混進來，倒並非巧合，而是有意的安排，不過，事先並未跟楊柳兒和賈斯文等人有過聯絡。

可是，她作夢也不曾想到，上官玉並沒自殺，而城府甚深的金不換，更是表現得莫測高深，於是，武功心法的手抄本還沒找到，人却已成了階下囚，這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當她娓娓地說完這些經過之後，接着問道：「金當家的，我巳經實情實說了，現在，你該滿意了吧？」

金不換含笑點首道：「大致是滿意了，只是，還有一點，我還不滿意。」

「哦！」杜素文漫應道：「是哪一點兒還不滿意？」

金不換道：「如果妳坦白告訴我，跟賈斯文她們是一夥，我就完全滿意了。」

杜素文道：「我不能無中生有。」

金不換道：「妳不說也不要緊，我倒可以告訴你一些很秘密的消息。」

杜素文道：「是哪一方面的？」

「當然就是妳所最關心的，」金不換笑着說道：「也就是貴門武功心法的手抄本……」

杜素文飛快地接口道：「那是的確在你這兒？」

金不換道：「不錯，而且，那是我和妳師姊事先協調好的傑作，包括她的適時被救和假裝自殺。」

不等她接腔，又立即接着說道：「而且，我還可以告訴妳一項最大的秘密，當代武林中，各名門大派如武當，少林，青城，長白等派，我都有一份他們的武功心法的手抄本。」

杜素文道：「這些，也都是像竊取本門武功心法的一樣，以不光明的手段弄來的？」

金不換道：「別說得這麼難聽，光明不光明，是受主觀與客觀，以及觀察角度之不同的評判的。」

杜素文道：「我明白了，你那所謂絕對禁地，也就是研究各門各派武學的場所了？」

金不換神秘地笑了笑，沒有接腔，杜素文注目問道：「看情形，你的野心可不小？」

「這還用說，妳等着瞧吧！」金不換得意地笑道：「不出三年，整個武林都將在我金不換手下俯首稱臣。」

杜素文冷笑道：「你現在就抖了出來，不怕我洩漏出去？」

金不換道：「妳能不能洩漏出去，妳我都心中有數，而且，我也相信，妳不會作這種傻事。」

杜素文道：「那可說不定，除非你現在將我殺了。」

「我怎麼捨得哩！」金不換在她的香腮上吻了一下道：「妳巳是我的壓寨夫人之一，而且，咱們還有兒女親家的關係，對了，那小姐是不是妳的女兒？」

「是的，她從母姓，叫杜小文。」

「她巳盡獲你的眞傳，咱們老少兩代，都算是門當戶對，哈哈哈……」

一直靜聽着的上官玉媚笑道：「總寨主，別得意得太早，對我這位師妹，我知道得最清楚，你要想征服她可不容易。」

金不換拈鬚微笑道：「阿玉，對於我征服女人的功夫，妳也應該知道得最清楚，方才，我巳經及鋒而試了，她的胃口之大，比起你來，決不遜色。」

上官玉漫應道：「是嗎？但願你將來不後悔。」

杜素文冷笑道：「上官玉，說話用不着拐彎抹角，我巳失去抵抗力，妳隨時都可以殺死我，我也知道妳有這個權力。」

上官玉嬌笑道：「小師妹，別想歪了，不錯，在這裏我有殺妳的權力，可是，妳是我的師妹，又是總寨主的新寵，怎麼說我也不能殺妳呀。」

杜素文一撇櫻唇道：「妳，放棄一派掌門人之尊，到這裏來當壓寨夫人，僅僅是爲了貪圖肉慾享受？」

「是啊！這有甚麼不對哩！」上官玉媚笑道：「人生不過短短數十寒暑，不趁着青春年少時儘量去享受，豈不是等於白活了……」

一串警鈴聲，打斷了她的話，金不換臉色一變，向杜素文問道：「大妹子，妳還帶來了同伴？」

杜素文搖搖頭，道：「沒有，我只有母女二人。」

金不換注目問道：「眞的？」

「信不信由你。」杜素文輕嘆一聲，道：「你要明白，我此行目的在探查本門武功秘笈的下落，不是前來厮殺，而且我所採取的手段也毋須厮殺，所以，我根本毋須帶同伴來，只是，我沒想到，我這位師姊，會使出那麼一記絕招……」

金不換巳站了起來，冷笑一聲道：「

好，我倒要看看，究竟是甚麼人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到君山總寨來撒野。」

他，一頓話鋒，又改以一副笑臉說道：「妳們姊妹倆好好聊聊，千萬別打翻醋罈子，我去外面瞧瞧……」

× × ×

究竟是甚麼人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到總寨來捋虎鬚呢？

經過金不換親自查證，不過是一隻猴子在跟他的手下人開玩笑而巳。

原因是負責後山的警衛發現峭壁上有人影幌動，由於那一片峭壁接近君山總寨的絕對禁地，在警衛人員的想像中，那自然是非同小可，來不及詳加觀察，就慌不迭地發出警訊了。

其實，如果那些警衛人員能冷靜地多加小心，就不會那麼冒失了。

因爲，那一片峭壁壁立千仞，下臨浩瀚無垠的湖面，別說外人沒法欺近，即使欺近了也沒法攀登，在那種峭壁上，只有猴子才能活動，而君山的森林中，本來就是有猴子的。

不過，目前這兩隻猴子似乎有點特別，雖然也跟一般猴子一樣，有着一身深黃色的毛，但其身手之靈活，却是猴羣中難得見到的。

牠們是一大一小，好像是母子，大的有大半個人高，小的却只有尺多高一點，在那陡峭的峭壁上，牠們利用峭壁間的小樹或突出的支點，來回飛躍，不時發出「吱吱」的歡叫聲。

金不換並未因手下人的鬧笑話而生氣，他，仰首凝注那兩隻猴子，向隨後趕來的諸葛明說道：「老弟，天亮後，設法將這兩隻猴子捉回來。」

諸葛明還沒接腔，另一個清朗語聲已搶先說道：「那好極了，爹！那隻小的給我。」

聞聲知人，那是金人俊。

金不換扭頭訝問道：「俊兒，怎麼你也來了？」

金人俊咧咀笑道：「瞧瞧熱鬧嘛！必要時，我也可以顯顯身手。」

諸葛明諂笑道：「好！虎父虎子，相得益彰。」

金人俊傻笑道：「多謝諸葛叔叔的誇獎。」

「諸葛老弟，別寵壞了他。」金不換似笑非笑地凝注金人俊，道：「你要那小猴子幹嗎？」

金人俊道：「據說猴性聰慧，如果從小調教，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想把牠調教成一個小跟班。」

金不換含笑點首道：「好，如果明天能夠捉到，就送給你。」

金人俊羞怯地一笑，道：「爹！你眞好。」

金不換捋鬚輕嘆道：「過去，爹欠你們母子兩太多了，所以，現在，我要儘可能的滿足你的一切要求，也算是聊以補償過去的虧欠……」

以金不換爲首的一行人走開了，峭壁上的猴子也不見了，週遭又恢復了一片寂靜。

但寂靜是表面的，實際上暗中却潛伏着無窮詭秘與無限殺機。

就當金不換等人在峭壁下觀察的同時，峭壁上約莫十來丈高處的一道隙縫中，却有人在目光炯炯地向下面窺探着。

由於那道隙縫寬僅七八寸，即使是具有最上乘縮骨神功的人也沒法進入，加上外面懸垂的籐蘿遮掩，以及那適當的高度，往往都不會使人注意，因而形成君山總寨中一個不設防的死角。

因此，金不換不知道有人在暗中窺伺，而那暗中窺伺的人，却對金不換的行動和談話，都瞭如指掌。

當金不換那一行人離去之後，那暗中窺伺的人也返身折向洞內。

原來那道隙縫的入口處雖然僅有七八寸寬，但越深入却越寬敞，深入四五丈處更是別有洞天。

那位暗中窺伺的神秘人物，對洞中的一切，似乎十分熟悉，儘管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腹石洞之中，他却是輕車熟路地一點也不礙難。

光華一閃，他的手中出現了一顆夜明珠。

嚇！你道他是誰？他就是賈斯文。

既然是賈斯文，那麼，他對這兒環境的熟悉，也就不足爲怪了，因爲他曾經說過，他的本來身份是君山總寨白虎堂的前任副堂主帥振川。

只是賈斯文分明是宴會終了之後，跟楊柳兒等人一道離去的，怎會又在這兒？

他是怎麼進來的？

他的半途折返，潛伏在這兒，目的是甚麼？

青濛濛的珠光，照着他的臉色一片冷肅，週遭的一切也清晰地呈現在眼前。

那是一個丈許寬廣的天然石洞，除了通往峭壁的狹窄通道之外，另外還有兩條約可容一人勉強通外的通道，一條蜿蜒向下，一條却向上延伸。

也就在那向上延伸的通道口，蹲着一大一小兩隻猴子——赫然是曾經在峭壁上出現過的那兩隻猴子。

小的一隻，睜着一雙金睛火眼，注視着賈斯文，「吱」地叫了一聲，但賈斯文却向那隻大的猴子咧咀一笑道：「老弟，辛苦你了。」

對一隻猴子稱「老弟」，這倒是很新鮮的故事。

可是，更新鮮的事又跟着發生，那隻猴子居然咧牙笑道：「些許微勞，實在算不了甚麼。」

那隻小猴子更是朝着賈斯文「手舞足蹈」地「吱吱」怪叫，顯得頗爲滑稽。

賈斯文笑道：「小黃，別撒嬌，你也很辛苦了，够了吧？」

那小猴子眞乖巧得很，一聽賈斯文說牠「你也很辛苦」，竟然高興得連蹦帶跳地，「吱吱」怪叫不巳。

這當兒，那隻大猴子却現出了原形，很熟練地卸除外面的猴皮，一陣骨節爆響，體形也忽然增高了很多，赫然竟是不久之前，在君山總寨的盛宴上身爲貴賓之一的賈斯文，不，當時的賈斯文，他自稱是以前白虎堂副堂主帥振川的本來面目，所以，目前這個冒充猴子的賈斯文，應該是眞正的帥振川才對。

照目前的情況說來，賈斯文與帥振川

二人雖然體形相似，面目也有若干近似之處，但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人，而並非如賈斯文所說的二位一體。

金不換就一直在懷疑賈斯文是另有其人而不是帥振川的化身，目前，算是已經證實，金不換這個人可實在不簡單。

那麼，賈斯文究竟是甚麼人呢？

一陣「沙沙」的脚步聲由那向下延伸的通道中傳來。

帥振川臉色微微一變，賈斯文却搖搖手，笑道：「是賈忠。」

賈忠就是陪同帥振川一同在盛宴上出現的那個崑崙奴。

帥振川蹙眉說道：「賈兄，你確定這條通道金不換不知道？」

賈斯文點點頭道：「是的，對於君山總寨，可說是一草一木，我都瞭如指掌，至於這條水底通道，是我於無意中發現的，除了我之外，沒第二個人知道。」

帥振川笑道：「現在，加上我和賈忠，已經有三個人知道了。」

賈斯文道：「咱們三個，是三位一體，還是等於是一個人……」

那向下延伸的通道口前出現一個全身穿着水靠，揹着一個油布包袱的怪人，皮膚黝黑，牙齒雪白，顯得黑白分明。

不錯，他就是那個賜名賈忠的崑崙奴了。

賈忠放下背上的油布包，向賈斯文笑問道：「主人，這兒情況如何？」

賈斯文笑了笑道：「到目前爲止，一切都是按預定計劃，進行得很順利。」

賈忠道：「那麼，我再跑兩趟，咱們需要的東西就可全部搬來了。」

「不。」賈斯文含笑對他說道：「咱們的時間很充份，在水底行動，比陸地須要消耗更多的體力，你還是先休息一下再幹吧。」

賈忠笑道：「主人，這點工作累不倒我，還是搬完了再休息的好……」

話沒說完，人已消失於通道中。

賈斯文忙道：「賈忠，不可大意。」

通道中傳來賈忠的語聲道：「主人，我會小心的。」

帥振川沉思着說道：「賈兄，我覺得，咱們的行動太慢，也太費事了。」

賈斯文笑問道：「依你之見呢？」

帥振川道：「依我之見，咱們既已進入心腹重地，不如單刀直入，出其不意，擒賊擒王，只要制住金不換，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嗎？」

「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賈斯文正容說道：「老弟，來此之前，我是怎麼向你分析的？」

帥振川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賈斯文嘆了一聲道：「我又何嘗願意拐彎抹角，多走寃枉路，但目前敵衆我寡，敵强我弱，所以，咱們只能按步就班，穩紮穩打，如果錯一步就不堪設想了。」

帥振川道：「話是不錯，但我們有江夫人他們帮忙，實力並不算弱。」

賈斯文苦笑了一下道：「在人俊那孩子身上，江夫人已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不能不知足，何況，事實上，江夫人也不便正式出面。」

話鋒一頓，又正容說道：「老弟，這些暫時不談，咱們先商量正經事……」

×　×　×

第二天，諸葛明費了不少的工夫，總算將那隻小猴子小黃抓到了。

那隻「大猴子」當然沒抓到，不但沒抓到，而且，連「牠」的影子都沒見到。

金不換要的是大小兩隻猴子，兩隻猴子只抓到一隻小的，當然是美中不足，金不換的心中也可能有點不愉快，但他却一點也沒有表示甚麼，而且，他還跟他的兒子金人俊一樣的高興，對那隻小猴子小黃視同拱璧。

小黃，顧名思議，那是就牠的體形和毛色所取的名字，金人俊也順理成章地給牠命名爲小黃。

小黃也的確是逗人喜愛，溫馴時像隻依人小鳥，淘氣的時候却像個刁鑽而又慧黠的頑童，才不過十來天的工夫，牠已獲得總寨中首腦人物們一致的好感。

當然，由於金人俊的童心未泯，特別鍾愛牠，牠與金人俊之間也似乎有了特別的感情。

如果說小黃也有缺點，那就是牠的野性未馴，仍然未能忘情於以往那種自由自在的森林生活，起初牠是被套上鍊條的，只要鍊條一解開，牠就一溜烟似地跑得不知所踪。

當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時，金人俊似乎很懊惱，以爲牠就此一去不復返了。

但出人意外的是：不久之後，牠又自行回來了。

以後經過三四次的測驗，每次都能自行回來，於是，套在牠頸子上的鍊條給解除了，牠已成了君山總寨中自由自在的一員，也是最得人緣的一員，不過，這已經是牠被「抓」住的半月之後的事。

流光如矢，一個月很快就過去了！

這是非常平靜的一個月，對君山總寨來說，平靜得似乎有點過於反常了。

×　×　×

黃昏時份，金不換偕同他的軍師諸葛明默默地信步而行。

初夏的黃昏景色，是令人陶醉的，山嵐水色，加上燦爛的晚霞，眞箇是賞心悅目，令人心曠神怡。

但目前，相偕漫步的金不換和諸葛明，却似乎有甚麼嚴重的心事，對於大自然的美景固然是視若無睹，對於沿途向他們行禮的手下們，也同樣的視如未見。

當他們走出總寨，循小徑轉入後山時，諸葛明才首先打破沉寂，道：「總寨主有何吩咐？」

金不換不答反問道：「老弟台，一個月前，那個冒充我的人曾經說過，三個月之內，一定取我的性命，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諸葛明諂笑道：「但事實證明，總寨主威震八方，這一個月來，風平浪靜……」

金不換截口冷笑道：「老弟，你實在辜負了這『小諸葛』的雅號，你以爲，這最近一個月來，咱們眞的是過得風平浪靜嗎？」

諸葛明那張像活死人的瘦臉上，居然現出一抹羞紅道：「難道……總寨主已……已經有所發現？」

金不換道：「不錯，照目前的情況來說，很可能你我的腦袋搬了家，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諸葛明身軀一震，說道：「有這麼嚴重？」

金不換停了下來，注目問道：「金人俊那小雜種不是我的兒子，別人不知道，你應該知道。」

諸葛明苦笑道：「是的，我也遵照你的指示，特別在暗中注意他，但並未發現甚麼可疑之處。」

「那隻小猴子呢？」

「那隻小猴子我也暗中跟踪過，牠每次外出都是去山頂猴羣出沒處，有時也去後山的峭壁上。」

「有沒有發現那隻大猴子？」

「沒有。」

「我也親自查證過，這兒的森林中，根本沒有這麼大的猴子。」

「這是說，那隻大猴子牠是，是……是……？」

金不換返身繼續前行，一面接過他的話鋒道：「是假的。」

諸葛明的身軀又是一震道：「那是敵人改扮的？」

金不換道：「不錯，我敢說這事絕對肯定。」

諸葛明道：「我想……你……一定還有別的發現。」

金不換哼了一聲道：「你總算開竅了，我還以爲你的腦子變成豆腐渣了哩！」

諸葛明自我解嘲地笑道：「屬下這副腦子，怎能跟你比。」

諸葛明這幾句話，倒並非是故意拍他上司的馬屁。

不說別的，就以金不換對那兩隻猴子的判斷一節來說，不但比諸葛明高明得多，也使得賈斯文弄巧反拙而屈居下風，甚至還可能陷於危境。

而且，金不換決定要抓那兩隻猴子，是當他看到那兩隻猴子的當時所決定，於此，更足以證明他反應之快速與處事之果斷。

賈斯文究竟是何許人姑且不談，但他的對手是如此高明，在此種情況之下，賈斯文要想完成自己的任務，可實在不容易哩！

金不換的脚步加快了，一面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奔向一個山谷，一面輕嘆一聲，道：「老弟，不是我故意責難你，只因這一個月來，你的表現實在太差勁了。」

諸葛明一臉尷尬神色，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是」。

金不換又接着說道：「老弟，你我是一根繩子栓着的兩隻蚱蜢，休戚相關，生死與共，所以，從現在起，你必須隨時隨地當心敵人就在你的身邊，否則，砸了你『小諸葛』的招牌還是次要的事，丟了腦袋瓜子，可就沒什麼玩的啦。」

諸葛明連連點着首道：「是是……」

他們兩人已進入谷道中，金不換仍然是一馬當先地向谷底快步前進。

這是屬於後寨範圍之內的一個偏僻的小型山谷，除了谷口設有暗牆之外，也算是一個不設防的死角。

諸葛明連應了幾個「是」之後，又訥訥地問道：「總寨主，你認爲……咱們的敵人就是一個月之前，冒充你的那兩個匹夫？」

「唔……」

「那麼，那個賈斯文也是——？」

「絕對是對頭寃家。」

「可是……他送還紅貨，也送還你的兒子……」

金不換截口冷笑道：「我已說過，金人俊不是我的兒子，這情形，你知我知，咱們又怎能斷定賈斯文不知道。」

他，頓住話鋒，也停了下來，輕輕吁了一聲，說道：「現在不討論這些，你且瞧瞧這兒的地面，是否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他們停立的地方是接近谷底的一株古松之下，由於夜幕已逐漸下垂，暮色蒼茫之中，加上古松的枝葉遮住了天光，因而顯得特別昏暗。

諸葛明俯首仔細地瞧了瞧，才自語似地說道：「地面上好像被翻動過？」

金不換道：「唔……你且用長劍挑開地面試試看。」

諸葛明以行動作了回答。

他所認爲可疑的地面，土質很鬆，在他的長劍撥弄之下，一股難聞已極的腥臭之氣也隨之擴散出來。

諸葛明幾乎要嘔了出來，慌不迭地連退了四五步，道：「好難聞！」

金不換道：「是甚麼氣味，能辨別出來嗎？」

諸葛明道：「好像是屍臭，却比一般的屍臭更難聞。」

「不必再挖了，」金不換道：「光綫太暗，你忍耐一點，蹲下去仔細瞧瞧。」

一方面是上命難違，一方面也是爲了急於解開心中的疑團，諸葛明不得不强忍着刺鼻的惡臭，回到原地蹲了下去。

天光並未全黑，諸葛明內功精湛，是君山總寨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夜視力自然也很强，他這一蹲下去，也自然瞧清楚了當前的情況。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些散亂的人髮，其次是少許七零八落的碎布，那些人髮和碎布，像是被火燒過的，但他心中明白，那不是被火燒的。

金不換幽幽地問道：「看清楚了？」

諸葛明道：「是的……」

金不換道：「好！說說你的見解？」

諸葛明道：「有人用最强烈的化骨丹在這兒毀屍滅跡。」

金不換道：「還有嗎？」

諸葛明道：「由這兒的土色判斷，被化掉的至少是兩具以上的屍體。」

金不換道：「繼續說下去。」

諸葛明道：「由土色和氣味判斷，被化掉的屍體當已在五天以上。」

「唔……」

「而且，死者必然是本寨中人，但由於最近這一段時間中，本寨並未發現有人死亡或失踪，足以證明，敵人已冒充死者的身份，混入了總寨中。」

金不換笑道：「好！現在，總算有點『小諸葛』的味道了。」

諸葛明苦笑了一下道：「你也這麼認定？」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銀井（四）

文·嘉成　圖·馮子

旅邸被綁架　脫險同遨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正準備啓程去南美洲時，蘇玲玲突然到訪，彼此不見數年，交談之下，原來蘇玲玲也是爲了找尋金銀井的事而去南美的。於是一同前往，但却在旅途中藉故在三藩市下機，離開他們的旅行團，兩人下榻在酒店中，他們要好好的睡一覺……

到次日中午起床，司馬洛已經精神飽滿了，但是當他等到黃昏日落時，仍然沒有蘇玲玲的消息，他就覺得她是睡得太久了，而且，吃晚飯的時間也差不多到了，於是司馬洛打個電話過去。接綫生告訴他，這位蘇小姐的房間裏沒有人接聽電話。

司馬洛心裏有一種不妙的感覺，他馬上離開房間，到隣房去。門球上還是掛着一個「請勿騷擾」的牌子。

他敲門，還是沒有人應，於是司馬洛就自己開門進去，這是他常常做的事情——打開一度不是自己的房門。他身上有一條門匙，可以打開很多普通的門鎖的，而這一度酒店房門的門鎖並未複雜到可以阻擋他。

他把門打開了之後就發覺蘇玲玲並不在房間裏，房中的被褥還是凌亂的，鏡子上用唇羔寫了一行字。一個電話號碼，以及一行英文字，寫着叫他打這個電話一談，不是蘇玲玲寫的，因爲雖然是簡簡單單的一句話，文法也不通，蘇玲玲並不是這種程度，而且那種文法的錯誤看得出是中國人常犯的錯誤。

他小心地在房中視察一遍。蘇玲玲昨夜所穿那套衣服不在，手袋也不在，她是穿上了衣服離開了這房間。

司馬洛離開房間，回到走廊中，關上房門，注意到走廊轉角的後面才是管房的櫃枱所在，因此管房是看不見蘇玲玲出門的。

他繞過了走廊轉角，到了管房的櫃圍那裏。管房正在櫃枱後面看報紙，一看見司馬洛便恭敬地站起來：「先生有什麼吩咐嗎？」

還是昨夜他們來時那個管房。

「跟我同來那位小姐，」司馬洛說，「你有看見她嗎？」

管房扭頭看看後面的鎖匙板，看看門匙還在不在。

門匙不在那裏。習慣上，客人假如出去，就會把門匙交他保管的。因此他說：

「蘇小姐還在房間裏。」

「她不在房間裏。」司馬洛說。

「你有沒有——？」

「電話我打過了，」司馬洛說，「我也進她的房間裏看過了。她不在房裏。你有看見她離開嗎？」

「沒有呀。」管房說，「不過，也許她是早上出去的吧。值日班的有沒有看見她離開，我可不知道了。」

「你可以問問他嗎？」司馬洛問。

那管房看看腕錶：「他現在大概正在宿舍裏，我可以打個電話問問他。」

「很好，」司馬洛說，「問吧。」他爲了事情順利起見，他掏出一張鈔票來，交給那個管房，那管房也老實不客氣地接下來了，然後才打那個電話。

他講了一陣之後把聽筒放下，對司馬洛說：「日班的也沒有見她出去。」

雖然司馬洛憑他的對話就早已知道了答案了。司馬洛說：「這眞奇怪了，好好一個人，怎會無緣無故失踪了呢？假如她要離開，總得經過這個位子的前面才能乘搭升降機的，是不是？」

「假如她是去乘搭升降機的話，」那管房說，「但假如她是從樓梯下去，那我這個位子就看不見了。」

「但放着好好的升降機在這裏，爲什麼她不用而要由樓梯下去呢？」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管房說，「不過也可能是她不想人知道她出去了。」

「唔，也許吧，」司馬洛說，「你們這裏樓下有電話嗎？」

「你的房間裏有，」管房說：「這裏也有，都可以打出去。」

「我是說不經過總機的。」司馬洛說道。

「那樓下的餐廳之內是有的，」管房說：「那裏有幾座放角子的電話亭，不過你實在不需要花錢去——」

「謝謝你，」司馬洛說着就轉身走了

，他並不打算告訴這個管房，通過總機打電話出去，電話內的對話內容給人家偷聽到的機會很高，他先回到蘇玲玲的房間去一趟，記住了鏡子上的那個電話號碼，然後拿一塊梳粧枱上的紙巾把這些用唇羔寫的字都抹去了。

跟着他就到樓下的餐廳去，用那裏的電話亭的電話打出去了一個長途電話，那是打給馬先生的，他也立即聯絡到了馬先生。

「呀，」司馬洛說，「你眞是勤力，什麼時候找你，都一定找得到的，永不落空！」

「有什麼事嗎？」馬先生問。

「我想知道關於蘇玲玲的事情，」司馬洛說，「你有查到什麼沒有？」

「你並沒有叫我去查呀。」馬先生說道。

「別跟我要花樣吧，」司馬洛說，「我既然對你問起這個人，你當然就會自動去查她的了。」

「唔——」馬先生說，「她現在不是正跟你在一起嗎？」

「我知道這一點，」司馬洛說，「我想知道的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也查出了不多，」聽馬先生的語氣，他似乎正在那邊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祇是查出了，她也曾就李大王的事情作過一些調查，但是也沒有什麼成績，不然的話，她就不會跟着你了。」

「她現在不是跟着我了，」司馬洛說，「她應該在房間裏的，她却不在，似乎有人把她捉去了跟我講條件！」

「你用不着跟他們講什麼條件的，」馬先生說，「你一定正在千方百計想擺脫她，這不正是擺脫她的好機會嗎？」

「好一位大丈夫，」司馬洛冷冷地說，「你似乎是在提議我不顧而去，不管她死活！」

「這不是你的責任，是她自己撞上來的，」馬先生說，「有什麼危險，貴客自理，你的工作要緊。」

「對不起，」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我可做不到，而且，我還想搞清楚，這會不會是她自己在耍的把戲！」

「那你準備怎辦？」馬先生問。

「你在這裏有人嗎？」司馬洛問道：「我想託人替我做一點小事，不方便自己做的。」

「當然有，」馬先生說，「我們在那裏也有一組人的，不過是在唐人街。我告訴你一個電話號碼，你在二十分鐘之後打去好了，我要先吩咐一聲，叫他們跟你合作。」

「好的。」司馬洛放下了電話之後，走進酒吧間去混了一陣，小心地留意着，但是似乎沒有什麼人特別注意他。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他再進入電話間，依馬先生告訴他的那個電話號碼打去，找一位「伍先生」。

馬先生果然已經吩咐過了，因此那位伍先生相當恭敬地說：「司馬洛先生，有什麼事情要我們爲你做的嗎？」

司馬洛告訴了伍先生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說道：「這看來是中國人幹的事。」

伍先生沉吟了一下，說：「但你那酒店不是在唐人街，中國人的黑社會活動很少超出唐人街的範圍之外的，你知道，大多數是來自香港的阿飛之類在街上生事而已。」

「那麼也許是有人故意給我一個錯誤的印象，使我懷疑這是中國人幹的了？」司馬洛說。

「也許吧，」伍先生說，「不過這裏倒有一個中國人，他幹的却不是那種小事情，而他的勢力可能伸出唐人街之外，這一位周金，他是有意大利血統的，母親是意大利人，據說他與黑手黨有來往，無疑地是通過他的意大利親戚與黑手黨聯絡起來的。」

司馬洛心裏有一種不妙的感覺。沒有人喜歡跟黑手黨有什麼過不去，由於這些人手段兇殘，又團結又人多，一跟他們纏上了，就是麻煩。他說：「這酒店，有問題嗎？」

「沒有，」伍先生說，「你住的是一間正正當當的酒店。」

「那從這酒店把一個女人架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司馬洛說。

「除非你這位女朋友很聽話，乖乖地跟他們走，完全不抵抗吧，」伍先生說，「假如她掙扎叫喊，她就出不了門口。我可以保證的一點就是，他們不可能把她打死或者擊暈而運出去，酒店本身也有保安主任，注意着任何不對勁的事情的。他們這樣做，根本出不了門口。所以也許你這位女朋友是很聽話，乖乖地跟他們走，好像朋友一樣出去了。我可以爲你調查一下這個周金，不過需要一點時間。」

「我倒想你先在這酒店調查一下，」司馬洛說，「跟警方有聯絡嗎？可不可以請兩位探員來問一些問題？」

「酒店保安主任行不行？」伍先生問，「我是認識他的，一位可靠的朋友。」

「那更好了，」司馬洛說，「不必驚動警方最妙。」

「那我給他一個電話，叫他到你的房間來。」伍先生說。

於是五分鐘之後，酒店的保安主任就到司馬洛的房間裏來了。

那是一個英國人，叫韓特力，有一頭棕紅色的頭髮和兩撇濃濃的棕紅色蝦餃鬚，看來是那種耿直而能幹的人。伍先生說他是當過警探，因爲人太正直而幹不下去，後來自己開設私家偵探社，也是因爲人太正直而沒有生意，後來就索性投進這家酒店來做事了。

韓特力小心地聽完了司馬洛的故事之後，說：「你認爲有人有理由把你這位女朋友架走嗎？司馬洛先生。」

「有很充份的理由，」司馬洛說，「不過這個理由却不方便向你透露的。」

「我明白，」韓特力點頭，「那麼，你現在打算我怎樣幫助你呢？」

「我這女朋友既然不可能是給抬出去，那她一定是自己走出去的了，」司馬洛說，「我現在想知道她是不是一個人走出去的。」

「那個電話，」韓特力說，「鏡子上留下那個電話號碼，你有打過去跟他們聯絡嗎？」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說，「在對我完全沒有利的形勢之下，我不想談判，我要先把情形弄清楚。」

「她離開了房間，但是管房沒有看見，」韓特力說，「我們這裏的職員都是可靠的，不會說謊，我們查清楚了背景之後才錄用的。因此，她一定是從樓梯離開了。但這裏是十八樓，她或把她帶走的人看來不會一口氣帶着她跑十八層樓梯到樓下去的，而且樓梯下就是洗衣工塲，他們從那裏離開，會更惹人注目了。所以，我猜她或他們也許是從樓梯下一層或者兩層，然後乘升降機下樓，避開這一層的管房的注意。」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韓特力先生，」司馬洛說，「你的想法，也正是我的想法！」

「但是，」韓特力說，「爲什麼要從另一層樓離開呢？另一層樓的管房看見有陌生男女離開，一定會更注意的。」

「我猜她或者他們是提防我可能照會了這一層樓的管房，」司馬洛說，「假如她離開就馬上通知我。」

「唔，我明白了，」韓特力點點頭，「這一點我打幾個電話就可以查出來。」

他用司馬洛房間裏的電話打了好一陣，查問着，最後放下電話，搖搖頭：「沒有人看見她離開，連底層的洗衣工塲也沒有看到，除非她是從窗口飛出去了？」

「這不是很奇怪嗎？」司馬洛說，「你猜得到我現在是在想着什麼嗎？」

「也許，」韓特力說，「你是在想，她根本就沒有離開這酒店？」

「對了，」司馬洛說，「你眞聰明，韓特力先生，我正是這樣想！」

「那讓我去查一查好了，」韓特力說，「很快的。」韓特力說着就出去了。

司馬洛在房間裏悠閒地抽着香烟，等着。韓特力在十分鐘之後就回來了，與奮地對司馬洛說：「我看就是在隣房！」

「什麼？」司馬洛問，「隣房？」

「兩個男人，一個中國人，一個意大利人，今天早上在你的隣房開了一間房間，一直沒有出來過，也吩咐管房的不要騷擾他們，」韓特力說，「這不是很可疑的嗎？」

「可疑之至，」司馬洛說，「方法很簡單，他們把我這位女朋友捉了，不一定要捉到別處，反正是要藏起來了，就藏在隣房，不是很方便嗎？」

「一定是這樣，」韓特力撫着下頷，「不過，我們却要想一個辦法。你要明白，知道是一件事情，沒有證明，却不能採取行動。我有我的立塲，我可不能貿貿然闖進去的。」

「我明白，」司馬洛說，「但你守着你的立塲好了。我亦有我的立塲；我的立塲就是；我並非受聘於這家酒店，所以我大可以貿貿然闖進去的。」

「他們可能有槍的。」韓特力說。

「我一點也不懷疑，」司馬洛說，「不過，對付有槍之人，是另有一套辦法。他們有槍，我們就用有槍的辦法好了！」

× × ×

司馬洛與韓特力是完全猜對了，蘇玲玲現在果然是正在這房間裏面。她坐在沙發上，掩着臉，顯得十分頹喪，坐在她對面的是一個意大利血統的中年人，深棕色的眼珠就像死人一般，完全沒有光澤，而且很奇怪，這個人雖然並不瘦，他的頭部却是似乎有皮而沒有肉，祇是皮膚包裹着頭骨，因此使他的本來就不好看的模樣，顯得十分猙獰了。

在旁邊另一個中國人則是一個青年人，現在已經脫下了上衣，上身赤裸着，正在舞拳弄脚，那樣子和姿勢都像銀幕上的功夫明星一樣，連頭髮也是剪得像一樣。他倒用不着長得英俊，那一臉愚笨的殭屍般的神情，就與銀幕上那位功夫英雄很相像了。

他舞着要着，忽然叱喝一聲跳將起來，凌空踢出一脚，又站回地上，這一喝倒把那個意大利人嚇了一跳。他低聲喝道：「媽的，李，你別叫得那麼響不行嗎？」

「這是中國功夫，」那個姓李的青年人得意地微笑着，「氣和力是有直接關係的，氣充才能力足，一定要叱喝！」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那意大利人說，「假如你問我，我還是認爲槍比你們的中國功夫好一點了。看是好看，但我却看不出有什麼用處來。你踢得這樣高幹什麼」

「我可以踢中頭部，」李說，「頭部是要害之一，中了一脚馬上就收效了。」

「那你得找個巨人跟你對陣才行了，」那意大利人微笑，「你那一脚踢到了七呎高的地方，有多少人的頭部是在七呎高的？」

「我也可以踢得低一點的。」李說。

那意大利人又是微笑着搖頭：「我眞不了解你們，李，爲什麼要踢頭部？我們開槍也從來不喜歡射向頭部。頭部是一個那麼小的目標，稍爲一動，就落空了。」

「這是中國功夫，」李說，「中國人有很深的哲理，你是弄不懂的。」

其實他自己也不見得就懂。

「我也不想懂，」那意大利人搖着頭，「我還是喜歡槍。槍的效率高得多。」

「但槍不能帶到任何地方去，」李說，「拳脚却可以帶到任何地方去。」

「你有一點道理，」那意大利人說，「但是萬一你受了傷呢？那時本領就不行了。但用槍就不同，我即使斷了兩條腿子，斷了左臂，祇要右手仍能拿着槍，我就可以用槍！」

「我們的哲學很深，你不會懂的。」李還是堅持自己的論調，辯護着。

「起碼今天不是你的功夫有功論，」那意大利人說，「我們捉到這位小姐，因爲我用槍指着她。要是你用你的腿子指着她，恐怕她要笑死了！」

這樣說着時，那個意大利人自己就哈哈大笑起來。李的臉一紅，憤怒地瞪着眼道：「也許，你想跟我比一比，試試看中國功夫是不是眞如你心目中想像的那麼膿包？」

「你的意思是我拿着槍指着你，你用腿指着我？」那意大利人笑得更厲害了，「我雖然不是世界最快的槍手，甚至不是三藩市最快的槍手，但我還是贏定的。」

「我是說不拿着槍的時候。」李說。

「爲什麼我要不拿着槍？」那意大利人說，「槍是我的武器，拳脚是你的武器。我們要比試的話，當然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的武器了！」

「有一天，」李恨恨地說，「我會把你好好地教訓一頓的！」

那意大利人揮揮手：「唉，算了吧，李，我不過是在跟你開玩笑吧了！認眞什麼？」

這時，忽然有人敲門，兩個人都忘記了爭執，而緊張了起來了，蘇玲玲的頭也抬了起來。那意大利人警告地看着她：「別做聲！」

李也一跳跳到她的身邊，威脅地舉着手掌：「你亂叫喊的話，我一掌劈在你的頸上，你就沒命了！」

蘇玲玲用牙齒咬緊着下唇。

李疑問地看看那意大利人，那意大利人搖搖頭，低聲說：「大概是收拾房間的，別理會，我們已經在門上掛了個牌子聲明他們別來騷擾的！」

但敲門聲還是繼續，終於，那意大利人不耐煩地叫道：「誰？」

「先生，」門外有人回答，「你的香檳來了！」

「什麼香檳，」那意大利人說。

「你們剛剛不是打電話下去叫一瓶香檳嗎？」門外的人說。

那意大利人罵了一句粗話：「你弄錯房間了，走，別騷擾我們！」

「但先生，我們並沒有弄錯！」

那意大利人暴躁地臉朝着門，正要發作的時候，司馬洛就在房門口出現了。他們這間是套房，現在他們是在套房的廳中，司馬洛顯然是先爬過露台進入睡房，然後從睡房門口出來的。敲門自然是聲東擊西之計。

李首先發現了司馬洛，就馬上大叫一聲，凌空飛起一隻脚直向司馬洛的頭部踢過去。但是他的功夫中看不中吃，用不着司馬洛或那意大利人加以證明，蘇玲玲也替他證明了。蘇玲玲忽然一跳跳了起來，在他的屁股上擊了一拳，這就使他完全失去了平衡，既飛不到司馬洛那裏，而且還狠狠地跌到了地上，「隆」的一聲。

那意大利人馬上探手去拔槍，司馬洛說：「不要動！不要動！」

那意大利人似乎是正狂怒之中，還是不顧一切地要把槍拔出來。這時候，蘇玲玲就像一隻球似的在地上滾動，滾到他的脚下，一脚踢上去，踢中了他的手腕，槍飛走了，跌下來，剛好給蘇玲玲接住。蘇玲玲再滾了兩滾，滾開了，跪起身來，舉着槍喝道：「好了，別再動了！」

那意大利人放棄採取行動了，但是李却不肯放棄，在地上一滾身，一條腿又向司馬洛的脚下橫掃過去。無可否認，中國功夫確有其長處，祇是李顯然沒有一位好師父，因此司馬洛祇是向旁踏了一步，李的脚便掃了個空，整個人以屁股爲圓心，在地上轉了兩個三百六十度的大圈，倒把他自己轉得頭昏眼花起來了。

「不要動！」蘇玲玲大聲喝道：「槍在我這裏！」

李轉停了之後也不敢動了。

「行了！」司馬洛叫道，「你們進來吧！」

門打開了，韓特力衝了進來，跟一個侍者一起。他手中也拿着一把槍，不過看見這個情形，他知道他也用不着他的槍了，便把槍收了起來。

司馬洛指一指蘇玲玲，說：「這看來是綁票，祇要這位小姐肯指證。」

「他們是綁票我！」蘇玲玲說，「我正在房間裏睡覺的時候，他們衝進來，這個人用槍威脅我，把我關到了這間房間裏來！」

「這就行了，」司馬洛說，「給伍先生一個電話，叫他帶了警探來把他們帶走吧！」

「這樣做，你們會很後悔的，」那意大利人恨恨地說。

「也許吧，」司馬洛微笑，「但這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事情。假如把你們放走，我們一定會更後悔！」

韓特力瞪着那人：「你別在我的酒店裏來逞英雄，小子，你再神氣，我就先給你幾拳，嚐嚐滋味！」

那意大利人不敢再做聲了。不知如何，韓特力的模樣，對他及李兩個人都很有鎭壓的作用，大概是因爲韓特力當過警探，而現在還是有着很濃的警探味道吧。總之他不再做聲了，於是韓特力便拿起房中的電話來打出去。

之後他們在等着，蘇玲玲和司馬洛都拿着槍，看守着那兩個人。很快，伍先生就帶着警察來了，警察錄下了口供之後，把他們一干人帶到警局去落案，之後，他們再出來了。當然現在，他們之中是少了那個意大利人和那個姓李的中國人了。

在路邊，伍先生說：「這兩個傢伙我認得，我不是跟你提過一個周金嗎？他們就是周金手下的人。」

「那個意大利人似乎就是黑手黨方面的代表了。」司馬洛說。

「很可能是的，」伍先生說，「我認爲你惹了很大的痲煩了。」

司馬洛聳聳肩：「反正痲煩已經惹上了，現在就是搥胸痛哭，也無法補救的。好了，伍先生，謝謝你的帮忙，以後我會再跟你聯絡的，目前，我要先跟蘇小姐回到酒店去談談。」

他們跟伍先生分手，韓特力陪司馬洛和蘇玲玲回到酒店裏去，也跟他們分手，司馬洛和蘇玲玲回到了他的房間裏。司馬洛斟了一杯酒，遞給蘇玲玲，蘇玲玲瞥了他一眼道：「我猜我應該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我想跟你談的正是這一點，」司馬洛說，「你似乎根本不需要我救你的命。我看你果然比你哥哥的本領還要高强，似乎，即使我不進去救你，你也還是可以把他們擊倒的。」

蘇玲玲聳聳肩。

「那你究竟等什麼呢？」司馬洛問，「你是在跟我玩遊戲嗎？」

「我是想探探他們的口供，」蘇玲玲說，「我想知道他們究竟是爲了什麼來捉我。」

「顯然是爲了金銀井的問題了。」司馬洛說，「還有別的嗎？」

「不錯！」蘇玲玲說，「此外我還想探一探，他們對金銀井這件事情又知道些

什麼。」

「有沒有探出來呢？」司馬洛問。

「他們似乎也認爲金銀井是在東方，」蘇玲玲說，「例如泰國之類。他們問我們究竟到美洲來幹什麼，我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金銀井的事，我們只是到美洲來玩的。」

「他們當然不相信。」司馬洛說。

「他們說他們的老板自然會把眞相查出來的。」蘇玲玲說，「我還希望跟他們的老板見見面，再進一步打聽一下。」

「你的勇氣眞不小，」司馬洛說道：「你難道不知道他們是誰嗎？你去向他們打聽？他們正在向你打聽，而假如他們打聽不到什麼，他們也許不會讓你活着離開了。」

蘇玲玲聳聳肩：「我也並不預算此行會一路都是一帆風順的。我早已告訴過你要找到金銀井的理由。」

「泰國？」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深深地抽吸着，「他們也說是在泰國？」

「我早說是泰國，」蘇玲玲說，「我不知道爲什麼你偏偏跑到美洲來。」

司馬洛尋思着抽完了那根香烟，聳聳肩站了起來：「我看，我應該跟他們談談了！」

「你還去惹他們？」蘇玲玲說。

「我已經惹上了他們，」司馬洛說，「他們是跟黑手黨有關的，黑手黨的勢力在這裏伸展得很快，難道你以爲逃走是辦法了嗎？怎麼逃都逃不掉的，而且逃起來很麻煩，還是跟他們談談的好。」

蘇玲玲聳聳肩：「隨便你吧！」

司馬洛拿起電話，向接綫生要了一條街綫，撥了一個號碼，就是鏡子上寫的那個號碼。那邊是一個男人接電話，用英語說：「哈囉！」但是聽得出這是中國人講的英語。

「我是司馬洛。」司馬洛對着電話裏說。

「你找誰？」那邊的人問。

「我也不知道我應該找誰，」司馬洛說，「我在某一面鏡子上找到這個電話號碼的，可惜留下號碼的人却沒留名字。」

「那麼你想怎樣？」那邊那人問道。

「我相信留下電話號碼的人是很有誠意跟我談談的，」司馬洛說，「所以我就打個電話來了。你可以告訴我他究竟想談什麼嗎？」

那人遲疑了好一陣，然後才說：「到了這個地步，恐怕也沒什麼好談的了。」

「也不一定，」司馬洛說，「我這個人要談的時候，總是喜歡在公平的環境之下談的，現在環境對我來說是相當公平了，所以我反而有興趣談，假如我有什麼把柄在別人的手中的話，我就沒有興趣了，因爲我會很吃虧。」

「很好，」那人說，「不過，假如你認爲在你的房間裏談才算公平，那恐怕還是沒有人肯跟你談了，有人會認爲這是不公平的。」

「這倒不是大問題，」司馬洛說，「假如我知道地址，那我是可以走一趟。」

「唔，」那人說，「你有興趣到唐人街去談嗎？我們都是中國人，在唐人街好一點。」

「我沒有異議，」司馬洛說道：「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假如你現在方便的話……」

「現在能够來，當然是最好的了，」那人說着。跟住便告訴了司馬洛一家餐廳的地點。

「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吧。」司馬洛說。

他放下了電話，蘇玲玲正在看着他。蘇玲玲說：「那邊的人是誰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他當然也不會在電話裏報上姓名那麼笨，不過我相信那大概是周金了，除了他還有誰？」

「我們眞的去見他？」蘇玲玲說。

「不是我們，」司馬洛說，「是我自己。」

「我就在這裏等着嗎？」蘇玲玲說。

「怕什麼？」司馬洛說，「我總不會撇下你逃掉的，除非他們把我殺掉，不然的話，我一定會回來見你的。」

「謝謝你。」蘇玲玲諷刺地。

「別担心，」司馬洛走近她，「我會安全地回來的。」

「我知道，」她諷刺地說着，伸出一隻手擋着不讓他太接近，「我也相信你，因此你是用不着對我吻別的。我不是小孩子！」

司馬洛苦笑道：「你眞會鼓勵我的士氣！」

「每一次，每一個女人都急不及待地投進你的懷中，」蘇玲玲說，「難道你不會覺得有點討厭嗎？換一個不肯的女人，那不是更有味道嗎？」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走出房間。

換口味？換口味不是不好，但換也得有個程度，就像吃慣了皇宮中的大菜的皇室貴族，忽然之間給他換上乞丐吃的發臭的殘羹剩飯，這種換口味，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受歡迎了。不過，他猜跟蘇玲玲講這一點是沒有用的。

× × ×

一部計程車把司馬洛送到了唐人街，在對方指定那個中國人開的中國菜館前面下車。司馬洛踏進去，發覺裏面的顧客多數是西方人，他這樣一個非侍者的人踏進去，反而相當顯眼了。

一個侍者走上前，說：「先生，這邊來吧，這邊有位子！」

他把司馬洛領到了一張巳經有人佔着的桌子，雖然其他的空桌子不是沒有。他拉開一張椅子讓司馬洛坐下來。司馬洛就坐下來了。面前那人無疑地就是約見他的人。

一個白白胖胖的中年中國人，看來就像很和善的，連眼睛也完全沒有一點點兇殘的光芒，司馬洛對他點點頭，那人也對他點點頭，說：「司馬洛先生，讓我來自我介紹吧，我就是周金。」

「素仰素仰，」司馬洛說，「我也猜到會是你了。」

「你在酒店裏做的事情使我很丟臉，」周金說，「我的兩個手下都給抓起來了，而且這一次要使他們脫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辦法，我非這樣做不可。這也可以算是逼虎跳牆！」

「不過，」周金說，「値得安慰的一點倒是，你還是來見我了。這挽回了我不少面子。而且以你的名譽，敗給你一着，也不算是太丟臉的事情。再者，我自己也有錯誤，我是把你估計得太低了。」

「你似乎十分重視面子，」司馬洛說，「這却是我最不重視的東西，你要的話，你大可以全部拿去！」

「當然了，」周金說，「這是因爲你的情形跟我不同，在這個地方，以我的地位而言，我必須保持面子，沒有面子，那根本就站不住脚了。」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你的面子已經挽回了，我倒想問問你，你究竟想跟我談些什麼？」

「金銀井。」周金說。

「什麼金銀井？」司馬洛說。

「我們別來這一套好不好？」周金說，「消息早巳傳開了，你跟這個女的就是去找金銀井。」

「她是有這個意思，」司馬洛聳聳肩，「至於我，我的興趣却是在她的身上，我並不相信這個神話故事，我祇是哄着她，帶着她亂跑一通吧了。」

「你這個神話故事我也不相信。」周金說道。

「你不相信也沒有什麼辦法。」

「另一方面，你這個神話也不無可信之道，」周金說，「假如你眞是要找金銀井的話，爲什麼你要到美國來呢？這似乎是離題萬丈了，老遠跑到美國來！」

司馬洛聳聳肩：「當然，我對金銀井這回事實在是知道得不多的，不過你這樣講，倒使我有了一個疑問：爲什麼金銀井不能在這裏呢？爲什麼不能是在美國？」

「因爲，」周金說，「美國是黑手黨勢力最大，這個李大王，他與黑手黨並沒有來往，假如他把一生的積蓄運進來的話，那他一定是個大傻瓜了，因爲這樣做，他就等於是雙手奉上給黑手黨。」

「也等於是雙手奉上給你？」司馬洛說。

「我不是黑手黨，」周金搖搖頭說，「我不是意大利人，沒有可能成爲他們的一份子。我祇能說，我跟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搞得不錯的。我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墨西哥？南美洲之類呢？」司馬洛問。

周金搖搖頭：「沒有可能。你要到墨西哥的話，你多數要經過美國，一個中國人在墨西哥是相當惹人注目的，當你是要藏起這樣大一批寶藏的時候，你就不能走到一個惹人注目的地方。至於南美洲，假如你有這樣一大批寶藏的話，你願意拿到南美洲去收藏起來嗎？」

司馬洛想了一會，聳聳肩：「隨時可能拿不回來的地方，我連一塊錢也沒有興趣留在那裏。」

「不錯，」周金說，「南美洲那些小國家，隨時可能政變，今天你是受歡迎的人物，明天你却可能給抓起來了。所以，不可能是在南美洲。墨西哥也不大可能。一個中國人的來去行踪，事後也很容易查出來，金銀井所在如何能保密呢？」

「假如我告訴你金銀井是在墨西哥呢？」司馬洛說道。

「那我會說你是一個傻瓜，而且我會說你也想把我當傻瓜了，」周金說，「假如金銀井是在墨西哥，還要等你來嗎？我們的人早巳拿到手中了。」

「那我眞是一個大傻瓜，」司馬洛說，「我告訴這位女朋友金銀井是在墨西哥，而她居然也相信了。」

「你這神話故事我還是不相信，」周金說道。

「但我的確是跑到美國來了。」司馬洛說道。

「奇怪的就是這一點，」周金說，「你的確是來了。除非，你是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事情吧？」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金銀井就是在墨西哥！」

「別把我當傻瓜辦！」周金吼道。

司馬洛聳聳肩：「你把我的女朋友捉起來，似乎就是想我告訴你我所知道的事情，現在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們也不需要再談下去，我祇好告辭了。」

「不要走，」周金嚴肅地說。

「還有什麼指教嗎？」司馬洛問。

「我聽說你是正在替這個我不大喜歡的組織找尋金銀井，」周金說，「這是眞的嗎？」

「你看這是眞的嗎？」司馬洛問。

「看來不大像了，」周金說，「然而，你却是藉着這個組織的人之助，把我的手下捉了起來。」

「我跟他們一向都很有交情，」司馬洛說，「我到了這裏，我需要帮助，他們當然會給我帮助的。」

周金考慮了一下這一點，然後又慢慢地說：「既然你不是替他們工作，那你替我工作如何？」

「我可替你做些什麼工作？」司馬洛問。

「找金銀井，」周金說，「我是出得起錢的。」

司馬洛搖搖頭：「辦不到。」

「我不敢向你發什麼命令，」周金說，「不過你應該知道，跟我們合作有很多好處，不跟我們合作，有很多壞處。」

「我就是想告訴你，我們合作的壞處，」司馬洛說，「你出得起多少錢？」

「你說一個數目吧。」周金說。

「這個數目你不會出得起的，」司馬洛說，「起碼要多過金銀井的所值！」

「你瘋了，」周金說，「誰會給你十元去買一件值八元的東西？」

「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我找到了價值十元的東西，爲什麼要兩元賣給你？」

周金沒有做聲。司馬洛講的這話的確很有道理的。

司馬洛又說：「我告訴你吧，周金先生，這一次就是要親力親爲的一次。你可能把狗兒訓練到很聽話，替你遞拖鞋來，遞報紙來，但你就是無法使狗兒替你把一隻肉飽子遞過來。你要拿肉飽子，就得自己去拿，你手下這許多狗兒，都會受不起肉飽子的誘惑的。」

「以我的年紀，」周金說，「以我的

地位，我怎能自己去做這件事？」

「你也祇好破例一次了，」司馬洛說，「假如你眞是要金銀井的話。這是唯一的一件不能讓別人代勞的事情。」

「也許，」周金終於慢慢地說，「你已聽到過了，金銀井之內，不祇有金銀珠寶和鈔票而已。那裏面還有好些證據。」

「是的，」司馬洛說，「我也聽過了，這又如何？」

「那些證據，你自己也不會有用，假如你找到了，你總要賣給人家的，」周金說，「賣給我如何？」

「這又是叫狗兒去拿肉飽子了，」司馬洛說，「我相信你不會是世界上最出得起錢的人，我相信有很多人比你更出得起錢，而且我相信，最出得起錢的還是那些與這些證據有直接關係的人。即使我答應了，你大概也不敢相信我一定會把這些證據賣給你的吧？雖然我亦不會答應你。」

周金恨恨地瞪着司馬洛：「跟你談話，似乎沒有什麼結果！」

「那是因爲你選擇了一個不會有結果的題目，」司馬洛說，「告訴你，我根本也不打算去找這金銀井，就是因爲有那些證據。一定有很多人正在拚死的去找那些證據，尤其是與那些證據直接有關的人，有些是想取回與自己有關的證據，有些則是除了要取回這些證據之外，還要把別人的證據拿到手中，我猜金銀珠寶本身還沒有那麼重要。他們會不擇手段，不惜把競爭者殺掉，我可沒有興趣涉入這樣一場競爭之中。我的目的祇是在我這位女朋友而已。」

周金還是恨恨地凝視着司馬洛，雖然司馬洛所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他想不出有什麼值得恨的地方。

終於，周金說：「既然如此，我們也是談不下去了。」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我希望你不會因此而對我記恨。」

周金聳聳肩，一攤兩手：「這個嘛，就祇能算我是作了一次錯誤的投資吧。」

「我希望沒有什麼對你有關的證據在那金銀井裏。」司馬洛說。

「沒有，」周金搖搖頭，「我一輩子都是很小心的，通常我祇抓別人的證據，而很少會讓自己的證據落在別人的手中。也有一兩次是不小心的，不過這祇能說是別人的不小心，那些不小心抓着我的證據的人都已進入了墳墓。」

「那你繼續小心好了，」司馬洛說。

他站起來，走出了門口，上了一部的士，但並不是馬上離開唐人街，而是在唐人街的另一個部份下車。

這一次他是走進了一家古董店裏。這裏的古董當然不會是給中國人買的，因此那個年輕的女售貨員看見他進來就表示詫異，不相信他是進來買東西的。

「你猜對了，」司馬洛對她微笑道：「我不是來買東西的。我祇是來找你的老板。」

「是哪一位找他？」那女孩子問，「有什麼貴幹呢？」

「以前我是常來向他借錢的。」司馬洛說。

「這個——老板現在沒有空見客。」那女孩子連忙說。

「不過現在我發了達，」司馬洛說，「我是來還錢的，也許他忽然之間又有空了？」

那女孩子的臉紅起來了，而在她的後面，一把聲音吼叫起來：「別聽他胡說八道，愛麗絲，讓他進來吧！」

那女孩子恨恨地瞪着司馬洛。她不大滿意司馬洛跟她開玩笑。這樣一個相當富於吸引力的男人，却並不企圖向她追求，而是向她開玩笑。但這時司馬洛對她已經不再注意了，他回身看着店後，那裏掀開了一度門簾，出現了一個有着長鬍子的老人，身上還穿著標準的中國式長袍，就像是從古代出來的人。

司馬洛微笑：「你這樣老了，聲音還是這麼大，响得刺耳！」

「進來吧。」老人掀開簾子進去了，司馬洛也跟着他掀簾而入。

簾內一間寫字間却是完全西式的。

「唔，老曾，」司馬洛吃吃笑着，「這裏面的設備跟你的打扮不大配合。」

「我的打扮是給客人看的，」老曾說，「我賣的既然是中國古董，我的模樣就得像一位中國專家。」

「祇是像就行了？」司馬洛說。

「第一就是要像，」老曾說，「是眞是假，那還是次要的問題！」

「你倒教會了我不少新鮮的事情。」司馬洛微笑。

「我會有什麼你不懂的？」老曾說：「假如你要做騙子，那你會變成世界上最大的騙子。我還追不上你！」

「看來你的古董生意做得不錯。」司馬洛說。

「假如你問我還有沒有幹舊日勾當的話，」老曾說，「答案就是沒有。中國熱使我生意滔滔，古董簡直來不及製造。」

「古董是製造的？」司馬洛說。

「當然了，」老曾說，「自己製造，有把握得多。反正外國人又不懂的。」

「我還以爲他們有科學方法鑑定一件古物是不是眞正的古物。」

「我知道，」老曾格格地笑起來，「但我也有方法騙過他們的鑑定方法。看，這裏一幅國畫還未曾完成的，」他指指牆壁上，「但我用的是古紙，用的是古顏色，他們拿去用什麼碳放射方法研究一下，沒有錯，的確是幾百年前的紙和幾百年前的顏色，但誰知道却是今天才畫好的？」

司馬洛不禁笑了：「你這人總是不能正正當當的做生意的！」

「什麼才叫正當生意，」老曾說，「我認爲凡是生意都不是正當的。買回來值一塊錢的東西，兩塊錢賣出去，這就是生意。我不過是賣得高一點，譬如值一塊錢的我賣兩百塊，如此而已，這不也是生意嗎？古董這種生意又沒有公價的！」

「總之，」司馬洛說，「古董的生意那麼好，你也不幹舊時的老本行了！」

「對了，」老曾點點頭，「可以說，我是已經改邪歸正了。」

「但你除非是離開了這個地方，」司馬洛說，「否則，這種行業，你是不能夠完全脫離的，是不是？」

「假如你是想打探一些情報，那你不

必轉彎抹角，直截了當開口好了，」老曾說，「既然你是一位好朋友，免費贈送給你也沒有所謂的。」他取出兩根名貴雪茄來，遞給司馬洛一根。

司馬洛微笑擺擺手：「謝謝，我很少抽這個的，不過，這東西跟你不適合，你應該拿點烟絲，用那種草紙一捲。」

「在顧客面前我是這樣的，」老曾說，「但在自己的房間裏，在老朋友的面前，我就不怕自己享受一下了。好了，你要問什麼？」

「我猜你知道我在這裏惹了些什麼麻煩了吧？」司馬洛說。

「周金。」老曾說。

「唔，」司馬洛說，「你的消息還算靈通，這麼快就知道了。」

「我仍然保持靈通，」老曾說，「正如你所說，這種行業，是沒有辦法完全脫身的。不過我不牽涉了，我不再買賣情報，祇是有些老朋友來求教的時候，我就免費帮帮忙而已。不過，你與周金之間的麻煩究竟有什麼新發展，我還不知道。也許你告訴我。」

「周金還以爲我跟金銀井有什麼關係。」司馬洛說。

「我也聽說是這樣。」老曾說。

「但我說服了他，」司馬洛說，「使他相信我不是來這裏找金銀井的，你可知道我是用什麼理由說服他的嗎？」

「很簡單，」老曾說，「假如你是要找金銀井的話，你怎會到這裏來呢？」

「正是這樣。」司馬洛說。

「那你到底是爲什麼到這裏來呢？」老曾問道。

「我是來這裏找金銀井，」司馬洛說，「我告訴我的女朋友是這樣，其實我的心目中的金銀井却是在她身上的！」

老曾格格地笑了起來：「我年紀輕一點也是常常玩這把戲的。當然，周金也會提出聘請你替他找金銀井，但是，這也是行不通的，這樣值錢的東西，假如自己沒有能力去找，就別去找算了，根本不可能托別人去找！」

「你果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司馬洛說。

「當然了，」老曾說，「一個人老了，自然就知道得比年輕人多些，不過，再老一點就返老還童，變成昏庸了。」

「我想肯定的就是，金銀井的確不在美洲。」司馬洛說。

「誰能肯定這個呢？」老曾說，「不過，在美洲的可能性實在不大就是了。各種情形和蛛絲馬跡都指出不可能是在美洲，假如我是那個李大王，我也不會放在美洲。」

「你似乎對這件事情研究過。」司馬洛說。

「這是一件誘惑性很强的事情，」老曾說，「假如我說我沒有考慮過，那我是騙你了。不過後來我想，反正我也不能親自動手去拿這金銀井的，所以祇是想想就算了。」

「那麼除了我的女朋友之外，」司馬洛說，「大概也不會有很多人相信我是來這裏找金銀井的了。」

老曾點點頭：「除非你是知道什麼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信不信由你，」司馬洛嘆一口氣，「我是知道得最少的一個。」

「我却不相信你連考慮都沒有考慮過這件事情。」老曾說。

「我的確是想過的，」司馬洛說，「那是當我最初聽到有這件事的時候。不過後來想清楚一點，我就根本不相信，我認爲這簡直是一個神話故事。」

「我却從來不認爲這是一個神話故事，」老曾說，「我是相信眞有其事的。」

「現在我也開始相信了，」司馬洛說，「既然這許多人相信，我也非相信不可。但你認爲這金銀井是在什麼地方呢？」

「別傻吧，」老曾說，「假如我知道，我會告訴你嗎？假如我知道，那即使以我這把年紀，我也會忍耐不住而趕着去找了！」

司馬洛微笑：「我當然不相信你知道準確是地點，但你總知道一點消息吧？譬如的在什麼國家，或起碼是在那一州。」

「最新的傳說是在泰國。」老曾說。

司馬洛的心又一跳，雖然臉上並沒有什麼表示。泰國這個地方，又給提起了。

「那是很遠的地方了，」司馬洛說，「你認爲這是可信的嗎？」

「這是最可信的地方。」老曾說。

「既然有這樣的傳說，」司馬洛說，「那現在一定有不少人正在前仆後繼，趕到泰國去了。」

「不錯，」老曾說，「假如我是在泰國開保險公司的，那我會暫時停止接受生命保險了。實在賠不起。」

司馬洛舒一口氣：「那我是走對了路，我離開泰國愈來愈遠。我祇希望我這位女朋友沒有聽到這個傳說，不然，一定硬要把我拉到泰國去了！」

老曾凝視着他，深吸着雪茄：「不過我却老早聽到一個傳說，是你替一個組織在找金銀井。」

「我也聽到這個傳說，」司馬洛說，「但這個傳說不是眞實的。」

「不過，」老曾說，「你不是一向都替這個組織工作的嗎？」

「不是一向，而是有許多次，」司馬洛說，「我猜正是因爲我跟這個組織的關係密切，所以才會有了這種傳說。但是其實，他們不會叫我做這件事，等於我對周金解釋爲什麼他不應該聘用我的理由相同。這種事情是不能夠信任別人的。我又不是他們組織的正式成員。」

老曾嘆一口氣：「這就好了。老實說，我們是朋友，我亦不希望你牽涉到這件事情之中，這種事情，對於一個人的健康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那我保持健康，繼續在美洲活動好了。」司馬洛站起來，「再見，老曾，謝謝你的帮忙！」

「這不算什麼帮忙，」老曾說，「不過，你快點離開這裏，那對我來說倒是一個很大的帮忙。你在這裏已經夠久了，假如逗留得再久，也許會有人問我們究竟在談一些什麼。」

「你把眞相說出來不就行了嗎？」司馬洛說道。

「我當然會說出眞相，」老曾說，「

技擊叢談

中國摔角擠靠巧打

麥海雲

有許多人把中國的摔角與日本的空手道混爲一談，那是不對的，中國摔角健身院的院長劉飛師傅這樣解釋：「中國摔角，並非柔道，有許多地方不同，柔道想把對方摔倒，先要抓住對方的衣裳，或者身上較易捉拿的地方，然後把對方摔倒，中國的摔角不一定要抓對方的衣裳，有時抓手抓脚，甚至只是捉住對方的手腕，仍可立刻把對方摔倒。」

跟着劉飛師傅就把摔角的源流加以解釋，他這樣說：「最遠的摔角就是岳飛教授出來的一些武功，因爲牛皐的身型粗壯，普通的拳法不適合他，於是岳飛就教他摔角，另一方面，五代隋唐也有宮廷裏面的武官在皇帝面前摔角，勝者有獎，此外，宋代亦有摔角，有歷史可以査究的是兩個人，最出名就是梁山泊浪子燕青，因爲他的身材矮小，而且肌肉瘦削，李逵想在衆人的面前把他擊倒，怎料燕青使用摔角法使他連跌數次，至今仍有燕青門的武功存在，比較有名氣的叫做燕青十八跌。

「至於中國的摔角傳到日本去，據說是由於一個武藝高強的海盜王直流浪日本，希望在那邊結合四方傑豪，伺機反淸復明，跟一個姓陳的中國人結合起來，把原有的摔角當中一部份毒招删去，變成以柔制剛，於是產生了日本的摔角。」

關於中國摔角的功夫，照劉飛師傅稱述，最低限度有八種招式，不妨一知。

第一種摔角的功夫叫做勾掛法，即是在對方搶攻之際，突然以自己的掌刀劈下，打擊他的手踭或手腕，使他發生痛楚，擧動遲鈍，再鬥下去，自然佔上風。這種摔角的功夫是日本柔道沒有的，羅馬摔角却有這一套。

第二種摔角是用脚法出擊的，稱做連環脚，如果在普通拳脚方面說，連環脚一定是連續踼出，等於鴛鴦腿，但以摔角來說，却非如此，假定對方力大如牛，站樁非常堅固，你使用抱腰倒拔之法，或者用脚掃他仍是無法取勝，應該立刻轉身使用脚踭向對方的脚彎撑去，然後再用脚掃，那就有機會取勝，這種脚法專撑對方用來支持全身體重那一條後脚的腿彎，一撑一碰，體型高大的人也沒法支持。

第三種摔角法稱做倚碰法，突然衝前一撞，那是碰法，如果對方體型高大，碰也碰不倒，索性把自己的身體靠着他，然後施展其他絕招，把他戳跌。

第四種摔角法稱做擠靠法，即是趁着對方有機可乘之際，或者向前擠，或者向後靠，借力把他摔倒，擧例言之，對方用手把你使勁拉了一把，使你無法站穩，索性衝過，乘着他拉的姿勢，抱着他的腿，把身體壓在他的身上，一齊跌倒，你却佔了上風，另一方面，對方用力推你，你可以左右閃開，跟着順勢把他向前再推一下，借力絆倒他。

第五種摔角法稱做刁法，刁即是搖，先行握住對方的手腕，一搖就進馬用刁腕套腿之法，把他絆倒，武功高强的人，忽然給人捉住手臂或肩膊使勁搖動，總是覺得失去重心的，在這一瞬間不知如何是好，那就有可能給對方摔倒，故此，刁法有許多招式，練習摔角之人，不可不學。

第六種摔角法，等於中國功夫的擒拿手，稱做拿法，即是緊握對方的關節，使他覺得痛，手腕方面握住它使勁一擰，如果用得適當，對方就會劇痛，特別是捉住他的手掌，向他身上那邊使勁壓下時，他更加難以支持，如果雙掌被對方執住，緊緊的壓向下邊去，未能及時將全身倒下，一脚踼高，使用仰擊法解圍，十居其九都是輸的，因指掌只能向下擺動，無法向上伸高之後再壓到掌背那邊。

第七種摔角稱做鎖法，即是運用

手臂或脚，好像一把鎖把對方鎖住，使他難以擺脫。

第八種摔角法叫做扣法，等於用手扣住對方的腕腿各處，所謂扣法，即是扣緊對方的關節。

上述八種方式稱做明八打，還有暗八打也是很有份量的，不妨一知。

暗八打之法，即是說那種拳脚必須打得出色，但從表面看不出來，故此稱爲暗打，最先的一個條件便是快，在暗八打這一門稱做「速法」。

第二種暗八打叫做「小法」，小者等於減縮體積，如果你給敵人纏住抱緊，你索性縮細一點，跟着把渾身氣力放在腰部，向左或右使勁搖動，這一招叫做「獅子擺頭」，可能把他反過來摔倒。

第三種暗法打稱做「軟綿法」，即是說，盡量使自己的手脚柔軟，如果對方以極剛硬的拳脚衝打，你就以軟綿綿的手法使它消解，跟着找到適當機會把他摔倒，這個方法暗示着以柔制剛。

第四種暗打法稱做巧法，古語有云，各種拳脚可練，巧字最難練，亦有一句說：「力不打功，功不打快，快不打巧」，暗示着渾身是勁的人，未必打贏有功夫的人，如果有功夫的人出手稍慢，就會打輸，既有功夫，出手亦快，但不够巧，那樣子仍然是吃虧。擧例言之，對方用脚踼來，這一脚踼得非常快速，如果你閃側一點點，在他的脚既然踼出却未完全踼來的時候，瞬即發招，一脚踼在他的膝蓋骨上面，就會使他受挫，這種招式，含有巧的意思，普通拳脚，已經需要一個巧，講到摔角方面，更加要輕靈乖巧。

第五種暗打法稱做分筋法，即是在對方不注意的情況下使他的筋分開，無法作戰，擧例言之，突然搶攻，用你的左右兩手手掌的一邊，把他的食指和中指用右手握緊，再把他的無名指和尾指用左手握緊，兩手使勁一分，他的四隻指頭，痛澈心肺，就因爲掌背上面的五指連筋受壓，發生劇痛，這一類功夫在擒拿手方面，特別重視，摔角也很重視它。

第六種暗法打叫做挫骨法，即是在對方的骨節當中想辦法朝着相反的方向出擊，例如壓肘，拗脚背之類。

第七種暗法打叫做點穴法，用指頭點着對方的穴道，等於截住他的血液無法流通，如果指頭有勁，的確可以做得到的，但却不是像武俠小說上所說的點穴功夫那麼神妙，能够使人全身定住，一拍然後覺醒。

第八種暗法打稱做離位法，所謂離位，即是說使對方的骨骼離開原位，精於這一招的，可隨時把對方的肩膊骨或肘骨，又或手腕各處，使骨骼脫臼。

劉飛師傅跟着解釋摔角除明法打與暗法打之外，身型手法共有六種。

第一種是閃轉法，閃就是躲避，轉就是旋轉，對方疾撲而來，當然就要擋格或者閃避，如果能够旋轉得好，比較擋格更加有利。

第二種叫做騰挪法，騰就是上升的意思，那挪字就是移動，那是突然跳起來避過他，或者整體移向左邊右邊，使對方的攻勢打消，乘機出擊。

第三種身型手法叫做貓竄法，有如貓捉老鼠，一經看準，便即竄出，其快無比，如果你看見一隻貓平時寂然不動，忽然跳出的那種竄勢，便會知情，總之，不攻則已，一攻就施展貓竄法，切勿怠慢。

第四種奇巧手法叫做狗閃法，狗非常精於閃避，兩狗相鬥，頸子特別靈活，左閃右閃，俗云：「英雄能打虎，不能打狗，」就以狗的身形極爲靈敏，無法用拳打中牠，如果學到狗閃之法，在摔角方面，佔盡上風。

第五種倒地手法叫做兔滾法，請你看看兔子滾地，一滾即起，而且連滾多次，絕不吃力，如果自己給敵人絆倒，該向兔子學習。

第六種暗打法叫做鷹翻法，有如麻鷹落地即翻轉，鷹或鴿的翻身特別靈活，倘若你已給對方推倒，在將倒未倒之際，最爲適合鷹翻法，可以把這招式施展出來，使對方難以招架。

上述六種摔角手法練習得好，配合了明打法與暗法打，再加上各種摔角基本功夫，那就是「中個摔角」。

問題是人家肯不肯相信而已。」

× × ×

從地上望上去，那架紅白色的雙引擎小飛機襯着蔚藍色的天空顯得精巧而可愛。從飛機上望下去，地面也是顯得整齊而乾凈。地面分成一塊一塊，有樹林的地方深綠，沙漠的部份黃色，有小河流過的地方則像一條閃閃的銀帶子。

「美麗嗎？」司馬洛這樣問，身邊的蘇玲玲却是不做聲。

司馬洛又微笑：「這應該是開懷的時候呀，蘇玲玲。」

「我不像你這樣開心，」蘇玲玲說，「我不是來玩的，我沒有心情欣賞。」

「我也不是來欣賞藍天美景，」司馬洛說，「我是到這裏來工作的。」

「你是在浪費時間，」蘇玲玲說，「我們前兩天坐游艇出海釣魚游泳，混了兩天，昨天是坐飛機遊覽天空，今天又是坐飛機遊覽天空，假如你是想用這方法把我引上床的話，那你是弄錯了。」

「我有企圖把你拉上床去嗎？」司馬洛問。

「沒有，」蘇玲玲說，「我不過是告訴你，你用這方法，那是只會使我們與床的距離愈來愈遠吧了。」

「但是與金銀井却是愈來愈近了。」司馬洛說道。

「別胡說八道吧，」蘇玲玲說，「我們現在是在墨西哥，與泰國離得這麼遠，就是孫悟空也得翻好多個跟斗才能到達。我們何不到泰國去呢？」

「眞奇怪，」司馬洛說，「人人都要到泰國去。既然你認爲是在泰國，那你爲什麼不自己到泰國去？」

「我自己幹不來。」蘇玲玲有點慚愧地承認，「我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帮助我。但假如你繼續這樣浪費時間，那很有可能我會自己一個人到泰國去了。」

「看這下面吧？」司馬洛說，「那裏不是有一座高原：那高原上有一座破落的屋子，看來已經沒有人居住的，你看，連通過去的路也斷了，横過小河的橋已經塌斷掉，汽車也不能到達，祇有飛機可以到達。而且開飛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別人不能跟踪，假如有人跟踪我們，那得開另一部飛機，那我們一定看得見的，也就因此，他們祇能够跟踪到機場爲止而已。」

「你說有人跟踪我們？」蘇玲玲問。

「是的！」司馬洛說：「但他們祇能跟踪到機場爲止，我猜他們也不急，我們開走的祇是一架小型飛機，載不了什麼貨，也許下一次我們租一架較大的飛機時，他們就會加倍注意了。當我們回到機場的時候，他們一定就會留心我們有沒有帶回去什麼。特別是一包文件之類。」

「我們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吧了。」蘇玲玲說：「怎麼有可能帶回去什麼？」

「這很難說的，」司馬洛說，「下面那間荒屋裏，應該有一口井，而且是一口枯井。不然的話，屋子的人也不會把這屋子放棄了。就是因爲沒有水源，所以這屋子非要放棄不可。」

「你的意思是——但我們坐的不是一架直升機，怎能在那屋子降落呢？」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塔里木風雲（四）

前文提要：
前回書至白朗見秦莎莎態度突然改變，深感訝異，同時也起了戒心。於是臨時改變原定行程，決定在帽兒石歇脚。小周嫂見牛老三獨自餵馬、喝酒，頓覺是個套他消息的好機會，誰知偷鷄不着蝕把米，不僅自己露出許多破綻，反而引起牛老三的懷疑，還被他糟蹋一番。當她憤然離開後，途中又被埋伏多時的獨眼龍等人所乘，制服了她，搜去秘圖。白朗等人趁小周嫂與獨眼龍搏鬥之際，分頭向獨眼龍等人突擊……

小周嫂脫險　大小姐招辱

那漢子這一拔，朱七連動都沒動一下，等他想再度用力的時候，朱七却先發動了，身子往後一仰，一拳把他也帶了下去，然後朱七扒在地上，單腿直伸，脚底蹬在胸膛上，利用他的衝力，一拉一送，那漢子也是怪叫着手舞足蹈，向天空中飛去，又叭的一聲，撞在另一塊石頭上。

一飛好幾丈高，毫無控制地，背先着地摔下來，鐵人也受不了，何況是血肉之軀，那漢子摔下來後就沒再動，不死只剩口氣了。

刹那之間，兩個手下都解決了，獨眼龍却顯得很沉穩，他知道局勢對自己更不利，必須冷靜處置，飛快地一把拉起了小周嫂，用槍頂在她的肚子上，沉聲喝道：「住手，你們再敢上來，老子就斃了這破貨。」

朱七本來想掉槍去抵住他的，見狀只有停止了，他雖然有把握一槍射瞎獨眼龍的另一隻眼睛，但是目前的情形使他不敢冒險，因爲獨眼龍的手指只要輕輕一動，小周嫂的肚子上就得又添個肚臍眼了。

白朗微笑着道：「朋友，你越來越沒出息了，架着個婦道人家做人質要挾，你還像個人嗎？」

獨眼龍厲聲道：「老子才不管那些呢，老子只知道你們是保鏢當響導，保着他們進沙漠，只要少了一個人，你們就無法交代，所以你乖乖地聽我的。」

白朗一笑道：「朋友，你倒是打聽得很清楚。」

獨眼龍怒叫道：「少廢話，快照着我的話做，否則老子就開槍了，那怕拚上一死，也檢個作伴的。」

這是他唯一的生路了，所以他顯得很認眞，白朗笑笑道：「好吧，朋友，你算是吃定了我們了，你不在乎一條狗命，我們却不能漠視僱主的安全，朋友，放下人

，放下槍，我們照前議，給你一匹馬走路，現在好了，只剩下一個人，你可以騎着馬走了。」

獨眼龍冷笑道：「那有這麼簡單，老子要兩匹馬，一把長槍，還要你們身邊的金銀首飾跟現大洋……」

白朗冷笑道：「朋友，你居然想到沙漠上發財來了。」

「少廢話，你們不答應，老子就斃了這個婆娘。」

他把槍又往前頂了一頂，表示他的決心是說得到，做得到的，白朗倒不是不敢再逼得太緊了，他可以漠視於指着面前的槍口，却不能拿別人的性命來開玩笑！

因此白朗只能擺擺手，止住了朱七的行動道：「朱七，別亂來，咱們必須要注意到客人的安全。」

朱七憤憤地道：「頭兒，剛才三支槍對着你，你都不在乎，這會兒却要受他一支槍的牽制了？」

白朗道：「是的，剛才我不在乎他們的槍對着我，是我知道你的槍也瞄準他們，只要一開火，我不一定死，他們是死定了，現在可不同，他的槍抵在周大嫂的肚子上，就算你能一槍轟碎他的腦袋，他也能在臨死前拖個墊底的，咱們得了酬勞，賠上命是本份，客人們付了酬勞，也該得安全的保障，這是咱們的責任。」

朱七道：「咱們沒責任，老早就說好了的，進了大戈壁，行動必須時時受約束，時時在咱們的保護下，誰讓她自己亂跑，招來的麻煩。」

白朗一笑道：「說得也是理，不過這次不同，是牛老三把周大嫂給氣的，咱們不能不理會。」

朱七叫了起來：「甚麼，是牛老三那個混球，難怪他躲在後面不敢上來，我們不管了，叫老牛自己來料理去。」

「老七，不准說這話，老三是咱們的伙伴，事情就大家有份，你不許多嘴，一切聽我的。」

轉頭向獨眼龍：「朋友，槍馬都可以給你，至於錢財，那可很抱歉，你也明白，在沙漠上，有錢也沒處使，誰會帶着那累贅的玩意兒，咱們五個人，一共還有五元大洋，那是沒用掉的零頭，你要就是這麼多。」

獨眼龍因爲已經得到了藏寶圖，對錢已經不重視了，只是順口說說，不爭多少，點點頭道：「好，你把人叫過來，叫這矮子下去，把馬匹，水袋，乾粮準備好，槍揷在鞍袋上，兩盒子彈，放在馬包裏，這一切都得當着我的面做，不准搗鬼。」

白朗笑道：「行！都行，你還挺在行的嘛！還有甚麼吩咐的沒有？」

「當然有，一切都準備拿齊了，馬要多備一匹，我要帶着這個婆娘走。」

「朋友，你這就不落檻了，咱們接受一切的條件，就是爲了要解救人質，你把人帶走，咱們又何必受威脅呢？」

「我走出相當距離，自然會放他回來，這是防止你們不死心，在後面又追上來，你放心，老子絕不會要這婆娘的。」

「不行，你可以一個人走，我可以保證約束白爺不去追你，如果你要帶着人走，我第一個就不答應。」

說話的是秦莎莎，她的手上也握着一枝槍，一枝小巧玲瓏的白朗林，從石後走了過來，銀色的槍身閃閃發光，指着獨眼龍。

白朗一怔道：「大小姐，這是幹甚麼，我相信這位朋友會實踐諾言的，他帶着個人質也不方便。」

秦莎莎的臉上湧起一片寒色：「白爺，我不相信他，周嫂是我家的人，我能作主，出了事我也不會怪你。」

她的槍比住了獨眼龍，沉聲道：「把人放開，帶着一匹馬滾你的蛋，白爺是個信義君子，他答應了你，絕不會反悔，否則我就先斃了你，別以爲我不敢，也別以爲我不會使槍，我現在要你一隻左耳。」

砰的一聲輕響，白朗林的槍口細，響聲也脆，就像是微微用力拍巴掌似的，可是子彈出去却不含糊，獨眼龍的身子微微一震，左耳一陣火辣辣的裂痛，他不敢用手去摸，怕在分神之下爲人所制，但是他的眼睛看得見滴在脚下的冷紅色的鮮血，才知道這丫頭不是吹牛唬人。

她的槍不但準，而且還敢開，並不在乎人質的生死，獨眼龍怔住了，頓了一頓才道：「妳不在乎她的生死了？」

他只有把小周嫂往上提了提，然後叫道：「妳忘了她是妳們的奶娘，從小把妳們帶大的，妳們居然不顧她生死……」

秦莎莎的眼中射出了異采，那是一種冷厲的光：「奶娘，妳倒眞不錯，把甚麼都抖給人聽了。」

小周嫂在她的目光下，居然也抖了一抖道：「大小姐，我……我是沒辦法的，他們三個大男人逮住了我，從頭搜到脚，把我一點貼身的東西都搜了去，遇上這種人，我，我還有甚麼法子呢？」

秦莎莎的目中厲光更盛了，小周嫂又抖了一下，連忙道：「大小姐，妳放心，最要緊的東西我藏了起來。」

秦莎莎哦了一聲：「奶娘！我希望妳能明白，我不能讓這個傢伙帶着妳走，在必要時，我只有宰了他，萬一妳受了牽連，妳可不能怪我薄情，我有我的苦衷。」

小周嫂低下了頭，低聲道：「我知道，大小姐，我只感到很慚愧，妳也不必管我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秦莎莎目光一厲，凝視着獨眼龍：「你聽見了沒有，我限你立刻放人滾蛋，否則我一槍射穿你的腦袋。」

獨眼龍似乎沒想到有這種改變，但是他知道以小周嫂作爲人質已經行不通了，那雖然能壓住白朗他們，但是却無法懾住這個冷酷的女郎，他的槍抵在小周嫂的肚子上，原本是很有利的一着，現在却一無用處，反而成了自己的累贅，假如槍在一個平常的位置，在這麼近的距離下，或許可以唬唬這個女郎，以她的性命爲脅。

可是現在，他只要動一動，很可能就有兩顆子彈射到，一顆是這女郎的，另一顆則是朱七長槍裏的，這兩顆子彈都來自兩名冷靜的槍手，絕不會射偏的，他是個玩命兒的人，但是在極端無利的情況下，

他只有屈服了。

想了一下，他還有一項有利的優勢，就是那張藏寶圖，因此他冷笑一聲道：「大嫂子，妳是明白的，還有一樣最重要的東西在我那兒，却不在我身邊了，我如果死了，妳們永遠也別想得回去了。」

他把小周嫂一推，小周嫂哎呀一聲，向後跌去，但在同時，她的雙脚却飛踢而起，踢在獨眼龍的胯下，這狠毒而致命的一擊是誰都沒想到的，獨眼龍痛極彎腰，秦莎莎的槍口就噴了火，準確地射中了獨眼龍的額角。

獨眼龍摔倒地上的同時，手中的槍也響了一聲，子彈擦着地面射了出去，誰也傷不到。

他凌厲的獨眼中射出一片獰光，雖然他已經無能力舉槍了，但是他還有說話的力氣，嗄聲道：「媽的，臭婊子，妳好毒的心腸，哄着老子聽了妳的鬼話，妳說要殺了這幾個保鏢，擺脫妳家小姐，跟我一起去掘寶，趁我不備的時候，妳却給我來上了這一手，媽的，妳眞夠毒的。」

小周嫂這時才笑了，呸了一聲道：「獨眼龍，你也不瞧瞧你的長相，老娘會瞧上你那一點？跟你一起去掘寶，當時是在你的槍口威逼下，老娘不得不哄着你一點，你居然鬼摸了頭，信以爲眞了，呸！呸！呸！」

她連吐了三口口水，又用脚踏了獨眼龍一下。踏在獨眼龍的手腕上，用的力氣很大，把獨眼龍握着手槍的手也壓得鬆了，她趕緊又搶了過去。這下子才眞的放心了，先前她還眞怕獨眼龍會迴光反照，在臨死前給她一槍，拿到了槍後，她很想打獨眼龍兩槍出氣，可是手指連扣了幾下，槍膛在彈匣上直轉，只發出了托托的空響，原來子彈已經射完了。

小周嫂餘怒未息，拿着空槍，用槍管在獨眼龍身上直戳，口中潑辣地罵道：「這兔崽子，你剛才就是這麼作賤老娘的，這會兒你也嚐嚐祖奶奶的手段。」

白朗在旁瞧着皺皺眉頭：「好了，周嫂子，殺人不過頭點地，妳那兩窩心脚已經踢掉他大半條命了，就剩下這口氣，也挨不了多久，妳還有甚麼放不過的呢？」

小周嫂仍然餘怒未息地道：「白爺！你不知道，這王八蛋有多可惡，我落在他們手裏，他們簡直是畜生。」

白朗微微一笑道：「沒那麼嚴重吧？別以爲我們扔下妳不管了，打從妳落入他們手裏後，我那個伙計老牛就急得甚麼似的，好像是他的老婆叫人給掠了，脫了鞋子打着光脚，兜了老遠的一個圈子，在帽兒石那一頭慢慢地摸了上來，準備救妳脫險呢。正因爲他這一片情意難得，我不便掠人之美，才沒立刻過來，否則我早就上來了，這三個毛賊也不知是那兒冒出來的，不打聽打聽，我姓白的在沙漠上當嚮導是塊金字招牌，這大戈壁裏的一草一木，我閉着眼都能背出來，他們躲在這帽兒石裏面，就想打我的主意，那豈不是瞎了眼嗎？」

牛老三沒見人影，小周嫂心裏多少有點不痛快的，聽見了白朗的話，總算是好過一點了，哦了一聲道：「牛爺他從旁邊繞道過來救我了？」

「可不是嗎？我從沒有見過他這麼賣勁兒，這帽兒石祇有一面最陡，最不受注意，只有一點兒可以搭足攀手的地方，老牛怕鞋子滑，容易發出聲響，也眞虧他，脫了鞋子打着光脚，一路爬過去的。」

「那……我怎麼沒見他人影兒呢？」

「他可能是見妳被人用槍抵住，不敢輕舉妄動，怕走火傷了妳，別看他人外表粗，其實疼起人來，倒是挺有心的。他一定是守着個很恰當的位置，在保護妳，大概是因爲妳一直沒危險，所以他才按住不動，眞要是妳受了欺負他還能忍得住嗎？」

小周嫂一怔之下呆住了，心中湧起了一股無以名狀的情緒。這個該死的牛老三，他能對自己如此關心，可見他那個人外冷內熱，畢竟是有點情意的。

處在那一堆冰冷的，殘忍的，沒有感情的傢伙中間，小周嫂也幾乎把自己變成個麻木的人，但不知怎的，她跟牛老三親熱過那麼一次之後，居然有點異樣的滋味，所以聽了白朗的話，心裏眞不知道是怎麼個勁兒。

看看那一堆堆靜蕩蕩的山石，她不知道牛老三躲在那一塊石頭後面，因爲那兒似乎並沒有甚麼動靜。

但小周嫂忽地心中一震，牛老三既然在那兒監視了半天，自然也就看見了自己剛才的那些醜態。

衣服雖是獨眼龍給剝掉的，但是獨眼龍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他的目的，只是要搜查財物。

倒是小周嫂自己曾經故意地賣弄姿色，想製造成混亂，結果却挨了獨眼龍一頓無情的奚落和在肋骨及小腹上戳了兩槍管子，痛得眼淚直流。假如能引動對方，造成了自己脫困的機會，倒還可以一說，現在弄成了這半吊子的結果，却讓一切都落在牛老三的眼裏，他對自己又是怎麼個看法呢？

難怪外面的事兒都已平息了，而躲在暗處的牛老三仍然不見一點聲息，說不定是因爲不齒自己的行爲，又悄悄地退了下去……

想到這兒，小周嫂畢竟恨起自己來，對面前這個躺在地下的獨眼龍，更有說不出的憤怒，怪叫了一聲，她衝上前去，舉起手中的短槍，用槍柄沒頭沒腦地砸下去，口中還叱罵道：「打死你這畜生，打死你，打死你。」

她的神態已近乎瘋狂，下手很重，獨眼龍連躲的力量都沒有了，每一下都挨得很結實，可是他的感覺也像是麻木了，儘管一連幾下打來，或多或少添了點傷，但他毫無痛意，只是咧着嘴笑着哼道：「打得好，臭婊子，打得好。」

打不到五六下，獨眼龍的頭上已流滿了鮮血，白朗上前一把抓住小周嫂的胳膊，把她拉開了，冷冷地道：「周嫂子，應該可以了，這傢伙給妳踢得連神仙也救不了他了，那是他自作自受，沒話說，可是妳不能在他死前再作賤他。」

獨眼龍的神智反而更爲清醒，哼着道：「叫她打好了，臭婊子妳會後悔的，妳的那張藏寶圖老子給收起來了，老子反正活不成了，但也不讓妳痛快去。」

秦莎莎倒沒怎麼樣，秦菲菲却急了，趕緊上前，在獨眼龍身上到處亂搜，甚至染了一手的血也不在乎，然後急急地道：「奶娘，圖是不是眞丢了，他的身上沒有，那可怎麼辦？」

獨眼龍得意地大笑，白朗也道：「周嫂子，假如那張甚麼圖眞的落在他手裏，那就可不太好辦了，妳把他整成這個樣子，他已沒甚麼好在乎的了，來個拚死不鬆口……」

小周嫂被提醒，趕緊跳到裏面，在獨眼龍藏圖的地方摸索了一陣，總算掏出了那張薄薄的圖，展開看了一遍，才放心地摺好，準備收進懷裏去。

她倒不是怕獨眼龍不開口，因爲她已經看見獨眼龍偷偷地藏圖，她是忽然想起牛老三，既然悄悄地掩近過去，也許瞧到了獨眼龍藏圖的事，趁亂掏了去，所以才不現身。

她幹的這一個圈子疑忌心是最重的，誰都不信任誰，所以她等圖到了手，才在心中萌起一絲歉意，對牛老三誤會了。可是她沒有能把圖藏好，在半途上就被人截去了，那是秦莎莎，她只冷冷地說了兩個字：「給我。」

圖已到了秦莎莎的手中，小周嫂一怔，道：「大妞兒……」

秦莎莎的神色更冷：「周嫂，這麼重要的東西交給妳收藏，妳却讓人給截了去，那表示妳已經不夠資格再保管它，還是我自己收着的好。」

當着白朗跟朱七，小周嫂不能說甚麼，也無法說甚麼，只是秦莎莎的冷峻使她意識到一件事，那就是她的領導地位已經轉了手，這個丫頭已經爬了上去！

在組織中是不能犯錯的，尤其是這種嚴重的錯誤，無須通過上級的同意，底下的人就能解除她的職權，這是在組織中的信條與規矩。祇是小周嫂沒想到她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秦莎莎也會來上這一手的。看她這個行動，並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早有了打算，而且還得到過某種許諾與支持，這一剎那，她感到很悲哀，一種沒落的悲哀吧。

但還有一個人比她更悲哀，那是垂死的獨眼龍，他已自知生命到了盡頭，本想拿着藏圖的事作爲一種報復，現在這點心願也落空了，在絕望中，他斷了氣。

血水大量地由口中噴出，一隻獨眼瞪得很大，人死了，他似乎是死不瞑目，白朗這才吐了口氣：「好了，大小姐，假的圖沒失落，人也死了，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秦莎莎淡淡地應了一聲道：「這是第一次，但願沒有第二次了，白先生，你是受聘來作嚮導兼保護人的，居然讓盜賊來把我們的人刼了去……」

白朗淡淡地道：「大小姐，如妳嫌我姓白的不稱職，我們立刻就上馬走路。」

「甚麼？你想就此解約？扔下我們不管了。」

秦莎莎叫了起來，白朗笑道：「我們這是君子之約，事前但憑一句話，也沒立甚麼合約，所以妳想以甚麼約定來束縛我是沒用的，妳甚麼證據也沒有。」

「可是你拿了我們的錢，說你要送我們進沙漠，出沙漠的，你這個騙子。」

白朗沉聲道：「大小姐，妳說話客氣一點，我姓白的得着妳甚麼好處了，騙了妳甚麼了，是財還是色，別看妳美似天仙，我姓白的動了妳一下沒有，至於說到錢，白某回頭可以給妳一份清單，那是妳們三個人這一路上來的花費，以及爲妳們採辦的購買馬匹，行囊的費用，算到現在爲止，白某還貼出了二十三元六毛。」

「錢花多了你別心疼，等我們找到了我父親的骸骨，就還給你，加多十倍，百倍的還給你。」

「說得倒輕鬆，八字兒沒見一撇，妳當然樂得亂許願，誰知道妳父親墓地裏埋的是甚麼？」

秦莎莎的臉色已經有點變了：「當然是珠寶了，還會是甚麼別的，別的玩意兒也不值得我們千里迢迢來取了。」

白朗淡笑了一聲：「大小姐，妳很老實，至少妳沒說妳父親的骸骨比珠寶更要緊，妳要是那樣子說的話……」

他作了個曖昧的笑容，沒有把話再說下去，而秦莎莎也不敢再跟白朗倔強下去了，因爲她忽然發現她的美麗，她的女性魅力對白朗毫無吸引力，白朗現在好像有拋下她們不管的意思。

當然，她自信後面還有支援的人，在實力上並不需要白朗的保護，但是她們對沙漠太陌生了，實在須要白朗來領路，這不比在別的地方，路在嘴上，可以問得到的，在這兒，別說幾天看不見一個人是常事，即使看見了，也未必能問到路，所以，她現在還得罪不起白朗。

她不開口了，秦菲菲就得趕緊打完場，笑着上前道：「白爺，你是男子漢大丈夫，說話要算話，既然答應了陪我們進出沙漠，可不能不算數，在這個當兒扔下我們。」

白朗一笑道：「二小姐，這話可不該對我說，要跟令姐說去，她以爲化了錢僱了我們就得挨她的訓，我就告訴她，妳們的錢已經化完了，而且是妳們自己化掉的，我姓白的既不是妳們家奴才，又不是妳們孝子賢孫，更不會賤得要人訓來訓去才舒服，犯不着聽她那一套。」

秦菲菲看了姊姊一眼笑着道：「我姊姊不是要訓你，她也沒有這個膽子跟意思，祇是因爲這一次事情嚇着了。」

「假如祇爲了這麼點兒小事就嚇着了，那就不必再往裏走了，往後說不定還會遇上怎麼樣的場合，比這厲害幾十倍的都有，那不是要活活嚇死？」

「白爺，你別淨挑我的眼兒行不行，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都是女流之輩，沒經過這種心驚肉跳的事兒，所以說話沒經過思忖，你就別放在心上，不過話又說回來，你既答應保護我們的安全，也希望以後不要再遇上這種事兒吧。」

白朗一笑道：「我希望沒用，那得要你們合作才行。假如賊人是到我們宿營的地方來把人給擄走的，我姓白的沒話說，那怕妳們朝我臉上吐口水，我也只有認了，那是我保護不力，可是這次是周嫂子自個兒跑出去的，怎麼能怨我，我事先一再聲明過，沒事兒別亂跑，別自作主張行動，否則出了事兒，我不負責。」

秦莎莎又忍不住了道：「我沒要你負責，這是周嫂不對，所以救人時，我們姊兒倆搶在你白大英雄的前面，不過，白朗，這宿營的地方可是你挑的。」

「不錯，地方挺好，背風靠山，又平穩又安全，所以在這裏宿營，絕不會出事兒。」

「可是附近有賊人潛伏，你爲甚麼不清查一下，這可是你的疏忽吧。」

「小姐，這帽兒石不但不是妳家的，也不是我姓白的，咱們能住，別人也能停留，只要人家守規矩，沒侵入到我們的營地，我憑甚麼去清查人家。妳說他們是賊人，他們的臉上也沒寫着字，在對方沒有偷盜搶刼之前，誰也不能說他們是賊。」

秦莎莎怒道：「他們身上帶着槍，鬼鬼祟祟地在上面探頭探腦，又長得一臉的橫肉邪氣，不是賊人是甚麼？」

白朗微笑道：「大小姐，走沙漠的人，差不多全帶着槍，咱們防人，人家又防咱們，探頭探腦瞧瞧是應該的，至於一臉橫肉，滿身的邪氣，我可沒千里眼，隔了這麼遠，無法瞧得清楚，再說就是瞧見了，我也不能根據這個說人家是賊人，在沙漠裏跑的人，都是這副長相，大小姐，妳要是不會說話，就老實點閉上妳的嘴，我也不會說妳是啞巴。」

「嘴長在我身上，我愛說就說。」

「那妳最好找個妳能訓的人去訓，別跟我們來這一套，沒人要聽妳這一套，我是脾氣好的，要是妳對朱七來上這一套，他不給妳幾巴掌才怪。」

秦莎莎一瞪眼道：「哼！他敢，姑奶奶……」

才說到這六個字，眼前人影一閃，臉頰上早挨了重重的一巴掌，打得她一個跟蹌，差點沒栽個大觔斗。

這一巴掌還打得眞重，不但眼前金星飛舞，而且口中鹹津津的，大概是牙齒割破了嘴皮子流血了。

秦莎莎定了定神，看清楚了打她的人正是朱七，一言不發，伸手就要去掏腰間的短槍，那知手才摸上槍柄，吧的一響，第二個嘴吧子又摑上來了。這次更重，把她打得坐在地上，而且這一眨眼之間，她的短槍也到了朱七的手中，他冷冷地道：「大小姐，我一生中最痛恨三件事，就是女人在我面前自稱姑奶奶，當我的面掏傢伙，還有就是對我們老大不恭敬，妳一下全犯了，摑妳兩巴掌還算輕的，往後妳給我老實點了。」

說完，他回身就走了，秦菲菲本來要去扶起秦莎莎的，可是小周嫂看了她一眼，把她拉着走了。

秦莎莎從地上跳了起來，發現人都走了，連小周嫂跟妹妹也都扔下她走了，一時悲哀，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不過才哭了幾聲就停住了，因爲白朗還沒有走。

他雙手抱着膀子，站在一邊，露出一副欣賞的神情看着她，這使得秦莎莎很憤怒，暗暗地咀咒着：「混帳東西，你居然存心在一邊看姑奶奶的笑話，那天你要落在姑奶奶的手裏，我不整得你脫層皮就是你妹子養的。」

可是她的眼光再次停在白朗臉上時，她禁不住心頭一震，因爲她發現了白朗的臉上，雖然是一副欣賞的表情，却不是那種譏嘲的，幸災樂禍的，捉弄的欣賞。

他的神情很嚴肅，很鄭重，很虔誠，完全是一種眞心眞意的激賞，而且欣賞的不是她的哭，她的狼狽，她的難堪，而是對一件至美的藝術品近乎崇拜的激賞。

他激賞的對象是她這個人，而且在白朗的眼中，初次流露了一絲溫柔的，情愛的火花！

雖然祇是一絲絲，但是却使秦莎莎有着意外的感覺。沙漠上清晨那股習習的涼風，居然吹不散由她心底湧起的熱烘烘的感覺。

這是她從所未有的感覺，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這個男人的眼神，對她有如此大的影响。

她受過許多男人的注意，那些人的眼中冒出的幾乎是熊熊的烈火，那是被她的美艷所引起的。

當然那也是她故意引起的，當她要捕捉一個男人時，她就施展出她那一套屢試不爽的法寶，女人的媚力與嬌柔。

她也對白朗施展過她的媚術，却失敗了，敗得很慘，很狼狽，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敗，也是她把白朗恨得入骨的原因。

以後，她沒有再對白朗施展過媚術，免得自取其辱，討來一場譏笑跟沒趣。

她已經把白朗看成一個木頭人，甚至於是個有問題的男人，才無視於她的女性魅力。

想不到却在自己萬分狼狽的時候，從白朗的眼中看見了那一綫火花。

這使她震驚，也使她迷惑不解，是什麼吸引了白朗呢？

臉上滿是淚痕，掩飾也沒有用，她想擦擦臉，可是匆促地趕了來，却忘了帶塊帕子，她拉起衣衾，想用來擦臉，但衣角才掀，一絲絲涼風直透肌膚，這才使她想起了自己就是這麼一件空心龍小襖套在身上。

秦莎莎並不在乎這個，但是不知又爲了什麼，她不願意在白朗面前顯露自己這一面，那怕就是一點點的肌膚，她也不願意在這種情形下讓白朗看見。

因此她很快又放下了衣角，而且下意識地把衣角向下拉了一拉，拉平了幾條衣上的皺紋。

白朗却很懂事，很快地遞過一方雪白的手帕：「用這塊吧，我保證很乾淨，沒有用過。」

手帕是潔白的，還帶着一股肥皂的香氣，摺疊得很平，秦莎莎接了過來，倒是很奇怪，她再也無法相信一個男人身上能

掏出這麼乾淨的帕子，尤其是在跋涉長途走過沙漠之後，那幾乎是比在地上檢到金子還不可能。

白朗見她還在對手帕發呆，笑笑道：「大小姐，妳放心，這塊帕子雖是洗過幾次，我却一次都沒用過，因此妳可以放心地用，不必怕沾了臭男人的氣味！」

敢情他誤會到那方面去了，這倒使得秦莎莎有點不好意思，她本想繃緊了臉，不去理他的，這時再也拉不下臉來了：「白朗！我不是嫌髒，而是它太乾淨了，怕弄髒它！」

「那麼有什麼關係，帕子本來就是用來擦臉的，髒了洗洗就行了，快擦擦臉吧，給風吹了，臉上會起疙瘩的。」

很平淡的話，却藏着深深的關切，秦莎莎的心頭又猛然地震動了，幾乎又有要哭的感覺，儘管有過多少人說她美，誇她好看，但都是爲了他們本身的慾念，從沒有一個男人用這關切的口氣對她說過。

她連忙用擦臉的動作，擦乾了新擠出的淚水，壓下了又要哭的衝動，望着帕子上沾滿泥沙的污痕，她有點歉然地道：「眞不好意思，讓你見笑了！」

「不！不，絕沒有，事實上我很高興，也很歡喜，這是你第一次流淚……」

秦莎莎又忍不住生氣了：「白爺，我流眼淚哭了起來，你才高興，你喜歡看女人掉眼淚？」

白朗搖搖頭：「沒有的事兒，美人帶笑才是最美的畫面，再美的人，眼淚鼻涕糊了一臉，也會變得難看了，像你現在的這副樣子……」

秦莎莎立刻抗議道：「我現在怎麼樣，只不過是流了幾滴淚，也沒有像你所說的那副髒相！」

白朗微笑道：「當然沒有，妳要是眞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號啕大哭，我早就躲得遠遠的了，我最怕的就是女哭，可是憑心而論，妳剛才掉眼淚的樣子，我倒是很高興。」

「你高興了？我哭了你就高興！」

「可以這麼說，因爲你這一哭，至少把你女人的韻味兒給表現出來了，跟以前大不相同……。」

「以前我難道不是女人了？」

「不！以前你只是看起來像女人，可是跟你說話時不是冷冰冰的，就是話裏帶刺兒，叫人不敢親近。一個女人，不管她長得多美，若是沒一點女人味兒，那就白辜負了她一副好容貌，就是像石雕的美人兒一樣！」

「你說的女人味兒，就是動不動掉眼淚，使小性子的。」

「也不盡然，也要看是什麼人。要是一個老母豬似的醜八怪，一抹眼淚就會把男人嚇得逃到十萬八千里去，不過像你這麼一個天仙般的年青女孩子，若能帶着點兒溫柔，不是更動人嗎？何必一天到晚緊繃着那副晚娘面孔，開口說話像鈎鏈槍，尖到還帶着倒鈎……」

說得秦莎莎笑了，斜了他一眼：「難爲你還注意到我，我還以爲從來你沒看過我一眼！」

「誰說我沒看，在妳不注意的時候，我經常偷偷的瞧妳！」

「我又沒用紗把臉罩起來，幹嗎要偷偷地瞧呢？」

「因爲只有那個時候妳自然一點，若是妳發現我看妳，馬上又扮起骨牌裏的長三面孔……」

「怎麼又像長三面孔呢？你倒是說說看！」

白朗一笑道：「長三面孔是指妳兩道眉毛，一道高，一道低，橫着鬪起來，就是像長三橫過來放一樣。」

秦莎莎忍不住格格地笑了起來，看了他一眼道：「你把我說成這樣，難道我就是那付德性了？」

「也許是我形容過份，不過你自己不知道妳那時的模樣兒眞叫人不敢領教！」

「那能怪我嗎？是你自己跟我沒正經，我也不是沒對你和氣過，你却端着架子，從沒一點好臉色，難道我眞那麼賤，非得將就着你不成？」

白朗一笑道：「大小姐，妳摸着良心問問自己，妳每次帶着笑臉跟我說話時，心裏安的是什麼主意？」

「我又安着什麼主意了？」

「妳根本就不信任我，老以爲我會打妳那批寶藏的主意，像防盜賊似的，總是拿言語試探我，因此妳臉上的笑，讓人看了就心寒，我怎麼會有好臉色看呢！」

秦莎莎白着眼：「你能不能找句好聽一點的比方？」

白朗笑笑道：「妳對我笑的時候，心裏懷着鬼胎，臉上皮笑肉不笑，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秦莎莎被他逗笑了。啐了一口道：「胡說，我會是那副德性，不過那也難怪，你想想，我們三個女人家，萬里迢迢到這兒，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那張地圖上，我總要小心一點兒呀，日久見人心，乍一碰面兒，我知你白爺是君子是小人呀！」

白朗哦了一聲道：「那麼現在你認爲我是什麼呢？」

秦莎莎打住了他的話道：「得了白爺，現在我知道你是說一不二的大丈夫，是濟危扶弱的大俠客，所以爲了感激你的恩情，我什麼都聽你的！」

兩人併肩慢慢地走回了扎營的地方。

小周嫂跟秦菲菲含笑地望着他們，好像充滿了興奮與鼓勵，秦莎莎不知怎麼，居然有一種羞赧的感覺，低下了頭，使她看起來更嬌更美了。

這是她從所未有的神態，柔媚自然，因此不僅使得牛老大張口結舌，白朗含笑如痴，連小周嫂跟秦菲菲都得發直了。

忽然遠處有人用鼻子哼起了草原上的情歌，那歌是白朗以前常唱的：「那個男兒不喝酒，那個男兒不帶刀……」

白朗微微一震，哼歌的人是朱七，這個粗豪的漢子，可能是見了白朗失神的樣子，特別哼出了這首歌。

歌是白朗與莎麗時常合唱的，他的用意，是在提醒白朗，別忘了他已有小莎麗。白朗哈哈一笑，就着他的鼻韻，打開喉嚨，嘹亮地唱了起來。

這也等於是一種回答，告訴他的老伙計放心，我隨時都會注意自己的，不會落在對方美人計的圈套裏。

朱七聽見白朗的歌聲，欣慰地笑了，自顧去照料牲口，收拾行囊，準備起程。

白朗則倚着一塊石頭，用馬鞭輕輕地抽着石塊，一面打着拍子，一面唱歌。

秦莎莎被他的歌聲吸引着，慢慢地走了過來，深情萬種地看着他，一直等他唱完了一個節奏，才低聲問道：「白爺！這是什麼歌，眞是好聽極了！」

「是維吾爾的情歌，也是草原上的情歌！」

「這歌詞是說些什麼呢？我怎麼一點都聽不出有愛情的意思，歌聲是雄糾糾的，不像是在談情呀！」

「草原上的兒女們生性粗獷豪放，他們的情歌中也充滿了英雄思想，不像內地的情歌那樣郎呀妹呀，軟綿綿的，就是妻子送丈夫上戰場，也都是含着歡唱，囑咐他勇敢殺敵，寧願她丈夫成爲一個勇士的屍體，也不願見到一個怯懦的男人，失敗回來！」

秦莎莎微微的震動一下：「難怪他們這麼兇蠻，除了殺人跟戰爭之外，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了！」

「那妳又錯了，他們並不好戰，他們非常愛和平，只是他們生活的這一片草原太遼闊，沒有邊際，沒有屏障，隨時都可能受敵人侵略、搶掠，所以他們必須勇敢地保護自己，爭取生存！」

「白爺？你跟他們很熟嗎？」

「很熟，長在沙漠行走的人，一定要和他們相處得很熟，否則就會寸步難行，他們本來是很好客的，對誰都很友善，可是以後，他們上關內人的當太多了，關內的人中有很多的敗類口蜜腹劍，利用他們的耿直無僞，欺騙他們，使他們漸漸對漢人起了戒心！」

「這麼說來，要跟他們交上朋友很難了！」

「也不很難，只要以一片誠意，立刻就能跟他們結成生死之交，但是記住千萬不能騙他們，只騙他們一次，他們會對你恨之入骨，天涯海角，也會追來報復。」

「我們這一路上會不會遇上他們？」

「這可很難說，他們追逐水草而居，也許會遇上，也許遇不上，不過他們的人數很多，散佈在草原各處，總有遇上的可能的！」

「每一個部族，你都有朋友嗎？」

白朗笑了一笑：「祗要能遇上維吾爾人，不認識的也可以很快成爲朋友，我會說他們的話，唱他們的歌，熟悉他們的風俗，而且我是抱着友善的態度去接近他們，立刻就能取得他們的友誼……」

「假如不會說他們的話，也不熟悉他們的風俗呢？」

「那就比較厮煩一點，不過只要對他們不存歹心，不要侵犯他們，他們也不會打擾你的！最怕的是……」

「最怕的是什麼？」

「大小姐，有我在一起，保證不會跟他們起衝突，妳還担心什麼呢？不必問得那麼詳細了！」

「不！白爺，我想知道一下，萬一以後再有機會到沙漠上來，就不會跟他們起衝突了！」

「妳是個女人，跟他們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他們最討厭的就是成羣結隊，帶着武器的男人！」

「啊！爲什麼呢？」

「因爲這樣子的人多半不是什麼善類，多喜歡調戲他們的婦女。維吾爾人的女子很大方，對任何人都親切大方。漢家的男人初到這兒，以爲是看上了他們，言語舉動就不規矩起來，往往會造成衝突。」

「啊！這就糟了！」

白朗好奇的望着她：「怎麼糟了？」

秦莎莎自知失態，支吾了一陣才道：「我想下次要來的時候，一定是帶着我家鄉的人同來，他們不懂得這兒的規矩，而且都是些年青的小伙子，最容易犯這些毛病！」

「那你最好還是別帶他們來，要不然就一定要事先關照好，叫他們守規矩，維吾爾人很團結，有時你以爲他們只有三五個人，好欺負，他們吃了虧，一下子就能召集成千上百的族人前來，所以老沙漠都知道，不去惹他們！」

秦莎莎好像擔着莫大的心事，也沒有心情聊天了，心事重重地走到秦菲菲跟小周嫂那兒，嘀嘀咕咕地談論着。

白朗心中很好笑，他是知道秦莎莎在担心着什麼？

在且末城的客店中，莎麗已經前來通過信，這三個女的後面還隨着一伙人，約莫有十來個，都帶着傢伙，喬裝爲皮貨商人，多半是她們的同伙，跟着來接應的。

現在聽說了維吾爾人的一切，她担心着萬一碰上了他們，後面的那批活寶們不明事理，很可能會跟維吾爾人衝突起來，所以秦莎莎才急着去跟小周嫂商量了。

白朗裝着不知道，也不算打擾她們，帮着老七，催着牛老三，趕緊打點一切，準備上路了！

不過他也不時地悄悄用眼睛打量了一下三個女的，瞥見小周嫂用筆悄悄地在一張紙上寫着，然後又用個小瓶子裝了起來，他知道這是留給後面的人的消息。

當一切準備妥當後，他招呼着三個女的上馬，繼續趕路，秦莎莎紅着臉，低聲地向白朗道：「白爺！你們三位先走一步，我們隨後就來！」

白朗知道她們要把藏着字條的瓶子安放在一個地方，以便後來的人看到。但是他却裝着誤會到另一件事上去，叮嚀吩咐道：「妳們反正有三個人，可以輪留着守望，其實不守望也沒關係，這兒再不會有人來了，可記得住，別揀太隱蔽的地方，那兒蛇蟲多……。」

秦莎莎紅着臉道：「知道了，一個大男人家，婆婆媽媽的，儘管瑣碎！」

白朗笑道：「我是嚮道，就有責任告訴妳們這些，尤其是在這兒，眞叫咬上了，連請大夫都來不及！」

秦莎莎只希望他快走，橫了他一眼道：「虧你說得這麼怕人，要不你乾脆留下

來吧！」

白朗哈哈大笑道：「我可沒這麼沒出息，出門走遠路的人，不能自討沒趣，妳說是不是。不過在沙漠上忌諱多，我們可得遮掩着點，別冲撞了過往的神蟻！」

秦莎莎忍不住在他的馬背上拍了一巴掌：「你有完沒有，那來的這些嚕嗦！」

白朗大笑着催馬前進，回頭道：「姑奶奶們，可快點，而且小心點兒，不准用水洗手，沙漠上不興這一套，水是用來活命的，前面要百來里才有水源呢？如果用完了，妳們可得忍着渴，挨到有水源的地方。」

秦莎莎、秦菲菲跟小周嫂三個人躲進石堆裏去了，果然分出了兩個看望着，小周嫂一個人進到裏面。

白朗拍馬追上了老七，低聲道：「老七，快一點，催馬趕一陣，繞到帽兒石那邊，回來瞧瞧她們留下些什麼？」

朱七十分欣慰地道：「是的！頭兒，我還以爲你被她們迷住了呢？原來你還是挺精明的！」

白朗一笑道：「老七，你眞把我給看扁了！」

朱七道：「不是我，是牛老三，他一直想告訴你，這些個女的都有問題。他昨晚上泡上了那個小周嫂，發現她是十分棘手的角色，既兇狠且潑辣，這條道上好像沒有這一號人物，叫人感到邪門得很！」

白朗笑道：「我倒是知道她們的一點點兒底細。她們雖不是牛老三所說的那一種人，但是用很高明的手法，在此闖道兒，暗植勢力！」

朱七哦了一聲，忙問道：「頭兒！究竟她們是些什麼人？我還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個行道……。」

「不但你沒聽說過，很多人都沒聽說過，這是近幾年新冒出來的一個組織，狠毒得很，勢力也不小，手段之狠毒，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你現在先別問，也不必知道，曉得了對你全無好處，反而會有危險！他們如果知道你發現了他們的底細，會千方百計地來殺死你滅口的……。」

朱七道：「我會含糊他們，頭兒。在你面前，我不敢說什麼，可是我判官朱七也闖了十多年，什麼厲害人物沒會過，我判官還是判官，他們早在我的生死簿上的勾了魂……。」

白朗拍拍他的肩膀，聲音凝重地道：「老七，我知道你說這番話比牛老三靠得住，因爲你從不胡謅亂吹。既承你看得起，叫我一聲頭兒，我就要給你一句忠告，千萬別小看了這一伙人，她們比你以前會過的人不知厲害多少倍，連我都對她們存了十分的戒心！」

朱七本來想出言反對，但是聽到了最後一句，他就把到口的話硬塞了回去。白朗也是不說空話的人，假如白朗說這批人厲害難纏，就一定是十分棘手的人物，至少不是他朱七判官所能對付得了的。

因此他皺皺眉頭，想了想才道：「頭兒，假如眞是如此，那咱們不是太孤單了一點嗎？您該多帶些人的！」

「人多不管用，就是把咱們白狼大案全部都搬了來，也不會比對方的人多，眞是那樣幹，反而把事情鬧大了，所以我不打算要太多的人，就是咱們三個，對方的戒心也小得多，反而好應付，一定要用人手，別忘了還有小麗。」

「小麗不是被您給趕回去了嗎？」

白朗微微一笑：「你想她有這麼老實嗎？她告訴我說有一夥人。遙遙在後跟着，我故意不理，就是要她去跟住那些人。你放心好了，她會斟酌情形，調度人手的，而且也一定能壓得住對方的，所以咱們是三個對三個，憑三個大男人，要是對付不了三個娘們兒，那就太丟人了吧！」

朱七開心地笑了，頭兒畢竟是頭兒，他還以爲白朗已經被秦莎莎迷住了呢？現在看來，頭兒早已胸有成竹了。

想了一下，他才放低聲音問道：「頭兒，有句話我放在心裏很久了，不知道該不該問，以您看她們這一次眞的是去挖取寶藏嗎？」

白朗道：「挖東西是一定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她們所說的珠寶而已！」

「除了珠寶之外，還會有什麼東西能藏在沙漠裏，值得她們勞師動衆，前來挖取呢？」

白朗笑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要跟他們演戲，一路混下去，看看她們究竟攪什麼，目前有一件最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去完成！」

「什麼事？頭兒咐吩下來好了！」

「你看見她們三個在後面停身的地方沒有？」

「看見了，但是那種晦氣事兒，我懶得去留心！」

「不！不是晦氣，說不定咱們的勝負成敗關鍵，都在這一着上，回頭等她們上來了，你就悄悄地溜回去，在那兒留心地找，找出一個小瓶子來，瓶子裏裝着字條，是她們跟後面接應的人連絡消息的……」

「假如她們用的是暗語，那我可就不懂了！」

「只要記住就行了，實在看不懂，就照樣畫回來，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附近找找看，她們的聯絡記號，不要破壞，原樣不動地記下來！」

「這點事兒交給我好了，沒問題！」

朱七拍着胸膛，這就是最有力的保證了。白朗笑笑道：「我會說你先下去探路了，因此，回頭你一定要從前頭繞回來，我會在八角井打尖歇足，你知道那個地方嗎？」

朱七笑了，點點頭騎馬飛馳而去了，內心充滿了敬佩，白朗指明會合的地點太妙了，有一條捷徑可以穿過去。

白朗跟朱七約的地方是八角井，其實那兒並沒有井，只有一些斷橫的石條，也不知是甚麼時候留下來的？

在這些石條下面，有一道淸泉，終年不斷，水清澈而甜美，由地底湧出，因此這個地方成了沙漠中旅人憩息的樂園。但是這個位置很偏僻，地方也不大，很少有人能找得到，那是老沙漠才知道的一個秘密水源。

——未完——

技擊鬥智奇情小說

朱羽・文
子成・圖

八絕（十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刀與圍紅圍巾的大漢列陣對峙，久久都未有發招。八面蜘蛛郎一雄吩咐金開泰與徐小蕙往關帝廟前見曹玲，途中遇見孫琴，責金開泰毁約背信，並企圖以手中毒介指刺殺金開泰，幸而被曹玲及時揭發陰謀。孫琴老羞成怒，要與曹玲比劃一下，曹玲叫金開泰候他於關帝廟前。在那兒又遇上那派人刼走他那顆五彩珍珠的中年人，中年人請金開泰爲其傳話，請曹玲別再糾纏孫琴，且答應再等一會一定會給她個解釋明白，金開泰依言而行。未幾，莊院外忽抬來一乘由四大漢所抬的大轎，轎簾掀開，走出氣派非凡的童風及一頭黑色的狼犬——

欲識陰謀計 追尋藍珊瑚

郎一雄和那黑衣大漢就不同了，他一閃躲過，使得童風這一脚踢空。

若被那穿着皮靴子的脚踢中，還眞够瞧。

童風一動手，郎一雄的手下也動了。一張張網子撒了出來，像天羅地網般罩向童風的全身。

密密麻麻毫無空隙，除非童風有破網之法，否則，他就要被那些網子網住，然後被生擒活捉。

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竟然被童風閃開了。

每一張網都落了空，郎一雄臉色都變了。

童風冷笑道：「郎一雄，還有什麼花樣？」

郎一雄沒有說話，人在江湖走，總會栽觔斛，但是，栽在童風手裏，他却是心不甘也情不願。

龍不王突然放聲狂笑起來。

「龍老。」童風繃着臉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的狐狸尾巴露得太早了。」

「這話什麼意思？」

「看你剛才那兩下子，可稱頂尖高手，我龍不王自問勝不了你，以你的武功，還怕在塲這些人嗎？」龍不王停了一下，又接着說：「既不怕這些人，又何必到內院去？」

「你說了半天廢話，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童風！你約我到內院去顯然是另有目的。」

「另有什麼目的？」童風反問。

「你身上並沒有什麼藍珊瑚，你只是想找一個僻靜無人的地方，逼我交出那九粒五彩珍珠。」

童風冷笑道：「你龍不王豈是被人逼的？」

「那倒不一定，技不如人，就要受制於人。我龍不王一向自視很高，但也有自知之明，看看你方才亮的那幾手，就知絕非對手，認輸並不是很丢人的事。」

「說了半天，你到底打算怎麼樣？」

「我不想跟你去內院，要逼，你就在這裏逼，最少有不少人可以親眼看到你的暴行，事後你賴不掉。」

江湖中人，寧可輸命不肯輸名，那有人在沒有動手之前就承認自己不是對手？這不是太有違常情了嗎？

郎一雄看在眼裏，心頭不禁浮起了這一連串疑問。但他也很快就有了答案：毫無疑問，龍不王在使詐。

在江湖道上，提到使詐，並沒有人搖頭，所謂鬥智不鬥力，連兵法始祖孫臏都說過「兵不厭詐」這句話。

龍不王要和童風耍詐，郎一雄只是覺得奇怪，因爲以龍不王身份和地位，實在沒有這個必要。

童風對於龍不王的態度突然轉變，只是楞了一下，並未感到過份意外，他淡淡地說：「龍老！你用這個『逼』字，顯然用錯了，我並沒有逼你，一見面我就說這是一宗交易，一筆買賣，成不成，都無所謂。」

「交易與買賣是以貨易貨，或者以錢易貨。」

「是呀！」

「可是，在你身上並沒有什麼藍珊瑚呀。」

「龍老！你這話太武斷了，如果我沒有帶來那塊藍珊瑚，又怎能換得你的九粒五彩珍珠？」

「因爲你的本領高强，可以用强硬的手段……」

「龍老！不必說下去了，我找錯了對象。」

「找錯了對象？」

「是的。因爲那九粒五彩珍珠並不在你的手裏。」

「童老弟！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作賊的。」

「非常人作非常事，你一定有什麼非常企圖。」

「童老弟！論武功，你的確高人一等，論機智，你就差了一大截啦！別在我面前玩花樣，藍珊瑚不是尋常的寶物，那一定會在不尋常人的手裏，你不配。」

童風沒有答腔，胸脯起伏急促，顯然非常氣憤。

如果說這是龍不王的激將法，那麼，童風就上當了。他突地從腰間取出了一個軟皮袋子。

從軟皮袋子中又取出一個紅色的絲絨袋，再從袋中取出了一塊藍色的珊瑚。

比海藍，比天藍，藍得鮮艷奪目，藍得晶瑩剔透，任何人一見都會打從心眼裏喜歡這種寶貝。

龍不王頓時目光一亮，不過，他連看第二眼的機會都沒有，童風又很快地將那個八絕之一的藍珊瑚收起來了。

「龍老！」童風很得意地說：「沒話說了吧！」

「錢財露白是大忌，老弟也未免太冒失了。」

「爲了堵住你的嘴呀！現在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買賣成交了。」龍不王心悅誠服地說。

「拿來吧！」

「不是現在，也不是在這個地方。」

「何時？何地？」

「晌午，在城裏的龍門酒樓，三號雅廂。」

龍門酒樓的生意不算壞，冬天的涮鍋子也非常出名，不過，從沒像今天這樣好過，樓上的廂房全滿了。

害得店家連忙多殺了兩頭羊，還到別家去找來了幾把快刀手，馬不停蹄地在廚房裏「削片子」。

店家不論如何也想不通，爲什麼大夥兒全擠在這個時候凑熱鬧，怎麼說來就全都往這兒跑呢？

樓上一共有八間廂房，一號跟五號全是巫婆婆的人，她算計不錯，把三號夾在中間，顯然，她是有全盤計劃的。

三號對面是四號，曹玲和金開泰佔了這一間。

郎一雄那夥人則佔住了雙號的頭一間二號廂房。

奇珍齋的郭掌櫃也帶了兩個伙計佔住了七號廂房。他是個買賣人，幹嗎要在這種塲合插一脚呢？

六號和八號也有人訂座，涮鍋子，杯筷都放好了，只是還沒見人影兒，這會兒還沒到晌午哩！

曹玲似乎興緻勃勃，還吩咐店家燙了一壺燒刀子。

「曹玲！」金開泰喃喃地說：「這好比羣英會。」

「開泰！這話有學問，可是還有人沒來。」

「妳說誰？」

「開泰！我看你是明知故問嘛！」

「曹玲！我還用得着在妳面前裝糊塗嗎？」

「你再想想看。」曹玲好像有心在逗他。

「哦！」金開泰眼珠子一轉。「妳說小蕙？」

「瞧你！」曹玲撇撇嘴說：「裝得可眞像，你對她印象不錯，心裏頭還會不惦着她嗎？」

「曹玲！妳說到那兒去了？沒錯，我當初對她的確有點好印象，可是後來經妳一提醒，我就把對她的印象轉變過來了，曹玲！妳倒說說看，她會來嗎？」

「兩個字，」曹玲還加重了語氣：「必來！」

「曹玲！妳好像完全不把她當作朋友了。」

「沒有的事，我生平最痛恨使詐的人，如今我只是懷疑徐小蕙在使詐，當她的狐狸尾巴未露出之前，我還是把她當朋友。不過，她是頭狐狸已經可以肯定了。」

「曹玲！妳說這話有憑據嗎？」

「當然有。」曹玲的語氣很肯定。

「說來聽聽。」

「咱們回到城裏之後就去了金門客棧，是堂堂正正的從大門進去的，沒躲躲藏藏，沒離開過，對嗎？」

「沒錯呀！」金開泰眞不明白曹玲何以會提出這個問題。

「龍不王約童風晌午在這兒見面，是敞開來說的，再一傳揚，已經是人盡皆知，沒錯吧！」

「對。」

「那麼，徐小蕙是否也聽說過這件事呢？」

「應該也聽說過的。」

「她是不是應該到客棧來找咱們商量，商量？」

「商量什麼呢？」金開泰反問。

「就算沒什麼好商量的，她也應該探探咱們對這件事的反應，這是人之常情，徐小蕙爲什麼沒來？」

金開泰翻着眼皮子，似乎在努力尋找答案。

「她沒來找咱們，是有兩個原因。」

「曹玲！連兩個原因妳都知道了？」

「嗯！一是她忙着佈署，沒有空；二是她不想讓咱們了解她的動向，我敢打賭，我的推斷絕沒有錯。」

「曹玲！我不敢再將妳看成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但是，我也有疑問：徐小蕙到底在扮演一個什麼樣兒的脚色？」

「大脚色。」曹玲毫不考慮地回答。

「大到什麼程度？」金開泰緊接着提出另一個問題。

「大到令所有的人吃驚，所有的人意外。」

曹玲的話愈來愈深奧，就像她的人，在金開泰的心目中也是愈來愈深奧，除了那一份感情，他再也捕捉不到什麼。

見他沉悶，曹玲又問了一句：「你不相信？」

「不，我在想別的事。」

「什麼事？」

「我一直把妳當成弱不禁風，少不更事的女孩兒，但目前妳好像突然在我面前長大，我一點都不了解妳了。」

「開泰，我眞服了你，在這種節骨眼兒上還能想別的。」

「曹玲，我覺得這兒發生的任何事都與我無關。」

「那你關心什麼？」

「關心妳，關心我們的將來。」

「開泰，也許我會負你。」

「爲什麼？」

「我爹的血海深仇我不能放棄……」

「曹玲，人不是爲仇恨而活着，是爲了愛，愛別人，被人愛，人生才有樂趣，才有光明的遠景。」

「開泰，眞想不到你還會說這麼動聽的話。」

「曹玲，妳也知道我不是一個會說甜言蜜語的人，方才那番話好像福至心靈，竟然冲口就說出來了。」

「開泰，在此生中，我只有過你這麼一個男人，雖然沒有完全得到，我也很滿足，你人在江湖中，心却不在江湖中，這就是你可愛的地方。開泰，聽我勸一句，好好幹件活兒，或者作個買賣，別老是在江湖中打滾了。」

「曹玲，妳只知道勸人，却不聽人勸。當年令尊是自己惹禍也好，被人陷害也好，都沒有理由再拖累他的女兒遭遇悲慘的命運，曹玲，跟我走，現在就走。」

「不，」曹玲痛苦地搖着頭，又獨喝了一口酒，「這是傳統的担子，咱們非挑負起來不可……」

這時有人掀開簾子，不是上菜的小二，而是那個中年人。

「曹姑娘，累妳久等啦！」中年人和和氣氣地說。

曹玲雙眉一挑，冷冷回道：「是你約我的嗎？」

「我不是說過响午之前給妳一個交代嗎？」

「哦？」曹玲的態度依然非常冷漠。「你很守信。」

杯筷是現成的，中年人自己斟了一杯，一口喝盡，然後緩緩地說：「我眞不明白曹姑娘因何也來湊熱鬧。」

「因爲我想來，」曹玲的語氣很重。

「如果曹姑娘聰明，就不應該來。」

「此話怎講？」

「如果曹姑娘去過北京，就該知道北京有個天橋，那就好像是酒席上的大拼盤，花樣很多，却不値錢。」

「我還是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這裏表面上看起來熱鬧，其實沒什麼名堂。」

「你是敎我換個地方？」

「對，如果妳願意換個地方，妳就有好戲可看。」

「我不願看好戲，只想看雜耍，你省省精神吧！」

「這麼說，妳是不要我的交代了？」

「難道非得到你說的那個地方你才能交代？」

「是的。」

「何處？」

「金門客棧。」

「咱們剛剛才從那裏過來。」

「我去晚了一步，我去，你們剛走。了一步。」

曹玲看看金開泰，似乎想徵求他的意見。

金開泰這才開了口道：「非得立刻去嗎？」

「晚了會誤事，而且再晚也無法離開這兒了。」

那中年人的話聲一落，梯間就响起了登登登的脚步聲，顯然來了不少人，他們好像已經太晚了。

人雖多，却沒有開口，似乎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

這夥人上來並未入廂房，就在過道中停住了。

片刻沉靜之後，其中有一個人向他們的廂房走了過來。

門簾掀動，進來的人竟然是徐小蕙。

一進門，她就笑着說：「曹玲，眞抱歉，打擾了妳的雅興。」

這話很明顯，一定有什麼不愉快的事要發生。

曹玲也眞厲害，竟然故作不解地說：「小蕙，這是什麼話？來，來，喝一杯，大寒天，吃涮鍋，喝燒酒眞够勁。」

「曹玲，妳明明知道我不是來喝燒酒、吃涮鍋的。」

「那妳是來幹什麼？這裏是飯館酒樓呀！」

「來找這位朋友。」徐小蕙指着中年人說。

在徐小蕙露面的那一瞬間，那中年人的確楞了一下，不過，他的態度依然非常

從容，現在還是如此。

「找我？」他笑着說：「那也好，坐，坐！」

「不必，你也是客，並非主人，」徐小蕙的態度非常冷漠，「我就這麼說着，只說幾句話。」

「好，隨意。」

「首先我要問一件事，拂曉時我和金開泰在關帝廟前等着和郎一雄約晤，你說那兒已埋伏好了陷阱，敎咱們趕緊離開，事實上却是你危言聳聽，你這樣作的目的何在？」

「姑娘這話就錯了，我是一片好心，信不信由妳呀！」

「這件事我並不需要答案，提出來只是要你知道，別人並非全是傻子，以下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其實，這也算是兩個問題，都要答覆，漏一個也不行。」

「問吧，」中年人一副隨遇而安的模樣。

「你的寶號如何稱呼？你來此的目的是什麼？」

中年人笑了，笑得很神秘，很詭譎。

徐小蕙冷冷地說：「沒人想看你的牙齒。」

「姑娘帶來了多少人？」

「不算多，如果每個人咬你一口，你身上就不會留下一塊肉，」徐小蕙的語氣一直都非常强硬。

「只因爲姑娘仗着人多勢衆，就要逼人挖祖墳？」

「你可以不回答我。」徐小蕙輕鄙地說。

「那妳豈不是白白地提了一個問題了嗎？」

「如果你不回答，你身上就不會留下一塊肉。」

中年人似乎根本就沒把她看在眼裏，回頭向曹玲說：「曹姑娘，我先出去了，如果妳信我的話，就趕快過來。」

說罷扭頭就走，似乎門口根本沒站着徐小蕙這個人。

奇怪的是，徐小蕙狠話說盡，却沒有去擱阻對方。

那中年人掀開了門簾子，人却沒有往外走。

原因是門口有一座人牆，四個大漢併肩站着，堵住了去路。

徐小蕙一臉冷笑，中年人現在才發現情況不妙了。

「姑娘，何必要鬧得這麼難堪？」

「朋友，回答兩個問題，這也不算是難事呀！」

「姑娘，江湖上有許多流血事件都是逼出來的，何苦如此相逼，我一個男人如此低聲下氣已經够啦。」

「你不是男人，」徐小蕙冷笑着說。

「姑娘難道沒瞧見我嘴上生着鬍髭的嗎？」

「那也只是外表像個男人，是男人就不該藏頭縮尾，連個萬兒也不報。」

中年人終於動了，他探手入懷，拔出了一把小刀。

那把刀簡直不能稱之爲刀，它只是具備了刀的形狀，短短的刀刄只有一寸長，但它仍然是刀。

金開泰對這把刀最熟悉了，因爲他曾捱過這把刀。

那個傷他的人不僅是這個中年男人的手下，而且還是他的門人，因爲他們使用了相同的武器。

「哼，」徐小蕙冷笑了一聲，「我總算找到了半個答案，江湖三把刀：無影刀、金翎刀、一寸刀。原來你是一寸刀的舵把子胡濤，我又沒說錯吧？」

金開泰心頭暗暗一怔，一寸刀胡濤？在江湖上名號叮噹响，當他遇上那個小伙子時，他怎麼沒想到呢？

那是因爲他沒想到一寸刀胡濤門下也會幹出暗中狙擊的下流勾當。

中年人的鎭定神情已經逐漸鬆散，四面楚歌，八方受制，再有信心，再有定力的人也支持不下去。

「胡濤！」徐小蕙冷冷地說：「你是名人，使用的是江湖上最有名氣的兵器，我不想用下五門的手段對付你，只要你再回答我一個問題，我就敎你全身而退。」

「試試看，我可不一定能够回答。」

「請問：你在爲誰跨刀？」徐小蕙本來應該用「跑腿」兩個字，但她在臨出口時改用了較客氣的字眼。

「姑娘何以見得是在爲人跨刀？」

「胡濤！用不着拐彎兒作轉圈子話，直截回答我的問題，姑娘我料定的事情想必還不會錯。」

「我在還債。」胡濤的聲音很輕。

「還債？」徐小蕙挑起了雙眉。「什麼意思？」

「我欠了某人的債，現在正在償還給他。」

「那個人是誰？我一定要知道這個人，說吧。」

「姑娘！我在妳面前已經很委曲了，並非我怕死，只因爲我的債還沒有還清，不甘心死而已。」

「胡濤！我知道你手上那把刀很厲害，我也知道你不是一個怕死貪生的人，但我更知道你沒有勇氣放手一搏。」

「哦？」

「因爲你重視榮譽與責任，此刻還不是可以死的時候。胡濤！我抓住了你的弱點，快回答我的問題吧！」

「姑娘就是逼我說出那個人也沒有用的。」

「爲什麼？」

「因爲那個人又是在爲另一個人跑腿的。」

「沒關係，我會去問他，那不干你的事。」

「只要我說出那個人是誰，我就可以走嗎？」

「是的。」

「那個人就是童風。」胡濤說罷就往外走去。

似乎這種行爲使他感到羞慚，所以快步離去。

胡濤會爲童風跑腿？這可能嗎？

徐小蕙不禁暗暗一怔，就在這一瞬間，胡濤突地旋轉身子，手中的一寸刀以極快的速度向徐小蕙刺了過去。

任何人都救不了徐小蕙了，包括她自己。

不過，金開泰卻能救她。爲什麼呢？因爲金開泰被那種刀刺傷過，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那把刀。他在胡濤轉身之前，就已經發現了胡濤行兇的動機。

他已經太認識那把刀，了解那把刀的任何動態。

在那把一寸刀將要觸及徐小蕙的軀體之前，金開泰已格住了對方的手臂，這大概是胡濤沒有想到的。

「姓胡的！你們專門幹這種突襲的下流手段麼？」金開泰咆哮着，看他的神情，他似乎想將對方撕成片片。

胡濤緩緩地抽回了他的手，將短刀放入懷中。

「金兄！這要請你原諒，這種短器只有奇襲才能奏功，這是武學上的一種特性，與人格無關。」

「哼！你還要狡辯，這種手法絕不容許在江湖存在。」

「聽憑處置。」胡濤竟然一副引頸待戮的姿態。

金開泰反倒不知所措了，他望着徐小蕙，等待她的決定。

徐小蕙揮揮手說：「走吧！我不會自食其言的。」

門口那四個健壯漢子立刻讓開了。

「請慢走一步。」說話的是曹玲。

胡濤剛抬腿，又連忙站住了。

「金門客棧之約，不知是不是仍然有效？」

「請曹姑娘隨時來，胡某人恭候。」

「好！我和金開泰隨後就到。」

胡濤走了，樓上靜悄悄的，似乎每一個廂房裏的人都在留意這邊的動態，只是沒出面而已。

「小蕙！」曹玲笑着招呼了聲：「坐呀！」

徐小蕙的面色相當凝重，和曹玲的嬉笑顏開形成了强烈的對比，這表示她沒有曹玲那樣洒脫、隨和，也表示她比曹玲更眞實，更坦率，不形之於色的人總是較富心機的。

「曹玲！妳覺得我們有必要詳細談一談嗎？」

「應該談一談。」曹玲笑着點頭。

「不過，這裏並不是傾心細談的好地方。」

「小蕙！以妳我的交情，即使有再嚴重的事，也只要輕描淡寫幾句話就够了，說吧！愈簡潔愈好。」

「那麼，請你助我一臂之力，這够了嗎？」

曹玲的笑容消失了，她似乎沒有料到徐小蕙會說這樣一句話，如今她的實力不弱，爲何要求援？

她望向金開泰，顯然希望從他那兒得到一點暗示：當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之後，不管她的能力有多麼卓越，她都會依附那個男人，讓那個男人來主宰她一切。

金開泰很適當地開了口：「小蕙！能說得更詳細一點嗎？可能曹玲要衡量她自己的能力……」

「開泰！我對曹玲只說這樣一句就够了，因爲她太了解我，如果你也願意助我一臂，我當然應該說得更詳細一些。開泰！你也願意帮我嗎？當然你要先看曹玲的動向。」

「不！」曹玲說：「我要以開泰的進退爲進退。」

金開泰很愼重地說：「小蕙！我一定要知道是爲了什麼事，我不會助紂爲虐，更不會錦上添花……」

「開泰！詳細情況我不會說，我所說的只有下面幾點，我將面臨强大的敵人，沒有你們的援助，我的情況，已岌岌可危，我不是爲了爭奪利益，更不會與你們相衝突……如果我說了這些你們還嫌不够，我就沒話可說了。」

曹玲說：「開泰！你不該逼小蕙說得太多，我早就知道她在扮演一個大角色，但是我從來沒有問過她。與咱們不相干的事，她是從來一字不提的，我看……」

「不！」金開泰打斷了曹玲的話。「妳的說法我不贊同。本來是毫不相干的，現在我們要助她一臂之力，加入戰團，就不能說毫不相干了。最少，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是在爲什麼而戰？爲什麼而死？總不能打混仗呀！」

「開泰說得有理，不過，這裏並不適宜詳談……」

「我們可以換一個地方。」曹玲邊說邊站了起來。

「不能換地方，這裏就是戰場，我怕錯過了這次絕佳的機會，這樣吧！我將樓上的客人全部趕走……」

「小蕙！」金開泰連忙阻止。「那樣將會節外生枝，不用提別人，就拿巫婆婆來說，已够妳麻煩的啦！」

「開泰！不是我說大話，現在在樓上的這幾個人還不在我眼下，不必我出面，他們就得下樓。」

徐小蕙向一個大漢低語了幾句，那大漢就帶着他的伙伴，離開了這個廂房的門口。

金開泰等待着爭執的發生，結果却令他大感意外，原本佔據廂房的客人全部下了樓，沒有人反對。

其中當然包括巫婆婆，她竟然也被徐小蕙撵走了。

「開泰！」曹玲言外有意地說：「別小看小蕙，如今你瞧見了吧，巫婆婆還不是乖乖地下了樓。」

金開泰喃喃地說：「這我就弄不懂了，如果巫婆婆不要她出面就能對付，那是誰讓她如臨大敵？」

「當然會有那麼一個人，咱們別去猜啦！」

這時，樓上已很清靜，徐小蕙帶來的大漢奉命守在梯口，現在是隔牆無「耳」，適宜清談了。

徐小蕙坐了下來，先喝了一杯酒，才打開了話匣子。

「曹玲！咱們認識有多少年啦？」

「兩年七個月零三天。」曹玲記得眞清楚。

「咱們樣樣談，就是沒問過對方的家事。」

「對！妳從來沒問過我，我當然也不便問妳了。」

「家事是私事，本來就不必別人過問，而且像我們這種人多半有不可外揚的『家醜』，你說是不是？」

金開泰和曹玲沒有答腔，凡是這種事，除非當事人主動地說出來，別人是不便提出問題來的。

「曹玲！」徐小蕙緩緩地說：「先父當年在黑道上也非常有名氣，他老人家個性直，只要有人對他說幾句的話，他就是賣命也不計較。偏偏就有人抓上了他老人家的弱點，想盡了方法去利用他……」

說到這裏，徐小蕙突然停住，不再說下去了。

「曹玲，下面的情況我要是說出來，妳一定會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我看還是不要繼續說下去吧！」

「喝酒要盡興，說話要盡情，我看還是說下去吧。」

「曹玲，妳還記得我們是如何認識的嗎？」

「無意邂逅，萍水相逢，對不對？」

「既非無意邂逅，也非萍水相逢，是我刻意安排的。」

「刻意安排，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因爲我對妳有一份歉疚之情。」

「這件事倒怪了？咱們素不相識，何來……？」

「因爲先父在世時做錯了一件事，曹玲，眞是非常、非常的抱歉，令尊當年是死在先父的手下。」

此語一出，金開泰不禁大吃一驚，看看曹玲，却平靜異常，她似乎早就知道這個令人吃驚的答案了。

「曹玲！」徐小蕙訝異地問道：「妳毫不感覺意外嗎？」

「我當然不感覺意外，因爲先父被人狙殺，必定有個兇手，誰是兇手，對我來說，並沒有兩樣。」

「曹玲，妳難道從來沒有報仇雪恨的打算？」

「有過。我這次到這兒來就是爲了尋訪仇家。」

「我是妳的仇家的女兒，妳應當不會放過。」

「不！我從來沒有那種想法，妳爹殺了人，沒理由要妳來担負贖罪的担子，現在，繼續說妳的故事吧！」

徐小蕙又緩緩地敍述下去：「先父後來發現他作錯了事，心情非常痛苦，每日借酒澆愁，有一天他終於用他那把殺人的刀結束了痛苦的生命，他老人家一生愚昧無知，到臨終了仍然作了一件愚蠢的事，不過，他却加了一副重担在我身上……那日的情景我記得清清楚楚，他梧着肚子，指縫間流着鮮紅的血，他顫抖地說完他的遭遇，要我千方百計找到某一個人，給予他嚴厲的制裁。」

「那個人是誰？」金開泰跟着問了一句。

「就是那個利用先父去殺人的陰險傢伙。」

「我是在問你：那個人姓什麼？叫什麼？」

「此刻我還不能說，不過到時候你們一定會知道的。」

「那個人在此地嗎？」金開泰又問了一句。

「當然在此地，我要請二位助我一臂之力，因爲那個人太厲害、太兇險，我絕非他的對手。」

曹玲冷冷地說：「小蕙，我當然會助你一臂，因爲他也是我的仇人，不過，我很想知道，除此之外，妳還有什麼目的，譬如說，妳想得到些什麼……」

「沒有，」徐小蕙很肯定地說：「絕對沒有。」

「好！我相信妳，小蕙，往事不必再提，現在妳有了兩個朋友，兩個最忠實、最關心妳的朋友。」

龍門酒家的門口來了一輛馬車，雙轡套頂，很有氣派，單是車把式的那件皮袲，就要値百把塊大洋。

車門打開，下來一個滿身是獸皮的中年人，當然是童風，在這些人當中穿皮袲的大有人在，却沒有誰穿皮靴子。

那雙皮靴子擦得閃亮，簡直可以當鏡子用。

店小二早就在門口恭候了，誰家作買賣的不歡迎這種豪客？

童風揚聲問道：「龍老來了嗎？」

「還沒來，您先請坐，先請坐！」

「不！我在這兒恭候龍老，他到底是老前輩啊！」

「這兒有多冷呀，還是到裏面去多暖和呀！」

「不！我不會冷的，瞧我一身皮袲，還會冷嗎？」

童風就這樣在酒家門口站定了，朔風撲面，寒氣侵人，而他却依然精神奕奕，英姿挺拔。

街邊走過來一個人，手持打狗棒，挽着要飯籃，再披一身簑衣，是個要飯行乞的叫化子。

誰也不會去注意這個人，不過，童風却向他看了一眼。

也只是那麼一眼，他再沒有多看。

店小二似乎不願當着貴客的面吵吵鬧鬧，叫化子手裏的碗剛剛伸出來，熱騰騰的羊肉湯已經倒在碗裏了。

叫化子一轉身，那碗熱騰騰的湯就潑了出去。

潑了童風一頭一臉。

不管童風有多大的本領，這碗熱湯上了臉，也休想立刻睜開眼睛。

就在這一瞬間，叫化子手裏的打狗棒一分兩截，竟然是兩把手杖刀，各長尺半，鋒利無比。

一取咽喉，一取腹下，直指童風兩處要害。

童風只是凡人，就算他是神仙也死定了。

突然有一道黑影從天而降，只有蒼鷹才會俯衝而下呀！

不是什麼鷹，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車把式。

車把式絕對擋不住那叫化子銳利的攻擊，但他可以拿身子擋住鋒利的杖刀，那兩刀全都插上了車把式的身軀。

爲主喪命，這種僕人可以進祠堂。

他是護主了，但他並沒有喪命。

噹地一响，兩把杖刀都被彈回去了。

怎麼着？那車把式穿的難道是鋼衣？

明明是皮袲嘛！如果是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這件皮袲內中大有文章，刀槍不入，就必是異寶。

叫化子似乎沒料到有這樣一個變化。楞了一下，叫化子掉頭就跑，似乎已發現情況不妙了。

車把式可不簡單，伸手一抓，就抓住了叫化子的後衣領，叫化子轉身又是兩刀，全砍在手臂上，毫無作用。

童風已經睜開了眼睛，大吼一聲：「住手！」

車把式立刻就放開了手，他不但是忠僕，也是馴僕。

叫化子也不再開溜了，他發現走不掉了。

童風緩緩走過去，和善地問道：「怎麼回事？」

叫化子沒有吭聲，他沒什麼好說的。

「是誰派你來的？」童風仍然非常和善。

叫化子仍然不吭聲。

「老兄！看你的身手，就知道是一流的殺手，一流的殺手一定要一流的價錢，一流的僱主，是嗎？」

「一流的殺手絕不會在事敗後洩漏機密。」

「機密？殺手不敗是機密，事敗就沒有機密可言？」

「怎樣講？」

「我有千百種方法使你吐露秘密。」

「如果你有時間、有精神，你就不妨試試看。」

「其實，我問你都是多餘的，我知道是誰。」

「誰？」

「龍不王，對嗎？」

那個打扮成叫化子模樣的殺手流露出一絲鄙夷的冷笑。這就够了，童風並不需要肯定的答案；他只要對方說『是』或『不是』，即使對方不肯說，神情間也會自然流露。

不是龍不王，這是可以肯定的，那麼，除了龍不王之外，還有誰想置他於死地？童風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

「唉！我問你也是白問，」童風在施展詐術。「幹你們這一行的只有一條命。沒有品格，沒有尊嚴，你根本就不知道僱主是誰，在化錢的大爺們的眼中你們只是一頭鷹或者是一頭狗，饒你一條狗命！」

那小子倒挺有骨氣，雖然他現在轉身就可以開溜，而他却沒有走。

「姓童的，你可以殺我，可不能侮辱我。」

「侮辱？你還懂得『侮辱』這兩個字的意義嗎？」

「姓童的！僱我的人並不是敵不過你，也不是怕別人家知道是他殺你，而是怕你的髒血汚了他的手。」

「哦？我還會有這樣一個清高的敵人呀！」

「你大概作夢也沒想到吧？」

「是誰？」

「是我。」店堂內有人搭腔，徐小蕙緩緩走了出來。

童風瞇着眼睛看，似乎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似的；也似乎沒想到他還有這樣一個標緻的敵人。

「姑娘貴姓？」

「雙人徐。」

這個「徐」字一出，童風的臉色不禁一變。

「徐？」童風似乎在這一瞬間想起了許多事。「徐百成？黑虎徐百成，虎父虎女，妳是徐百成的女兒？」

「不錯，總算你的記憶力還不算太壞呢。」

「不管妳是誰的女兒，咱們並沒仇的呀！」

「沒仇嗎？」徐小蕙冷冷地反問。

「沒仇。」

「童風！童萬星是你什麼人？」

「家父。」

「當年我爹被童萬星利用過一次。」

「徐姑娘這麼說就錯了，黑虎徐百成刀口上舔血，幹的是殺手生涯，咱們化錢僱他，是照顧他生意呀！」

「不錯，是照顧生意，可是，我爹有規矩，不是惡人不殺，童萬星硬說對方是個十惡不赦的人，結果却不是那麼回事，以致我爹含恨而歿，你會不知道嗎？」

「徐姑娘！說這些都是廢話，妳找一個殺手來對付我更是畫蛇添足，因爲妳明明知道那個殺手對付不了我……說吧！妳到這兒來亮相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查清楚一件事。」

「什麼事？」

「童萬星的一件陰謀害了好幾個人，龍不王，郎一雄，曹玲和我的父親。爹死的時候一再交代，務必要將這件事情弄清楚，童萬星到底要在這件陰謀中得到多少利益。」

「就是這個目的嗎？」

「另外附帶了一件任務。」

「哦？」

「爲了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達報復的目的，所以我接受了別人的委托，要奪回那塊藍珊瑚。」

「哈哈！」童風笑了，他似乎並不認爲他已四面楚歌。「妳眞够坦白，竟然把最機密的事也洩漏出來了。徐姑娘！只怕你要空跑這一趟了。」

「我不會空跑。」

「妳如此有信心嗎？」

「如果我沒有信心，我會當衆說出這些話嗎？」

「好！」童風神氣活現地拍拍腰際。「藍珊瑚就在這裏，你有本事儘管來拿吧！不過，妳千萬要當心，別弄得灰頭土臉，當衆丟人現眼。」

遇到這種場面，別人是不便出面的。可是，金開泰和曹玲都對徐小蕙有過承諾，因此他們不得不出面。

曹玲原先和金開泰併肩站在店門口，現在，她大步跨了出來，揚聲道：「慢點！我能和徐姑娘說幾句話嗎？」

「當然可以。」童風一副君子風度，還故意掉轉頭，似乎並不稀罕她們倆到底要談些什麼。

「小蕙！」曹玲很關切地問：「有把握嗎？」

「曹玲！我不知道妳所指的是那一方面。」

「瞧妳！我關心什麼妳竟然還不知道嗎？」

「妳是問我有沒有把握勝過童風，是

嗎？」

「唉！」曹玲急得直跺脚。「除了這，還有什麼？」

「這很難說，誰也都不敢說必勝的大話。」

「那麼，需要我跟開泰帮忙嗎？」

「這種事情只怕你們也帮不上什麼忙的。」

「我知道，可是我們非關心你不可，因爲我們都答應過助你一臂之力……」

「曹玲！不過，那是當我面對強敵的時候……」

「難道童風不算是強敵嗎？」

「如果說童風也算是強敵，往後的陣仗如何打法？曹玲！妳和開泰站在一邊看着，這只是開場戲哩！」

曹玲眞不知道徐小蕙肚子裏有什麼鬼主意了，更不知道她腦海中存留了多少奧秘，反正她只明白徐小蕙不簡單。

她退回門裏，回到了金開泰的身邊。

「怎麼樣？」金開泰悄悄地問：「咱們需要出手嗎？」

「不需要！這個小丫頭的花樣眞不少呢。」

金開泰正要問下去，却被眼前的情況吸引住了。

眼前並沒有發生戰鬥，只見徐小蕙緩步走到了童風的面前，輕聲細語地問道：「你說那塊藍珊瑚在你身上？」

「不錯。」童風又拍拍腰際。

「拿出來給我瞧瞧。」

「妳說什麼？」童風似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我要先瞧瞧那塊藍珊瑚，一來要確定這東西的確在你身上；二來要確定藍珊瑚的眞假，我是不見兎子不撒鷹的。」

「如果我拿出來，妳就動手搶，是不是？」

「你難道怕我搶？東西在你手上，和在你腰間並沒有兩樣，我要搶，在任何情況之下我都會動手。」

童風猶豫着，他似乎也猜不透徐小蕙在玩什麼花樣。

終於，他的手伸入懷裏，摸出一個絲絨袋。

童風先機警向四週望了一眼，然後亮出了那塊藍珊瑚，在滿地積雪的映射下，顯得分外的藍。

藍得耀眼，藍得使一些貪婪的人怦然心動。

那鐵定是八絕之一的眞貨，絕不是贋品。

「徐姑娘！妳看清楚了嗎？」

「不錯，眞是罕世珍寶，難怪千人爭，萬人奪。」

「是這樣拿在我手裏？還是讓我放在腰裏？」

「這麼拿着，或者放回腰裏，其結果並沒有兩樣。」

「這話是什麼意思？」

「到了最後，這塊藍珊瑚終必屬於別人。」

「那也許可能，不過，那個人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童風！那個人並不是我。」

「是誰？」

「呶！」徐小蕙招手一指。

童風很自然地循着徐小蕙所指的方向看去。

就在這一瞬間，一道黑影突地向他飛撲而來。

像俯衝而下的鷹隼，也像饑不擇食的餓狼。

童風的動作也很快，他騰身而起，人在半空中，手中的寶物已回到腰間。

那人一身黑衣，頭上正紮着黑巾，因爲動作太快，誰也沒有看清楚那人到底是誰，但那人的動作非常快，快得令人目不暇給，雙腕一抬，就抓住了童風的雙脛。

雙脛被人抓住，其結果自然是使得童風摔了個元寶大翻身，這內中還有許多小動作，只是因爲動作太快，別人都沒有看清楚。大夥兒似乎只看見了一件事，當童風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那個黑衣人已經不見了。

童風的臉色變了，就像喝醉了酒。

他的手一探腰際，他的臉色又和地上的雪一樣白了。

怎麼回事，他臉色何以變得如此快？

「徐姑娘！」童風沉聲道：「妳在玩什麼花樣？」

「姓童的！」徐小蕙笑着說：「妳說話可要弄清楚，我是站在這兒一動也沒動，你可不能亂栽贓。」

「妳雖然沒有動，可是妳的手下却已經動過手脚了。」

「誰是我的手下？」徐小蕙在環顧左右。

「別裝佯了，妳的手下就是那個黑衣人。」

「童風，你這樣說，實在有辱你的身份。」

「徐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第一，你無法證明那個黑衣人究竟是不是我的手下；第二，就算他是我的手下，你連我的手下都招架不住，你又怎能奈何得了我？這不是自取其辱嗎？」

「徐姑娘！我不能忍受妳對我使詐，看樣子，我們只能一決死戰了。」童風說罷上前了幾步，擺出拚鬥的架勢。

「童風！」徐小蕙冷冷地說：「我覺得你的手法很低劣，明明是你自己在使詐，偏要誣賴別人。」

「什麼？妳說我在使詐，憑據呢？」

「童風！誰也不傻，那個黑衣人是你安排的，對嗎？」

「胡扯！我故意安排一個人來搶我的東西？」

「就是這麼回事，乍聽起來好像不近情理，其實不然，你已發現那塊藍珊瑚放在你身上將會爲你帶來危險，所以你就當衆表演這麼一着，讓所有的人都看到你的寶物已經被人搶走，這種花樣叫做『掩耳盜鈴』，太笨了。」

「妳這麼說，有什麼憑據？」

「你要看憑據嗎？」

「當然要看。」

「我就拿憑據給你看。」徐小蕙說着雙掌輕輕一擊。

立刻有四個大漢從龍門酒家旁邊一條巷子內湧了出來，他們架着一個人，就是那個黑衣大漢。

（未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雛鳳神龍（上）

狂魔重出現　武林遭浩刦

榕樹——

兩排盤虬曲折的老榕樹，中間夾着一條小路。

雖然外面的天氣，熱得像火，但在這條四周古木參天的小路上，却沒有絲毫暑氣，祇覺得林葉蒼蒼，清風陣陣，凉快無比。

這條小路，筆也似直，而數以千計的老大榕樹，也齊整地分列兩旁，使人看去，有着一股不同凡響的氣勢。

雖然這是一條小路，但其盡頭，却是一爿大莊院。

這爿莊院，不但面積廣闊，築物巍峨，而且在武林之中，有極高的聲望！

這就是河南河北，七十二爿莊院之首的俠義山莊！

俠義山莊在平時甚少與外界接觸，但近二十年來，武林中有不少嚴重的糾紛，都由俠義山莊的高手，出面調解平息的。

因此，俠義山莊的聲望，也就一天一天的隆高起來！

此際，已是快將黃昏時候了，俠義山莊外的小路，忽然響起一陣鐵蹄之聲！

祇見一匹火紅駿馬，風馳電掣的飛奔而來！

鞍上的，是個紅袍老者，連臉面膚色，也是紅得像火一樣！

那匹火紅駿馬，雖然奔馳甚速，但却已口冒白沫，形態之間，顯得頹萎極甚！

但紅袍老者並沒有讓坐騎稍事休息，反而頻頻催快，看樣子，這匹千中選一的好馬，已難逃厄運了！

快馬狂奔，片刻之間，便已來到了俠義山莊。

可憐那匹火紅駿馬，連夜趕路，才到山莊之前，便支持不住，希聿聿的哀鳴幾聲，就此倒斃！

紅袍老者雙目緊緊一閉，流露出極之難過的神情，這匹駿馬，是他多年的良伴，有人曾出價千兩黃金求讓，他也斷然拒絕，可是，如今牠却死在自己胯下！

紅袍老者內心之中，雖然極其難過，但也不得不強自忍耐，他祇是沉痛地嘆了一口氣，便向那俠義山莊的大門，走了過去。

這時，已有八九個佩劍武士，自莊院之內，走了出來，這些人，自然是俠義山莊的高手了。

這幾個劍士，一看見那紅袍老者，都不禁露出肅然起敬之色。原來這紅袍老者，乃是四川省武林第一高手，「神火天君」焦烈！

焦烈的性子，急躁無比，但却是至情至聖的仁義豪俠，他位在當今武林九大奇俠之中。

焦烈一雙虎目，向各人一掃，便道：

「軒轅莊主，可在莊裏麼？」

語聲豪壯，餘音嬝嬝不絕，此人年紀雖老，却仍不減莽漢本色，難怪一些武林中人，背後稱他為「焦烈火」了。

他的話，才說出口，俠義山莊之內，便立刻走出了一個中年人，那中年人一身黑衣，年約五旬左右，容貌相當清秀，他一見了焦烈那副神色，便不由笑了起來，道：「焦兄何事如此急躁啊？莫非……」

那中年人才說了一半，焦烈便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那惡魔，又出現了！」

那中年人一愣，又自笑道：「惡魔？甚麼惡魔？」

焦烈一頓足，道：「少廢話！快帶老夫見莊主！」

那中年人聞言，面色陡地一變！

而他剛才還洋溢着的笑容，也立即褪得乾乾淨淨！

那當然是因為焦烈的說話，太不禮貌之故！

要知那黑衣中年人，並非等閑的莊容，而是俠義山莊的總管，「黑衣神掌」袁豹！

袁豹在俠義山莊中，地位極其崇高，除了莊主和幾個長老之外，便誰也得服從他的命令。

可以說，袁豹是一個威風十足的總管，俠義山莊的總管！

但剛才焦烈的說話，却不啻是向袁豹呼喝！

本來，在焦烈的心中，並不是有意向袁豹無禮的，他之所以說出那樣難聽的話，全然是因為心中急躁之故！

因為有一件重要的事，非要馬上會見俠義山莊莊主不可的，否則，他也不會連馬都趕得斃命了。

可是，袁豹却並不體會到他的心境！

只見袁豹的臉色，青得像一塊硬鐵，寒氣森森，煞是可怖，加上一雙冰冷而銳利的目光，看來更是使人心悸。

袁豹是俠義山莊的一等一高手，同是，也是正道上的俠客，然而，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氣量狹窄！

他已下定了主意，不放過焦烈！

這時，焦烈也已感到有些不妙了。

可是，他還是料不到，袁豹為了一兩句說話，便立下了殺機！

袁豹要殺焦烈！

袁豹望着焦烈，焦烈也望着袁豹！

在性急的人說來，這樣並不好受，倒不如痛痛快快說個清楚！

終於，焦烈先開口，道：「袁總管，甚麼事了？」

袁豹皮肉不笑，道：「焦兄，小弟想殺了你，可以麼？」

焦烈一愣，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口，但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袁豹的雙掌，緩緩地揚了起來，又再說了一句話，道：「焦兄，小弟使的，是玄門天罡降魔掌，你要小心了。」

袁豹殺人，倒是十分客氣，客氣得像請人家吃飯一樣。

呼！呼！

天罡降魔掌出手了！

一聲怒吼，凌空而起，焦烈的身子，在電光火石之間，拔起了五六尺，閃過了兩招奇快奇勁的神掌！

焦烈在江湖之上，名聲赫赫，是九大奇俠之一，袁豹那兩掌雖快，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於焦烈！

高手過招，果然驚人！

袁豹一擊不中，第二度攻擊，又告發難！

呼！呼！呼！

刹那之間，天罡降魔掌一十八招中，已連發了三招！

第一招，快！

第二招！更快！

第三招，却慢！慢得使焦烈為之摸不着頭腦！

但凡天下間的武功，出招快，變化必少，而出招慢，則可以千變萬化！

焦烈對於快掌，可以應付，但對於慢掌，却大有支絀之感！

吧！一聲清脆的擊打音響，已經響了起來！

焦烈避過了快掌，却被慢掌擊中了！

連焦烈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掌的，他祇覺得胸前有一陣巨大壓力，壓了下來，於是，便中了一掌！

一蓬血光，漫天飛洒。血，是從焦烈的虎口，吐出來的！

袁豹冷冷地在笑，他似乎停手了。

他正在欣賞着一個死亡掙扎的表演。

怒吼聲，慘叫聲，混在了一起！

最後，一切都靜止了，焦烈的屍體，倒在他那匹死去不久的馬兒之上。

焦烈活了六十多歲，經歷了不知多少大仗大陣，會過不知多少巨寇凶魔，但誰也料不到，一個俠名盛熾的大俠，會死在俠名滿天下的俠義山莊門前！

殺死他的，是「黑衣神掌」袁豹！

袁豹在武林之中，也是人人稱頌的大俠。

可是，為了一兩句話，便殘殺武林同道，這是俠客所為麼？

袁野能稱得上是個大俠麼？

連他自己，也不禁在這樣問。

黃昏快過去了，俠義山莊四周的老榕樹，看來顯得更是蒼老了。

× × ×

袁豹殺了焦烈的事，除了那幾個俠義山莊的武士之外，就祇有袁豹自己一個知道。

焦烈在江湖之上，並不是被殺，而是「失踪」了。

至於焦烈趕來俠義山莊，所為何事，也成了一個謎。

但從焦烈的口中，袁豹已知道焦烈趕來，是要告知軒轅莊主，有一個「惡魔」，重現江湖！

那「惡魔」，自然是指邪派中的高手了。可是，有甚麼邪派高手，會令得「神火天君」焦烈那樣的高手，如此緊張，怱怱趕來通報？袁豹實在是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來。

三天之後，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傳到了俠義山莊！

在河北的俠義鏢局，被一批蒙面怪客，深夜闖進殺得片甲不留，連鏢局總鏢頭牛錕也被人以重掌擊中，性命危在旦夕！

至於鏢局中的財寶，也盡被洗刦，號稱「大力刀王」，是俠義山莊莊主的師弟，橫練一身外家功夫，除了刀法威猛霸道之外，所練的大力神掌，也達到第八層境界，端的厲害無比，便是有一頭大山豬向

他衝變，也祇有山豬倒霉的份兒，被生生撕開而已。

可是，在那批蒙面怪客刦殺鏢局之夜，牛錕却吃了大虧，被一個外家功夫更高的高手擊敗！

而侠義鏢局的十多位鏢頭，也被不同的武功，不同的兵刄所敗！

一夜之間，侠義鏢局便風消雲散，連招牌橫匾，也被砸個稀爛！

這是一件大事，一件嚴重的大事！

在這件事傳到侠義山莊之後，山莊莊主，便一直沒有休息過，他要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調查清楚！

侠義山莊的莊主，複姓軒轅，名悟，雖然已屆六旬之年，但却沒有半點蒼老之態，使人一眼望去，有一種異常爽朗，而又十分威嚴的氣度。

軒轅悟的武功，極其高強，至於高強到了何種地步，却是沒有人知道。

在過去二十年來，他曾爲江湖中人，解決了不少嚴重的事情，但現在，他却要爲自己的事情，大傷腦筋了！

軒轅悟在中原武林，被尊號爲「侠義神龍」，這個名號，在江湖人物聽來，就像是聽到了玉皇大帝的名諱一樣，二十年來，不論黑白兩道的高手，都要敬畏三分，更不會有人敢冒犯於他，捋其虎鬚了。

不過，現在却有捋他虎鬚的人了！

侠義鏢局自開設以來，一直一帆風順，沒有遇過甚麼風險，這固然是因爲鏢局之中，有不少的人材高手，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爲侠義鏢局，有侠義山莊作爲後台，大力支撐之故！

侠義鏢局高手雖多，但和侠義山莊相比之下，却是等如小巫見大巫，螢光比皓月！

是以侠義鏢局雖名滿天下，還是有人惹得起的。

不過，侠義山莊却沒有人惹得起了！

由於兩者之間有這種連帶的關係，所以侠義鏢局，一直一帆風順。

可是，如今却居然有人不顧這種關係，而明目張胆地刦殺侠義鏢局，那實在無異是向侠義山莊挑戰！

此際，在侠義山莊的仁義堂裏，軒轅悟正坐在一張虎皮大椅之上，俯首尋思。

在軒轅悟身旁的，是侠義山莊的總管，「黑衣神掌」袁豹！

而仁義堂的兩旁，一共有十二張皮椅，皮椅之上，每一張都坐了人。

那十二個人有老有幼，有男有女，還有好幾個，身受了兵刄之傷，用布紮住。

不消說，他們便是侠義鏢局中，死裏逃生的人了。

軒轅悟從這十二人的口中，僅知道那批蒙面人武功極高，和身穿灰衣而已。

至於他們的武功路數，却沒有人看得出來。

軒轅悟也沒有怪責這十二個人，因爲這十二個人，在鏢局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伙伕馬伕，根本不識武功！

侠義鏢局中懂武功的，都已盡被殺掉了，就祇還有牛錕一人，未曾斷氣。

不過，牛錕捱了一記外家重掌，刻下已是氣若浮絲，暈迷不醒。

當侠義鏢局被刦殺的消息，傳到侠義山莊之後，軒轅悟便立即親率數十名高手，前往鏢局，將那十二個人帶回，又用一輛輕快舒適的馬車，將牛錕送回侠義山莊，經過侠義山莊的神醫「銅壺醫士」洛安診斷，認爲傷勢極重，縱然有靈丹仙草，也未必能够挽回性命。

但洛安又指出，牛錕天賦異稟，大大優越於常人，或許能仗倚這一點，加上良藥治療，得以不死。

侠義山莊是中原數一數二的大莊，自然藏有不少靈丹妙藥，牛錕在一天之內，便連服了八九條成了人形的老參，和三顆百載冰山雪蓮，可謂極盡醫道之能事，來挽救牛錕的性命！

但能否如人所願，將牛錕從死亡關頭拉回，又是聽諸天命的事了。

軒轅悟曾應付過很多棘手的事，但這一次，却比起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棘手！

敵人已經開始攻勢了，但敵人是誰，自己却不知道！

但站在軒轅悟身旁的袁豹，却有了些眉目！

袁豹想起了焦烈的話，焦烈曾對他說過，有一個「惡魔」，又出現江湖了！

袁豹就在這「惡魔」二字，想了好幾個晚上，終於，給他想起了一個人，而那個人，可能就是焦烈口中所說「惡魔」！

當袁豹在刹那之間，想起了那個人之際，立刻不由自主地，全身發抖，冷汗涔涔而下！

假如他推想得不錯的話，那「惡魔」便是三十五年前，邪派道上公推爲第一高手的大魔頭——胡老妖！

而侠義鏢局被刦殺之事，也可能就是胡老妖的傑作！

袁豹只是想到這裏，便再也不敢想下去了，他只盼望自己的推想，是完全錯誤的！

×　　×　　×

袁豹的想法，並未錯誤。

而且，完全猜對了！

三十五年之前，邪派道上，有個大魔頭，旋風也似的出現了，他的一身武功，環顧江湖四海，竟然找不出一個敵手，至於他的來歷，武功路數，也是沒有人知道，就像是從天而降的一樣！

他自稱姓胡，却沒有說出過名字，於是，武林中人，便稱他爲胡老妖！

胡老妖在江湖之上，出現了不足半年，便橫掃了半邊中原，將素負盛名的峨嵋、崑崙、青城三大派殺得片甲不留，又將丐帮三十六個分舵，毀了一大半！

之後，連武當派的掌教鈺朋眞人，也一掌打得半死，結果，鈺朋眞人的一身武功，就此廢掉！

胡老妖最初出現江湖之際，是隻身隻影，但到了半年之後，却網羅了黑道上一半以上的高手，並自創千魔教，大有蓆捲江湖，唯我獨尊之勢！

於是，胡老妖又在江湖之上，稱雄了三個月！

但到了第四個月，胡老妖却碰了大釘子！

胡老妖爲了獨霸江湖，不惜甘冒奇險，立下計劃，準備偷襲嵩山少林寺！

可是，事機不密，爲少林寺所知！

其時，少林寺的方丈，乃無虛大師，無虛大師與西域的密宗宗主彌迦安大師，交情極厚，聞訊立即飛馬趕報，班援救兵，請到了七十餘位西藏高手助陣，並致函於丐帮及各大門派，前往嵩山少室峯，共佈下二十四路奇陣，等待千魔教進犯！

終於，胡老妖跌進陷阱了！

千魔教共四百餘黑道高手，也一起跌進了陷阱！

那是一個拂曉時份，胡老妖率領了千魔教全部精英，直上少林，準備施用火、毒氣、暗器，殺少林寺一個措手不及，在胡老妖想像之中，少林寺人手雖多，但沒有準備，必然會大大吃虧的！

可是，他却料錯了！

少林寺早已有了防備，而且，還號召了中原以至西域的一等一高手，準備對付千魔教！

那一戰，眞是驚天動地，風雲色變！

正邪兩派的高手，共一千餘人，這一千餘人，可說是聚集了天下絕大部份的精英高手！

那是令人無法忘記的一仗！

當時，袁豹也有參戰，而他的年紀，却僅十八歲！

他親眼看見過胡老妖，胡老妖的模樣，他永遠不會忘記！

胡老妖雖然是邪派道上，第一名高手，但是他的身裁，却是教人難以置信的瘦小！

而且，還是個白髮蒼蒼，連牙齒都祇剩下兩三枚的老傢伙！

可是，胡老妖的武功，却高得令人無法形容！

當袁豹看見胡老妖之際，胡老妖正在和西藏的十八位喇嘛交手！

那十八位喇嘛，練的都是西藏大手印掌功，而每一位喇嘛，都有數十年深厚的功力，在這十八人聯手之下，其攻勢之猛烈，當眞是有如驚濤裂岸，駭人已極！

在這等狂攻猛打之下，便是鐵鑄金剛，銅澆羅漢，也祇怕會抵擋不住，變成爛銅廢鐵！

然而，胡老妖却並未在這等攻勢下敗陣！

袁豹只見得胡老妖厲嘯連聲，身如魅影，竟將十八位喇嘛的重重掌網，逐一閃過！

那是甚麼身法，袁豹至今也不知道，祇覺得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當胡老妖閃過十八位喇嘛的攻擊後，更出人意表的事，又告發生！

只見那十八位喇嘛，像是在忽然之間，着了邪魔一樣，竟自互相殘殺起來！

袁豹看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

到了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是胡老妖暗中下了手脚，施用一種毒藥，使那十八位喇嘛，迷失了本性。

胡老妖毒害了西域十八位喇嘛高手之後，立時又有十二個老者，圍了上來！

那十二個老者，個個都衣衫破爛，而身子之後，都背着八九個布袋，顯然是丐帮的高手了！

袁豹一看見那十二個老者，心中便不禁一陣驚嘆，這十二個老者，正是丐帮之中，名聲極高的「追魂十二丐」！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會，會衆遍及大江南北，人數逾萬，統領這個大帮會的，除正副兩位帮主之外，便是這十二個老者，「追魂十二丐」了！

「追魂十二丐」的武功，比起那十八位喇嘛，又不知高了多少倍！

「追魂十二丐」才圍住胡老妖，胡老妖的口中，便陡地發出一聲巨喝！

那巨喝之聲，就像是半空響起一個焦雷，若非眼見，誰也不會相信，竟是發自一個又瘦又小的老頭口中的！

隨着那聲巨喝，劇戰便立即開始！

「追魂十二丐」使的，是打狗棒，並且還擺下了打狗大陣！

打狗大陣，名稱雖然不大好聽，但其威力，却絕不下於少林寺的十八羅漢陣，加以「追魂十二丐」的武功，又是如此之高，因此這座打狗大陣的威力，也更爲倍增了！

霎眼間，只見棒風虎虎，殺氣重重，大有一擊即中之勢！

喔！

一聲悶響，劇戰圈中，倒了一個。

袁豹看得十分眞切，倒下去的，是韓拱！

韓拱是「追魂十二丐」中，武功最高的老大哥！

袁豹暗叫一聲：打狗陣完了！

在袁豹想像之中，連韓拱都死了，餘下十一人，又有何作爲？打狗陣是一定完了！

但實在的情形，却又不是！

韓拱之所以倒下，並非胡老妖先揀他下手，而是韓拱拚着一死，要跟胡老妖硬拚！

這就是捨死忘生的絕學，一施用這絕學，便連條性命也就絕了！

胡老妖橫掃江湖以來，第一次遇上了這等打法！

結果，韓拱挨了一掌，立刻死掉！

而胡老妖，也被韓拱臨死前的一記打狗棒打中！

韓拱的那一棒，十分之重，是畢生功力所聚！

那一棒，若是擊中要害，便算大羅金仙，也得馬上死於非命！

然而，那一棒却僅擊中胡老妖的左肩而已！

胡老妖的左肩骨骼，已被擊得片片碎裂，但「追魂十二丐」的打狗大陣，也折了武功最高的韓拱！

彼此之間，也不知道是誰佔了勝算，不過，能使武林第一魔頭受傷，總是件興奮人心的事！

餘下的十一位侠丐，見韓拱壯烈成仁，皆一陣悲憤，齊聲喊吶，氣勢如虹，將左肩受傷的胡老妖，攻得險象環生，節節失退！

但此僅一時間之事，頃刻之間，又見得胡老妖回復奇勇，以右臂單掌，獨鬥羣豪！

打狗大陣雖然威力無邊，但缺少了韓拱，即等如瓦甕缺了一角，立時現出了漏洞，破綻百出了！

只見胡老妖睜圓怪眼，散髮披衣，每招出手，都挾以無比的掌力，力求得勝！

以一人單掌，能在打狗陣中大發威風，只怕除了胡老妖外，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人來了！

不到一盞茶時光，強弱已極其明顯了，胡老妖雖身受傷，仍然佔大大的優勢！

驀地，幾聲慘叫，同時響起！

天下馳名的打狗大陣，又折了四位高手！

但是，胡老妖的左肩，也在同時，再中了一棒！

這一棒，力道遠遠不如韓拱的一棒，不過，胡老妖的左肩，本就有傷，再加一棒，滋味也絕不好受！

胡老妖幾乎痛得昏了過去！

假如胡老妖當時眞的昏掉的話，三十五年後的江湖，也就平安大吉了，最少，河北俠義鏢局，便不會遭胡老妖的毒手！

可是，胡老妖却咬緊牙關，直咬得整個口腔潰爛，都不讓自己昏掉！

胡老妖知道，只要自己一昏掉，就再也沒有醒來的機會了，數以千計的白道高手，正準備取自己的性命！

胡老妖初次嚐到苦戰的味道，他以前與人交手，總是輕鬆得像玩耍，與他交手的人，都不像甚麼高手，而像是剛剛學步的兩歲小孩。

但這次偸襲少林寺，却使他第一次不輕鬆地作戰，而且，還要辛苦地，流着鮮血和熱汗！

總算他牙關咬得緊，沒有昏去，否則，這座已殘缺不完的打狗大陣，便會一人一棒，將他活活毆斃！

胡老妖既然沒有昏倒，打狗大陣，也就再難殺敗他了，只見胡老妖鼓足掌勁，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刹那間又傷了五位丐帮絕頂高手！

餘下的兩人，眼見大勢已去，不由悲憤膺胸，拚了老命，狂攻胡老妖！

當打狗大陣「追魂十二丐」全在之際，尚且奈何不了胡老妖，這兩位老丐俠，又如何傷得了他？只見胡老妖獰笑一聲，右掌倏地突拍兩下，便將兩人一齊置諸死地！

雖然勝得艱苦，到底還是勝了，胡老妖不禁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來！

他這一笑，眞是恐怖而又難看，胡老妖的牙齒，本已又稀又疏，此刻還添上一大塊血跡，滿佈唇角四周，就像是剛從地府冒出來的鬼魂一樣！

當時，袁豹是站在一棵大樹之後的，他看見胡老妖的模樣，血漬淋漓，不由打個冷戰。

也就在這個時候，胡老妖也發現了袁豹！

胡老妖陰惻惻地，笑了一笑，一步一步的，向袁豹走去！

袁豹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的武功，雖然也已不錯，但面對着胡老妖，便有一千個袁豹，也絕非敵手！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袁豹看見了救星！

在胡老妖身後，突然出現了百多個僧侶！

那百多個僧侶，正是當代少林寺的精英人物！

爲首一人，是少林寺方丈無虛禪師，接下來的，便是少林寺羅漢堂及達摩院的二十八位長老！

堂堂陣容，氣勢之盛，實屬罕見！

胡老妖猝然發現身後出現強敵，不禁悚然一驚，血臉之上，流露出一種難看之極的神色來！

要知胡老妖大戰丐帮羣俠，雖是得勝，但左肩已被擊傷，對於搏鬥之能，自是大打折扣，何況敵人，乃是少林寺的精英高手？只怕胡老妖再神通廣大，也難討好得去了！

胡老妖想了一想，忽以極快的手法，放了一支號箭！

那支號箭的去勢，快如閃電，一霎眼間，便上到了半空之中！

而一條紅紅的長燄，也隨着那支號箭，劃到半空空間，奪目燦爛之極！

那支箭才放出，無虛禪師便已然說道：「閣下不必班援救兵了，在此方圓半里之內，本寺與各門各派，共佈下了三十六座奇陣，便以閣下之能，也是無法逃脫出去！」

無虛禪師神情肅穆，又道：「同樣地，閣下部屬，也不能越過這三十六座奇陣，給予閣下助一臂之力。」

胡老妖道：「但本座却相信，那三十六座奇陣，沒多大用處！」

無虛禪師道：「是麼？老衲倒願聞其詳。」

胡老妖道：「本座放了這支號箭，乃表示有極緊急之事，舉凡千魔教的高手，都會立即不顧生死，前來此地，別說三十六座奇陣，便再多十倍百倍，也攔阻不住此等人誓死到此的決心！」

無虛禪師道：「閣下的部屬，果眞如此聽命於你麼？老衲大大不信！」

胡老妖哈哈一笑，道：「只要本座一死，千魔教也就完了，禪師可曾知道，凡加入本教之人，都要遵從一項規矩麼？」

無虛禪師道：「甚麼規矩？」

胡老妖道：「服下一顆藥丸。在本教之中，人人都稱之爲忠心丹。」

無虛禪師吸一口氣，道：「這是毒丸麼？」

胡老妖桀桀笑道：「也不能算是毒丸，只要忠心效命於本座，便每年都可獲一顆解藥，一切沒事。」

無虛禪師道：「如不忠心効命，便沒解藥了？」

胡老妖道：「不錯，沒有解藥的，一年之內，便會死去，化爲一灘血水！」

無虛禪師道：「閣下手段，果然異常狠毒，眼下形勢，正邪不兩立，本寺上上下下，都一致議決，要將閣下除掉！」

胡老妖哈哈笑道：「出家之人，也大開殺戒，又有何善心可言？所謂大慈大悲，也不外是欺世之談而已！」

無虛禪師白眉一閃，道：「此乃以殺止殺之道，閣下已心性盡失，老衲也無從解說渡化了。」

胡老妖道：「禪師與本座，乃初次謀面，又從可得知，本座已心狠手辣至無可渡化之地步？」

無虛禪師輕輕一嘆，道：「閣下所作所爲，老衲已聽聞甚多了，佛雖慈悲，但對於閣下這等萬惡之夫，却也是無法可想

，閣下會重新改革似是微乎其微之事。」

胡老妖道：「禪師一味滿口慈悲，看來不似作僞，但禪師爲何不對本座，說說佛經，一談禪謁，或許本座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無虛禪師道：「閣下東拉西扯，是緩兵之計麼？」

這一句話，一針見血，胡老妖的心中，不由一震！

但他表面之上，還是相當鎮定。

那支號箭，已放了出去，千魔教的高手，馬上就會趕到，至於三十六座奇陣，胡老妖却很有信心，他的部下會闖得過！

千魔教的高手，人人都身附奇毒，沒有胡老妖的解藥，便非死不可，他們胆子再大，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只要胡老妖一死，他們也就成爲絕望的死囚。

想留下性命，就得保護千魔教教主胡老妖的安全！

他們一見信號，豈有不誓死前來相救之理？那三十六座奇陣，阻攔別人，也許可以，但想阻攔這一羣亡命之徒，却大大不易！

胡老妖的想法，並沒有錯！

那三十六座奇陣，阻止不住羣魔洶湧的攻勢，刻下已節節敗退！

一座一座的奇陣，逐個被解破了，千魔教中的奇人異士，着實也是不少！

胡老妖已聽到了激烈的兵刄搏鬥聲！

那證明了千魔教的高手，就在不遠！

其實，胡老妖應該不離開他的屬下，並肩作戰才對，但胡老妖却自恃武功高強，孤身犯險，以致幾乎被殺！

胡老妖乍聞搏鬥之聲，心中不由大是安定，眼前雖有天下第一大寺的精英人物對峙，但也不足成爲威脅了，只要千魔教的高手趕到，他就可以看風駛艃，見機行事，萬一眞打不過羣雄，便唯有一走了之可也！

胡老妖對自已的輕功，十分有信心，加上在混亂中溜走，也更容易了！

不過，眼下少林高手，已準備大開殺戒，紛紛蓄勢以待了！

決一死戰，已是難免的事，胡老妖沉聲一喝，竟先發制人，飛身一掌，直取無虛禪師！

無虛禪師雙肩一沉，向右橫閃三尺！

隨着那一閃之勢，左腿一抽，掃出一脚！

無虛禪師身爲少林一派之尊，地位是何等崇高，武功是何等精湛，他那一脚，着實蘊藏着數十年的內家功力，又快又準，凶險之處，間不容髮，厲害之極！

胡老妖一掌落空，見無虛禪師守中帶攻，不由一凜，雙足向地一蹬，身如怪鳥，斜斜飄起！

而無虛禪師的那一脚，便僅僅掃中胡老妖的衣角！

只見那片衣角，中了一脚之後，竟然勃勃連聲，片片碎裂！

那衣角乃柔而韌之布料，無虛禪師的一脚，竟能將之踢得片片碎裂，其勁力之強，當眞不可思議！

袁豹躲在大樹之上，目睹無虛禪師超絕的武功，不由暗暗喝采！

只見胡老妖身子向上飄起之後，羣僧之中，也同時躍起了四條人影！

那四條人影去勢之快，眞是有如四支利箭，直向上衝一樣，竟然後發先至，越過了胡老妖的頭頂！

接着，在半空之中，便發生了一幕劇鬥！

胡老妖身子在半空，聞得衣履風聲，已知有人自地面之上，追了上來，是以胡老妖的心中，立即有了應付之策！

他微微將身子一曲，自懷裏摸出一柄匕首！

那柄匕首，長可半尺，現出一蓬藍光，鋒利之極，胡老妖一摸了匕首在手，便大喝一聲，身如旋風，向頭頂的四條人影，分別刺去！

接着，羣僧的面色，皆自一變！

那是因爲胡老妖這一招「旋風掃落葉」，已告得手！

四條血柱，自半空之上，洒了下來，一代狂魔，又幹了一宗血腥孽案！

胡老妖一口氣間，便殺了四人，那四個人，眞是連自己是如何死法，也看不清楚！

快！

絕快的招數，袁豹看到了天下最快的招數！

當時袁豹躲在樹上觀戰，不但眼福不淺，而且，對他後來武功的進展，更是大有裨益！

他看見胡老妖出招絕快，於是，他以後練武，便專在這個「快」字之上，大用功夫！

不出十年，袁豹的武功，便已大有成就，這不能不說是拜胡老妖之所賜！

不過，若以現在的袁豹，和當時的胡老妖相比，袁豹也一樣望塵莫及！

胡老妖是天下第一大魔頭，第一把交椅的惡老虎！

胡老妖一招之間，殺了四人，而那四人，正是少林寺著名的「四大羅漢」！

「四大羅漢」的藝業，也是以快爲主，而且高不可測，但在胡老妖看來，却是慢得可憐！

刹那之間，少林寺所有的高僧，都覺得這個老得牙齒都沒了的老傢伙，十分可怖！

無虛禪師雙眉一聚，振聲一喝，雙掌倏伸！

一招「雙龍出海」，平凡之又平凡的招式，直攻胡老妖了！

胡老妖哈哈一笑，藏回匕首，獨掌應戰！

舉世之上，沒有人曾接得下胡老妖一掌！

舉世之上，也沒有人曾接得下無虛禪師的掌力！

如今，兩位盛名滿天下的高手，硬拚一招了，但凡觀看着這一招對掌的人，都會覺得自己的呼吸，已告停頓！

蓬！

驚天動地的一掌！

百餘對眼睛，都集中了精神，看那一掌硬拚的結果！

那結果，使人驚叫、恐惶！

無虛禪師的一雙鐵掌，竟然敵不過胡老妖的一隻獨掌，無虛禪師悶聲一響，一

支血箭，自口中吐了出來！

無虛禪師的面色，立刻變得像白紙般白，但他唇角的紅血，却紅得令人刺眼、奪目！

八九個長老，立時圍了上來，護住無虛禪師，而幾個老僧，却不顧生死地聯手合攻胡老妖！

場面悲壯、混亂！

而那三十六座奇陣，也終於阻不住千魔教的攻勢，已有十幾個黑道高手，湧了上來，加入戰圈！

漸漸地，戰鬥更劇烈，更混亂了！

胡老妖一直是羣俠圍攻的對象，他們捨死忘生，前仆後繼地要殺死胡老妖，但是，他們却一個一個地，死在胡老妖魔掌之下！

沒有人能使胡老妖再度受創！

袁豹心中一陣激動，他也躍下了大樹，準備與胡老妖一搏！

袁豹的性子，本也是俠義中人，他目睹俠義羣雄，尤其少林僧侶，不貪生怕死，不由也激發了豪邁之情，準備與胡老妖一拚生死，縱然以卵擊石也在所不計了！

但是，他沒有這個機會！

終於有人再度打傷胡老妖！

胡老妖的胸口上，中了一記大手印掌功！

那一記重掌，發掌之人，乃是西藏密宗宗主，也就是無虛禪師的生死之交——彌迦安大師！

無虛禪師硬拚一掌，已死掉了！

彌迦安大師悲憤莫名，也硬拚胡老妖一掌！

彌迦安大師立了兩敗俱傷之心，掌勢一錯，直襲胡老妖胸口！

蓬然一聲，胡老妖中掌！

但接着，彌迦安大師，也中了一掌！

那一掌，擊中了面門，將彌迦安的五官，都打得變成肉醬！

彌迦安大師，又告陣亡！

然而，他那一記大手印掌力，居然還打不死胡老妖！

胡老妖被擊中一掌，已知再難支持，暴喝一聲，亡命飛跑！

八十多位輕功絕頂的高手，正在一起窮追！

結果，胡老妖無影無踪，不知所去！

三十五年來，胡老妖一直未出現過，江湖上的人，都以為他已重傷而死了，却不料……

×　　×　　×

三十五年後，又出現了胡老妖！

第一個知道消息的，是「神火天君」焦烈！

焦烈立刻趕來俠義莊報訊，却反被袁豹打死！

如今，事情已燒到俠義山莊了，胡老妖第一步攻勢，是先取俠義山莊，以警天下！

俠義鏢局被刦殺，是牛刀小試，接下來的，便要對付俠義山莊！

不過，俠義山莊莊主，却還未知道，敵人竟是胡老妖！

自從俠義鏢局發生了驚人變故之後，整個武林，都為之震動起來！

一時之間，傳說紛紜，有人說是南橋四煞幹的，有人說是隴中五怪幹的，也有人誤打誤撞，說是胡老妖幹的！總之，謠言滿天飛，人人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雖然有人信口開河，亂將事情扯到胡老妖身上，但却沒有甚麼人相信，只是一笑置之，當是瘋子說話。

因為胡老妖在三十五前，以為已經被西藏密宗宗主彌迦安大師，一掌擊中而死了！

雖然沒有找到胡老妖的屍首，但每一個人，都相信他已死了！

西藏的大手印掌功，是天下最剛猛有勁的掌功之一，以彌迦安大師的修為而論，他攻向胡老妖胸口的一掌，是足以使最堅硬的岩石，打出一道深可寸餘的掌印的。而那力道如此厲害的一掌，却擊中了胡老妖的胸口要害，縱使胡老妖是天下第一大魔頭，武功絕頂，也勢非因傷斃命不可的！

故而胡老妖復出，刦殺俠義鏢局的說法，便沒有人會相信。

不過，這種說法傳到「黑衣神掌」袁豹的耳中，却又大大不同，袁豹本就已懷疑是胡老妖，如今經江湖人物再提一提，心中更是忐忑不安，益發覺得自己的推測，並未有錯！

袁豹曾親眼見過胡老妖的武功，胡老妖掌力之威猛，出招之狠辣，袁豹實在是永難忘記，三十五年來，他會過不少武林名家，也經歷過不少大仗大陣，可是，他再也未曾見過有甚麼高手的武功，及得上胡老妖！

即以俠義山莊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而論，他的內家氣功，和精絕掌法，早已獲得天下武林人物公認，是數一數二的正派高手，但照袁豹看來，軒轅悟的掌力，還不及胡老妖的一半！

胡老妖一旦進襲俠義山莊，山莊中的高手，能否與胡老妖抗衡，實在是大有疑問之事！

袁豹越往下想，越是手心冒汗，一場武林浩刦，只怕又會發生了！

×　　×　　×

數日後，「大力刀王」牛錕的傷勢，似乎有了轉機。

軒轅悟聞訊，連晚飯也顧不得吃，急急前來探視。

「銅壺醫士」洛安一見莊主，便立刻道：「牛總鏢頭已清醒了，不過脈搏仍然甚弱，莊主有話查詢的話，最好揀重要的問，目下牛總鏢頭的傷勢，是不宜談話太久的。」

軒轅悟頷首道：「這個自然，洛兄果然醫術高明，能將垂死之人救活，委實敎人欽佩。」

洛安忙道：「這個小弟絕不敢居功，若非山莊之內，有這許多靈丹妙藥，小弟縱有神仙的本事，也難以將牛總鏢頭治療了。」

軒轅悟淡淡一笑，隨即來到牛錕臥榻之側，只見牛錕的面色，已好了很多，但和他平時紅光滿面的樣子相比，却又差得遠了。

牛錕原本蓋闔着的眼皮，聽到了脚步聲後，不禁陡地一睜，露出一雙滿佈血絲，而又黃得像黃紙般的虎目。

軒轅悟望着牛錕的一雙「虎目」，不由暗暗一嘆。想牛錕平時在鏢局之中，是何等威風，何等光采，人人見到了他，不是稱呼總鏢頭，便是稱呼牛大俠，可是如今，他却被人打得半死，連眼神都渾濁無光，靜靜地躺在病榻之上！

在一般武林人物看來，牛錕的武功，眞是高深絕頂了，然而，在一些武功勝過牛錕的高手看來，牛錕苦練了二三十年的外家功夫，又實在是微不足道之極！

武學之道，猶如文學，都是一片瀚海，永無止境的！

軒轅悟的心中，不禁大是感慨，即以自己而論，江湖上武功勝過自己的人，雖然不多，但終究還是有人勝過自己，一旦自己要和那些人動手，自己雖有一身武功，却又和全無武功的人，有何兩樣？

不論自己武功如何好，別人勝過你，你便等於廢人！

眼前的牛錕，便是鐵證！

牛錕的傷勢，十分嚴重，但在洛安悉心診治之下，已好了一些，不過，他的視綫，暫時却很模糊。

雖然視綫很模糊，但當他一睜開了眼，便認出了他的師兄——軒轅悟！

牛錕勉力挺起身子，說道：「師兄，我……」

軒轅悟忙扶住了他，道：「師賢弟，你受了重傷，不宜亂動，那出手傷你之人，掌力雄勁，如非是趕救及時，你已先愚兄一步，進了枉死城了。」

牛錕蒼白的面色，陡地微微一紅，道：「那也只怪我學藝不勤，有負恩師所敎而已。」

軒轅悟道：「這也怪不得你，須知一山還有一山高，莽莽江湖，不知有多少奇人異士，一流高手，自古以來，又有甚麼人，可以天下無敵？」

牛錕道：「那出手傷我之人，出招並不很快，但每一掌都凝重如山，彷彿是一對千斤石担向我襲擊，而非血肉之掌。」

軒轅悟道：「你可曾瞧出他是誰？或者他武功路數？」

牛錕想了一想，道：「照他的掌式看來，小弟懷疑他是東北『魔熊寨』寨主『鐵臂熊魔』周力！」

軒轅悟吃了一驚，道：「是他？」

牛錕道：「他出招的氣勢，充滿了殺機，像是要將對方噬掉一樣，而他的手掌，也比常人大了許多！」

軒轅悟眉頭一皺，道：「天下間手掌特異，較常人粗大的人很多，例如河南『百竹古廟』的『天地雙鬼』的天鬼，便有一雙較常人為大的手掌。」

牛錕搖頭道：「天鬼的武功，主要是練刀練槍，掌法並非他的所長，若論門掌，小弟豈會敗在天鬼之手下？」

軒轅悟道：「然則，師賢弟又有何證據，傷你之人，乃是周力？」

牛錕道：「小弟曾在華山金亭，見過周力一面，他的雙目，泛着一種極其陰森的藍光，而出手傷我之人的雙目，也正是一樣！」

軒轅悟沉吟一會，才道：「若照師賢弟所言，那人倒眞可能是周力，不過周力一向在東北，怎會來到河北攪事？莫非他需要一批財物，才來行刦？」

牛錕道：「師兄，你以為主兇是周力麼？」

軒轅悟道：「若洗刦鏢局的人，有周力在內，那麼，周力必是主兇了，舉世之上，還有誰可以使周力委居其下？」

牛錕道：「但據當夜情景看來，周力却絕非整件事的主謀！」

軒轅悟心神一震，道：「甚麼？周力並非主謀？」

牛錕道：「主謀的，是另一個人，那人並沒有像其他的人，蒙頭蒙臉，而是身穿華服，氣派軒昂的貴介公子。」

軒轅悟雙眉一蹙，道：「貴介公子？可是江南『帝皇堡』的鄧公子？」

牛錕道：「不是他，鄧公子的容貌，臉如馬嘴，又長又醜，但當夜小弟所見的，却是個風度翩翩儀表出衆的美男子。」

軒轅悟沉吟一會，道：「天下間美男子甚多，師賢弟可曾發覺他的容貌，有何特徵？」

牛錕苦笑道：「若說他有特徵，便是他的容貌，十分英俊，英俊得連祁連山的黃玉郎也比不上！」

軒轅悟訝然道：「黃玉郎有天下第一美男子之稱號，但連他也及不上那貴介公子？」

牛錕道：「黃玉郎雖然俊俏，但書卷氣質太重，和那貴介公子相比之下，便輸了一個勁字！」

軒轅悟道：「那公子很有勁麼？」

牛錕點頭道：「不錯，他渾身是勁，他指揮那批蒙面人，洗刦鏢局，就像是在他家裏，指揮奴僕洗地抹窗一樣，有條不紊，氣態從容。」

軒轅悟心頭一凜，道：「那公子犯此重案，居然如此鎭定，確是一個令人可怕的人物。」

語音微頓，又道：「那貴介公子懂武功麼？」

牛錕道：「何止懂武功，簡直爐火純青，出神入化！」

軒轅悟目光一閃，道：「你看見他曾出手麼？」

牛錕道：「小弟曾見過他與莫鏢頭對掌。」

軒轅悟哦了一聲，問道：「是莫鐵峯麼？」

牛錕道：「正就是他，莫鐵峯是鏢局之中，掌力最深厚的老鏢頭，便是以小弟的大力神掌，也敵不過他的轟雷神掌，莫鐵峯才與那貴介公子對掌，小弟便以為他必定勝利了，那知……唉！」

軒轅悟忙道：「結果如何？」

牛錕難過地說道：「那貴介公子一伸掌，便像有一股吸力，將莫老鏢頭吸了過去，然後，趁勢使力，莫老鏢頭的一條胳臂，竟被硬生生扯了出來！」

軒轅悟駭然道：「好殘忍的手法！」

牛錕道：「小弟當時，怒氣上衝，正要上前拚命，却被手掌奇大的蒙面人攔住，向我出手，三招過後，小弟已落下風，不滿十招便中了那人一掌，栽倒地上。」

軒轅悟的面色，陣青陣白，二十年來，他第一次如此心神不定，也是他第一次遭遇到如此嚴重的事情。

軒轅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師賢弟，你受傷甚重，宜多加靜養，至於鏢局中的血案，愚兄自有主意了。」

語畢，又是沉聲一嘆，離床而去。

牛錕望着軒轅悟碩大的背影，他似乎覺得，他這師兄，今日是特別憔悴了。

軒轅悟離開了牛錕的房子，不由暗自咕嘀，那年青英俊的貴介公子，究竟是何方神聖，居然能將「鐵臂熊魔」周力這等兇人，收歸其下？

俠義鏢局中的財物，雖然不少，但那貴介公子網羅了這許多黑道高手，又豈會僅僅志在那筆財物？

軒轅悟一面想，一面緩緩地走過了一條長廊，直到了一座園子之中，這座園子，是軒轅悟常臨之地，他每有空閒，便會來到這園子，或而吟詩，或而喝酒，端的是逍遙自在。他平時雖也有很多事務繞身，不過只消來到此地，便再麻煩的事，也一掃而空了。

可是，軒轅悟今天似乎特別煩惱，他雖已來到這塊能消愁解悶之地，但他却依然有重重心事，未能放下，他望着西山夕陽，覺得自己就像那快沉下的斜陽一樣，有英雄末路之感。

軒轅悟也大是不解，何以一旦之間，自己會變得如此消極？

但在軒轅悟感覺上，偏偏就是如此消極，彷彿俠義山莊巳面臨一股不可抗拒的侵略！

在他想像中，那貴介公子就是整件事的主謀者，但他却料不到，眞正的主謀者，乃是三十五年前，曾使江湖大起震動的黑道狂魔胡老妖！

胡老妖中了彌迦安大師一掌，人人都以爲他巳死去，但其實，他並未死掉，原因十分簡單，胡老妖雖然胸口要害中掌，但他胸口之上，却懸着一塊護心寶鏡！

那塊護心寶鏡，原本是南荒野僧飛虎和尚的寶物，後來遇到了胡老妖，被胡老妖打敗，而那塊護心寶鏡，也被胡老妖奪去，懸在胸口之上。

所以彌迦安大師那一記大手印掌功，便殺不了胡老妖，只是將胡老妖的眞氣，打散一部份而巳。

那塊護心寶鏡在中掌之後，也巳片片粉碎，成爲一堆廢物！

但這堆廢物，却救了胡老妖一命，使到這位蓋世魔頭，得以不死！

胡老妖雖然不曾死掉，但彌迦安大師的那一掌，却也並未完全白費，那一掌深厚的內力，終於使到胡老妖的一部份眞氣，逼散開來，走入岔道！

這情形，就和練內家氣功的走火入魔，完全一樣！

可以說，胡老妖巳受了眞氣之傷！那眞氣之傷，使胡老妖武功盡失，完全無法施展！

直到胡老妖武功盡失二十五年之後，他收了一個弟子，而這弟子的來頭，却是不小！

他的父親，乃是當今朝廷之上，權勢極大的吏部尚書呂虔！

呂虔是個一大奸官，而他的兒子呂羣山，也是大奸大惡的大惡棍，十二三歲時，便巳經在京師之內，橫行無忌，隨便借個題目，便當街殺人，甚至於連京師裏的文武官員，也被他縱容手下，殺了好幾十個！

到了十四歲，便拜胡老妖爲師，學習武藝。

原來胡老妖與呂虔，在年輕時便巳相識，後來兩人分道揚鑣，一個苦練武功，一個官場爭逐，到了後來，都各有大成，一個成爲天下第一高手，而另外一個，却成爲朝廷上第一員大官，權勢之大，連左丞右相，也望塵莫及。

可惜的是，這兩人雖然成就極高，但却都是奸惡之徒，非但沒有造福民間，反而帶來一場浩刦！

而呂虔的兒子呂羣山，更是青出於藍，行事作風既狠且辣，絲毫不遜於其父及胡老妖。

牛錕在俠義鏢局中，所看見的貴介公子，正是呂羣山！呂羣山在胡老妖主使之下，網羅了黑道上幾個大邪帮，其中包括了江南最負歹名的「地冥教」！

地冥教在二十年前，便巳崛起，教主「鬼令無情」蕭寵，不但武功極高，而且在黑道之上，大有名氣，舉凡黑道中人，皆要給地冥教三分面子。

地冥教在江南四大省內，包娼庇賭，專放高利貸。單此三項見不得光的生意，便使地冥教教主蕭寵，財源廣進，成爲巨富！

蕭寵在江南四省，所賺來的寃孽錢，也並非他一人獨佔，每年之中，他總要運一大批財寶美女，孝敬另一個人，那一個人，就是當今的半朝天子！一代權奸吏部尚書呂虔！

可以說，蕭寵與呂虔，是有着一份相當密切的關係的，呂虔爲了要更多更多的銀両財寶，便與蕭寵互相勾結，這種勾結，使兩皆得益。呂虔可以坐享其成，每年收入數以萬両計的金子，而蕭寵也大可藉着呂虔的庇蔭，放手在江南四省大幹特幹，發其橫財。

當呂虔知道呂羣山要闖江湖之際，他完全沒有反對，而且，立即飛函召請蕭寵，來助呂羣山一臂之力。

蕭寵來到了京師尚書府，聞得要自己追隨呂羣山，不禁極之不服，當下便道：「呂大人，令公郎才略過人，小弟甚是佩服。只是，江湖之上，波詭雲譎，令公郎武功雖高，只怕還是應付不住，況且，令公郎乃金枝玉葉……」

呂羣山站在一旁，越聽越覺不是滋味，立刻截住話頭，接口道：「蕭教主之意，是嫌本公子武功不够高麼？」

蕭寵道：「呂公子，你的武功，雖然甚高，但也難免會遇到武功比呂公子更高的人，那時，若有甚麼差池，老夫可担當不起。」

呂羣山冷冷一笑，道：「說來說去，都是一樣，你是看不起本公子的武功！」

蕭寵這時，也不禁大是有氣，說道：「如此說來，呂公子的武功，一定很驚人了！」

呂羣山道：「最少，能勝過你！」

蕭寵聞言，不禁大是一愕，他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良久，他才道：「呂公子此謂，**老夫**實難相信！」

呂羣山傲然道：「既不相信，不如較量一二，好叫你心服！」

呂羣山這幾句話，竟是當面向蕭寵挑戰，而且還口氣奇大，似是蕭寵非敗在他的手下不可！

蕭寵在江湖之上，號稱「鬼令無情」，平素驕横暴戾，人人都望而生畏，幾曾有人，有胆子對他說這樣的話？此際若非尚書府內，他早巳發作了，耐着呂虔的面上，唯有忍住怒氣，向呂虔道：「呂大人，令公郎向小弟挑戰了，依大人之見，便當如何？」

在他心中，必然以爲呂虔不會答應的，那知呂虔却淡淡一笑，道：「既然如此，倒不妨玩幾手，印證印證。」

蕭寵一呆，道：「如有傷損，却又如何？」

呂虔哈哈一笑，道：「決不追究！」

蕭寵道：「此話當眞？」

呂虔雙目一瞪，道：「下官之言，言出如山，豈會反悔？」

蕭寵忙道：「是！是！」

呂虔袍袖一揮，道：「你們二人，既要比鬥，就在此大廳過招便可。」

隨即轉目向身後婢僕道：「將傢俱搬開！」

兩旁婢僕聞言，立刻將枱几桌椅，搬開一角，剩出一大片空地。

蕭寵雖巳知道，呂羣山曾拜名師習藝，可是，他却不知道，呂羣山的師父，竟就是邪派第一高手胡老妖，當呂虔答應讓他們比試之際，他的心中，可說是充滿了極大的把握，可以擊敗呂羣山的。

蕭寵一上來，便掉以輕心，此乃兵家大忌！

驕兵必敗，此乃必定的事。

蕭寵擺起了「老前輩」的架子，向呂羣山道：「呂公子，請先出手。」

呂羣山也不客氣，左手一伸，五指如鈎，嗤一聲響，直取蕭寵天靈蓋頂！

蕭寵哈哈一笑，一式反手擒龍，就向呂羣山左臂纏去，同時，蕭寵的左腿，也屈了一屈，右腿趁勢向呂羣山腰際之上踢去，這是蕭寵早年成名的絕技，名堂可大得很，叫做霸王碎鼎！

呂羣山在胡老妖悉心指導之下，武學成就，已達到無上境界，雖然所學十分邪門，但却非常實用，蕭寵這一脚，別人看來，也許相當厲害，然而在呂羣山看來，却是不值一哂！

只見呂羣山奸笑連聲，五指一縮，竟變了猴拳，直向蕭寵脚背之上擊至！

蕭寵冷不防有此怪招，不由一驚，百忙之中，唯有硬生生將那一踢之勢，就此縮回！

呂羣山桀桀怪笑，得勢不饒人，施展絕學，攻勢如排山倒海般湧至！

蕭寵的武功，也可說十分厲害了，可是，他又如何是胡老妖門下衣鉢弟子的敵手？此時他落了下風，更是大感支絀，想不到尚書府中，會出了一個如此厲害的公子哥兒，以蕭寵之能，尚且不免敗落，那麼，江湖之上，究竟還有甚麼人，可以在呂羣山手下不敗，實是頗有疑問之事！

蕭寵愈戰愈驚，自己不論在內力，招式之上，都遠在呂羣山之下，呂羣山的招法，看來又雜又亂，但其實却都極具精妙，只怕不出十招，自己便非敗不可！

蕭寵也不是沒計較的人，暗忖與其輸得一敗塗地，不如乾脆認輸，倒更爽快！

當下連忙縱身一跳，搖手示意道：「呂公子，蕭某認輸了。」

呂羣山初試絕技，正想大打一場，那知蕭寵見機得早，自認戰敗，不由大感興緻索然，唯有道：「蕭教主既然認輸，也該助本公子一臂之力，進行雄霸武林的計劃了！」

蕭寵忙道：「那個自然是了，呂公子有如此高深的武功，再稱霸江湖，當然易如反掌，從此刻起地冥教自蕭某人以下八百名夥衆，都歸呂公子管轄，未知呂公子意下如何？」

呂羣山哈哈一笑，道：「好，從今後起，你便是天魔堂的堂主，本公子，便是千魔教的教主了！」

至此，蕭寵才知道呂羣山的師父，便是三十五年前，叱咤風塵的胡老妖，不禁爲之面無人色，也難怪呂羣山年紀輕輕，便有如此精絕的武學造詣了！

呂羣山網羅了地冥教之後，便與蕭寵用盡各種手段，又網羅了幾個邪派帮教，和百多位黑道上的高手！

呂羣山所網羅的帮教，無一不是勢力極大，而又高手出衆的帮教，例如東北三省的魔熊寨，四川瘟神谷的奪命帮，雲南九重山的雙絕門，太行山的黑狠宮等，都是令人聞名心悸的邪派帮教！

這是刼數的開端！

在數大邪派聯合之下，三十五前年的千魔教，又告死灰復燃，這個秘密，終於漸漸地揭露了，不出三個月，巳震動了整個武林！

× × ×

俠義山莊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終於知道敵人是誰了！

三個月來，俠義山莊一直加强了警備，構成了一座銅牆鐵壁，同時，也有不少正氣凜然，不懼强奸巨惡的白道高手，紛紛前來俠義山莊助拳，其中還不乏遠來自南荒西域，東海北極的關外高手，正合得上一句人材濟濟，高手如雲。

數以千計的高手，聚在俠義山莊之中，等候着千魔教的侵犯！

一次嚴重的侵犯！

終於，侵犯來了！

又是一個晨曦時光，千魔教一千三百八十八名高手，在呂羣山率領之下，直闖俠義山莊！

此情此境，就像三十年前，胡老妖大舉進攻嵩山少室峯一樣，氣勢浩蕩，志在必得！

× × ×

三十五年前，胡老妖大敗於少室峯，今時今日，其衣鉢弟子呂羣山的命運如何？却又是天才曉得的事了！

千魔教的實力極强，若單以俠義山莊的高手去對抗，祇怕勢非吃個大虧不可，然而，如今俠義山莊之內，却來了一大批助拳的白道高手！

（下期續完）

小啓：「粉骷髏」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謹此致歉。

其人其事

傅振嵩創龍形八卦掌

希華．文

八卦門有拳亦有掌，從北方到南方來的一名武林高手傅振嵩，把八卦掌加以龍形，變成八卦龍形掌，旋轉如風，單是看過他表演八卦龍形掌的人，嘆爲觀止。事實上傅振嵩不單是八卦龍形掌特色，他的硬功和軟功都是非常出色的，他在陳濟堂執政時期的燕塘軍校之內，多次當衆表演一次很難辦得到的功夫，把兩個石頭分別放在手上，用掌心托住它，每個石頭重十六斤，他把石頭向空中拋高的時候，能够雙手把它一拋一接，有如江湖賣藝的人表演技藝一樣，所差異的只是一般賣武佬所拋的只重一斤或半斤的東西，一接一拋，他却能够把每個重達十六斤的石球拋高而已。拋上拋落，一斤半斤，不足爲奇，手快眼快，就可以做得到這一項表演，如果是兩隻手都要單手接住十六斤重的石頭，跟着拋高十尺過外，那就殊不容易了，這一次表演反映出他的拳臂掌都很有勁，等閒之輩，如果吃了他一掌，立刻要吐血身亡，故此，他只是表演，平日極少跟別人交手。

他看來像個北方土佬，穿着藍布長衫，身型矮胖，不像是練武的人，有些人以爲他不够靈活，不料他眞的施展武功時，渾身轉動，有如石磨，簡直難以捉摸。

他可以把左脚或右脚的脚踭壓地，然後將自己的身體轉動，一連轉動十分鐘之久然後停止，雖然在轉動之中輪流用左脚或右脚去支持體重，仍是不容易的，特別是他重達一百五十磅過外，而渾身肌肉結實的人，想轉動得快，而且轉動的時間那麼長，更不容易，總之，他這一手龍形八卦掌，實在是非常出色的中國功夫，看過他表演的人，一生難忘。

由於他是八卦門下的高手，想研究他的拳藝，就要從八卦拳開始講述，八卦拳在清代晚期特別盛行於京津一帶，雖然較爲古代的年代，亦有一些人玩過這一類拳術，但却比不上清代就快結束的那一段時間那麼蓬勃，當時教八卦拳的一代宗師就是董海川，他的門人極衆，影响甚大，至於董海川，他早年在「雪花山」暢遊之際，碰着兩個道士，指點他的武功，那是他學習到八卦門拳脚的開端。

後來由吳圖南著述的國術概論中指出董海川所遇的道士，叫做畢澄霞，在危岩峭壁之上，稍爲立脚，便即奔走如飛，身體轉動輕如流星，驚爲絕技，他留在山中苦學三年，技成下山而去，大概那一座山就是雪花山。

上述這種傳說在當時健身專家趙竹光所寫的「國術講座」，亦談及此事，兩人有點相同，稍爲有差異的是趙竹光寫出畢澄霞喚澄霞道人，精於八卦拳技。

奇怪的是這一點，畢澄霞不是北方人，竟然是廣東的南海縣人，壯年武功甚高，晚年修道於江西的廣華山，寫了拳譜和詩集，現時無法找到這些書籍了，他除了武功精湛，還懂得練丹之術，丹術傳給應文天與宗益仁兩人，後來應文天在安徽教了一個門人韓慕俠，韓氏門下能够繼承衣砵的就是吳孟俠，當時稱做北方雙俠。

至於宋益仁，他在山東收徒，最有名氣的八卦門高手叫做高盛義。董海川一直都在北京居住，稱做八卦門北系的宗師。

董海川眞的是門人衆多，高手如林，有名氣的是尹德安，程廷華，馬祺，劉鳳春，李存義，張占魁，馬貴等。至於傅振嵩，他不是直接學於董海川，而是先學藝於陳延熙，當時陳氏乃是陳家溝太極的眞傳，亦即太極名手陳長興的侄輩，擅長「大圈」太極。

傅振嵩未學八卦拳之前，先學太極，故此他的下盤極穩，傅振嵩在陳家溝門下學了八年太極，然後再跟八卦門下的高手賈景德學藝，又再由賈景德介紹，抵達北京，投入程廷華的門下，不但苦練八卦掌，而且想盡辦法使八卦掌與太極拳混而爲一個整體，後來他又發覺到龍形拳另有特色，於是把八卦，太極，加上龍形這三種拳脚結集爲一個整體稱之爲龍形八卦掌．因爲八卦掌加入龍形，有許多變化，往往突然之間把整個身體變成好像風磨似的轉動，隨即翻身發掌，又可借着腰勁和步法，一進一退，矯捷如龍，動作的幅度更大，這一派拳脚的纏勁，扭勁，以及旋風勁，並無一人學習得到。傅振嵩雖然是有一部份自行創設的，實際上大部份的龍形仍是從師傅程廷華學得來，不妨說，他是追踪於八卦門高手董海川的一個入室弟子，愈練愈精。

傅振嵩技成，他喜歡暢遊，便離開北京，遠走關外，遍訪武林高手，在遼寧碰着武當太極的名家宋唯一，宋氏以太極閃電掌以及冲天捶享譽天下，傅振嵩跟他過招，覺得兩人都有極爲出類拔萃之處，就此訂交，互相交換，後來，傅振嵩在龍形八卦掌轉動當中發掌出擊，這一掌閃電掌就由宋唯一那裏學習練得到。

另一方面，冲天捶是貼身一拳打擊敵人下頜的，跟着有許多種變招，傅振嵩非常欣賞這一招，也把它放入龍形八卦掌之內，於是，那一套很完整的龍形八卦掌就愈來愈長，眞的打了三十分鐘之久，然後打得完，在這三十分鐘之內，渾身轉動，有如風磨，跟着發掌出擊，如果那個人沒有練過氣功，絕對無法支持下去，故此，傅振嵩另有一套八卦氣功，傳授給他的入室弟子。

如上所述，可見傅振嵩的軟硬功夫俱是第一流的，無怪他南來之後，沒有一個南派的拳師斗胆向他挑戰。

傅振嵩不止懂得拳脚，還精於大刀，他的一手八卦刀，那一柄刀竪起來，由刀柄到刀鋒最尖端的高度比較他本人更高，這樣大的一柄刀，他居然能够施展出來，好像銀蛇飛舞，可見他的腕力腰勁，絕非普通拳師能够辦得到。

當時全國武術比賽在河南鄭州舉行，齊，魯，燕，趙等各路英雄，均先後亮相，高手如雲，他報名參加，演了一路八卦旋風刀，有如翻江倒海，龍飛鳳舞，就此傅振嵩的大名响起來，後來他充任教官，並由李景林推薦南下，任職兩廣國術館館長

那時廣州的外籍拳師非常威武，先後有北少林的顧汝章，鷹爪門的陳子正，太極門的吳鑑泉，羅漢門的羅光玉，以及他本人，稱爲「五虎下江南」，把北方的拳脚帶到南方來，這是一項很大的成就。

傅振嵩在一九五三年於廣州病逝，享年八十多歲，因爲他一直都在廣州教授，很少到香港來，故此，港方居住的武林中人物，對他並沒有很深的了解，後來他去世，哲裔傅永輝就把他的八卦龍形拳加以整理，刪繁就簡，分爲三路，以便後輩學習．

傅永輝將八卦掌的拳套分做三路，第一路叫做剛拳，等於基本拳。第二路叫做柔拳，亦即中級拳，第三路然後是八卦龍形掌，那是該門派最高的拳法了。

在剛柔兩套拳法中，活動的範圍以基礎鍛鍊爲主，包括繞圈，運掌以及擺扣搖動之類的走步。進入八卦龍形掌，就不限於一個圓整的圈子了，活動範圍甚廣，忽前忽後，稱做油走，一共有四面八方，東南西北是四面，所謂八方，即是包括斜角，由於這一門派的拳路結構屬於圓形，分爲八卦，故此，發招的方向非常重要，盡可能的繞道在對方背後出擊，貼身就繞着敵人團團轉，而且忽前忽後，使人不可捉摸，因此之故，它的擺勁，扭勁，以及纏繞勁，都要苦苦的練習，全身必須有勁，有時還要突然整體轉動，好像風車，那就以腰腿這兩種勁爲主了，這種勁稱做波浪勁，包括翻騰，扭曲，迴旋，達到最高峯 忽然發招，渾身舞動，有如風起雲湧，勁力運於丹田，發於掌心，因爲這一掌是在全身轉動中打出的，運動量增加了許多 很難抵擋得住，何況它的八卦掌還依着人體的穴道打出呢？更難抵禦了。

由於八卦龍形掌以掌爲主，故此，這個門派的掌法，變化多端，有八十多種，一出手就是換掌，分做單換掌，與雙換掌兩種，跟着纏身掌，轉身掌，翻身掌，以及流星捶等，另加纏繞掌以及回身掌，共爲八掌，每一掌都有幾個式變動，第一套拳稱做剛拳，使用陽掌。第二拳稱做柔拳，採用陰掌，混合計算，就超過一百種掌法。更進一步的掌法，那是龍形八卦掌，那些掌法不止是一掌打出，而是整體旋轉如風，或者向前連走幾步，有如波浪翻騰，突然轉身發出，掌法的變化更大，爲了使掌上有勁，除了練習八卦門的氣功，還要練習硬功，使用石球，經常鍛鍊。練習石球之法，一共有三種，第一種練習之法就是把石球放在石枱之上，單手壓着它，然後用力推動，使石頭向前後左右轉動，掌心不離，由丹田發勁，僅有掌心輕微接觸，並非全力推動石球，愈練愈精，幾乎覺得那隻手掌是不存在的，稍爲意到，石球便即轉動。

左右兩手都要練習，使石球分許多形式轉動，仍不覺得吃力，最後，石球分裂左右，都是放在石桌之上，左右手不但內勁十足，而且在打鬥之際，好像它自己能够決定進退，不必經過大腦，有如打足球的一雙脚，能够自動踢球一般。

第二種石球練功之法，就是用掌心托住它，左右旋轉，仍是依照龍形八卦掌的姿勢練習，但却另加石球，練習已久，放下石球，隨意打出，那就打得更快，轉動得更加靈活。

第三種練招就是把石球輕輕的拋高，又再接住，愈托愈精，如果十多斤重的石球能够拋高，又單手接住，那麼，跟敵人過招，一手抓住對方的手臂，另外一手由下往上一托，對方的手踭便會脫臼，如果沒有練習過接，托，拋，這些石球功夫，很難做得到有這樣大的勁。

依照八卦門的看法，既然那種拳脚是由道家流傳出來，或者是澄霞道人創立，又或是畢澄霞遠走天涯，從另外一些煉丹之士學習得到，總之，這一派拳脚跟陰陽五行八卦之說有關，可見它是跟道家離不開的，根本上入道之人，晚上都要打坐，用丹田呼吸，或者八卦門的拳脚就是緊隨着修練內功的呼吸而設的，由於打坐時間太長，純用內勁，如果缺少其他活動，失於呆滯，故此另有八卦拳掌的創設，以協助修道．

如果以現代的觀點來說，八卦龍形掌由於四方油走，等於使自己的內臟得到按摩的作用，加强各種內臟的肌能活動，亦即跟科學原理脗合，不妨說它是一種「養生術」，故此，練習這一門派的人，如果升堂入室，朝夕鍛鍊，的確能够達到保健兼長壽。

八卦龍形掌大致如此，其餘該門派各種關於拳脚的名稱和姿勢，不必細表。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吳護院與吳管家在客棧中閒話家常，說起張珏對顏如玉情深欵欵，甚至爲她秘密練起武來，恰巧被住在隔壁的朱逸聽進耳裏，傷心失望之餘，連夜遁走，途中見一匪偷盜那匹玉獅子，便把賊子綁起，把馬匹交給顏大剛，吳護院及吳管家二人又在顏大剛及秦天都面前吹噓一番，使顏大剛對女兒與張珏的婚事默許下來，吳護院在往尋顏如玉的當兒遇上朱逸，猜到顏如玉與他可能有情絲，便對朱逸詭稱顏如玉與張珏大喜之期已近。朱逸更是傷心，茫茫然的一直向前走，不辨方向，忽然被人拉住，原來是來西山尋父的小白玉……

撲朔又迷離　有情似無情

小白玉就打那裏往山外找，那穆虹穆蓉則分向左右山溝深谷尋去，約定在山下會合，這小白玉走的是一條直路，自然首先落到山下，尚未等到穆虹穆蓉來會，那朱逸失魂落魄，倒打東南面一脚高一脚低，踉踉蹌蹌地來了。她是個連湖裏網上來的魚兒也會可憐，又放回湖裏去的好心姑娘，何況對人，她心裏一聲噯呀，就跟着朱逸走下來了，頓把穆家姊妹忘得乾乾淨淨，現下朱逸一說，她才記了起來。

當眞是那裏啊，穆姊姊呢？

這是那裏？朱逸也向四外望了望？他也不知那裏，他怎會曉得，若是有人問一聲也好，却荒涼得連人家也不見，非但不見人，連遠處也不見有人家的炊烟，朱逸也怔住了，那京城左近，該是繁華之地，若在近處，豈會沒有人烟，這必然是遠離京城好遠好遠。他又怎會走到這裏來？

左面是起伏的山巒，右手面，峻嶺連雲，太陽是落在那山後面了，是以才日落而天不黑。他雖不知這是何所在，但亦知必已遠離京城了，而且是在京城之西。那麼，他們是打東邊來的了，回頭，自該往東去。

朱逸說：「姑娘，我只問你，你跟在我身後有多久了，你那穆姊姊必在東面不遠處。」

「多久了？」小白玉眨着眼想：「我也不知多久啦，就是跟着你走啊走，就走到這裏來啦。」

朱逸瞧見抹在山頭上的晚霞，道：「你可記得，那時太陽有多高？」

小白玉睜大了眼睛，搖了搖頭說：「我又沒望天上，怎知太陽有多高，我啊，就只望你的脚下，瞧你會不會一脚踏空，再就是往前面瞧，瞧有山崖水塘沒有，有就拉你回來。」

朱逸說：「你笑甚麼？」

小白玉說：「眞好笑，你脚下長了眼睛一般，雖是晃晃搖搖，却會找路走。」

她竟一點也不着急，倒好笑起來，朱逸直搔頭，先前是小白玉担心他，現在可輪流轉，他担心小白玉了。他可是只有些呆氣，加上死心眼兒，就把他那絕頂聰明掩蓋了，何況眞純不知世故，看來便有些傻氣了。

若然他曉得小白玉連鑿沉她的船，和她們作對的受傷了的飛天狐，也憐恤關心，渾忘一切地跟去替惡道療傷，朱逸便就不會奇怪了，但他知道面前這姑娘天眞好心腸，就足够了，明白人家爲了担心，也關心他，才離開同伴，歉意加上天快黑下來了，不由他不着急。

偏是她一點也不着急，倒好笑得很，朱逸道：「糟啦，現在我們的脚，可都沒長眼睛了，來有路來，去無路去啦。」

小白玉睜大了眼兒，說：「怎麼沒有，這不是路麼？雖是草深些，但也分明還認得出來。」

朱逸道：「姑娘，我是說回去之路，要不，那會有這麼深的草。姑娘，你眞不記得？你瞧，天黑下來了，這附近不見人家，這回怎好？」

眞沒見過這麼氣定神閒的姑娘，她不着急也罷了，顯然瞧見朱逸着急，她倒覺得好玩，說：「我啊，可一點兒也不急，穆姊姊會來找我，她會找到我的。」

她笑得嫣然，又那麼淡定，面對着那笑，朱逸也不自覺淡定起來，說道：「你穆姊姊又不知你來了這裏，怎會找來？那可奇了。」

小白玉說：「會的，一定會找到來，我從小時也就像你先前一樣，在我們那島上，和小鳥說着話兒，有時和那怪可憐的蝴蝶兒作伴，就走啊，走啊，你說，那沙鷗向我招手，我怎忍心不跟了去……」

朱逸愕然！說：「你和小鳥說話？沙鷗又向妳招手？」心想：「這姑娘不是有病吧？」

小白玉却正正經經，說道：「你以爲鳥兒也像人麼，牠歌唱就是說話，羽翼就是手兒，我啊，就越走越遠，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可一點也不着急，天黑了，有螢火虫兒伴着我，多有趣，我知穆姊姊他們會找來的。」

怎麼又笑了，笑甚麼？朱逸心想：「你說是島，島有你的家，要找到你，那自是不難，這裏可不是你的家屋左近？」

小白玉說：「有時候，有好多次，我倦啦，聽着那草裏的虫兒歌唱，聽着聽着，就睡熟了，醒來可總睡在床上，有時也在娘的懷裏醒來，所以啊，我一點也不急。穆姊姊一定能找到我，你不信麼，我們去那山裏生起一堆火來，醒來我就會睡在床上的了。」

却是這一句話把朱逸提醒了，生一堆火，好主意。

雖然尚不知這姑娘的出身來歷，實在也無暇問及，但一瞧她衣着，聽她的天眞談話，可知是從小就在寵愛中長大起來的，不見了她，家裏人豈有不尋找的，那麼，生起火來，老遠就可瞧見了。

朱逸忙道：「姑娘，好極了，我們就去山上生起火來，好主意。趁天色沒黑盡，我們走快些。」

小白玉說：「這主意好麼？這是穆姊姊的主意，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你說，那怎能怪我？我倦了，睡着啦，月兒又躲在雲裏不出來，天黑了，難道是我錯麼？穆姊姊就罵我……」

「她罵你？」朱逸掉頭問，這麼天眞可愛的姑娘，誰能忍心罵她？他不信。

「自然那不是眞罵，穆姊姊最疼我，她說：『小鬼頭，好心你生起一堆火來，天黑也就不難找了。』」

朱逸心中有氣，說：「豈有此理，她怎敢罵你小鬼頭，她該叫你小仙女，你這穆姊姊一定好惡好惡吧，哼！」

「不不！」小白玉說：「穆姊姊一點也不惡，我都說她不是眞罵我，要是眞罵，怎又緊緊摟着我。」

朱逸說：「那也罷啦，我就饒她這遭兒，姑娘，你說，我們在這裏生起火來，可好？」

談着走着，上了一崗又一崗，朱逸見東邊天際，晚霞已減退，晚烟迷茫，雖然尚未到山高處，但已可望出老遠，遠處也可望得他們的立身所在了，便停下步來，而且那崗上後面背林，前面又空曠，脚下秋草未枯，柔軟如茵。

小白玉却不像他一樣遙望，瞅着林中石後，左瞧右瞧，說：「好啊，只怕這裏找得到小兔兒，你說，我們生起火來會把小兔嚇跑麼？」

朱逸說：「你喜歡小兔兒，待會我捉一隻來給你玩，姑娘，你可別走開了，我可沒你穆姊姊那個本領，要是山裏迷了路，我找不着你回來。」

他想說山裏有好惡好兇的野獸，又怕嚇壞了她，匆忙走了。秋雖未深，山裏的枯枝却還不少，朱逸在泰山中數月，日日要拾取枯枝，已不是稻麥不分的書呆子，不到半頓飯工夫，已拾了一大堆，折了根藤條來栓了，那麼大一捆，少說也有七八十斤，他却輕輕一擧，就扛到背上。

待他尋路落下山來，那天色早黑了，只能矇矓可辨樹影，山風也勁了些，發出聲聲呼嘯。咦！怎麼有話聲入耳？

那山崗就在前面不遠了，朱逸不覺停下步來，那話聲雖然斷斷續續，但眞隱約可聞，可以肯定那不是風聲。

朱逸忙放下枯枝，循聲走去，那心下也憂疑起來，這深山荒野，怎會有人？若是惡人壞人，他不在跟前，那姑娘……

但朱逸心不跳了，笑了，因爲走近了，他已聽出是小白玉的聲音，說：「來啊，出來啊，別怕我，我不會傷害你的，來啊。」

他悄悄地走了過去，林中暗得很，對面也瞧不清人，再說，他也不用偷偷摸摸，他笑啦。果然，小白玉蹲在一個石崖下，崖下深草中，是比人還要高的亂石，柔聲說：「兔兒乖，來啊。」

朱逸一時間，呆了一呆，又皺着眉，搖了搖頭，這是眞而又眞，他若不是眼見，眞不信世間有這樣的姑娘，最令他奇怪的是，這樣黑暗的深林中，她竟然不害怕，却是光天化日之下，說起鬼她倒會怕。

「兔兒乖乖，兔兒乖乖……」

朱逸含着笑，也不去驚動她，悄悄退了回去，在崗前架起枯枝，抓一把乾草在掌中，眞氣一沉，只搓得幾搓，那乾草竟迎風着了火。

他在泰山之中兩月有餘，那白雲叟見

他每次生火，總烟薰得眼紅淚流，便道：「我教你一個法兒，却也是考驗你的修爲，若然抓一把乾草在掌中，運眞氣，恁地一搓揉，乾草着了火，那麼，你也可下得山，你把竹劍也就眞可尅敵，再被人叫朱大俠，你也不用臉紅啦。」

白雲叟說時，雖是笑呵呵，但朱逸可知這位他才拜師的師傅，從無戲言，他每日才敢望一眼天際的浮雲，更不敢望那晴空的皓月，皆因顏如玉就在雲間月裏，他就不怕高處不勝寒，渴欲乘風去。

是以，他才隨白雲叟修練氣功，不過才一月多些，他就轉背才不見白雲叟，就抓一把乾草來搓揉，終於不到三月，他師傅所說之期未屆，那乾草竟然已着了火，於是，他在白雲叟欣然的嘉許之下，提早下了山，那白雲叟對他言道：「以你這特異的稟賦，和異常的勤苦堅毅，這不足百日之所學，也可去得了，但功力雖已有了些火候，運發雖已可由心了，但招術你還自去研創，武功平常的，你倒也可不懼了，武功高强的，你却尚非人之敵，小心小心。」

朱逸拜別了師傅，他又豈是狂妄之人，雖已練了上乘內家功夫，又豈會自以爲天下無敵了的，何况他本就是儒雅書生，那日在保定府解了顏大剛之危，不過突然出其不意，那飛天狐又有了先入爲主之見，早已把書呆子作了朱大俠，是以朱逸一現身，立即把他嚇跑了。

但朱逸運眞氣，掌中發高熱，却是他所輕而易學的能耐了，那乾枝遇烈火，立即燃燒起來，他也退了回去。奇怪，小白玉和顏如玉，一般都是姑娘，而且驀然的一見，還眞那麼相似，怎生在顏如玉面前，他連頭也不敢抬，好像夫子就在暗中瞪着眼在望他。

朱逸就是想到小白玉身邊，但才退回去兩步，且慢，這山野無人家，買不到吃食的，天黑了，林中野菓也難尋，豈不餓壞了小白玉，他得去獵野味兒來燒烤，可不能被她瞧見了，一個和鳥兒兔兒爲伍的姑娘，若見到他殺害鳥兒兔兒，必會傷透了她的心。他怎能殺害那向小白玉招手，爲小白玉歌唱的鳥兒？不，不能。

夜風送來小白玉的聲音，聲聲小白兔乖乖，那麼溫溫柔柔，奇怪他聽得清清楚楚。

不，他怎能殺害她乖乖的小兔兒。朱逸嘆了口氣，再說，鳥早歸了巢，從那沒脛的野草叢中，他也休想找到野兔，糟了，他越走越遠，他想到會餓壞了小白玉，不自覺越走越遠，心越急，越找不到裏腹的，也就走得越遠了，終於在昇高了的月光照耀下，找了些野菓，但他回過頭來，却嚇慌了，皆因他已失了方向，也見不到火光，偏是那月亮已移近了中天，月明星稀，也指不出他的方位來，他記得已兩番上山又落山，豈還能見得到山前崗上的火堆，山已深，林又密。

總算他還想得到他爲何生起那堆火來，是爲了指引尋找小白玉的，那麼，他到了高處，更高更高的山頭上，一定也能見到火光，那就也能指引他回到小白玉身邊了。

他喘着氣，爬到了高高的山上，現在，他見到火光了，但不由他不倒抽一口涼氣，顯然他適才回頭急奔，不是往回頭走，而是反方向走得更遠了，現今他已經有了山居經驗，那微弱的火光和他立身之處，中間已相隔着兩道山嶺，少說已遠離那火堆之處已有十來里之遙了。

他奔得渾身大汗，翻上一道山嶺，火光又亮了些，也更大了些。眞該死，他怎可把一個那麼纖柔的姑娘，留下在山野裏，即使沒壞人，山林裏要是竄出一隻野獸來，那還了得，眞是該死。

他全身衣衫已汗濕透了，張大了咀再也合不攏來，連眼睛裏也是汗，奔起來自也跌跌撞撞，何况林中無路，他已記不清被脚下的石頭絆倒了多少次，也不知額頭在樹幹上撞出了多少個疙瘩來。

「姑娘！姑娘！」火光透過林木，已照得見山坡了，他呼喚，但沒人應聲，心下一急，啊呀，脚下陡然踏了個空，那身子登時順着那陡峭的山坡，滾落下去，總算那滾落的身子被一株樹擋住了，雖然撞得他地轉天旋，仍然一躍而起，啊！謝天謝地。他看見了火堆傍躺着個姑娘，蜷曲着身子，枕在自己的手臂上，睡着了。

謝天謝地，是小白玉。他長長吐了一口氣，糟了！他剛緩過那口氣來，才要出林，夜風拂起了他的衣衫，也才發現衣衫已破成一片片了，那懷中的野菓也沒有了，那熱身子被冷風一吹，登時打了幾個冷顫。那裸露出來的身體上，更現出一條血痕。腿上臂上，還有幾處在流血，也不知是適才跌破的，還是被樹枝荊棘刺破的，這時也感到痛了，好在傷得不厲害，那血流得也不多，而且被那涼風一吹，血也凝結了。

罷了，趁着姑娘睡熟了，他得趕快把衣包取來，幸好還帶着一套換洗的衣衫。

他走去把掛在樹枝上的衣包取了下來，藏到樹後把那已片片碎的衣衫脫了，且慢，他的目光落在小白玉的身上，抖開了來的衣衫，便不往身上披了。

小白玉的臉上那可愛的笑容怎麼沒有了？眉兒還蹙了起來？身子也蜷曲得像個小孩兒？

是了，雖然未到冬天，可已是已涼天氣，何况是北地的山野高處之夜，雖是在火堆邊，睡着了也感到寒冷。

朱逸毫不遲疑地跑過去，把抖開來的衣衫輕輕蓋在他身上，再又把那片片碎的破衣，披回他自己的身上，往火堆裏加上些枯枝，不能把火燒得太旺了，瞧她睡得有多甜，太旺的火光會把她驚醒的。

他在火堆傍邊坐下來，要不被烟薰，他就得背着風，也就只能坐到小白玉身邊去，好在她睡熟了。

一個冷顫，接連又一個冷顫，火不能旺，既然背風對着火，自然也面熱而背涼，尚未乾的汗，被涼風一吹，冷得像寒冬的冰。

火光把他引回到小白玉身邊來了，她的家人呢？她說的穆姊姊，怎會不尋來？火光怎會沒把她家人引來？他先前好遠好遠，隔着兩重山，也見到了火光，崗下空曠，怕不可照得更遠？

又一個冷顫，但他沒讓發出聲响來，因是也噴了一手的清鼻涕，不會受涼吧？

他的眉頭緊皺了起來，不是爲了担心自己受涼，而是想到先前想的不錯，今日他失魂落魄地走，走了整整半天，直到太陽落山時，那麼，只怕已走出幾十里地了，却是這位姑娘怎會也跟她走出這麼遠？而且一聲不响，一直跟隨着他？

朱逸連他自己也明白了，明白自己有些呆氣，但這姑娘呢？他也明白，她是個見到別人痛苦有難，便忘了自己的姑娘，她不是呆，是菩薩心腸，是天眞得像個孩兒。

她竟會無憂無慮，和家人失散了，一點也不着急，倒能睡得這麼甜。

朱逸望着她那在火光照耀下紅紅的甜甜的臉兒，搖了搖頭，她怎能在這荒野深林中，在一個陌生男人旁邊，竟睡得無憂無慮？是了，這姑娘必是從小就在寵愛與呵護中長大起來的，一些兒也不知世上有壞人，江湖中充滿了險惡。

又一個接連一個冷顫，清鼻涕越流越多，小白玉紅紅甜甜的臉漸漸模糊起來了。面前是火，背後是冰，不會……不會病吧？

他也太倦了，小白玉在他眼中更模糊了，倒在火堆邊，他也睡着了。

他不知睡了多久，他醒了，不，只是半醒，但也能感到强烈的光亮，是以半睜的眼睛忙又閉上。

「好了，你醒來啦。」充滿歡欣的聲音在他身邊菩薩一樣的姑娘，眞怪，他又沒運行眞氣，怎麼有一股熱氣在他體內運行？

「你醒來啦，好了。」那輕輕柔柔的聲音又在他耳邊說。

朱逸使勁才能把眼睛睜得開來，忙側過頭去，不是避開刺眼的陽光，而是避開小白玉的臉，她的臉和他挨着那麼近，顯然正俯身在仔細瞧他。

他臉上感到了她溫暖的呼吸。那麼，已是大白天了，太陽已當中了，當然是大白天了，那麼，這一覺眞睡了不少時候。

一口長長的，溫暖暖的氣吐在他臉上，她爲什麼吐這麼一口長氣？朱逸一翻身，想坐起來，但他渾身軟弱無力，非但坐不起來，而且翻不了身，這是怎麼回事！

「不，別動啊？」小白玉說：「你發燒得多厲害。都是我不好，你病啦。」

「我，病啦？」朱逸愕然說。

「可不是病啦。」小白玉說：「我醒來，見你睡在一邊，先還以爲你睡着了，後來聽到你不停的喃喃囈語，喚你又不應聲，你的臉啊，像火一樣紅，摸摸你的額頭，像火一樣燙手，才知你病啦，你身上那來那麼多傷，衣衫怎會破啦？不不，別動，等把寒風驅除了，就會沒事了。」

不錯，朱逸記得更多了，他一身是傷，衣衫也片片碎，咦！他抬了抬臂，瞧瞧胸前，衣衫沒破啊？難道他做了個夢？不過是夢？

小白玉說：「都是我不好，你要不是拿衣衫蓋在我身上了，要是早早換了，也就不會着涼了。你們讀書人身子兒自是單薄些，最糟的是勞苦之後受了寒涼，不過，你放心，不要緊了。」

那麼，是她替他換過衫了，脫了他的破衣，把蓋在她身上的衣衫，替他穿上了。那那……怎麼可以！他急得臉也紅了，但人家一些兒也不難爲情，也不避開他的目光。

小白玉說：「都是我不好，我在火堆邊等呀等呀，不知你去那裏了，後來就睡着啦，你身上的傷可是跌的？是了，有些是刺傷的，你必是去山裏採菓子了，我在林子裏拾到兩個。」說着，她拿起兩個果子來給他瞧，可不是昨晚他去好遠好遠採來，必是他跌倒後，滾落下來的。

誰說她是個不懂事的姑娘，敢情還聰明得很，只不過心腸太好，太天眞罷了。

朱逸點了點頭，說：「山裏找不到吃的，只有果子，我想，你一定餓壞了。」

小白玉把眉皺了皺，望着他的目光，更柔和了，說：「於是，你就跑了好遠好遠，在又黑，又沒路的野林裏，給我找果子了，我在那坡上見到幾塊布片，一瞧就知是你衣衫上撕破下來的。有一塊掛在樹枝上飄呀飄，於是我在荊棘上，又發現了兩塊，那坡上的草倒了長長一大片，是你回來時失了脚，滾下坡來吧？那不就渾身是傷了。」

朱逸早把夫子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亦瞬也不瞬地望着小白玉，說：「姑娘，你眞是聰明，像親眼見到一樣，連我怎麼想的也曉得。」

她笑了，笑得眞甜，眞好看，說：「可是，穆姊姊她們說我蠢，又說我傻。」

朱逸一瞪眼：「她們，怎敢……」

小白玉急了，連連搖手，說道：「別生她們的氣，你不會，是不是啊？穆姊姊她們最疼我，而今我明白，她們說的不是眞心話。」

朱逸點了點頭，道：「那還罷了，那就饒過她們這遭兒，你餓不餓啊，怎不吃果子？」

小白玉說：「你還痛不痛啊？不，別起來，再躺着一會，你就會沒事了。」

她不吃果子，而且把果子放下了，又伸出手來，用掌心貼在他的靈樞穴上，他可不知那是靈樞穴，只覺到一股熱氣進入他的身體，又在體內運行起來，雖然他練氣可說是他唯一從名師練過的功夫，但是甚麼也是初學乍練，何况他怎會想到這麼個溫柔天眞的姑娘，會有一身上乘高絕的功夫呢。只覺百脈舒暢，精力也漸漸的充沛起來，但他可不敢起身，小白玉叫他再躺一會，他怎敢起來。

「不！不！」朱逸突然說道：「想想還是不能饒她們。」

小白玉的咀兒呶了起來，說：「你又生氣啦，不饒誰啊？」

朱逸說：「不饒你那穆姊姊，她們竟不來找你，她們怎能放心你獨個兒出來，不跟在你身邊，要是把你餓壞了……」

「不不！」白玉說：「是我不好，你要不是受了傷，又受了寒，我們不是就可出山去，找到吃的了。」

「不不，我不好。」朱逸霍地坐起來，說：「姑娘，走。我不好，我怎可躺在這裏，讓你受餓，眞該死。不，你瞧，我不是渾身有勁，沒病又沒痛麼？」

但話尚未了，那脚步飄浮，已一個跟蹌，小白玉忙把他扶着了，叫道：「噯唷，叫你別起身，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朱逸說。

兩人的眼睛都睜大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陡然間，兩人同時大笑起來，小白玉笑得彎了腰肢兒，朱逸笑得更站不穩，差點兒又跌倒了。

原來兩人那一聲「我不好」，竟是同時出口，眞好玩。

朱逸先止了笑，把胸脯挺了起來，說：「你瞧，我不是沒事了麼?沒病也沒痛，瞧……」

那小白玉本來也漸止了笑的，不料她腰肢兒才直了起來，早又笑得花枝兒般亂顫，朱逸一怔，怎又瞧着他臉上笑?笑什麼?

小白玉發出一聲呻吟，總算把笑止住了，說：「沒病也沒痛，就是成了個花臉貓，噯唷。」

朱逸向地上望，左右前後望，可不是差點又上了當，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盤，是這姑娘開心大笑。倘能常常見到她這般笑就好了，那像兩排碎玉般的牙兒，映着秋陽，令人感到無比的清朗與喜悅。

當時秋陽當頭，眞不早了，他倒眞想逗她多笑一陣子，玉盤裏多落一些珍珠。但餓壞了這姑娘，他更不願意，道：「走啊，我們出山去，先行找些吃食的，然後……然後……」

他是想說道她回去，找她的穆姊姊，他可眞是心不願意。

小白玉說：「你丟了東西啦。」

他還有甚麼東西，穿的已在身上，難道還要把成了片片碎的破衣帶走不成？

小白玉走去灰燼邊拾起他的竹劍來，道：「你怎麼忘啦?今兒早上我替你換衣衫，替你解了下來。」

他怎麼把竹劍忘啦?慚愧，當眞有了新人，就忘了舊人。不不，顏姑娘不是甚麼舊人，這姑娘也不是甚麼新人，當眞他雖把心交給顏姑娘了，他却是把顏姑娘當作天人來暗戀，總覺自己不配的，人家又沒和他有過婚嫁之約，怎可說是舊人，正因自覺配不上人家，一直以來，他對顏如玉究竟是敬多，還是愛多，可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怎生聽說她要嫁那張公子，他才結識了這位連姓名也不曉得的姑娘，他就連一直當作寶貝的竹劍，也給忘了，慚愧。

他忙接了過來，是捧了過來，繫在腰上。

小白玉說：「這竹劍黃澄澄的，你用了好多年了吧?」

朱逸可遇到不笑話他這竹劍的人了，可不是連替他削製這竹劍的顏姑娘也笑話過他，但這姑娘非但不笑他，而且還替他記住了鄭重地取來給他，說：「早晚我也削一支來玩玩。」

朱逸那會知道小白玉的無相神功，亦可借竹劍發揮出威力來，還道她是爲了好玩，道：「姑娘，你若喜歡，我替你削一支就是，只可惜我沒刀子，要不然這裏就有竹，不過，我們還是出山，來，我們走啦。」

他竟不自覺伸出了手去，待得醒悟，尚未把手縮回來，小白玉竟把手遞到他掌中。

他心下一陣劇跳，迅速向四外驚惶的望了一眼，山野那會有人，當然不會有人看到，他握着小白玉的手了，兩人手牽着手兒，走了，直落下山去。

朱逸不禁自責起來，這姑娘不過天眞罷了，天眞更純潔得沒男女之嫌，他怎會心跳，難道對人家有了不潔的邪念?不，沒有啊，這伸出手去，不也是那麼自然而然麼。

朱逸好不容易才不心跳了，當眞不像話，他和人家手牽手走道兒了，却連人家姓甚名誰也不曉得，問道：「姑娘貴姓啊，當眞還忘了告訴我。」

小白玉一怔，說：「我不是叫白玉麼?怎麼你還要問?」

不錯，她說穆姐姐罵她時，說過這名兒，只道是她的小名兒，道：「原來姑娘姓白名玉。這姓可少有啊……」當眞好笑，他新拜的師傅，他先也以爲白雲叟是綽號，後來才知眞姓名，這番離了陽山北來，那麼他已遇到兩個姓白的了，怎還說少見。

小白玉忽地悽然，點了點頭，說：「可不是少嗎，我和穆姊姊走啊，找啊，可就連一個姓白的也沒見過，連聽也沒人說過。」

那穆虹曾告誡說：「小白玉啊，江湖之上，亂雜雜的，壞人多，好人少，逢人要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我們出來尋訪你爹，老人家是武林中人，難免在江湖上與人結怨，小心問到仇家頭上，記住了，不可隨便對人說出來。」

小白玉倒不是對朱逸存了戒心，要好得手牽手走道兒了，還有甚麼戒心，却是習慣成了自然，她那曉得，她尋訪的爹正是朱逸才拜別的師傅呢。

朱逸更是做夢也想不到白雲叟即是小白玉苦尋不得的爹，若然他多說一句就好了，却因他急於要知小白玉的來歷，便忽略了，道：「白姑娘，聽你的口音，是打南邊來的吧?」

小白玉道：「正是打南邊來，我啊，眞想回家，我們那太湖裏，樹常綠，花常開，你瞧，這些樹兒多可憐，冬天還沒到，葉兒已落啦。」

朱逸不自覺，把她的手握得緊了些，她連樹木落葉也可憐起來，而且說得那麼認眞，眞正感傷，可見她心地多麼仁慈，可就不僅天眞可愛，也仁慈得更令人生敬了，眞要感謝她仁慈，要不然，昨兒他就掉到寒潭中了，而若非她這麼仁慈得甚至忘我，又豈會和她穆姊姊失散，他又豈會和她相識。

朱逸道：「你們住在京裏吧?是不是，你穆姊姊在那裏?不錯，你是昨日在上京的大道左近，跟下我來的，想必她們仍在那左近尋找，你那穆姊姊至今仍然找不到你，不怕也要急壞了。」

小白玉的眉頭又皺了起來，說：「可不是眞怪麼?穆姊姊她們怎會不來找我，以前她們總是一找就找到我的。」

聰明的姑娘可又不聰明了，朱逸再不笑話她了，道：「想必她們對這裏也陌生，你又走得太遠，當眞你說她們，可是不僅一個穆姊姊麼?」

「兩個。」小白玉說：「穆虹是大姊姊，二姊姊叫穆蓉，哎喲，我可眞怕蓉姊姊。」

朱逸說：「她可是好兇麼?」

小白玉摸着臉兒，說：「也不是眞兇，但蓉姊姊總喜歡擰着我的臉，她常常罵我……不，你別惱她，她也疼我的。」

敢情這麼回事，現下他絕不信有人會不愛她，會責罵她了，也許有時惱，但那惱也正是愛。

兩個都不懂世故，也少見世面，一個書讀得成了半呆，一個又太純眞得像個小姑娘，倒眞成了一對兒。兩人心裏都有些着急，雖然談談說說，但脚下却越走越快了，若然任何一個懂事些，必然也會發現對方有功夫，而且還是上乘的功夫，却因兩人都走得一般快，倒反而全忽略了。眞像無猜的兩個孩兒，手攜着手玩耍一般。

朱逸對小白玉問了那麼多，小白玉却不問他一句，和朱逸眞像是一見如故。

朱逸訕訕的，瞟了小白玉一眼，又瞟了一眼，說道：「我呢，我姓朱……」

「啊，你姓朱。」小白玉說，想誘她問，她就是不問。朱逸說：「我呢，是上京趕考的。」

小白玉終於發問了，但她所問的是：「趕甚麼考啊?」

朱逸道：「那朝廷要治理萬民，就要人作官，官從何來?就開科取士，讀書人十年寒窗，所爲何來?也爲了作官，一朝金榜題名，便揚名顯親，蔭子封妻。」

小白玉皺着眉，說：「我不喜歡官，作官有甚麼好。」

「我也不喜歡，」朱逸好生心喜，道：「但我爹考到老，也沒金榜題名，終也抱恨終生。」

小白玉說：「我爹可不要作官，他有好多好多書，我前些時翻啊翻，翻出一張紙頭來，寫道……寫着甚麼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不起，看來名利不如閒。你明白啦。所以……」

朱逸喜道：「明白，我明白，原來你爹是位山林隱士，不，你不是說家住太湖麼，那就不是山林，是烟波深處。」

小白玉說：「是山林，穆姊姊說，山林裏才有廟，所以我們見到廟就逛，大前天我們就去西山逛了，當眞有好多好大的廟。咦，那不是個廟麼。」

陰差復陽錯　咫尺隔天涯

若然朱逸不打岔，小白玉就會說出故爾向寺裏尋訪她爹，既然白雲叟姓白，只怕朱逸就會聯想起來，偏他這麼一打岔，小白玉一見那叢林中露出來的一角紅牆，便分了心。可不是個廟，這一路行來，遠處雖也見有了人家，可沒見到市鎭，他餓了不要緊，可不能把這小仙女餓壞了。想到小仙女，朱逸突然打了個哈哈。

小白玉怔道：「你笑甚麼啊?」

朱逸是眞在心中把她當作了小仙女，但既是小仙女，就不食人間烟火，怎又怕她餓壞了，豈不好笑。他忙止了笑，說：「沒甚麼，白姑娘，你猜怎麼着，我總覺得你不是人，是天上降凡的仙女。」

小白玉一絲兒也不笑，說：「那有甚好笑的，穆姐姐她們就常叫我小仙女，你知道爲何?因爲我常常整日不吃一口飯，她們就說啦：小白玉呀，你敢是要成仙了，你說，做神仙有甚麼好，天上又沒江湖，就沒魚兒，鳥兒可也飛不上天，花間也沒有粉蝶兒。不，我才不要當仙女。」

朱逸道：「你不作仙女，那就得吃飯，走，我們到那廟去討些齋飯吃，順便也問問路，啊唷，怎麼太陽已偏西，快擱到那邊山頭了。」

那邊，太陽快擱在左手邊的山頭了，朱逸這時才發現，那麼，他們是在往北面走來了，但原該是往東走的，他昨日打東邊來，小白玉跟着他，也是打東邊來，糟了，怎麼只顧說話，把方向也走差了，難怪走了這麼半天，該是已到了人烟較多之地了，怎會不見有市集。

他牽着小白玉的手，忙奔到那廟前，只聽廟中已傳來晚唱，小白玉說：「原來是個伽藍寺，這個廟裏的和尚是好人。」

朱逸道：「你怎曉得?」

小白玉翻着眼兒望他，說：「怎麼不曉得，佛經上不是說，十八神護伽藍麼，這是個供奉護法神的廟，和尚當然也是好和尚，不，我是說更好的和尚。」

朱逸又怔住了，她年紀不多大，恁地天眞無邪，竟不料她連護神七佛經也讀過，可眞是怪事，但又若有所悟，只怕一切衆生皆平等，人與魚鳥，了無區別，是故也對衆生皆大慈大悲。

朱逸心說：出家人何曾皆好，那萬惡的飛天狐，可不是出家人麼?但不願教小白玉難過，對這麼個善良的姑娘，眞不願讓她知道人世間原來是這麼多的醜惡，道：「白姑娘，待我去敲門。」

他上前拍了兩拍，倒把朱逸自己嚇了一跳，皆因那梵音自禪院的深遠之處傳來，他怕和尚聽不到，是以用勁大了些，忘了他非昔日可比，雖才不過百日，氣功已有了分火候，那山門登時發出震天價响。

小白玉說：「啊，輕些，別把和尚嚇壞。」

只聽四山迴音不絕，却是這一聲巨响，更顯出日落黃昏，山深林靜。

那廟門霍地開了，朱逸萬料不到門開這麼快，不禁退了一步，只見一個高大和尚當門而立，怒容還在面上，顯是一見兩人，却怔住了。分明是不信門外是一個文雅的書生和一個姑娘。那和尚兀目瞪眼向兩邊望，朱逸忙上前一揖，道：「是學生擾了禪師清修，罪過罪過。」

大和尚身披黃色袈裟，更是滿面驚疑，合十道：「兩位施主從何而來，可是要隨喜麼?」

朱逸被他瞧得毛骨悚然，怎麼和尚不是慈眉善目，目光竟然如電?不由心下生怯，但又不能不答，道：「我兄妹二人迷失路途，想請禪師指點迷津，就便討杯水喝，若是不便，就此告罪。」

他拱手，是眞退了一步，是想走，不料那和尚一聲呵呵，說道：「天下蘭若，天下施主施捨，兩位施主光臨，正該待茶，小寺齋飯倒也不惡，兩位施主既然迷失路途，想亦餓了，請入內順喜。」

朱逸心想：「和尚高大些是眞，適才確也驚擾了人家這清靜禪院。」道：「如此，我兄妹打擾了，妹子，走來。」既稱兄妹，當然不能以白姑娘相稱，他伴着小

白玉，打大和尚身邊進了廟，雖然沒瞧和尚，可覺出和尚一雙銳利的眼睛，在他身子上下打量。還好，並沒多瞧小白玉一眼，看來還不像是個賊和尚。

兩人在客房裏落了坐，那廟看來還眞不小，殿堂軒宏，看來有兩重殿堂，僅見的兩側，僧舍就已不少，那客舍更是古色古香，說得上雅潔。

他二人才落坐，小沙彌已獻上茶來，朱逸連忙行禮，說道：「尚未請教禪師上下怎麼稱呼？」

和尚合十道：「小僧了空，職司知客，却是尚未請教相公尊姓大名，聽賢兄妹口音，可是江南來？」

朱逸道了名姓，那了空道：「小僧這就去吩咐備齋，兩位施主請隨便用些，今日天色經已不早，小寺乃靈山下院，最近的市集也在數十里外，諸位施主已是不能走的，小寺倒也有現成的客房。」

朱逸大吃一驚，他雖初到此地，但這靈山他可聽他爹說過，乃是京城之西兩百里外的一座名山，佛家聖地，他二人本是要往東的，怎生無端的會迷失了方向，反而向西北來了，而且走出了這麼遠！

了空和尚去了，看那小白玉時，却在瞪大了好奇的眼睛四下裏望，她離了親人兩日，明知今晚又不能走了，她竟也不問，顯然也不焦急，倒像朱逸便是她可以信賴的親人，因此了無顧忌，也毫不担憂。

朱逸那敢以眞情相告，倒眞替這小白玉担憂起來，心想：若然她碰到的不是我，而是一個壞人，那還了得，竟也不覺担憂，再不提她那穆姐姐了。

小白玉非但不担憂，而且走去推開窗，朱逸雖然少在江湖上行走，但這番北來，已三番五次和賊子們碰了頭，也不曾忘記喻儒兄弟的一句話：江湖之上凶險多。總覺這廟有些不對勁，這知客僧了空眞不像個出家人，先前開門不但快得出奇，廟是眞大，和尚可眞少，除了那了空，便只見到送茶來的兩個小沙彌。而且先前聽到的晚唱，打從進得廟來，便已不再聞了，偌大個廟，死寂得怕人！

陡然間，他記不得是書上，還是聽人說過，說和尚是色中餓鬼，啊呀！他目光落在小白玉身上了，她可是個天眞可愛，更美貌如花的姑娘！

他心下才動，忽聽小白玉啊呀一聲，朱逸嚇了一跳，連忙也跳到了小白玉的身側，說道：「甚麼？你！」

像作了錯事的孩兒一般，小白玉可憐兮兮說：「我……我不是有意的……」

朱逸也怔住了，皆因小白玉手中握着一根鐵條，她沒推窗，却把窗上的一根比手指還粗的鐵條折了下來，兀自驚惶地握在手中。

他那知道小白玉推不開窗，手上不自覺使了勁，無相神功立即發揮出無比威力來，窗上的鐵條登時折斷，朱逸一怔，可不是因爲小白玉闖了禍，當然她不是有意，他既然不知小白玉身懷無敵神功，豈會相信鐵條是她折斷的，必是鐵條早已斷在那裏，他怔的是：這窗怎會是鐵窗！難道這佛門眞不是善地！

快！朱逸忙接過她手中的鐵條，藏過一邊，說道：「有人來了，快過去。」

兩人剛回到桌前，腳步聲已到了門口，是小沙彌送齋飯來，一言不發，放下就轉身走了。朱逸跳到窗前，可驚呆了，不但那窗上裝有鐵條，鐵條外的窗戶，竟也是鐵窗！同時也發現那鐵條斷處色新，那麼，不是早斷在那裏的了，怎麼小白玉能夠……

他不自覺又拾起那鐵條來，不料人手竟然一沉，竟然不輕，朱逸不由又是一怔，先前接過手來時，適有腳步聲入耳，是以忽略了，這番可驚愕起來，怎生小白玉握在手中，像握着根木條兒一樣，而她，是那嬌嫩柔弱的姑娘！

且慢，他可沒工夫去驚奇，探索究竟，忙往門口瞧，倒也鬆了一口氣，那沙彌出去並未關閉房門，那麼，這裏便是鐵窗鐵門，人家可不是要用來囚困他們。

小白玉來到了他身邊，他也不覺，說：「我眞……不是有意要折……我……穆姊姊要是曉得了，又會罵我的，我……」

瞧見她可憐兮兮地望着她的手，朱逸差點兒沒把她摟在懷裏，忙縮回手來，但仍把小白玉的手握在他掌中，不料小白玉一掙，急退了一步，驚惶的叫道：「別……別碰我！」而且把手藏在背後驚惶後退。

朱逸也惶急起來，他那曉得小白玉是怕傷害他，心下驚怪：怎生她突然……像突然間長大懂事了？他可以爲小白玉是爲了男女之嫌，不自覺也後退，也惶恐。該死，怎麼偏是見到這白姑娘，就忘了夫子之「禮」，作出非禮之舉來。說：「白姑娘，我也不是……我是……」

他越惶急，越解說不清，却見小白玉把眼閉上，那兩眉垂了下來，直垂了下來，倒像是個會功夫的人，把那口丹田的眞氣散了一般，眞怪，她又不像是惱了他。

可不她的眼睛再睜開來，又笑了，也把他的惶急一掃而空。

小白玉說：「好了，不怕啦。」

小白玉是眞把神功散了，朱逸還道她是說毀了窗上的鐵條，忙道：「是啊，不怕，大不了賠他們些銀子，怕甚麼，來，我們一天多沒吃飯了，這齋飯再不吃，就會冷了。」

兩人是眞餓了，那小白玉從沒吃過廟中的齋飯，不知是餓極之故，越吃越香，說：「眞好吃，我還要。」

朱逸接過她的碗來，才站起身來，啊唷，怎麼地轉天旋！驀然想起曾聽得人言，江湖中開黑店的，常用藥物把人迷倒，刦人錢財，把人殺了做餡子，莫非……

嘩啦一聲響，他還沒倒，那碗却已跌在地上，打得粉碎。「不……好，白姑娘……」只見小白玉也在東幌西歪，不，是小白玉睜大了驚懼的眼兒望他，好像在叫，原來是他東倒西歪，小白玉尖叫聲中，他倒地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不，就在他失去知覺的瞬間，似乎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完啦，白姑娘落入賊和尚手中，是他心裏一急，才加速失去知覺。

可不是耳邊有男人的聲音，身子幌呀幌的，不但幌，而且在盪！

那麼，他還沒完全失去知覺，眞該死，他怎生把功夫也忘了？他隨白雲叟修練

氣功，也有了三兩分火候，他記得師傅曾對他說過，他能活脈活血，也就能化毒解穴。

耳邊有人在說甚麼：快，他既然仍有知覺，那麼便是中了毒，這毒也不劇，忙凝氣運轉，竟能運轉，才一個周天，竟已漸清醒了，只不過身子仍在幌盪，不停地幌盪。

只聽耳邊響起了個蒼老的聲音，咦！那了空和尚可是聲如洪鐘，這是個甚麼人？劍呢？劍……

趁身子搖幌他就勢一縮臂，竹劍仍在，謝天謝地，誰會把一柄竹劍放在心上，只要此劍在手，他的功夫可就能施展了，因是也更心定，更胆大了些。

那人怎說！奇怪？只聽到那蒼老的聲音說：「緊轡，快左手勒緊些，對了，小輿兒，再跑一趟回頭，你就能自個兒趕大車了，你瞧，是不是，這就躲閃過來車了，待會進了西直門，大街上車多人更多，可得要小心些。」

甚麼！是個趕大車的在說話，不是和尚，敢情他身子幌盪，是在車中！

朱逸眼睜開來了，可不是在一輛大車上，趕車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一個老大爺吸着旱烟竿，一陣轟隆隆響，車旁駛過了一輛大車，捲進來瀰空塵土，加上那老大爺放的烟，嗆得朱逸忍不住咳了兩聲。

那老大爺回過頭來，說：「相公，你果然到京就醒來了，老漢那葫蘆裏還有些酒，相公最好喝兩口。」

「酒！喝酒！」朱逸愕然，睜大了眼，從那老大爺的肩頭望過去，可不是現出了迤邐如帶的城垣，那有樓高接浮雲處，想必即是西直門了，可把個已是身在烟塵中的朱逸，更加墜入五里霧中，這這……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要如何處置自己？小白玉呢？

連那老大爺也跨轅，車中除他而外，那還有人，也容不下人。

車子在繼續奔走着。

趕車的老漢道：「相公，老漢喝了數十年酒，沒錯兒，大凡醉酒的醒了，那宿酒兀自會作怪，還眞不好受，醒來喝上這麼一兩口，不但舒服些，而且也清醒得快些。」

朱逸更是驚疑，忙說道：「你，說甚麼，我醉了酒？」

只聽前面趕車的孩兒噗嗤一聲，老大爺一聲呵呵，說：「相公，大凡醉酒的人認醉，可就不是眞醉，眞醉酒的，總是不認醉的。相公，你們年輕，雖說這天子腳下，沒有強人出沒，但醉酒夜行，可也不是玩的，今早老漢趕車來京，見相公你躺在路邊，問你又不應，總算你連說了幾個北字，還是我這小輿兒聰明，說相公你必是上北京趕考的，醉酒也連夜趕路，晨早風涼，涼風一吹，你那會不躺下了，老漢一生最喜與人方便，故爾把你載了回來，現下好了，你酒醒了，也到了。」

不用說，他昏迷中說的白，必是念念不忘的白姑娘之時，而不是北京的北，是這老大爺誤會了，且不去說他，却是他怎麼分明只是瞬間的迷糊，怎會躺到大路邊來？分明他是着了那伽藍寺和尚的道兒，到在那僧舍中的桌邊……這這……怎麼回事？

人家已說得明明白白了，心知再也問不出甚麼來，且慢，他可得好好想一想，這端的是怎麼回事？想一想？

若然那伽藍寺的和尚不是好人，慢着……他摸了摸腰間，顏如玉贈的金錠兒仍在，沒用完的銀子也在，那麼，不是謀他的財了？

朱逸登時心頭一涼，那麼，難道是爲了白姑娘，她可眞是個人見人愛的姑娘，眞是個美人兒，不，不，他已立即搖起頭來，和尚若眞色胆包天做出這種事來，倒會不殺他滅口？倒會把他送到路邊來？會有這樣的好心腸嗎？

他望望天，天才過午，那靈山相距北京不下兩百里地，這老大爺說晨早發現他，一個上午能趕出多遠，再快也不過數十里，那麼，和尚在他昏迷中，把他送出百里地來了，這可奇之又奇，倒像是知他要上京應試，送他一程，這可眞不是壞意，是好心了。

却因他這麼一想，他心下倒稍稍安了些，只要和尚不是賊和尚，不是色中餓鬼，最重要的是小白玉不要緊，他就安心些了。

不，不是賊和尚，再大胆也不敢留下活口，又豈會把活口往京裏送，但和尚却又爲何？小白玉呢？

「快！停下！」朱逸叫道：「老大爺，我就這下車了，有勞相送。」

車已到了城門口了，想到小白玉，也就想起小白玉口中穆姐姐，他不知道小白玉的身世，却知她口中的穆姐姐，就是一同上京來的親人，找到穆姊姊便甚麼都解決了。

對了，趕快找她的穆姐姐，救小白玉要緊，山有名，廟有名，和尚也有名，還怕跑了和尚跑了廟。「快停，停下。」朱逸叫！

他坐起身來，他想在搖搖幌幌的車廂裏站起身來，那料才抓住車門，那腿還沒有直起來，他身子一搖幌，又跌坐下去，發出一聲響，啊唷，那渾身骨頭像要散了一般。

原來那趕車的孩子非但不停下車來，還加上一鞭，朱逸本已是腿軟身子軟，渾身沒勁，那經得起那麼陡然加劇的顚簸，他跌倒在車中，跌得那麼重，那麼響，駕車的一老一少却似沒聽見一般，一個勁兒往城裏趕。

朱逸本來還有些暈，這麼一跌，加上氣急，更是暈上加暈。又叫：「停車，快停車！」

那孩子就是不停，老大爺倒像聽到了，說：「相公，那可不行。」

甚麼話，不過好心送他一程罷了，難道還不許他下車不成？道：「我算還你車資就是，快，停車！」

老大爺說：「相公，還沒有到地頭，這城門口可也停不得車，你沒瞧人多車也多，不怕找罵，我可怕皮鞭。」

朱逸抬頭一瞧，果然大車一輛接一輛，確是眞多，城門口一個軍爺揮着鞭子，直嚷嚷，人聲嘈雜，朱逸總算聽清了，是在催趕車的快走。

京城的城門口，那似外州府縣，沒人

家，也沒店舖，雖然城門寬厚又高大，內外也空曠，但車一停，後面的車被阻，那城門口怕不立即阻塞起來。罷了，當眞停不得的，可不能責怪人家。再說，他頭暈脚軟，停了車，他也下不了車！沒奈何，安慰自己，朱逸心想：「其實，我又不識小白玉的穆姐姐，識也不知往那兒找，下了車，不知如何？」

他一個勁兒想，車子一個勁兒趕，入了鬧市，轉過一條大街，又一條大街，朱逸不由一怔！先前叫停車，說那是城門口，不能停車也罷了，怎生這次他沒叫停，車却停下來了。

老大爺在車轅上磕着烟灰，說：「相公，這回到地頭了，下車啦。」

朱逸心想：「人家本是順便載我一程，必是人家到了地頭。忙掏出一塊碎銀來，說：「老大爺，有勞相送，這個送你買杯酒喝。」

不料那趕車的孩子回身說：「車錢人家給過啦，怎麼還要給……」朱逸又是一怔，那老大爺早一聲喝斷，嚇得那孩兒一吐舌頭，縮到馬頭下去了，老大爺搖手道：「相公，不用了，你請吧！」

朱逸迷迷糊糊下車，迷迷糊糊地望着老漢駕着車走了，心下也迷迷糊糊，那麼，車是到了地頭，到了地頭還會繼續往前趕麼，這老大爺把他留下，難道是他到了地頭不成？當眞好笑得很，他要上京不假，但是，他要上甚麼地方，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老大爺倒曉得不成？咦！剛才那趕車的孩兒說甚麼，說車錢有人給了，不錯，是那麼說的，難道有人已替他給了車資？

朱逸更迷糊了，待得他有些醒悟，分明那老大爺說發現他倒臥路邊，順道載他進京是假的，忙追出巷口看時，那大車已去得無踪無影了。

他到底不傻，顯然趕車的老大爺所言不實，是他在昏迷中，有人給了車資，吩咐把他載送進京來的，那麼，老漢說到了的地頭，也就是那人吩咐送到的地頭，那麼，這裏端的是甚麼地頭？

朱逸便也不去追尋那車了，忙看時，原來那是一個巷口，巷裏只得三戶人家，全是八字粉牆，黑漆的大門，那邊巷口的一家，大門的兩邊各坐着兩個壯漢，一看那氣象，分明是個王公大臣的府第，正看間，馬蹄之聲雜沓，轟然而來，朱逸忙不迭閃過一邊，只見兩匹駿馬開道，後面又是兩騎，簇擁着一輛華貴的大車，如飛而來，那開道的兩騎中，一騎更加了一鞭，搶前奔入巷中，到了那府第門口，高聲道：「張尙書回府。」

其實何用他叫，只見那門口的四個壯漢，早向內大叫道：「尙書回府。」隨即奔下石階。

朱逸在巷口外呆住了，張尙書！京裏可只有戶部尙書才姓張！

朱逸驚得呆了，不自覺摸着那懸在腰間的竹劍，那心也劇跳起來，皆因他面前這尙書府第之中，就住着他朝思暮想的顏姑娘，現在，美人兮不是天一方，是咫尺之間，就只隔着面前這一座高大的侯門。

× × ×

却說朱逸站在那巷口，驚愕得目瞪口呆，這半年多來，他朝思暮想的顏姑娘，眼前的這座府門，却已把咫尺化作天涯，又如何不令他凄楚感傷，又如何不令他如呆似痴。

他那知道顏如玉對他也念念不忘，他自卑，總覺自己不配，是以只是暗中愛慕，却不知他已把那心中的愛慕，對那顏如玉改扮的喻儒，盡情吐露了，正因如此，顏如玉更被他眞摯的痴情所感，他的守正不阿，飽學堅毅，非但令她難忘，而且佩敬日益增添。

當眞她曾把朱逸作爲書呆來戲弄，却不料正因此故，她和朱逸也幾乎一見面，就消除那男女之間的隔膜。何況……顏如玉這麼劍起人頭落的姑娘，總也是個姑娘，想起來迄今仍難免要臉紅的是，她不但在朱逸面前暴露過胴體，雖是爲了療傷，但無論如何，那也算是有了肌膚親，那麼，她豈能忘得了朱逸。

但是，那會曉得顏如玉對他的思念，因焦急而倍增了凄苦，因爲他還担上了一份心，怕他會有意外。

那麼，他既然對顏如玉只是在心中愛慕，自悲不配，那悲苦自已埋在心中，既自卑不配，失去她，那就不是意外，對他來說，不過是早與遲而已，是以他望着那巍然高大的尙書府第，不過是長嘆一聲。何況，現今在怪誕驚惶之中，端的這是怎麼回事！

端的這是怎麼回事？那伽藍寺的和尙若是好人，怎生又把他迷倒了？看來他昏迷還不是一朝半日，若是一朝半日，他醒來怎會已在二百里開外的京城近郊？

不，若然和尙是壞人，豈有不殺他滅口不說，還把他這個眼見其壞，身受其害的活口，送到京城裏來？

那麼，這又是爲何？還有，小白玉呢？那個可愛而又性格善良得像天上神仙一樣的姑娘，啊？

想到小白玉，朱逸不禁啊了一聲，因爲想到小白玉，他可就想到仙子，莫非這一切一切，都不過是幻，當眞菩提無樹，明鏡非台，伽藍非寺，了空非僧？得有小白玉非幻而眞？咊！他雖未口中喚她小白玉，但心下偲地想，可也是不敬。她眞是個仙姑。

她在他失魂落魄地差點兒掉下寒潭之頃，這小仙姑現身出來救了他，若不是仙姑，怎又知他要上京，他又怎能在刹那間的昏迷中，送他到了兩百里外的京城來？

既然他連當日顏如玉現身在芒陽山中，也把她當作仙姑了，何況是這麼個菩薩一般的小白玉，啊！怎麼還是小白玉，是白仙子，該稱她白仙子，那劉阮天台遇仙，書上不也有董永遇仙的故事麼？那麼，他眞是遇了仙，這番是眞而又眞。

古人心智未開，對一切不可解釋之事物景象，更神而怪之，哲人便利用以勸善，既又有利於統治，那帝王自己也加以强誇，神怪之說既被深信不疑，况又載之書史，何况這位讀書成呆的朱逸，但且慢，白仙姑怎會送他到京城來？

就在那瞬間，只見那尙書府中，走出兩個書生來，一般的衣錦繡，身後跟隨着兩個僕人，顯然是貴胄公子，一會已來到朱逸身前，可誰也沒瞧他一眼，只聽一人道：「陳兄，今科的魁首，我看是張珏的囊中物了，你我休生妄想。」

他身邊走着的一個書生冷笑一聲，說道：「那還用說麼，今日朝中，王公大臣，縱不是他爹的故舊，也要討好他，今科的魁首，還輪得到你我麼？」

這書生却正容道：「不然，今科主考，與張尙書通家至好，當今天子重英豪，諒他也不敢賣這個人情！」

書生續說道：「別說你我了，你倒是算算看，今日朝中當權位的大臣王公家，有多少位也在今科下場的，那主考的敢作弊麼？却是今日一席話，方知道張珏實是飽學，僅是我們所見，他那案頭的兩篇新作，眞個是字字珠璣，擲地有聲，我已是眼高於頂的了，也不由得我不服，陳兄，你等着瞧吧，今科的鰲頭，必是由他所佔了。」

那兩位貴公子帶着俊僕，已去得遠了，朱逸却兀自如呆如痴，站在那簷口邊，動也不動，他上京，所爲何來？不差，爲了追踪顏姑娘，但那不過是把上京的時刻提前些罷了，他不是爲了慰死去的爹的大天之靈，完爹未了的心願麼？現距考期不過數日，他怎生倒爲了兒女情，失魂落魄得把這麼件大事給忘了？

該死，他驀地在自己的頭上拍了一下，可就一個踉蹌，幾乎栽倒，那眼前也黑了好半晌。

可不是該死麼？而今他已非昔比，雖僅練得不到三月的內功，但他師傅白雲叟以本身多年修爲的功力相助，已抵得他人十數年苦練之功了，怎麼連這些竟也忘了，差點兒頭沒有開花，傷在自己掌下。

只聽身後一夥孩兒拍着手叫：「瞧啊，瘋子，瞧呀，瘋子打腦袋。」嘻嘻哈哈聲中，有個孩兒叫：「瘋子還掛着竹劍哩，嘻嘻。」

那巷口豈少得了人行，少了孩兒們玩要，先前他不過如痴似呆，眼中有人，心上無人罷了，那面屋簷下一個老大爺，取出了口中的旱烟竿，搖頭嘆息的說道：「可憐，好模好樣，怎生瘋了。」

驀聽叭的一响，一輛華麗的大車滾滾而來，趕車的高喝道：「讓開！讓開路！」只見他長鞭一揮，鞭梢劈空，又發出一聲爆响，那本是北方趕車的一手絕招兒，朱逸初來乍到，少見自也多怪，那料才抬頭一望，啊！呀！慌得他低頭一旋身，幸是他原本就立身牆角，又在巷口邊，旋身便轉入牆角後去，那心兒兀自撲通撲通。

皆因正當他一轉頭，那華麗大車的車簾，恰也掀了開來，有那趕車的跨轅，擋在車中人身前，他可看得明白，不，只看到半邊臉兒，但已足够了，車中坐的竟是化了灰也認得出來的顏如玉。朱逸把身子縮起來緊貼着牆角，連大氣也不敢抖出，可不是顏姑娘，只聽她在叫道：「停，停車！」

吱吱一陣响，直似就在他身邊一般，罷了！他只道被顏如玉瞧見了，待她一出聲，才知車是停在巷口，雖然不遠，可也不是身邊，只聽她問道：「誰掛着竹劍，在那裏？」慌得朱逸再一旋身，閃身一戶人家的門柱後面，幸是那巷口雖然人多，但那些人全都在瞧大車，大車一停，更吸引了大夥注意，沒瞧見他。

只聽一個孩兒叫道：「瘋子，一個瘋子掛着竹劍，咦！怎麼不見啦？」

另一個孩兒的聲音叫道：「跑啦，那瘋子跑啦，我們一喊，他就跑啦。」

隨聽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昨兒我在前門大街也見到一個，聽說還是個甚麼補道，官沒補到，銀子倒花光了，人也瘋啦，全聽孩兒們瞎說，不過腰間插着一根蔑罷啦，什麼劍，走啦，夫人怕不把眼兒也望穿了。」

又是叭的一聲响了，朱逸隱隱聽得到顏姑娘嘆了口氣，似在說：「那麼，不是他……他……在那裏啊？」

眞是她在說？朱逸止不住心跳，仔細聽，聽到的却只是漸漸遠去的的車輪聲。

原來顏姑娘不在那深似海的的侯門中，打外面回來，但又有何區別，先前不在，現下可不也進去了，仍然深似海，海樣深，那適才劇跳的心，也像跳進了深深的海裏。車去遠了，顏姑娘也去遠了，一入侯門，顏姑娘也和他相隔着無盡的海洋，他嘆了口氣，溜出門柱，生怕再被那些頑童們發現，一溜烟跑出去，直到轉了彎，跑進了街口，這才停下步來。顏如玉的影子可不能從心上抹去，他怎能抹得去？不，他不能被她見到，敢情那張珏非但不以富貴驕，而且還飽讀詩書，有眞才實學，那麼，也眞是個好夫婿了，他不是爲了顏姑娘不惜一死，他受苦習武，不是爲了她麼？那麼，他該爲顏姑娘有了這麼個好夫婿而高興，該替她慶幸才是。不，不能讓顏姑娘見到他，那日他失魂落魄走荒郊，不也爲這緣故麼。

他想：若然適才眞聽到顏姑娘那麼說，也在想念他，他可更得離開她遠遠的。

且慢，這可是京城之地，再掛着竹劍走路，怕不又被人認作瘋子。

他忙解下竹劍來，藏在衣底。他不禁又嘆了口氣，以往他把竹劍掛在腰間，不過是因爲見到竹劍，如見顏姑娘，稍慰相思，現在……現在見到竹劍，不過是徒增相思苦，多瞧一眼，更添一分苦思，眞沒料到他千里迢迢趕來，日盼夜盼，盼到趕到了京城地，却已經成了他的傷心地。

罷了，且收拾起破碎的心，放開愁懷，忽聽有人說：「學兄，可眞難爲你，總算適時趕到了，錯過了今日不趕到報考，你可就得等來科了，再等三個寒暑，喏，轉過這街口，就是主考衙門了，過了午時，便要閉門了，明兒便要編班入場。」

朱逸從不信佛，可也唸了聲佛，難道他眞遇到了神仙？分明他已錯過了今科的考期了，分明昏迷在離京兩百多里地外，醒來却已在京城地，偏又適時遇到這兩個學子，要不然過了午刻，他仍不能報到投考。轉過那街口，朱逸兀自有些迷迷糊糊，隨那兩人進了一個大衙門，有樣學樣，也報上姓名籍貫，那陽山屬皖地，乃是安徽省管轄，學裏有文案可稽，朱筆一點便完事。出了衙門，朱逸長長舒了一口氣，便是有千般煩惱，滿腹的驚疑，他也非收拾起不可了，忙忙去尋了下處，他原隨身帶備的文房四寶，早已沒了，身邊有顏姑娘所贈的金銀，準備得齊全，忙買了應用各物。

（未完）

長篇奇情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强敵侍四週　大路佈疑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況紅居與阿難子比試輕功，然而她苦練五年的「青袖八閃」却經不起阿難子的考驗，緊接着，琴先生要以他的成名絕技笛子與阿難子比試。此時古浪緊張異常，因爲哈門陀囑咐他在琴先生與阿難子動手時便去搶阿難子胸前插的松枝，好幾次古浪因把持不了心神，幸賴哈門陀暗中支持，二人比試未畢，阿難子已圓寂，衆人心有不甘，想留下再觀看，被哈門陀一攆走。古浪離開達木寺向四川走，中途借宿於蒙古牧人隊，遇見一桑姓姑娘及石明松，那日他拿出阿難子交給他的遺書閱讀，着他往四川「黃角椏」找桑九娘——

古浪再接着看下去：「……沿途千萬小心，哈門陀及那一羣老人，隨時可能出現，應付之法，只有靠你自己了，此行只宜獨行，不宜結件，到達『黃角椏』後，再拆閱第二封條。此往四川，强敵遍佈，小心小心！」

古浪看完之後，心中好不驚駭，連忙就油燈未燼之火，把那張紙條燒掉。

他忖道：「師父要我儘速趕往四川，我却如此拖延……」

想到這裏，立時鑽出了蒙古包，只見心源兒急急的奔了過來，叫道：「喂！我爹叫你去吃飯！」

古浪迎了上去，答道：「我有要緊的事，馬上就要走了！」

心源兒用手摸着頭，奇怪的說道：「怪事！你們怎麼都有要緊的事，天沒亮就急着趕路……」

古浪問道：「怎麼？還有誰？」

心源兒說道：「桑姑娘也一早就走了，還有那個姓石的客人。」

古浪啊了一聲，想到桑姑娘已走，心中略感惆悵，但是想到阿難子遺諭中「不宜結件」之語時，遂又心想：「這樣也好，不過石明松爲何也匆匆離去，這倒叫人費解了。」

古浪想着便問道：「那姓石的客人怎麼走的？」

心源兒笑道：「他買了我爹爹一匹好馬，比桑姑娘走得得還早呢！」

古浪思索了一下，摸出一塊銀子，遞給心源兒，說道：「請代我向你父親致謝，我走了！」

說罷向繫馬處奔去，心源兒叫道：「你不要走，我要跟你學功夫……」

古浪顧不得答理他，一陣風似的，解下了馬匹，騰身而上，在寒霧迷瀰之中，離開了這爿蒙古包，遠遠還傳來心源兒的呼喊之聲。

古浪在馬上一陣急奔，很快便跑出了好幾里。

這一帶地曠人稀，好幾里地見不着一個人，古浪的那匹馬，就好似閃電一般，向前飛馳。

沿途之中，古浪也曾注意察看地面的情形，被露水打濕的地面上，有很多雜亂的蹄印，似乎石明松他們才過去不久。

自從拆看了阿難子遺諭之後，古浪便是心急如箭，恨不得插翅飛到四川去。

但是由青海至四川，以古浪現在所處的位置來講，還要經過甘肅，何止數千里之道？

古浪給自己定了一個期限，他決定在六天之內入川，那麼趕到嘉陵江對岸，至少還要十天時間。

一個時辰過去，天色已然大亮，但是並沒有太陽，令人有一種悽冷的感覺。

古浪拋開一切念頭，全心全意的趕路，又是一個時辰過去，路上一些警兆也沒有，只不過遇見幾個牧人，經過了三個小村落。

古浪心中忖道：「這樣看來，那一羣老人還在『達木寺』中，哈門陀不知用什麼法子把他們留下的？……」

想到哈門陀，古浪不禁一陣心寒，忖道：「哈門陀發現我離開之後，必然也會

緊緊的追下來，萬一他追上了我，我用什麼話對答呢？」

古浪惶惶恐恐，細思對策，哈門陀就如同是一個恐怖的影子，一直在他的腦海中浮現，那影子似乎隨時都可出現在他的面前！

古浪忖道：「我一定要想個應付的辦法……」

「哈門陀雖然沒有理由肯定春秋筆在我身上，但是我對我這次的不辭而別，將如何加以解釋呢？」

古浪想了半天，又忖道：「我只有說，我還有未了之事，必須趕到四川去，好在我師父的墳地在四川……」

他這麼想着，心中稍安，因爲總算被他想到了一個藉口了。

整整的一個上午過去，古浪已經趕過了六個村落，而他都沒有停下來歇息。

這時已是正午時份，古浪早飯未用，趕了一陣路，不禁飢腸轆轆，尋思道：「我得找個地方吃飯，然後買些乾糧，免得以後麻煩……」

這條路古浪以前走過的，他知道十餘里外，尚有一條小村落名叫「桑普」，忖道：「我還是在『桑普』打個尖，把馬兒也餵餵……」

才想到這裏，忽見對面數十丈外，一個白髮老丈，緩緩行來，古浪定睛一看，立時大吃一驚。

他雙手一勒馬韁，馬兒長嘶一聲，馳速頓緩，但是已衝到了那老人身前。

那老人向他一笑道：「巧得很！又遇見了！」

這突然出現的老人，正是「達木寺」中見過的婁弓！

古浪不得不把馬停了下來，含笑道：「婁師父你好！」

嘴上說着，心中却好不驚訝，暗忖道：「這婁弓好快的脚程，我快馬急趕！竟反而落在他的後面，他必定是連夜趕下來的了……」

他才想到這裏，婁弓已然說道：「小兄弟，你下馬我們聊聊如何？」

古浪搖頭道：「婁師父，我還有要緊的事，恕不奉陪了！」

說罷，一帶馬頭，由婁弓身旁繞過，便要離開。

婁弓冷笑一聲說道：「你急什麼？」

他說着，一伸手，抓向古浪的馬韁，古浪用力把韁繩一帶，馬兒一躍好幾尺，讓了開去。

古浪很是不悅，冷冷說道：「你要作什麼？」

婁弓若無其事，說道：「我只想與你談談。」

古浪冷笑道：「我沒時間！」

說完雙腿一夾馬腹，馬兒便如飛向前衝去！

婁弓一邊起步急追，一邊叫道：「你別走呀……」

他再次伸出枯瘦的手掌，向古浪身上抓去。

古浪大怒喝道：「無恥老匹夫！」

隨着這聲大喝，古浪揚起手中的馬鞭，猛力的向婁弓頭上抽了下來！

這一鞭的力量可是猛急的，婁弓不得不向旁閃開，他怪叫道：「喲——好厲害的小輩！」

這時古浪已一連在馬股上抽了三鞭，馬兒發狂般向前奔馳，剎那便出去了數十丈。

婁弓大怒，喝道：「小輩！若容你逃了出去，我誓不爲人！」

喝聲中，身如怒箭般追了下去。

古浪頭也不回，全力的催着馬兒，忖道：「我不信你脚力比馬還快！」

馬兒有如流星，御風而行，快得驚人，古浪有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

但是婁弓的身法之快，也的確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只見他長衫飄浮，如同鬼魅一般，緊迫在後。

一陣急馳，一人一騎，已下去了十幾里地，兩下速度差不多，所以婁弓始終在十餘丈外緊跟着。

古浪回頭望了一下，忖道：「難道你比畜牲的氣力還長？再跑一陣試試看！」

他思忖着，雙足猛踢馬腹，馬兒更加發狂的奔馳起來。

婁弓在後加緊追趕，狂叫道：「小子！你跑不掉的！還是停下來好……」

古浪回過了頭，大叫道：「你若是無聊，就這麼追下來好了！」

這一人一騎，在空曠的草原上奔馳若風，遠遠望去，只是一大一小兩個小黑點，簡直分不出人和馬來。

二人都沉默下來，一陣狂奔，足足過去了一盞茶的時間，馬嘴中已噴氣如霧，可是婁弓竟仍然若無其事。

古浪回頭望了一下，心中不禁大驚，忖道：「他輕功顯然已入化境，已非短時間可以把他甩脫，這樣要跑到什麼時候爲止呢？」

他原是年青力壯之人，轉念一想道：「師父把春秋筆交給我，便等於爲我招來大批强敵，要靠我自己應付，我總不能每次都是逃呀！」

想到這裏，心中便有些活動。

前面已到一片森林，他忖道：「乾脆我停下來會會他？」

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古浪不過才十八歲，想到立時就作。

當他的馬兒到了那片叢林前時，他用力一收韁繩，馬兒前蹄高揚，長嘶了一聲，停了下來。

一轉眼的工夫，婁弓便已趕到面前，經過了這麼一段長跑之後，他也顯得有些氣吁，面孔紅紅的，喘息着說道：「你停下來倒不失是聰明的辦法，不然你逃到天脚底我也要追上你！」

古浪冷笑道：「哼！若不是看你偌大年紀，我非得把你累死不可！」

古浪這話聽得婁弓雙眼一翻，但他却壓抑着，說道：「古浪，你若識相，好好的回答我的話，不但於你無損，並且對你有莫大的好處！」

古浪問道：「什麼事？」

婁弓臉上浮起一絲笑容，說道：「你不能下馬來麼？」

古浪忖道：「反正今天是不會善罷，我懼他何來？」

想着也就翻身下馬，雙手插腰，氣唬唬的說道：「好了，我下馬了，有什麼話

快說罷！」

婁弓望了他一陣，笑道：「倒不愧是個少年英雄……」

古浪眉頭一皺，說道：「你追了我半天，莫非只是爲了誇獎這一句？」

婁弓搖了搖頭，說道：「當然有更重要的事——」

他說到這裏，回頭張望了一下，方接着說道：「老實告訴我，阿難子把『春秋筆』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古浪心中一驚，忖道：「果然他懷疑到我，但聽他口氣，好似還不知『春秋筆』已經在我身上！」

於是他斷然道：「春秋筆？阿難子怎會告訴我？」

婁弓正色道：「告訴我實話，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古浪心中一動，說道：「甘肅！」

婁弓點了點頭，說道：「果然是甘肅——春秋筆在那裏？」

古浪不悅道：「剛才已經告訴過你，我怎會知道——難道春秋筆在甘肅麼？」

婁弓冷笑道：「不要裝糊塗！什麼事我都知道了！」

古浪又是一驚，說道：「你知道了什麼！」

婁弓强抑着怒火，大聲道：「阿難子來『達木寺』之前，曾往甘肅一行，顯然春秋筆就藏在甘肅某地，如今你去取，以爲我不知道麼？」

古浪心中暗笑，表面上却絲毫不露神色，說道：「婁師父，你這話更奇怪了，我與阿難子非親非故，他怎會把藏春秋筆的地方告訴我？」

婁弓冷笑道：「至於你們之間有什麼交易，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你爲什麼要到甘肅去？」

古浪答道：「我自身有些事……」

話未說完，婁弓又問道：「那麼你到『達木寺』爲的是什麼？」

古浪被他這一問，幾乎爲之語塞，但他腦筋一轉，立時說道：「我聽先師說過，『達木寺』外有十七個石人，各石人的姿式綜合起來隱含一種武功，要我前去參悟，恰好碰上你們那件事，所以也就躭下了！」

婁弓微微一怔，自語道：「啊——十七個石人！不錯……」

他面上似有失望之色，古浪心中暗喜，忖道：「大概可以把他騙過去了……」

他想着，緊接着說道：「十七石人爲暴風雨擊碎，我空跑一趟，遇見你們到『達木寺』尋春秋筆，我也存了一點僥倖之心，所以一時沒有離開……」

話未說完，只見婁弓雙目一閃，獰笑道：「好狡黠的小子，我幾乎被你騙過去了！」

古浪詫然道：「你此言怎講？」

婁弓接口道：「既然你是湊巧遇見了那件事，你與阿難子素無冤仇，爲何在他圓寂之後，對他屍體發掌，豈不是故意掩飾麼？」

古浪一驚，眼珠微轉，立時說道：「先師被春秋筆記有罪行，已然盡力彌補，求阿難子把記錄消除，不料他竟漠然不顧，我豈不恨他？」

聽了古浪的話，婁弓爲之一怔，他心中懷疑未釋，但却已找不出什麼理由來。

古浪見他發怔，趁機說道：「如果你沒有什麼事，我要趕路了！」

說罷便要上馬，婁弓道：「且慢！」

古浪轉過身子，不悅道：「怎麼？婁師父，你難道還認爲我是春秋筆的傳人不成麼？」

婁弓冷笑道：「不能但憑這幾句話就讓你混過去！」

古浪漲紅了臉，故作憤慨狀，拍着自己的身子，大聲道：「那麼你在我身上查上一查好了，若是有任何……」

話未說完，婁弓已然笑道：「查你身上有個屁用！你把我看得太傻了！」

古浪俊目一閃，說道：「那麼你到底要怎麼樣？」

婁弓思索了一下，說道：「你不是要到甘肅去麼？」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怎麼樣？」

婁弓接口道，「那麼我隨你一同前去，到甘肅你辦完事後，即可離開！」

古浪大怒道：「我又不是囚犯，爲什麼要受你監視？恕我不奉陪了！」

說完，立時上馬，婁弓冷笑道：「你不聽話我有法子制你！」

他一陣風似的撲了過來，二指如電，點向古浪後頸！

古浪正要上馬，突覺腦後勁風襲到，連忙雙手一扶馬鞍，身子已然斜着飄出去了五六尺遠！

回身望時，婁弓寒着臉，說道：「怎麼樣？聽不聽我的話？」

古浪大怒，喝道：「無恥老匹夫！虧你還是武林中成名人物，折在阿難子手下，得不着『春秋筆』竟然向我身上無理取鬧，眞個無恥極了！」

婁弓却是不惱不火，冷冷道：「你願意怎麼罵便怎麼罵，可是要想這麼輕易的逃走却是辦不到！」

古浪怒道：「士可殺不可辱，我決不向任何人低頭！」

婁弓笑道：「好剛强的性子！既然如此，就怪不得我欺負你了！」

語畢一幌身，欺到古浪面前，右腕一伸，便抓古浪的手臂。

古浪怒極，幌身讓過了這一招，雙掌齊出，向婁弓迎頭擊來！

古浪雖然才十八歲，但是他自三歲起便開始練武，這雙掌之下也有十五年的純功夫，非同小可！

婁弓突覺來掌勁力奇大，不禁大吃一驚，暗忖道：「這孩子的功夫居然也有些造詣……」

他想着已然讓開了古浪的雙掌，沉聲道：「古浪！你師父是誰？」

古浪喝道：「少拉關係！」

他趁着這個空隙，騰身上馬，才坐好，婁弓又撲了過去道：「你逃不掉的！」

話聲中，枯瘦的手掌，又向古浪的小腹抓到！

古浪一帶韁繩，馬兒轉了個身，同時右掌閃電下沉，向婁弓頭頂按下。

婁弓向後一閃，便自讓開，古浪正要策馬飛馳，婁弓又閃身攔住了馬頭，笑道

：「說甚麼你也逃不出去的！」

一言甫畢，人如怪鷹一般，躍起了七八尺高，迎着馬頭，一隻肥大的袖子，向古浪前額打來。

那匹駿馬向後疾退，長嘶連連，古浪向後猛一仰身子，婁弓的袖角立時打空。

古浪單足一伸，竟然立在了馬頭上，他怕激戰之中，傷了這匹好馬，緊接着雙手一按鞍橋，飛出兩丈多遠，落在那片寒林之前。

婁弓也追了過來，笑道：「我們還是步戰的好！」

隨着這句話，右掌「大翻天印」，向古浪的背心按了過去。

古浪覺得來掌力逾萬鈞，知道與這類人物動手，萬不可大意，連忙使出哈門陀所傳「借月而遁」的功夫，擦着婁弓掌風的邊緣，把身子盪出了八尺。

婁弓不禁大爲驚訝，這類功夫因是哈門陀的獨門絕技，哈門陀從未出世，所以江湖中尙是初見。

婁弓愕然道：「這是什麼功夫？你師父是誰？」

古浪喝道：「不必多問！」

單掌一揚，就向婁弓的前胸打到。

二人立時展開了激烈的搏鬥，古浪完全使用哈門陀所傳的功夫，招式身法無不精妙。

加上古浪曾習過石人之技，深知婁弓的路數，他並且不時還夾雜些况紅君，莫雲彤……等人的招式，把婁弓打得老眼直貶，莫明其妙！

由於古浪佔了這麼多便宜，所以婁弓一時竟奈何古浪不了，任他施出任何絕妙的招式，都被古浪輕易的讓了開去。

婁弓越打越驚，忖道：「這小子到底在那裏學來這身功夫的？」

他們自交上手，轉眼間已是數十招過去，古浪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可以應付數十招而不落下風。

他不禁精神一振，越發勇氣百倍！

只見他身如驚鴻，掌似沉電，才前忽後，倏左忽右上下翻飛，簡直像條蛟龍。

他潛修數月，料不到自己的工夫，居然已如此純熟，舉手投足均是分毫不差，心中很是感激哈門陀及阿難子的栽培。

但是他極度小心着，決不把阿難子所傳的招式使出來，因爲他最怕的人物——哈門陀，可能會隨時出現。

剎時又是數十招過去，婁弓又羞又怒，忖道：「罷了！我連一個孩子都戰不過，還尋什麼春秋筆？」

他一咬牙，長嘯一聲，身形突然加快起來，就像是一陣旋風似的，圍着古浪團團打轉。

古浪心中一驚，不知婁弓的招式如何變化，連忙加倍小心應付着。

由於婁弓的招式突然變化，加上他功力比古浪深厚得多，所以古浪略一猶疑，便有些沉不住氣了。

像婁弓這等人物，只要稍佔上風，便無容人餘地，立時疾如暴風雨般，發出了一陣猛攻，古浪漸漸的感到不支，一連向後退了好幾步，到了那片林子邊緣。

婁弓雙掌如雨點一般打出，笑道：「你還不停手麼？」

古浪咬着牙大喝道：「休想！」

這時他躲過了婁弓的一掌，奮力又向後退開了八尺，已經進入了林隙之中。

婁弓獰笑了一聲，說道：「你逃不了的！」

身子一幌，又撲了上去，但是就在他雙足離地之時，古浪突聽身後驟起一片風聲！

只見數十點銀星，天女散花般，越過古浪頭頂，向婁弓周身罩來。

婁弓身在半空，眼見數十點寒星破空而至，不禁大驚失色！

就在這時，古浪又聽得耳旁有人道：「快走！」

古浪顧不得思索，飛身上了自己的駿馬。

婁弓奮力閃身避讓，但是這片暗器又多又厲害，他的右腿上還是中了兩枚。

他身子搖幌了一下，悶哼一聲，摔倒在地上。

這突發的事太驚人了，古浪無暇多想，雙腿一夾馬腹，由婁弓身旁繞過，馳上了大道。

駿馬發狂般奔馳，足足跑了一盞茶的時間，見身後毫無動靜，古浪這才放下了心。

他放慢了馬速，忖道：「這發暗器的人是誰？——好厲害的暗器！」

他才想到這裏，右邊岔道上，忽然馳來一匹駿馬！

古浪凝神望去，不禁訝然，忖道：「啊！是石明松來了！」

這時石明松已經勒住了馬，遙遙的向古浪招手。

古浪略爲猶豫，忖道：「管他什麼事，過去看看再說！」

他策馬趕了過去，到達近前，尙未說話，石明松已急急說道：「快跟我走！」

古浪訝然道：「什麼事？」

石明松策馬先行，回頭道：「很多人在找你，快隨我走！」

古浪吃了一驚，顧不得再問，緊隨石明松身後，一陣急馳。

這是一條很狹小的山路，越過林區，不知通向何處。

古浪忖道：「這條路是到什麼地方去的？」

思忖之際，石明松已然靠着一株大樹，停下馬來。

古浪催馬上前，問道：「石兄，到底什麼事？」

石明松喘了一口氣，說道：「達木寺的那羣老人都在追你……」

古浪又驚又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他們追我作什麼？」

石明松說道：「他們懷疑你知道『春秋筆』的下落！」

古浪咬牙切齒道：「爲什麼單單懷疑我？」

石明松一笑道：「不只是懷疑你，連我也被懷疑呢！」

古浪訝然的望着他，石明松又接口道：「這條山路亦可直達甘肅，雖然難走，但却近得多，我先在大路上佈了疑陣，才趕來接引你，我們走這條路，他們就很難追到了！」

古浪恍然大悟，說道：「啊！剛才發暗器的就是你？」

石明松點點頭，說道：「不錯！這一羣老人我都很討厭！」

古浪心中則在暗想：「他對我這麼好，到底是爲什麼？」

他心中懷疑，暗存戒心，表面上却不露神色，淡淡一笑說道：「謝謝你了，其實我倒不怕他們……」

石明松說道：「我知道你不會怕他們，只是犯不着跟他們拚命，若是我們眞的尋着了春秋筆，就更不怕他們了！」

古浪心中一動，故意道：「春秋筆有這麼大威力麼？」

石明松笑道：「春秋筆法天下無敵，倘得練成，還怕什麼人來？」

古浪接口道：「原來如此，我倒沒有這麼大野心！」

石明松撇開此事不談，說道：「前面不遠有幾戶人家，我們去打個尖，順便把馬餵餵。」

一言提醒了古浪，古浪立覺飢餓難忍，於是他應了一聲，隨石明松向前行去。

石明松竟是絕口不再提「春秋筆」之事，有時古浪故意提上幾句，他也不會答腔。

古浪弄不清他心意爲何，也就樂得不再提及。

二人一路談些瑣事，倒也非常投機，古浪感覺到，石明松似乎變了，以往的陰沉已不存在，變得充滿了活力。

他很想問他幾句關於琴先生的事，但是話到口邊，又忍了下來。

二人併轡走在荒涼的山林中，兩匹馬兒也餓得吃着路邊的花草。

古浪問道：「我們這麼走，不是太慢了麼？」

石明松笑道：「前面就有人家，此處安全的很，可以好好的吃頓飯！」

說話之際，地勢漸低，古浪順着他的手勢望去，果然有幾戶人家，敢情正在做晚飯，炊烟嬝嬝，直上霄漢。

古浪笑道：「想不到又過了一天了，眞快！」

石明松接口道：「再往前去就沒有村落了。」

古浪怔道：「那我們以後的食宿怎麼辦？」

石明松道：「只有辦些乾糧，露天而宿了！」

說着已快到村落之前，有兩條大黃狗，老遠的就叫了起來，驚動了村人，都出來觀望。古浪及石明松二人，把馬催快了些趕到村前，已有兩三個壯漢迎了上來。

他們全是樵夫，這時下工休息，敞着前胸，一副山野意味。

他們下了馬，石明松拱手道：「老兄好！」

樵子還了禮，問明二人來意，把二人帶進了院中。

古浪及石明松入院之後，見前後房舍多用黃土及石塊砌成，大院子裏，堆滿了砍來的柴，幾個婦人正在洗菜下鍋。

三四個小孩子，赤着脚在院中追逐嬉戲着，兩隻大黃狗亂吠不已。

看到這種情景，古浪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心中忖道：「這種生活是多麼安逸啊！」

這裏住的幾戶人家，都是中原來的移民，原是一個大家族。

接待他們的主人叫黃老大，這時吩咐小孩子牽馬去餵。

跟着，他又命人泡上了兩杯竹葉茶，端了過來，古浪及石明松累了一整天，展肢靠在竹椅上，好不舒適。

黃老大笑問道：「二位要到什麼地方去？」

石明松答道：「我們往甘肅去。」

黃老大詫道：「你們二位走岔了，東面有條大路，沿途鎭市頗多，爲什麼不走那條路呢？」

古浪笑道：「我們有要緊的事情，不得已才抄這條近路的。」

黃老大點了點頭，說道：「啊——原來如此，不過這條路極爲荒僻，再向前走，恐怕就沒有什麼人家了，再說森林之中，也有不少野獸……」

話未說完，石明松已笑道：「不要緊！我們不怕！」

黃老大望了他們幾眼，點頭道：「對了，你們二位一定有很高的功夫吧！」

古浪笑道：「功夫倒不怎麼樣，不過可以防身而已。」

石明松接口道：「麻煩黃老哥，爲我們準備三四日的水糧，因爲前面找不着地方打尖！」

黃老大點頭道：「行！行！我馬上便去吩咐！」

說着向內屋走去，古浪及石明松二人坐在院中，恬靜的享受着這片刻的輕鬆，彼此連話都不願說一句。

古浪實在疲累得很，他放鬆了四肢，雙目微垂，靜靜的養神。

不消一刻工夫，他身上的疲累已經完全消失，耳旁聽得石明松說道：「古浪，你要到四川什麼地方？」

古浪張開眼睛，反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

石明松微微一笑道：「我要到嘉陵江附近！」

古浪聞言一驚，忖道，「啊，他怎麼知道我要到那裏去？……」

石明松追問道：「你呢？」

古浪沉吟了一下，說道：「我……我也差不多，就是那附近……」

石明松笑道：「那我們可以一直到底結伴同行了！」

古浪心中又一驚，他不知道石明松在他身上，發現了什麼可疑之處，以至於這麼緊緊盯着他。

他再也忍不住，問道：「石兄，你到四川作什麼，琴先生到底是你什麼人？」

石明松面色隨之一變，支吾着說道：「我……其實也不爲什麼，看幾個朋友而已……」

古浪緊接着問道：「那麼琴先生眞是你的父親嗎？」

石明松雙目一瞪，叱道：「胡說！他……古浪！希望你以後不要再提起他，我與他什項關係也沒有！」

古浪心中好不詫然，弄不清石明松何

以如此，也弄不清他到底是敵的友。

這時黃老大已準備好了飯，請二人入座。菜餚雖然很簡單，但味道很好，一大碗熱菜湯，幾樣鹹鹵菜，就着大塊的熱麵餅，倒也吃得很舒服。他二人早已餓壞了，風捲殘雲一般，轉眼便吃了好大一盤。

等到吃完了這頓飯，天色已經很暗，古浪望了望天色，石明松在旁問道：「怎麼樣，我們今天還走麼？」

古浪急於趕路，點頭道：「三更以前我們還可以趕個百十里路……」

他剛說到這裏，黃老大提了很多乾糧進來，說道：「乾糧已經準備了些，恐怕還不够，現在正趕着做呢！」

古浪皺了一下眉頭，問道：「大概要等多少時候？」

黃老大啊了一聲道：「只怕還得一個時辰才行！」

古浪望了石明松一眼，說道：「再一個時辰天都全黑了！」

黃老大湊近了些，奇怪的說道：「怎麼？兩位小哥，你們還要趕路麼？」

古浪點了點頭，黃老大立時接口道：「啊！那怎麼成？這是山徑野路，可比不得陽關大道，你看，天這麼陰暗，說不定就將有一場大雨呢！」

石明松及古浪抬頭望了望，果然西北方有大片烏雲，緩緩的向這邊飄湧過來，涼風陣陣，十足的豪雨將至之象。

石明松道：「看樣子我們得在這裏歇一天了。」

古浪雖然焦急，却也無可奈何，只好點了點頭，黃老大笑道：「對囉，你們年青人雖說什麼都不在乎，半路下起雨再來，也是不行的。」

說着出房而去，不一會的工夫又進來道：「小哥，隨我去房中休息吧！」

二人道了謝，隨在黃老大身後，進了一間土房，房中只有一張破桌子及一張土炕。

黃老大笑道：「兩位小哥只好委曲一下了！」

石明松笑道：「出門在外，有這地方已經太好啦！」

黃老大又泡了一壺茶，這才退下去。

狂風暴雨夜　寅夜造訪人

時間雖才不過初更時分，但是山居人家早憩，此刻除了風吹林木之聲外，靜悄悄的，不聞一絲聲音。

古浪坐在窗前，思前想後，石明松已經脫衣上炕，閉目調息。

他們彼此不講一句話，因爲他們之間，根本上有一層隔膜。

古浪一直想着阿難子的遺諭：「……只宜獨行，不宜結伴！」

他心中尋思着：「石明松這麼跟着我，眞是無可奈何，我明天一定要想個法子把他擺脫掉……」

轉念之間，又忖道：「我何不乘他熟睡之際，偸偸溜走，再回到大道上去，經過了一夜工夫，他就無論如何也追我不上了！」

古浪想到這裏，立時下定決心，他和衣臥倒炕上，假作要睡。

石明松睜開眼，說道：「你可是要睡了？」

古浪打了個呵欠，說道：「是的！這一天够累了！」

說着欠起身子，一掌打熄了燈，又躺了下去。

室內立時一片黑暗，只有遠天還有一點灰白微光，但是很快的也被烏雲掩去。

石明松拉過了被子，說道：「你怎麼不脫衣服？」

古浪心中暗忖道：「這小子盯得可眞緊！」

口中却道：「我習慣和衣入睡！」

二人立時又沉默了下來。

半個時辰過去，天色越發是黑暗，雷聲隱隱的響個不住，風聲也更大了。

古浪忖道：「要是眞的下起大雨來可眞討厭。」

他轉臉望望石明松，見他已睡得甚是香甜，鼻息均勻，閃電和雷聲，一些沒有驚擾到他。

他暗忖道：「我要走就趁現在走！」

下定決心後，不禁又緊張起來，他故意假作翻身，在石明松的前胸推了一下。

石明松沉睡如死，一些反應也沒有，古浪再不遲疑，立時翻起身子，輕輕的滑下了炕。

他略作拾掇，把春秋筆盒深藏在內衣裏，貼着肉紮好，怕的是路上遇了雨，打濕了阿難子的遺諭。

接着他輕輕的推開了門，一陣寒風迎面吹來，古浪打了個寒顫，怕把石明松吹醒，趕忙閃出門外。

一陣陣寒風透體生寒，看樣子大雨就要來臨！古浪也顧不得那許多了，略爲察看地勢，便向後院走去。

不料那兩隻大黃狗，却猛然的吠叫了起來，古浪又驚又怒，恨不得一掌打死他們。

兩隻狗這麼一陣急叫，古浪就知道完了，只得先躭到牆隅，果然，一陣微風起處，石明松已來到了身後，他穿着一身小衣，雙手抱着肩，問道：「古浪！你作什麼？」

古浪好不氣惱，回頭怒道：「我去小解，你也跟來作什麼？」

石松明笑道：「我還當是來了什麼人呢！」

說着也在一旁小解，古浪心想，幸虧我還有一泡尿，否則可就難於解釋了！

小解完畢，那兩隻大黃狗仍在猛叫，古浪氣得喝罵道：「他媽的，叫什麼？狗種！」

石明松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他們本來就是狗嘛！」

經此一來，黃老大也被驚醒了，隔窗叫道：「誰呀？」

石明松連忙答應一聲，黃老大扯高了嗓子叫道：「二黃！三黃！別吵！」

那兩隻狗可眞聽話，立時就默不作聲了。

這時天空已經飄下了雨點，古浪怒氣冲冲的隨石明松走回房內。

一任石明松講些什麼，古浪均不答腔，石明松奇怪的問道：「咦，你好像在與誰生氣？」

古浪氣道：「睡吧！管那麼多事作什麼？」

說着爬到炕上，拉過被子就睡。

石明松笑了笑，也上炕睡了下來。

半晌，雨勢漸大，古浪沉沉睡去，石明松更是早已入了夢鄉。

突然，門外的兩條大黃狗，又猛烈叫了起來，古浪及石明松同被驚醒。

他們不約而同，一起躍下了炕！

古浪把窗戶推開一縫，石明松也湊了上來，只見大雨之中，一個黑影在竹籬之外向內張望。

石明松低聲道：「好厲害，追到這裏來了！」

古浪低聲問道：「是誰？你看出來了麼？」

石明松搖了搖頭，說道：「不知是誰，反正是他們那一羣就是了！」

兩條黃狗不住的撲叫，黃老大房中亮了燈，他隔窗大叫道：「唉呀！你們怎麼又撒尿了？」

古浪及石明松心中暗暗發笑，黃老大叫了半天，喝叱着狗，但是兩條狗仍然撲叫不已，黃老大這才覺得事情不對，拉開了門。

那黑影湊到竹籬門前，低聲的說了一句話，由於風雨太大，古浪等一點也聽不見。

黃老大却叫道：「又是投宿的？」

那人又低聲答應一聲，黃老大又叫道：「這麼夜了，又是大雨，你怎麼跑到這裏來的？」

那人似乎又說了一陣，古浪及石明松用盡了耳力，仍是一點也聽不清楚。

黃老大好似無可奈何，口中抱怨着，身上只穿了一條短褲，披着簑衣，跑去開門。

那人進來之後，大雨之中，不住的向黃老大拱手道擾。

黃老大叫道：「好啦！別多禮啦！」

說着把那人帶到房簷之下，燈光照着那人花白的頭髮，古浪及石明松雖然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可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絕不是出現「達木寺」的那羣老人。

古浪詫異道：「怪，竟然不是那些老人！」

石明松接口道：「這麼晚了，大雨荒山！這投宿之人絕不是普通人物。」

古浪道：「莫非也與我們有關麼？」

石明松搖搖頭道：「這我就不大清楚了！」

二人說話之際，那老人已被黃老大讓進了另一間房中，忙了半天，黃老大走回自己房中就寢，嘭的關上房門，大聲道：「媽的！就是皇帝來了我也不管了。」

古浪聽了也覺好笑，石明松說道：「睡吧！已經二更了。」

古浪推上了窗，回到炕上，由於他身上帶有「春秋筆」，所以任何人的出現，都使他猜疑不定。

有這老人在此投宿，他再也無法成眠，翻來覆去，弄得石明松也睡不安穩，氣道：「跟你睡可眞討厭……」

古浪生氣道：「誰願意跟你睡？」

二人低聲的辯了幾句，又歸於沉默。

古浪仔細想了想，自己也覺得好笑，忖道：「我也是太多心了，怎見得這個老人就是與我有關呢？」

才想到這裏，突聽一陣急促的脚步之聲，冒雨奔了過來。

古浪一驚，霍的翻起了身子，石明松也被驚動了，跟着坐了起來！

緊接着一人推開了房門，叫道：「兩位老弟快起來，快！……」

古浪聽出是黃老大的聲音，不禁大爲奇怪，立時下了炕，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說着尋着桌上的火種，把油燈點了起來。

只見黃老大只着一身內衣，渾身透濕，滿面慌張，好似發生了非常的大事。

石明松大爲驚訝，一躍而起，握住他的膀子，推問道：「什麼事，你快說！」

黃老大這才喘氣着道：「那……那投宿的客人快死了！」

古浪及石明松均是一驚，石明松問道：「你叫我們作什麼？」

黃老大接口道：「我想你們是練武之人，或許會懂得一點醫理——可不能讓他死在這……」

古浪不等他說完，便道：「我馬上去看看！」

他立時推門而出，冒着急風暴雨，向那間燃有昏燈的小房間趕去。

古浪推開了門，昏暗的燈光下，只有個瘦弱的老人，面如黃蠟，大睜着雙目，兩隻手緊緊的抓着身上的被子。掙扎着，却發不出一點聲音來。

這情形看來很是恐怖，古浪大吃一驚，如飛地撲到土炕之前。

他匆匆在老人的脅下點了一指，老人立時停止了掙扎，身子癱瘓下來。

古浪原通醫理，他抓過了老人的手腕，略爲按脈，當即就明白了。

這時石明松及黃老大也匆匆趕了進來，石明松問道：「怎麼樣？」

古浪說道：「他血氣倒逆，事不宜遲，快帮我給他打穴活血。」

練武之人，均通醫理，石明松答應一聲，翻身上了炕。

棉被掀開，這才見老人瘦得可憐，滿身除了就是骨頭，看不見一些肉。

古浪搓熱了雙掌之後，先在老人雙胸之下按住，不住的抖動。

石明松也搓熱了雙掌，抱着老人一雙汚髒的光脚，在他的足心「湧泉穴」上揉撫。

黃老大向空長嘆，叫道：「阿彌陀佛！好了，好了！」

古浪及石明松，見老人雙目雖然未睜，但是呼吸已經正常，面上也有了血色，這才放了心，石明松對古浪耳語道：「他氣血太弱，只怕拖不了多久……」

古浪道：「不一定，這只是一種宿疾，可能是方才淋了雨才發作的。」

黃老大撫了撫老人的胸口，說道：「雖是有氣了，怎麼還不睜眼？」

古浪取過了水，給老人服下了一枚丹丸，微笑道：「放心！他要休息一會才能恢復。」

三個人在房中坐下，靜靜的等候，石明松對黃老大道：「他的病是怎麼發起來

的？」

黃老大接口道：「這一夜一連被吵了幾次，我就睡不着了，突然聽見他又喊又叫，對着牆壁又打又踢，我嚇了一跳，趕快跑來看，發現他聲音啞了，連叫都叫不出來……」

古浪道：「幸虧你發覺得早，要是再晚一會，就是華陀再世也救不活他了。」

黃老大道：「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兩位小兄弟，你們可積德不小啊！」

石明松笑道：「行走在外，原應互助，這種事誰能不管？你老哥古道熱腸，也是少見呢？」

黃老大連聲的謙笑着，古浪細思石明松的話，不禁忖道：「如此看來，石明松倒是個善良的人……」

想到這裏，望了石明松一眼，只見他劍眉飛揚，雙目光彩奕奕，身軀偉健，一表堂堂。

古浪心中暗想：「像他這種人才，不可能在江湖中爲非作歹，不知他要『春秋筆』作什麼？」

正思忖之際，那老人在牀上翻了個身，叫道：「唉呀！我的天……」

古浪等大喜，立時圍了過去，老人睜開眼睛，無力的望了望他們，詫異道：「方才可是又發病來着？」

古浪聽他說得一口北京話，心中不禁一動，忖道：「一個身染奇疾的老人，爲什麼單身跑到萬里之外來？……」

古浪才想到這裏，黃老大已經說道：「還說呢？要不是這兩位小兄弟，你現在恐怕已經完啦？」

老人聞言霍然爬了起來，坐在炕上，瞪目道：「那麼……我剛才的窘相你們都看到了。」

古浪等還以爲是什麼事，却不料如此，一時都被弄得氣笑不得，石明松笑道：「你剛才那叫窘相，簡直是死相。」

一句話氣得老人雙目圓睜，叱道：「胡說，小孩子一點也不知道敬老？」

石明松剛要發作，古浪怕老人才好，不要又氣得發病，連忙插口道：「好了，我看你還是躺下休息吧？」

那老人躺了下來，說道：「其實我的病自己知道，過一會兒就會沒事的，你們眞是大驚小怪。」

他這幾句話，只聽得三人面面相覷，石明松立時罵道：「媽的，算我們多事，古浪，我們睡覺去！」

說罷怒冲冲的揚長而去，黃老大也氣道：「眞他媽活見鬼，由你作死！」

說着也跟着走了出去，只有古浪仍是留了下來，因爲他想對這個老人多了解一些。

這時老人也生了氣，大聲道：「你怎麼不走呀？」

古浪微微一笑，說道：「我還要多坐一會，看看你的病有無變化？」

老人一雙大眼睛閃了一陣，說道：「他們都生氣走了，難道你不生氣了。」

古浪笑道：「人在病痛之中，多半容易發怒，尤其你老人家離家在外，難免脾氣不好。」

古浪的話，引起了老人的興趣，他支撑着，把瘦弱的身子坐了起來，雙目盯在古浪臉上，半晌才道：「你這個孩子，說話倒是怪好聽的，告訴我，剛才可是你把我救醒的？」

古浪接道：「也不是我一人之功，剛才走的那位石兄和我二人爲你活了半天血呢！」

老人點了點頭，嗯了一聲說道：「嗯——怪不得他這麼大火氣，好像我的命是他救的一樣！」

古浪心中暗笑，忖道：「明明你自己脾氣不好，反說別人。……」

想到這裏，老人又道：「剛才他叫你什麼——古什麼來着？」

古浪笑道：「我叫古浪，海浪之浪，老先生你呢？」

老人把身子在牀頭靠得舒服些，說道：「我叫丁訝，記好，訝是驚訝的訝！」

古浪笑道：「我記下了。」

這時一個霹靂，宛如銀蛇鑽空，一閃而逝，風雨之勢越發加大，好不驚人。

丁訝嘆了一口氣道：「唉……越急越不成，碰見這場雨，又發了一次病……」

古浪趁機問道：「丁老，你要急着趕路麼？」

丁訝望了古浪一眼，並未回答他們的問題，用手指着牀前的一張椅子，說道：「古浪，你坐下來。」

古浪依言坐好，緊接着又問道：「丁老，你大概是急着趕回家鄉去吧？」

丁訝靠在炕邊，雙目望在古浪的臉上，以低啞的聲音說：「怎麼，你認爲我快要死了，要趕回家去進棺材不成麼？」

古浪連忙道：「不！不！我可沒有這麼想，只是聽你口音不是本地人……」

丁訝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難道你是本地人麼？」

古浪搖搖頭，笑道：「你當然看得出來，我也不是本地人。」

丁訝接口道：「是了，我可曾問過你的私事？」

古浪聽他如此說，不禁有點尷尬，忖道：「這老傢伙說話眞個不通人情！」

他氣惱之下，便偏過了頭，一語不發的悶坐。

丁訝自從甦醒之後，便即精神奕奕的，絲毫看不出害過重病的樣子。

古浪沉默了一陣，丁訝突然說道：「古浪，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古浪回過頭來，說道：「什麼事？」

丁訝用手指着窗外，說道：「方才我投宿之時，看見後院栓了兩匹馬，其中可有你一匹？」

古浪不解其意，點頭道：「不錯，那匹黑馬是我的！」

丁訝掀開被子，套上鞋子，走下炕來，古浪奇道：「你下炕作什麼？」

丁訝搖搖幌幌的，走到窗戶前面，伸手把窗門推開了一道縫，一陣急風，加着細雨飄灑而入。

丁訝體力不濟，一連退後了好幾步，窗戶立時大開，雨水大量的打了進來。

古浪趕緊一步跨上，把那扇窗戶關好，回頭埋怨道：「你這是幹什麼？」

丁訝用衣袖擦着臉上的雨漬，說道：「我想看看雨有多大。」

古浪氣道：「這還用看？聽還聽不出



來？」

丁訝在室內搖搖幌幌的走了幾步，抬頭說道：「古浪，我已經決定了。」

他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來，弄得古浪莫明其妙，瞪目以對，說道：「你決定了什麼事呀？」

丁訝咳嗽了一聲，說道：「我這個人脾氣有點怪，別看我病成這個樣子，可却從來沒有找過郎中，別人想服侍我也辦不到……」

他說到這裏，走近古浪身邊，扶着古浪的肩頭，很慈愛的說道：「也許你這個孩子與我有緣，所以我決定雨停之後，讓你護送我離開青海……」

古浪大吃一驚，說道：「我？……」

丁訝點頭道：「不錯，你不是有匹馬麼？我就湊個便，咱們兩人合騎一匹馬，好在我亦沒有多重，你只當帶了一件行李好了。」

古浪料不到他有此不情之請，一時弄得不知所措，怔怔的望着他。

丁訝在他頭上輕輕的摸了摸，說道：「怎麼，還不明白我的意思麼？」

古浪連忙說道：「丁老先生，我此去數千里，極爲辛苦，以老先生之病體，恐怕受不了顚簸之苦吧？」

丁訝驀然把手拿開，不悅道：「什麼？我吃不消，告訴你，我由中原萬里迢迢，隻身一人，經過了千山萬水，趕到了『哈拉湖』……」

聽了這席話，古浪霍然一驚，猛的站了起來！

丁訝也發覺自己說漏了嘴，微微一怔，接着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也是由哈拉湖來的吧？」

古浪心中忖道：「啊，果然他也是那羣老人一樣——」

丁訝又追問了一遍，古浪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我也是由哈拉湖來的。丁老，莫非你是跟踪我來的！」

話才說完，丁訝猛然在桌上重重拍了一掌，叫道：「放屁！我跟你作什麼？我已是快死的人了，那有閒工夫管別人的閒事了……」

說到這裏，或許由於太激動的關係，發出了一陣猛咳。

古浪自從知道他也是哈拉湖來的，心中便有極大反感，冷冷道：「對不起，丁老，我對你盡心只能到此爲止，恕我不能再效力了。」

說罷之後，轉身欲去，才走了兩步了，丁訝突然大叫道：「回來。」

他這一聲叫得極大了，沙啞的聲音聽來甚是恐怖，古浪轉過身子，沉聲道：「丁老，你到底有何意圖，不妨明言。」

丁訝好似氣到極點，全身都在微微的發抖，用手指着古浪，半晌說不出話來。

古浪不知道他爲什麼氣成這個樣子，奇道：「怪事，你何必發這麼大脾氣？」

丁訝大叫一聲：「氣死我了……」

步履蹣跚的撲倒在炕牀上，古浪吃了一驚，連忙趕了過去，急道：「我眞不懂你生這麼大氣作什麼？」

丁訝以無力的手臂，連連推着古浪，不住的喘息着，發出了喘哮之聲。

古浪心中十分作難，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

丁訝喘了半天，才勉强停了下來，轉過身子，啞澀的說道：「好了，既然你自己不知福禍，你走吧！」

古浪愕然道：「丁老，並非我不肯照顧你，實因我有要緊的事……」

丁訝連連的揮手道：「你走罷，你走罷……」

古浪說不出話，無可奈何，只得轉身離開，推開了門，寒凉撲體。

他站在門口，靜聽了一陣，丁訝並無別的動靜，只是粗啞的喘哮聲，不時的傳了出來。

古浪暗忖，「這個老人眞怪，善惡難分，以後恐怕還有些糾纏呢？」

古浪想着，正要冒雨而行，突然一片急風撲前，連忙一幌身閃開了二三尺，黑夜之中，一個白髮老人冷笑道：「古浪，算賬的時候到了！」

古浪一驚，說道：「妳！況婆婆？」

來人正是況紅居，她渾身透濕，頭上包着一塊油布，面上沒有一絲表情，冷冷地說道：「不錯，是我，難道你不知道我會來找你。」

古浪心中很是不悅，說道：「妳找我作什麼？」

況紅居冷冷一笑，說道：「我只問你一句話，如果你能老實的回答，我絕不爲難你。」

古浪暗下忖道：「必然又是爲了春秋筆的事……」

心中想着，嘴上說道：「什麼事？妳快說罷！」

況紅居道：「在『達木寺』你想奪取阿難子胸前的枯樹枝，竟然出手如風，我問你，你那裏來的這身功夫？」

古浪冷冷說道：「練出來的！」

況紅居大怒，冷笑一聲道：「哈哈！小子好一張利口！憑你練得這麼一身功夫麼？你快把實話告訴我，可是有親人在暗中助你？」

古浪强忍着氣說道：「我在青海無親無故，誰會助我？」

況紅居點了點頭，說道：「那麼你的功夫可與江湖一流人物抗衡了，可是我却不信憑你竟能把莫雲彤震退？」

古浪淡然道：「但你已經眼看見過事實了。」

況紅居怒道：「好狂的小子，如此說來，我可得試你一試！」

古浪暗吃一驚，他知道這羣老人，雖然在阿難子面前不堪一擊，但是在江湖之中，却無一不是頂尖的人物！

他心中忖道：「現在哈門陀不可能在暗中助我，我敗在她手中本無所謂，只是那樣一來，她就更要糾纏不清了！」

才想到這裏，況紅居已然說道：「怎麼樣？你可肯賜敎一二？」

古浪道：「我眞奇怪！你們都是江湖成名的人物，爲何一再糾纏着我？……」

古浪說着話，心中暗思對策，他把說話的聲音提得很高，希望能讓石明松聽見，多少給況紅居增加一些困擾和疑惑。

但是石明松毫無動靜，或許是因爲雨聲太大，或許是他已睡熟了，古浪心中暗暗氣憤。

（未完）


拿破侖—
震撼歐洲之
成功人仕,
魄力超人,
縱橫無敵.
寧神固本
1785年, 在法國巴黎軍校, 拿破侖自校官手上接到肄業文憑; 自此以他超人的明智慧力,傑出之軍事天才,奮鬥十數載,而建立了法國在歐陸之盟主地位, 以及其富傳奇性的英雄姿影.
據歷史所載,拿破侖極注意身心之保養,對食物營養之要求尤高, 故此擁有異常之魄力,日理萬機,綽綽有餘.
今日之香港式生活, 繁忙緊張, 不次軍旅, 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業務繁重,往往過度勞心勞力,所以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 滋補而不燥; 用麗參, 鹿茸, 珍珠末, 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 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 經常服食紫金丹, 體魄強健, 當然會百尺竿頭, 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